

灵魂的旅程

作者：Dr. Michael Newton

曾怡菱 译

目录

| | |
|--------------------|-----|
| 前言 | 3 |
| 第 1 章 死亡与离去 | 11 |
| 第 2 章 通往灵界之路 | 22 |
| 第 3 章 回乡 | 33 |
| 第 4 章 难民灵魂 | 55 |
| 第 5 章 辅导座谈会 | 64 |
| 第 6 章 过渡时期 | 85 |
| 第 7 章 安顿 | 104 |
| 第 8 章 我们的向导 | 125 |
| 第 9 章 初级灵魂 | 145 |
| 第 10 章 中级灵魂 | 171 |
| 第 11 章 高级灵魂 | 200 |
| 第 12 章 选择人生 | 239 |
| 第 13 章 选择新身体 | 263 |
| 第 14 章 准备起航 | 296 |
| 第 15 章 重生 | 313 |
| 结 语 | 325 |

心灵书籍阅读——爱之书

<http://hi.baidu.com/theartoflove>

<http://blog.sina.com.cn/theartoflove>

你将认识这隐藏中的国度，
那是所有灵魂的居所；
经由迷雾般死亡的来临，
这段旅程于焉展开；
在无止尽的行程中，
确实舞动着一道引领的光芒；
意识中早已遗忘的记忆，
却于追溯中历历在目。

M. N.

前言

你害怕死亡吗？想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的灵魂是否有可能来自其它地方，而当身躯死后又回去了呢？或者，这只是因为害怕而心生的企望？

这是人类异于地球万物所独有的矛盾。人必须抑制对死亡的恐惧才能过正常的生活。然而基于生物的本能，我们从未忘掉这个生命终极的危机。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的幽灵也在我们的意识里成长，即使是宗教的信徒也会害怕死亡是存在的尽头。我们对死亡的最大恐惧来自死亡所代表的空无，从此结束了我们与亲友的所有连结；死亡使我们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徒劳无功。

如果死亡是我们所有事物的终点，那么人生的确是无意义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心中总有某种力量，让我们去想象来世，并且感受到与另一个更高深力量、甚至是永恒灵魂的连结。如果我们真的有灵魂，那么死后它去了哪里？在有形的宇宙之外，真的有满是智慧灵魂存在，如天堂般的地方吗？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若是到了那里能做什么？有任何神负责管理这个天堂吗？这些问题就跟人类自开天辟地以来般源远流长，对大多数人而言至今依然成谜。

对多数人来说，死后生命之谜的真正答案仍受封于灵界之门；这是因为我们意识中内建的失忆功能，磨减了辨认自身灵魂的能力，以便协助灵魂与人类的大脑结合。近几年来，大众普遍听说过那些经历了暂时死亡的人，又会回到世间来告诉我们：他们看见一条长长的隧道、亮光，甚至遇见友善的灵魂们；但是这些关于转世之类的书所提及的叙述中，对于死后世界的描述最多仅是惊鸿一瞥，无法让我们更明了死后的生活。

本书是关于灵界深入的记载，不仅提供一系列真实的案例，其中更详述当我们在地球的生命结束后会发生什么事。你将被带领穿过灵界的隧道，步入灵界里，亲自去了解当灵魂再次转世到地球前，究竟揭露了哪些秘密。

我天生是个怀疑论者，虽然在这本书里或许看不出来。身为一个辅导者和催眠师，我的专长在于精神失序患者的行为矫正，我的工作有极大部分是在重组患者的短期认知力，帮助他们连结思想与情绪以激励其健康的行为。基于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精神问题是虚构的前提下，我和他们一起探究他们所相信的意图、行动和后果。

在我早期的治疗经验中，由于我实习时接受的传统治疗训练，我拒绝当事人想要回溯前世的要求。之后，当我运用催眠和回溯年代的技巧去判断扰乱记忆和童年精神创伤的起源时，我还是觉得任何想回溯前世的意图都是非正统、也非医疗性质的。我对于转世和玄学的兴趣，一直以来只不过是基于知识方面的好奇而已，直到我为了要治疗一个年轻男子如何去调适身体的痛楚时，才有所改变。

这位当事人抱怨他身体右侧的长期性疼痛。催眠里有一项管理疼痛的方法，即是引导当事人去感受更剧烈的疼痛，藉此学习如何减轻疼痛的感觉，进而得以控制疼痛。有一回治疗过程中，我运用了这种增强疼痛的方式，这男子以被刺伤的比喻来形容自己所受的痛苦；为了寻找他此种疼痛的根源，我后来发现他的前世是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人，他在法国被刺刀所杀，结果这个发现得以解除他所有的痛楚。

由于患者们的鼓励，我开始试着引导一些人回到更早的时光，也就是他们出生之前。原先我以为当事人对于现今的需

求、信念和恐惧会重新整合成某种幻想；然而很快我便发觉，一旦唤起深藏在心底的记忆，那一连串与我们紧密结合的浮光掠影，真实到无法忽略其真实性。我变得重视这个连结身躯、前世所经历事件和现今身分三者之间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治疗方面。

然后，我偶然有个极大的发现。我发现透过被催眠者的心灵之眼，可以看清楚灵界，被催眠者还能回报他们每回转世到地球前，在灵界所经历的生活。

开启我进入灵界之门的是一名中年女子的案例。她是个特别容易接受催眠观念的人。回溯过最近一个前世的那种微妙阶段后，她一直告诉我她感到寂寞和孤立，接着这名不寻常的当事人几乎凭借己力，迅速进入意识转换后的最深沉状态。我建议她去寻求找不到同伴那种失落感的源头，在我自己尚未察觉对这行动所下的指令太过简短的同时，我无意间用了一个唤醒灵性的关键语。我还问她是否有一群特别想念的朋友。

突然间，她开始哭泣。当我要她告诉我哪里不对劲的时候，她脱口而出说：「我想念那群人中的几个朋友，所以才会地球上感到如此寂寞。」我听得有点糊涂，进一步问她是否知道那群朋友到底在哪里。「在这里，我永远的家。」她回答得很简单：「我现在正看着他们所有的人！」

结束后，我又听了一遍她的录音带。我体认到若是扩展回溯前世的方式，有助于探索灵界。坊间有许多谈论前世的书，但是我还没看过一本提到当我们是灵魂时的生活，或是如何适切地去获得人们对于灵界的记忆。我于是决定自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藉由练习，我的技巧亦突飞猛进，足以透过当事人进入灵界。我还学习到比起回溯每一世投胎到地球的生活，发觉

自己在灵界占有一席之地更具意义。

然而怎样透过催眠接触到灵魂呢？不妨想象我们的心灵就像三个同心圆，由小而大环环相绕，每个圈圈之间是以心灵意识来连结。最外面的一层是我们理智的心灵，也就是判断和分析的来源。第二层是潜意识，也就是透过催眠所唤出来的记忆，储藏了我们此生和前世的经历。第三层，也就是最里面的核心，便是我所谓的超意识；这一层让我们的本性曝光，在此我们是以更有力量的方式展现。

超意识是我们本性的所在，并且藉由潜意识而增值，因为潜意识容纳了许多随累世身体而累积变化的自我意识。超意识不见得是一个境界，却是灵魂的本性。超意识象征我们智慧与意念的最高中心，我所有关于死后生活的资料便是来自这聪慧的能源。

运用催眠发掘真相的准确性到底有多高？在催眠状态下的人们并不是在梦中，或是产生了幻觉。人们并不会按照年代顺序来作梦，也不会在被引导的催眠状态下产生幻觉。催眠状态下当事人的脑波会从清醒的贝塔（Beta）状态，持续减低震动而至冥想般的阿法（Alpha）状态，然后到达赛塔（Theta）范围的各种境界。赛塔是催眠状态，而非睡眠。当我们睡着时，进入的是最后的达塔（Delta）阶段，此时来自大脑的讯息便会掉进潜意识里，藉由梦境释放出来。在赛塔的阶段，我们的意识并非毫无知觉，因此得以在所有记忆管道开放的情况下，收发讯息。

一旦进入催眠状态，人的下意识会逐字记录所看见的景象和听到的对话。当事人在回答问题时无法说谎，但是有可能会误解下意识的所见所闻，就如同意识清醒时会发生的情况一

样。在催眠状态下，人们对于自己不相信的事，就算亲眼见到了，还是难以让自己信服。

有人批评说，被催眠的人会为了迎合催眠师所提议的理论架构，而去捏造记忆或产生偏颇的回答，我认为如此一概而论是不对的。在我工作的时候，我看待每个案例就像初次听闻一般。就算当事人能够克服催眠的程序，却蓄意建立对灵界的幻想，或对死后的生活抱有天马行空的假想，我也能很快发现这些回答和其它案例不一致。我学到一开始便小心盘问的重要性。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人会虚构自己的体验来取悦我。事实上，催眠状态下的当事人从不曾犹豫来指正我误解了他们的叙述。

当我的案例增多，我经由错误和试验发现依照适当的顺序和措辞去询问关于灵界的方法。处于超意识状态下的当事人，并不会很主动地提供灵界中灵魂生活的概括。特定的门还需要特定的一组钥匙。总之，既然晓得催眠过程中何时该去打开某扇门，我也能以娴熟的技巧进入脑中的内存，以便到达灵界的不同地带。

当我对各个阶段的控越来越有信心之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不介意类话题，进而愿意跟我讨论对于来世的看法。在我的案例中，有些当事人对宗教非常虔诚，也有一些人对灵魂这类事没有特别的信念，多数人则介于之间中立的立场，顶多持有个人哲学的包袱。当我更深入研究后，最令我震惊的是一旦当事人回到身为灵魂的状态下，他们对于有关灵界问题的回答，出乎意料的一致，甚至用一模一样的口头禅和图象描述灵界的生活。

即使如此，我并没有因为这么多的同质性而停止钻研。我

继续尝试去证实当事人对于灵魂参与特殊活动的叙述。有些案例的叙述存有较多的差异，但那多半由于灵魂境界的发展关系，而非当事人因为本身角度的不同，看待灵界的方式也不一样的缘故。

这项研究的进展其实慢得令人痛苦，但是随着案例逐渐增加，关于灵魂所在之永恒世界的雏型于焉形成。我发现关于灵界的想法与地球上人类对于宇宙定律的信念息息相关。这些由许多不同类型的人所组成的观点，得以说服我去相信他们的陈述。我并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是我发现人死后去的地方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场所，也因此不由得感谢这个关于生命和灵界的宏伟设计。

当我思索展现研究成果的最好方式时，我决定直接以个别案例的陈述，让读者评估当事人回想灵界的过程。我选了几个代表性的案例，其中有我和当事人之间的对话。案例里的证言都是从我催眠中的录音带撷选出来的。本书并不是要以当事人的前世作为主要内容，而是记载与每一世相关的灵界经历。

对于那些难以接受非物质性灵魂之观念的读者来说，头几章所提到的案例解释了灵魂如何存在，以及他们活动的方式。因为版面有限，又为了给读者一个循序之灵魂活动的介绍，因此或多或少简化了每个案例。本书的章节排列方式是为了呈现灵魂从进入到离开灵界的一般程序，同时结合其它有关灵魂的信息。

我从众多当事人身上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搜集与研究，以便了解灵魂自死后到下一回转世之间的行程。起初，我很讶异有些人即使经历过无数次转世，他们对于灵界的部分生活却记得的比前几世的投胎经历还清楚。然而基于某些原因，书中的

当事人没有一个记得起灵魂活动的完整年表；有些灵界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历历在目，也有些是模糊不确定的。我发现，即使透过这二十九个案例，还是无法提供读者我所搜集到关于灵界的全面讯息，于是在这二十九个案例之外，我还补充了细节。

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在一些案例里所提出的问题太过强求，但是在催眠中，紧盯住当事人的思维是必要的，尤其在追溯灵界这范围的主题时，有助于撷取信息的追问远比在回忆前世时还重要。在催眠过程中，多数人的思绪比较喜欢跟着所看到的有趣情景游走。当事人通常要我停止说话，好让他们不用回报所见所闻，而以灵魂的身分去欣赏过去的经历。我试着温和对待而不过度干涉，但是每个案例通常长达三个小时之久，仍有许多事情有待发掘，结果千里迢迢来找我催眠的人常因此回不了家。

每当催眠结束后，看着当事人脸上诧异的表情，我会觉得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对于我们这些有机会真正看到自身永恒灵魂的人来说，我们因此自我了解得更透彻，也更具备与身俱来的生命力量。在叫醒当事人之前，我常会灌输他们适当的事后建议性记忆。对这些人来说，同时拥有灵界生活方式的记忆和世间的实质存在，给予他们生活更强烈的方向感和能量。

最后，我必须说的是，你将读到的内容可能对你既有的死亡观点造成一大冲击。本书所呈现的内容或许会抵触你的哲学信念或宗教信仰，也会有读者发现自己的信仰获得佐证。所有案例提供的讯息将是主观的故事，类似科幻小说。不论你信仰什么，假使我的当事人所说的死后世界是正确的，希望你能沉思其中对人性的涵义。

第1章 死亡与离去

◎案例 1 ◎

当事人（人）：天啊！我不是真的死了吧？我死了吗？我的意思是，我的身体是死了——我看得见它在下面，而我正漂浮着……我可以往下看，看见自己的身体正平稳地躺在医院的床上，周围的人都以为我死了，但我并没有死。我想大喊，嘿！我并没有真的死了！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护士们正用褥单盖过我的头……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在哭。理论上我应该死了，但我还活着啊！太奇怪了，当我自上方在身体附近漫游时，它绝对是毫无生气的。我竟然还活着！

以上这段话，是一名处于深沉催眠状态下的男子，重新回溯时的一段死亡经验。当他看到并感受到灵魂才刚与身体分离时，他的语气简洁、振奋，而且充满敬畏。他是我的一位当事人，我刚刚协助他在舒适的躺椅上，重建一段前世的死亡经验。稍早前，他随着我的催眠指令重温了几时回忆，当他追溯至母亲子宫内的记忆时，他潜意识的种种知觉逐渐结合了起来。

接着，我引导他利用视觉想象出来的某种保护盾牌，带他跳进时光的迷雾中。完成这阶段重要的心理建设后，我让他穿越一条虚构的时光隧道，回到他最近的前世生活中。那一世很短暂，他在1918年内感染流行性感冒骤然去逝。

睹了自己的死亡，以及感受到灵魂飘出体外的震撼逐渐消返后，这位当事人连忙调整心里的视觉影像。由于他心里仍有少部分的审慎意识还在运作着，他晓得自己正在重建一段前世经历。身为一个较年轻的灵魂，他不像其它当事人那样熟悉生死循环和轮回，因此花费较久的时间。

然而，很快他便安定下来，并且更能自信地回答我的问题。我赶紧将他潜意识的催眠境界提升到超意识状态。现在，他已经准备好要告诉我灵界的事情了，我接着问他情况如何。

人：嗯……我继续升到更高的地方……还是漂浮着……而且回头看着我的身躯。好像在看一场电影，只不过我也身在其中！医生正在安慰我的妻女。我太太在啜泣（当事人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我试着与她的心灵沟通……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但是悲伤占满了她的心，我进入不去。我要她了解，我不再痛苦了……我现在是自由之身了……不再需要我的身体了……我会等她来。我要她知道……但她……却不听我说……哦！我就要走了……

经由一连串的引导，当事人开始进一步踏入灵界，那是一条许多人在我办公室的安全角落里走过的路。处于超意识状态下的记忆一旦清晰起来，被催眠的当事人更能联系上通往灵界之路。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当事人也更能以语言来表达所见到的心智影像，并且以简短的描述来说明灵界的细节。

我们保存了很多文件，包括医疗人员的观察报告，其中描述在意外中严重受伤者那种魂魄离身的濒死经验。这些人尚未被医护人员从另一个世界救回来以前，都被诊断为死亡。当身躯将近死亡时，灵魂可以在身躯内外来去自如，尤其是在死亡威胁迫近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医院这样的场所，有些人提到徘徊于身躯内外，看着医生对自己的身体施行急救。这些记忆迟早会因为他们又活过来而消失殆尽。

在回溯前世的催眠初期，当事人心灵上走过前世的死亡叙述，与这辈子曾于数分钟内起死回生的人之陈述，并行不悖；唯一的差异是，处于催眠状态下的当事人并不记得他们短暂的

死亡经验。那些处于深层催眠状态的人，仅能描述身体确实死亡后的生活情形。

那些因为突来意外伤害所致的濒死经验，和因为回溯前世的催眠而想起来的死亡经验，两者之间又有何雷同呢？两者皆会发现自己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身体附近漂浮，并且试图去触摸眼前非物质性的东西。他们也试图要和活人交谈却得不到响应，因而感到十分沮丧。另外，他们都感到有一股拉力，将他们带离原先死去的场所，此时的好奇与安心感远胜过恐惧。

所有人皆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体会到无拘无束的极度喜悦感，以及被光明包围着。有些当事人在死去的当头，被灿烂的白光包围着；另外有一些人则看到光芒远从颜色较为深沉的一方，拉他们过去——这种情形经常被称做隧道效应，如今已是众所皆知的现象。

第二个案例所要探讨的死亡经验，将比案例一更为深入。当事人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子，描述当他前世为莎莉的年轻女子时之死亡事件。1866 年，奇欧瓦（Kiowa）族印地安人攻击了她所乘坐的运货马车队，将她杀害。虽然这两个案例中，当事人皆提到日期，但是既然这几个前世经历最接近此生，就算指出历史上某个特别日期，其实也没什么多大意义。我发现，以影像式回顾灵界生活时，古代或现代的时间性其实没什么重要性，人生课程的质量也一样。

另外应该提到的是，平均而言，处于催眠状态的人都具备一种不寻常的能力，可以点出许多前世的时空，即使人类文明初期时的国界和地名与现存的并不相同。对于回去灵界和在那里的生活描述，则一向如历历在目般生动。

第二个案例发生在美国南方的平原，当时莎莉被一支箭近

距离射中颈部。当事人前世的死亡经验若是牵涉到暴力意外事故，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处理，因为通常在他们潜意识里，仍然保有这些记忆。这位当事人因为长期以来的喉咙不舒服才来找我。对于这类案例，松弛疗法和记忆重整是必要的步骤。在所有回溯前世的案例中，我会利用接近死亡的时间，安排一个泰然自若的回顾，然后将当事人放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以便缓和其伤痛和情绪。

◎案例 2◎

纽顿（纽）：你是不是因为这支箭感到很痛苦？

莎莉（莎）：是的……尖头部分已经戳破我的喉咙……我就快要死了（当事人的手握着喉咙，声音开始低哑）我被噎住了……鲜血涌出来……威尔（丈夫）正扶着我……这种痛楚……真是难受……我就要离开身体了……总算结束了。

备注：通常灵魂会在身体遭受极度痛苦时，于死亡的前一刻离开身体。谁能谴责他们？然而，他们会紧紧待在死亡的身体附近。经过一阵安抚后，我将这位当事人的潜意识状态提升到超意识状态，以便转换至她的灵界记忆。

纽：好了，莎莉，你已经接受被印地安人杀害的事实。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死亡那一刻的确切感受为何？

莎：好像……有一股力量……把我从身体上方推出来。

纽：推你？从哪里？

莎：从头部的顶端被弹出。

纽：是什么被弹出？

莎：嗯——我！

纽：叙述一下「我」指的是什么？看起来像什么样的东西从你的头跑出身体？

莎：（停顿）就像……一点点光芒……放射开来……

纽：你如何放射光芒？

莎：从……我的能量。我有点像透明的白光……我的灵魂……

纽：这一道充满能量的光芒离开你的身体后，是否还保持原状？

莎：（停顿）在我左右移动后……我好像变大些。

纽：如果你本身的光芒扩展开来了，那你现在看起来像什么？

莎：一条……细丝状……绳子……垂挂着……

纽：离开身体的过程中，你实际的感受像如何？

莎：嗯……就像蜕皮……像剥香蕉皮，一瞬间就摆脱掉身体。

纽：这种感觉不舒服吗？

莎：哦！不！摆脱疼痛的自由真是太棒了，但是……我……迷惑了……我没想到会死……（悲伤蹑手蹑脚地感染到他的声音，我要他多专注在自己的灵魂上，而不是躺在地上的身体。）

纽：我了解，莎莉。成了灵魂后的你有点茫然。以你的情形来说，发生了这样的事，这种感觉是很正常的。听着，回答我的问题。你说你在漂浮，死后的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移动吗？

莎：真是奇怪……我好像停留在空气中，但那并不是空气……没有限制……没有地心引力……我一点重量也没有。

纽：你是说，就像在真空中？

莎：是的……我周遭没有一样实体存在的东西……没碰到任何障碍物……我正在漂流……

纽：你能控制自己的移动吗？你要去哪里？

莎：是的……我多少可以控制一点点……但是……有一股拉力……把我拉进白光中……好亮！

纽：那白光的强度到处都一样吗？

莎：更亮些……离我远一点的地方……有点深层的由……灰色……在我身体的方向……（开始哭泣）哦！我可怜的身体……我还没准备要离开呀！（他靠回椅背，好像在坚持什么。）

纽：没事的，莎莉，我就在你身边。我要你放轻松，告诉我，那一股迫使你在死亡那一瞬间离开身体的力量，还继续拉着你吗？你可以阻止它吗？

莎：（停顿）当我离开身体后，那力量便减弱了？现在我觉得是一种轻推的力量……将我拉离身体……我不想走啊！可是，有种力量希望我快走……

纽：我瞭解，莎莉，但我觉得你多少学会如何控制。你怎么形容那股拉力呢？

莎：一种……吸力……但是……我想停留久一点……

纽：你的灵魂能够如你所愿地抵挡这股拉力吗？

莎：（这当中有较长的停顿，因为当事人的内心似乎正在与前世的莎莉讨论着）是的，如果我真的想留久一点，我可以这么做。（开始哭泣）哦！那些野蛮人对待我身体的方式真是恐怖。鲜血染遍了我漂亮的蓝色洋装……我的丈夫威尔一边试图扶住我，一边和我们的朋友对抗奇欧瓦人。

备注：我加强当事人对身旁保护盾的想象，这是稳定整个催眠过程的重要基础。在我将场景拉到印地安人被运货马车的来复枪击返后，莎莉的灵魂仍在自己的身体附近盘旋。

纽：莎莉，你受到攻击后，你丈夫呢？

莎：哦！幸好……他没有受伤……但是……（哀伤的样子）他正抱着我的身体……在我身上哭……他无法为我做任何事，但他似乎还不能理解。我好冷，他的手抚摸着我的脸……亲着我。

纽：当时你在做什么？

莎：我正穿越他的头，试着安慰他。我希望他感觉得到，我对他的爱并没有真正离去。我要他知道，他并没有永远失去我，我和他会再度相遇。

纽：你有办法传达你的讯息吗？

莎：他并没有过度悲痛……而他……感觉到我……我知道。我们的朋友围绕着他……最后将我们分开了……他们要他重整货车，再度启程。

纽：那么，你的灵魂现在又在做什么？

莎：我还在抗拒那股拉力……我想留下来。

纽：为什么？

莎：嗯，我知道我已经死了……但是我还没准备好要离开威尔，而且……我要看他们埋葬我。

纽：你有没有看到或感觉到，这时有其它灵魂在你周围呢？

莎：（停顿）他们在附近……我很快就会看到……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爱，就像我想要威尔感受到我的一样……他们会等

我，直到我做好离开的心理准备。

纽：时间越久，你就越有办法安抚威尔吗？

莎：我正试图走入他的心灵。

纽：成功了吗？

莎：（停顿）我想……一点点……他感觉到我了……他可以理解……这分爱。

纽：好了，莎莉，我们又要往相关的未来时间前进了。你是否看到那些货车朋友，将你的身体埋在类似坟墓的地方？

莎：（较具确定的声音）是的，他们已经埋葬我了……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那些灵魂现在靠向我……我朝更光亮的地方……

灵魂在生理方面确实死亡后，通常对自己的身体不怎么感兴趣，这恰好与一些人所想的背道而驰。这并不是说他们对自己的状况或留在地球上的亲友无情，而是领悟到凡人难免一死，反而急着想去美好的灵界。

然而，也有许多灵魂希望在死亡的地方，多盘旋几天地球的时间，而往往待到葬礼之后。时间对于灵魂来说，显然快速多了；地球上几天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几分钟的光景。留恋不去的灵魂也有各种可能的动机。比如，在意外事件中被谋害或遭杀害的人，通常不想马上离开。我发现，这类灵魂总是处于迷惘或生气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的灵魂更容易盘旋不去。

对大部分的灵魂来说，即使久病在床，灵魂突然与身体分离的事实仍然令人惊骇，这也是为什么灵魂在身体死亡后，不

太愿意离开的原因。三到五天的葬礼期对灵魂来说，也具有某种意义。灵魂其实不会对自己如何被埋葬存有病态的好奇，毕竟，在灵界的情绪反应与我们在地球所经历的并不一样。仍活在地球上的亲友们对于死者身体的回忆所表达的尊重，会令灵魂相当感激。

如同上一个案例，许多灵魂不想立刻离开死亡现场的根本原因，是希望去灵界之前能够与心爱的人心灵相通，安慰他们的伤痛。那些才面临过死亡的灵魂并不会被吓坏，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是离开了地球，将来还会与亲友于灵界重逢，或在以后的轮回中相遇。然而，在另一方，送葬者却以为他们已经永远失去心爱的人了。

催眠时，当事人会想起自己因为无法运用能力，在心灵上有效地触动活着的世人，而感到沮丧。那些尚在人间的亲友因为震惊与伤痛，无法接收到灵魂的讯息。情绪上的创伤淹没了他们的心念，因而阻碍了与灵魂沟通的潜能。刚与身体分离的灵魂一旦得以抚慰尚在人世的亲友，不论有多短暂，他们通常因而满足，跟着恨不得快点离开地球。

我自己便有过典型灵魂慰藉的经验。我母亲因为心脏病发过世，我和姊姊因为太过悲伤，在葬礼举行时内心失去了知觉。几个小时后，我们和伴侣回到母亲的空房子，决定必须好好小憩一下。我和姊姊应该是在同时间进入阿法状态，就在两个不同房间里，母亲像白色梦境般立在上头，抹过我们的潜意识。接触到我们的心灵后，她微笑了，彷彿也象征她接受了死亡这个事实，而且现在很好，然后飘离而去。短短几秒钟，却是个很有意义的结束，我和姊姊因此放松下来，进入达塔阶段的沉睡。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逝去灵魂对我们的安抚，尤其在葬礼举行期间或才刚结束之后。为了让灵性沟通排除因伤痛而产生的震惊，传输到我们的心灵，我们应该试着放松自己、整理心情，至少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做到。唯有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接收超现象的感官才能更开放，接收一切正面的讯息，比如爱、宽恕、希望、鼓励，同时感受到你心爱的人正身处于好地方。

当某个带着年幼孩子的寡妇对我说：「在我遭遇困难时，我可以感受到丈夫的一部分靠向我。」我也相信她的说法。那些当事人告诉我，身为灵魂后的他们可以协助地球上人们的心念与灵界连结。根据一些深具智慧的说法，人并不会真正离开这世界，只要他们还记得留在世间的亲友。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独特的记忆如何反映灵魂本身的特性，而集体记忆为何是所有灵魂纯净能量的原子。死亡并不会切断我们与所爱之人的持续牵绊，只因为他们失去了有形的身体，成了永恒的灵体。即使他们得从事许多活动，一旦我们呼唤他们，这些离开的灵魂还是会及时出现。

偶尔，焦虑的灵魂在身体死后仍不愿离开地球，因为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其意识。对于这些不寻常的案例，另一个世界较高等、善心的灵魂便会在此调适期间伸出援手。同时，我们也能帮助这类灵魂顺利地离开地球。第四章将会更深入探讨惹麻烦的灵魂，也将大量揭发书籍和电影中关于鬼魂的谜样描述。

我们要如何做好心理准备来面对死亡呢？生命或长或短，时而健康、时而生病，人终究会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死去。如果是久病而死，在经历初发现时的惊慌、拒绝接受、消沉后，便

比较有充分的时间去面对随之而来的死亡。如果是突发身亡，心灵便被迫选择快捷方式去经历同样的过程。当有形身体的死亡逼近时，每个人都有能力与自己较高等的意识结合。一旦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与永恒的时光连结时，死亡却是灵性自觉的过程中最简单的一环。

虽然有些死者认为，接受死亡比顺从死亡更难以接受，他们身边的看护人员却发现，多数人临终时皆是平静地离去。我相信死者被授与了永恒意识中至高无上的智慧，这样的结果也经常显现在他们脸上。许多人理解到某种宇宙的东西正等着他们，而且那一定是美好的。

正在死亡的人，经历的是灵魂与寄宿身体的蜕变过程。人们以为死亡就是失去了生命力，事实却正好相反。尽管因为死亡失去了身躯，永恒的生命力也因而与圣灵的能源合为一体。死亡并非黑暗，而是曙光。

我的当事人都提到，回溯前世的死亡经验，重新想起离开臭皮囊的自由后，令他们感到好满足。他们更殷切盼望启程灵界之旅，回到那个充满和平又似曾相识的地方。下一章，你们将了解离开人世后的生活。

第 2 章 通往灵界之路

千年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们相信，天堂的出入口就在银河大转弯处的对面尾端，一个称为灵魂之河的地方。人死后，灵魂必须等待秋分，当射手座的大门上升，白昼与黑夜等长时，才能回去天堂；而唯有春分时，双子座自夜空返场，才有机会回到地球轮回。

然而，我的当事人告诉我，灵魂迁徙事实上简单多了。在他们离开地球时所经历的隧道效应，其实是通往灵界的入口。尽管灵魂离开身体时的节奏相当迅速，但在我看来，进入灵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过程。稍后，当我们谈到以一个新生命重新来地球轮回时，这段归途的描述会较为迅速。

通往灵界的隧道所在，以地球的地理位置而言，会因当事人的状况而不同。有些刚死的人，看见隧道的开口就在死亡的身躯旁，有些人则说要先飞高至地球上空，才得以进入隧道。无论如何，一旦灵魂离开了地球，他们进入隧道的时间上差距是可以商量的。接下来的案例便是这个过程的纪录。

◎案例 3◎

纽：现在，你正离开你的身体。你看到自己离死亡的地点越来越远，离地球也越来越远。告诉我你的感受。

人：首先……非常光亮……接近地球……现在有点暗了，因为我已经进入隧道。

纽：描述一下这个隧道。

人：那是一个……空洞，模糊的入口……另一端有个微小的光圈。

纽：好，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人：我感觉到一股拉力……一种温和的拉力……我想我应该要飘过隧道……而且我做到了。那个光圈就在我的面前膨胀，原本的深沉如今看起来比较接近灰色，就好像是……（停住）

纽：继续。

人：我被传唤前进……

纽：让那个隧道末端的光圈继续在你面前扩散，然后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人：那光圈扩散得非常广……我走出隧道了。有一道……云朵般的光芒……是薄雾，我正穿越它。

纽：当你飘越隧道时，除了看不到完全清晰的影像，心里还有过什么念头？

人：（压低声音）这真是太……仍然没变……这真是安静的好地方……我正在灵界……

纽：身为灵魂，此刻你还想表达什么？

人：意念！我感觉到……身旁围绕着意念的力量。我……

纽：放轻松，让你的感觉更容易表达出来，同时仔细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请继续。

人：嗯，这很难用言语表达。我可以感觉到……爱的意念……友情……共鸣……同时夹杂着……期望……好像有人正……等着我。

纽：你有没有安全感？或是说，你有没有一点害怕？

人：我不害怕。当我还在隧道里面的时候，我比较……茫然。

对！我现在觉得很安全……我意识到许多意念靠向我……关爱……培育。奇怪，也有某种理解的意念，晓得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纽：你身边是否看得到任何足以印证你说法的东西？

人：（悄悄地说）没有，我只凭感觉——到处充满了和谐的意念。

纽：你刚刚说才一离开隧道，有种像云的东西围绕着你。你是在地球的上空吗？

人：（停顿）不，不是那样。我似乎飘过像云一样的东西，却又不是地球上的云朵。

纽：你看得到地球吗？是不是在你的下面？

人：或许吧！但是，因为当时我人已经在隧道里了，所以没看到。

纽：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还是可以藉由另一个空间和地球保持联系？

人：那有可能——没错。在我心里，我还是觉得地球很近……我还是感觉得到与地球的联系……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身处在另一个空间。

纽：关于你目前的所在位置，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吗？

人：还是有一点……昏暗……但是我正离开这个地方。

这位特别的当事人经历过死亡和隧道后，在随之而来进入灵界的过程中，继续以灵魂的心态平静地调整心情。尽管开始时凡事都不确定，度过那个阶段后的第一个回报，却是很吸引

人的幸福感觉。这情形普遍发生在我的当事人身上。

一旦通过隧道，灵魂也就通过了灵界之旅的第一道闸门。多数人在这个阶段已经理解到自己并不是真的死了，只是离开在地球已经死掉的身体。由于这层领悟而接受死亡的程度，视灵魂而不同。有些人会持续对身旁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有些人则是以就事论事的态度，向我报告所见所闻。这多半与各人的成熟度和最近一世的人生经验有关。我最常碰到的反应大约是说：「哦！太棒了，我又回到这美丽的家园。」然后松了一口气。

有些高度发展的灵魂很快就离开了身体，回灵界的过程也相当迅速，因此对于这阶段的描述显得模糊不清。我认为他们是地球上少数优异的一群，与其它人截然不同。多数灵魂的行动不会那么迅速，有些是非常犹豫的。除了那些争着想和死掉的身体维持联系的灵魂——他们是情绪过度不安的少数案例，我发现较少轮回的年轻灵魂，死后仍对地球的生活环境依依不舍。

多数人指出，刚离开隧道出口时，短时间内对于周遭情况仍似懂未懂。我认为这是十界（Astral Planes）之一的层面充斥在最接近地球附近的缘故，也就是灵学家指的业障所在地（Kamaloka，梵文）。下一个案例便是以分析力较强的当事人观点，来描述这个区域。他以身为灵魂所具备的洞察力，呈现这阶段对于型态、色彩、活跃级数等相当多的观察。通常这类实在的图像叙述，发生在灵魂涉入灵界更深处的时候，也就是已经习惯周遭环境的时候。

◎案例 4◎

纽：当你渐渐远离, 道后，尽可能仔细地告诉我你身旁的环境。

人：周围都是……一层层的。

纽：怎样一层层的？

人：嗯，有点像……蛋糕。

纽：就用蛋糕作例子好了，解释一下你指的是什么？

人：我的意思是说，有一种蛋糕是上面小小的，但是底层宽宽的那种。现在的景象跟我穿越隧道时看到的不一样。我看到一层层的……不同层次的光芒……在我看起来就像是……半透明……锯齿状的……

纽：你在这里看到的灵界是以实体的结构组成的吗？

人：那正是我试着想要解释的。虽然一开始你可能会以为它是实体的，但它并不是，而是一层层的——不同层次的光芒以一种…… 分层线，编织在一起……我不希望你听了我的叙述后，以为它们不对称——因为他们是对称的。不过，我看到其中粗细的不同和颜色的折射，还会挪来挪去。在我离开地球的途中，一直注意到这点。

纽：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人：我不知道，不是我设计的。

纽：根据你的描述，我想象灵界就像是一个大梯层，从上到下的每一层都有色调。

人：没错，而且是圆的。我飘过时见到的是弯曲的部分。

纽：从你的角度来看，能不能告诉我每一层各是什么颜色？

人：我的意思并不是每一层有任何主要的色调。它们全是各种不同的白。这里比较亮……我正往前去的这里比较亮，比我之

前经过的地方亮。现在我身边是雾蒙蒙的白，比隧道里头亮多了。

纽：当你飘过这一层层灵界时，你是往上、还是往下移动？

人：都不是。我只是穿越过去。

纽：那么，在你穿越时，你看到的灵界是以线条和棱角组成的线状空间吗？

人：（停顿）对我来说，是的……简直是大范围的，藉由光芒和各类较深的颜色，将非物质性的能量划分成不同的层次。我感觉到某种力量正在……牵引我进入适合我行进的层次，而且试着要让我放松……

纽：以什么样的方式？

人：我听到了声音。

纽：什么样的声音？

人：一种……音乐的回音……音乐性的激荡……风铃声……跟着我的行进而震动……好轻松的感觉啊！

纽：有些人认为，这些声音本质上就是一种震动，就好像跟着音叉震动后的共鸣声在行进似的。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人（点头赞成）：是的，就是这样……此外，我还保有嗅觉和味觉的感觉。

纽：这是不是表示，即使是死后，我们身体的感官仍然存在？

人：是啊！不过，只是还保有对这些感官的印象……这里的音符波动好优美……钟声……弦乐声……真是安详。

许多悠游灵界的人都会提到，这类音乐性的震动放松了所

有的感官。人死后，听声音的感官很快就开始运作。有些当事人告诉我，他们一离开身体便听到嗡嗡声，就好像站在电话线旁听到的声音。灵魂被拉离我所认为地球附近的十界之一前，那音量的大小会随之变化。有人说在一般麻醉状态下，也会听到相同的声音。这些平淡的叮当声在我们离开隧道后，会变得较具音乐性；由于它带给灵魂新的活力，所以曾被称为宇宙的能量，恰如其名。

对于提到灵界有如层型分布的当事人来说，我提出了一种可能，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或许是层状分布的十界。我从探讨玄学的文章中，读到不少关于地球上方的十界知识。始于古代印度的韦陀（Vedas）经，而后有东方的经典，历史上对于十界的叙述多半是在有形或实体世界的上方，一系列层层上升的空间。几千万年以来，人们已经透过冥想、灵魂出游的观察，经历过这些无形的国度。曾经有人描述这些星层时提到，离开地球的强烈影响越远，十界分布的密度也就越低。

下一个案例中的灵魂，即使离开隧道后还是放心不下。这名男子于 1902 年，也就是他三十六岁的时候，因为心脏病死于芝加哥的街头。他死后留下一大家子的人、一群年幼的孩子和他深爱的妻子。这家人过得非常贫困。

◎ 案例 5◎

纽：在你离开隧道的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周遭环境吗？

人：我还在离开的过程中……身边都是泡沫般的云团。

纽：我要你继续前进，然后告诉我，现在你看到了什么？

人：（停顿）哦……我要离开隧道了……我的天啊！这地方真大！好明亮又好干净，甚至连闻起来的味道都好好。我正注视

着一座美丽的冰宫。

纽：再多告诉我一点。

人：（惊叹）这地方真是庞大……看起来像光亮、灿烂的水晶……带有颜色的石头在我身旁闪耀着。

纽：当你提到像水晶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透明的颜色。

人：嗯！大部分是灰色和白色……但是当我在让行的时候，的确看到其它颜色……马赛克……全都闪耀发光。

纽：从你目前身处冰宫的位置望向远方，你看得到任何界线吗？

人：看不到。这地方是一望无际的……如此庄严……祥和。

纽：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人：我……无法完全享受这一切……我不想继续走下去……梅格……（当事人的未亡妻子）

纽：我觉得你仍然受到过去芝加哥生活的羁绊，这是否会阻碍你前往灵界的过程？

人：（仿佛在椅子上跳了起来）真棒！我看到我的向导正朝我走来，她知道我需要什么。

纽：说说你与向导之间的互动情形。

人：我跟她说，我没办法继续走下去……我必须知道梅格和孩子们是否无恙。

纽：你的向导怎么回答？

人：她正在安慰我，但我实在很担心。

纽：你跟她说了什么？

人：（喊叫）我对她说：『你为什么让这一切发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让我和梅格经历这些苦难，现在又剥夺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纽：你向导的反应为何？

人：她试着安抚我，说我做得很好，还说我会看到自己的人生走完它预定的行程。

纽：你认同她的说法吗？

人：（停顿）在我心中……不断有信息传向我……是发生在地球的未来……我的家庭即使没有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他们接受了我已经不在的事实……他们将能度过这一切……而且，我们大家将会重逢。

纽：这一切让你感觉如何？

人：我觉得……平静……（叹气）……我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

在谈到案例五与向导会面的重要性之前，值得一提的是这名当事人描述灵界有如冰宫的这一项。接下来的章节中，更深入灵界后，有些人会谈到看见建筑物，以及身处在备有家具摆饰的房间里。这阶段的催眠并不会创造影像。理论上，当事人在非物质的世界里，应该不会去回想这类实体性构造，除非这些地球的自然环境景象是计划地被设置，好帮助那些肉体死亡的灵魂来转换和适应灵界。这些景象对每个与我交流的灵魂来说，都有其独特涵义。他们全深受地球经历的影响。

灵魂在灵界看到自己在地球上住过或拜访过的地方，皆有其原因。他们之所以能看到一个难忘的家、学校、花园、山脉、

海岸，是由于在灵界仁慈的允许下，地球上海市蜃楼般的幻影便会呈现于灵魂面前，以期藉由熟悉感来安顿灵魂的情绪。我们在星球上居住的记忆永远都不会消失——它们藉由虚幻的梦境乘风而来，与灵魂的心灵永远地私语，正如同灵界那些世间幻想在心灵的作用一样。

我很喜欢听当事人谈到他们对灵界的第一个印象。回到恋恋已久却缺席好一阵子的地方后，人们可能会看见一大片的花海、远处高起的城堡高塔、或宽阔天空下的彩虹。即使个别的叙述或多或少有些差异，然而在灵界看到类似地球的第一个虚幻景象，似乎并不会因为过了几世的轮回而有多大的改变。我还发现，在催眠状态下的当事人一旦更深入灵界，对于灵界各项功能面的描述，就会更趋一致。

之前提到的案例五，可以说是放不下的灵魂，因为他的心灵受到留在世间的灵魂伴侣——梅格，紧紧牵系住。毋庸置疑的，即使身处灵界祥和的气氛，有些灵魂还是会因为某一世较为困难的遭遇，放不下随之而生的负面情绪和包袱。人们总以为灵魂于身体死亡之际是无所不知的，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每个灵魂的调适期并不尽然相同；每个灵魂的调适期会因为临死的情境、对于刚结束那一世的留恋程度、以及各个修行的水平而有所不同。

我常遇到当事人在回溯时，因为年纪轻轻却骤死而愤怒不已。在这种情形下重回灵界的灵魂，常因为没有得到任何警告就离开所爱的人，感到迷惑和茫然。他们都还没准备好迎接死亡，有些甚至在刚离开身体时，觉得哀伤和受到不合理的对待。

灵魂尚有未完成的事情而意外身亡时，通常死后见到的第一个事物便是他的向导。这些修行高深的导师首当其冲，准备

好面对因为提早夭折而备感挫折的灵魂。案例五中的当事人在接下来的灵界行程中，因为接受了向导的帮助，得以健康地调适自己，进入灵界。

我还发现，向导并不会鼓励当事人在通往灵界的道中，完全整理好纷乱的思绪。关于生死的业障学习课程，自然有其他更合适的时间与地点来做细节回顾，我将在后续章节说明。案例五中的向导利用加快地球时光的方式，让当事人看到未来妻儿生活的视讯，如此他才能安心地继续他的行程。

先不考虑人刚死时的心灵状态，我的当事人们重新发掘到神奇的灵界后，皆备感震惊。通常这种震惊夹杂着狂喜，毕竟，总算可以将人世间的烦恼抛诸脑后，尤其是身体上的痛苦。对这些旅途中的灵魂而言，最重要的是，灵界代表了一个崇高的歇息地方。尽管将死之际，我们或许以为自己是孤单的，但我们并未受到隔离，或是求救无门。其实某种无形的智慧，正引导着我们每一个人迈入灵界。

初到灵界的人，事实上只有少许时间可以到处逛逛、探索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或是即将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的向导和一大群灵界的朋友会在入口处等我们接近，然后跟我们相认，表达他们的思念之情，并以自身为例让我们安心、晓得一切都很好。事实上，我们从死亡的那一刻起，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了；回灵界的灵魂刚开始的许多调适，其实都依赖这些仁慈者的影响。

第3章 回乡

既然死后遇见友善的灵魂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我们要如何认出他们呢？透过催眠状态下当事人的叙述，我发现了灵界里灵魂彼此观察的通则。灵魂可能会以聚集能量的型式出现，然而其不具形体的能量，显然也能以人类的特征呈现。当他们互相交谈时，经常运用本身的能力，投射出曾拥有的人类模样。投射出人类模样的方式，只是灵魂运用基本能力来呈现无以计数的外观的方法之一。在第六章里，我将会探讨另一种灵魂相认的特色——也就是依靠灵魂所具备的独特气色。

绝大多数的当事人指出，向导是他们在灵界第一个见到的人。无论经过几世，我们皆能遇见自己的灵魂伴侣，然而，向导与灵魂伴侣是不一样的。假如前世的亲友出现在某个回乡的灵魂面前，这个灵魂的专属向导或许就缺席了。根据我的数据显示，通常这个灵魂的专属向导会在近距离的地方，以自己的方式遥控灵魂抵达目的地。下一个案例里的灵魂才刚通过灵界的隧道，遇见了一位和她持续在过去几世中，显然关系相当密切的一位高级灵魂。

虽然这个高级灵魂并不是当事人的向导，他仍然在此出现欢迎她，并且以爱的关怀来鼓励她。

◎ 案例 6◎

纽：你在身边看到了什么？

人：感觉……我正独自漂流着……就像有纯白的沙……在我身边流动着……而我在一把巨型的海滩伞底下——镶了明亮颜色的质料——全都是水气，但还是连结在一起……

纽：这里有人要见你吗？

人：（停顿）我想……我是一个人的……但是……（犹豫很久）远远地……嗯……有一道光线……快速朝向我……哦！我的天啊！

纽：什么？

人：（兴奋）查理叔叔！（大声喊）查理叔叔，我在这里！为什么这个特别人士是第一个来见你的人？（遥远而全神贯注的声音）查理叔叔，我好想你呀！

纽：（重复问题）为什么这名特别人士是第一个来见你的人呢？因为所有亲戚中，我爱他胜过任何人。他在我小时候去世，这件事我一直无法释怀（此事在当事人最近的前世中发生在内布拉斯加 nebraska 的农场上）。

纽：你怎么知道他是查理叔叔？他外观上有什么特征让你认出来吗？

人：（兴奋地在椅子上扭动）当然，当然，就跟我印象中的他一模一样，好玩、亲切、讨人喜欢，他现在就在我旁边（低声轻笑）。

纽：什么事这么好笑？

人：查理叔叔和以前一样胖。

纽：然后呢？他的下一步是什么？

人：他笑着向我伸出手……

纽：这表示他有类似像身体和双手的形体吗？

人：（笑）嗯，说对也不对。他和我一样漂浮着。那是……在我心中……他向我完全地展现自己……而我最清楚的是……

他正对我伸出双臂。

纽：他为什么要以具体表现的方式，对你伸出手呢？

人：（停顿）为了……让我安心……引导我……进入这道光芒。

纽：你接下来怎么做？

人：我跟随他，然后一起回想在农场的干草堆上玩耍的美好时光。

纽：是他让你在心里看到这一切，好让你认出他是谁吗？

人：是的……我在前世就认识他……所以我并不会害怕。他晓得我对自己的死亡还有些震惊（当事人因为车祸而意外丧生）。

纽：是不是人在死后，不管先前经历过多少次的死亡，还是有可能感到害怕，直到我们再度习惯灵界？

人：那并非全然是害怕，害怕是不正确的说法，或许应该说是我比较多虑。其实对我来说，每次死亡的感觉都不一样。这次车祸让我毫无准备，我还有一点迷惑。

纽：好了，现在再前进一些……查理叔叔在做什么？

人：他正带我……去我该去的地方……

纽：当我数到三后，我们就会到达那里。一、二、三！告诉我现在的情形。

人：（长时间停顿）那里有其它人……他们看起来……很和善……当我靠近时……他们似乎要我加入他们……

纽：继续朝他们走。是不是有一种他们或许在等你的感觉？

人：（辨认中）没错！事实上，我想起自己曾经和他们在一起……

（停顿）不，不要走！

纽：发生了什么事？

人：（非常难过）查理叔叔离开我了。他为什么要离开呢？

纽：（我停止这段对话，用一般专业技巧先让处于这类情况下的当事人冷静下来，然后才继续）深入探究你的内心，你一定瞭解查理叔叔为什么会在此刻离开你。

人：（稍微放轻松，但有些遗憾）是的，因为他住在一个……和我不同的地方……他只是想来见我……带我到这里来。

纽：我懂。查理叔叔的任务是担任你死后第一个见到的人，确保你安心。我想知道，现在你是不是觉得好多了？比较有在家里的感觉？

人：对，这就是为什么查理叔叔已经放心把我留在这里，让我和其它人在一起的缘故了。

灵界有个奇特现象——我们人生中的重要人士，总是会来迎接我们，即使他们已经转世成另外一个新生命——第六章将对此作说明。另外，第十章将探讨灵魂分身的能力，此能力让灵魂投胎到地球时，可以于同一世中存在于不同的身体里。

通常在灵魂回乡的紧要关头上，对于世间身缠的依恋和精神负担，会因为以下两个原因而逐渐褪色：第一，灵界的和谐以及显然经过精心策划的指引，唤醒了我们投胎前的灵界记忆；二，原本以为再也见不到那些过世的人，一旦见到了，在情绪波涛汹涌的影响下，也就逐渐放下之前抛不下的了。接下来是另一个例子。

◎ 案例 7◎

纽：现在，你已经适应了灵界的环境，告诉我这地方对你有什么影响？

人：这里是如此……温暖又舒服。离开地球令我欣慰。我只想一直待在这里，没有紧张局势、没有烦恼，只有舒服的感觉。我正漂浮着……多美丽啊……

纽：当你持续一个人漂浮时，在通过灵界隧道的过程中，你接着有什么印象？

人：（停顿）似曾相识。

纽：怎样的似曾相识？

人：（一阵犹豫后）嗯……人们……朋友们……都在这里，我认为。

纽：你认得出这些人就是你在地球上认识的人吗？

人：我……感觉到他们的存在……那些我曾经认识的人……

纽：好，继续前进。你接下来看到什么？

人：光线……轻柔的……像云雾般。

纽：即使你正在移动，光线看起来还是一样吗？

人：不，他们会壮大……一团团的能量……我晓得他们是人！

纽：你正朝向他们移动吗？还是他们朝你而来？

人：我们向彼此靠近，但我的速度比他们慢，因为……我不确定该做什么……

纽：你只要放轻松、继续飘就行了，一边告诉我你见到的一切。

人：（停顿）我现在看到半人形的型态——只有腰部以上。他

们的轮廓也是半透明的……我可以看穿他们。

纽：你看得出这些型态的任何特征吗？

人：（焦急）眼睛！

纽：你只看见眼睛？

人：……还有一点点嘴巴的模样——跟没有差不多。（惊慌）
这些眼睛现在全围过来了……越来越近……

纽：是不是每个灵魂都有两个眼睛？

人：没错。

纽：这些眼睛是不是和凡人一样，也有虹膜和瞳孔？

人：不……不一样……它们……更大……黑眼球……发出光芒……向我……意念……（宽慰地松了一口气）哦！

纽：继续。

人：我开始认出他们了——他们正传递许多影像到我心里——关于他们的想法，而且……这些外形正在改变……变成人！

纽：具备人形的特征吗？

人：对。哦……你看！是他！

纽：你看到什么？

人：（开始又哭又笑）我想那是……是的——那是赖利——他在所有人的前面，他是第一个我真正看见的人……赖利，赖利！

纽：（给当事人一段调适情绪的时间）赖利的灵魂是不是在你认得的一群人前面？

人：是的，现在我知道了，我最想见的人都在前面……其它一些朋友则在后面。

纽：你能看清楚所有的人吗？

人：没办法。在后面的人……模糊不清……很远……但是，我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赖利在前面……走向我……赖利！

纽：赖利就是你之前告诉我的那位……你前世的先生？

人：（脱口而出）对！我们共同度过美好的人生——昆瑟是如此坚强，他家里每个人都反对我们的婚姻——吉恩成了海军的逃兵，只为了去马赛救我脱离那段苦日子——他总是要我的……

当事人对于前世一个接着一个重现，感到相当兴奋。赖利、昆瑟、吉恩都是她前世的先生，但全是同一个灵魂。我很高兴在回溯灵界之前，当事人有这机会回想一下这些人是谁。除了她最近一任美籍的先生——赖利之外，吉恩是十九世纪的法国水手，而昆瑟则是十八世纪德国贵族的后裔。

纽：你们两位现在正在做什么？

人：拥抱。

纽：如果这时有第三者正看着你们拥抱，他看到的会是什么景象？

人：（没有回答）。

纽：你能看清楚他们吗？

纽：（当事人全神贯注在重逢灵魂伴侣的景象，泪水划过她脸庞；我等了一下后才又问）在他人眼中，现在灵界中的你和赖

利看起来像什么？

人：他们会看到……两种亮光绕着彼此转，我猜……（当事人开始安定下来，我以纸巾帮她擦掉脸上的泪水）

纽：这象征了什么呢？

人：我们正抱着对方……表达爱……心相联系……我们因此很快乐……

纽：在你见到灵魂伴侣后的下一步是什么？

人：（紧握椅臂）哦！他们全在这里——之前我只感觉到他们，现在有更多人靠向我了。

纽：在你先生走向你之后吗？

人：是的……妈妈！她正走向我……我好想她……哦！妈……（又开始哭泣）

纽：没事了……

人：哦！现在请别问我任何问题，我要享受这一切……（当事人看起来像是正与前世的母亲进行一段沉默的对话）

纽：（等了一会）我知道你正享受这次重聚，但我需要你帮我了解情况。

人：（遥远的声音）我们……我们只是互相拥抱……能和她重聚真是太好了……

纽：你们没有身体，又如何拥抱？

人：（生气）我们当然是以光芒裹住对方。

纽：告诉我，那对灵魂而言像什么？

人：就像以爱的光亮毯子包裹住。

纽：我懂了，接下来……

人：（像是认出某人似的尖笑声打断我的话）提姆！……是我哥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发生在当事人前世十四岁时的一场水中意外）能在这里见到他真是太好了！（挥动手臂）还有我最好的女性朋友——威玛，住我家隔壁。我们又在一起取笑那些男孩们，就像以前坐在她的小阁楼里一样。

纽：（在当事人又提到她婶婶和一些朋友后）你觉得是什么决定了这些人来跟你叙旧的顺序呢？

人：（停顿）是什么？不就是在彼此生命中的重要性，不然呢？

纽：是不是有些人已经和你一同转世了好几世，有些人却可能只有一、两世？

人：是的，我和我先生在一起最久。

纽：你有没有在附近见到向导？

人：他在这里，我看到他飘到另一边。他也认识我的一些朋友。

纽：你为什么称你的向导为「他」？

人：我们都是以自己想要的模样呈现，而他总是以一个男性化的角色和我相处。

纽：他看护着你投胎的每一世吗？

人：当然，在我死后也一样……而在灵界，他一直是捍卫我的人。

我们来到灵界后，负责招呼的接待委员会早就事先安排好了。上述的案例显示，见到熟悉的面孔对于刚到灵界的灵魂来

说，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一件事。另外，我发现接待委员会的灵魂数目会随每一世而不同。即使接待的方式视灵魂的特定需求而变化，灵魂的辅导人员皆能确实掌握我们抵达的时间，以及当我们到了灵界后，要去哪里与我们碰面——一切皆非偶然。

穿越灵界隧道时，对我们深具意义的灵魂通常会出现在那些随时待命之灵魂的前面。欢迎会的大小不但会因为每一世而不同，还会随着灵魂的精神层次越高而骤减到甚至没有，毕竟高级灵魂不是那么需要被安抚。本章末的案例九，就是这类过程的例子。

案例六和案例七介绍了灵魂刚到灵界后，受到款待的三种方式之一。这两个灵魂死后没多久，便见到最重要的灵魂，然后是影响程度较小的灵魂们。案例七的当事人比案例六更快认出人来。我们死后见到那些聚集过来的灵魂时，会发觉那些灵魂在前几世中都曾经是我们的配偶、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叔舅、婶姑、堂表和挚友。我曾目睹当事人在此阶段一些柔肠寸断的动人情节。

上述发生在灵魂通往灵界路上的动人会面，只是我们回到最终归属之特定灵魂族群前的一段序曲。这些会面提供当事人在回溯潜意识的记忆时，另一阶段情绪发展的高潮。至于灵魂组织的安排，牵涉到族群的形成以及如何与其它族群的灵魂配对等，将在后续章节中说明。

在此阶段最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到，欢迎我们的灵魂在灵界中不见得都和我们同属于一个学习族群，因为每一世中，我们身边亲近的人的成长进度并非一致。尽管他们出于爱与体贴，选择在我们死后立刻来见我们，这并不表示当我们到达灵界旅程的终点时，他们也是我们学习族群的成员之一。

举例来说，案例六中查理叔叔的灵魂显然比当事人高深，甚至可能担任过灵魂的向导。我可以清楚地察觉到，查理叔叔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帮助当事人度过刚结束那一世的童年期，他的责任在当事人死后仍持续下去。至于案例七，第一个重要会面是见到赖利，他也是当事人在同等成长阶段中真正的灵魂伴侣。案例七中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事人的灵魂向导在其前世的亲朋好友中，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然而随着过程的进展，可以发觉灵魂向导在幕后指挥整个会面程序的迹象。我在许多案例里都曾见过这样的情形。

其次，就像案例五一样，死后若是身旁没有他人现身，这表示我们将在宁静且有意义的情况下，与灵魂向导会面；案例八对于这类会面有更多着墨。不论死后经历了何种会面方式，似乎都与灵魂向导的独特风格以及我们个别具备的特质脱离不了关系。我发现，第一次和向导会面的时间长短，会因每一世所经历的情况而有所差异。

案例八是灵魂与向导非常亲近的例子。许多灵魂向导的名字听起来很奇怪，也有些很传统。有件事我一直觉得很有意思——古时宗教里「守护天使」的用语，如今被抽象化，用来表示具备力量的灵魂；坦白说，我曾经藐视这个用语，认为那不过是愚蠢的痴心妄想，在现代社会属于过时的怪诞神话——但我现在不再这么认为了。

我一再听到当事人说灵魂是阴阳同体的，他们同时也表示，性别并非无关紧要。我见识到所有灵魂皆能在其它灵魂面前，以男性或女性的心智形象呈现出可被辨认的外形。案例六与案例七显示，对一个才刚抵达灵界的灵魂来说，看到一张张熟悉又能辨别出男女的面孔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这点对下一

个案例来说，同等重要；另一个让我选择案例八的原因，是为了说明灵界的灵魂如何以及为何选择以人类的外貌，出现在他人面前。

◎案例 8◎

纽：你现在才真正开始要离开地球附近的十界之一，而且正一步步进入灵界。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

人：宁静……如此的祥和……

纽：有任何人来看你吗？

人：有，我的朋友瑞秋。每当我逝世，她总会在这里等我。

纽：瑞秋曾经是你轮回几世的灵魂伴侣吗？还是，她一直待在这里？

人：（有些愤怒）她并不是一直待在这里。她常常跟我在一起——在我心里——当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是我专属的守护天使（以某种占有者的骄傲口吻强调）。

备注：关于向导、灵魂伴侣和其它给予支持的灵魂伙伴，他们之间不同的特性将于第八章详作说明。

纽：你为什么称你的向导为「她」？灵魂不应该有性别的区分，不是吗？

人：没错——实际说起来的确如此，因为我们具备两性的特质。瑞秋想以女性的外貌让我认得她，其中也有些心理因素存在。

纽：你在灵界时，是否会受限于男女性别的框架呢？

人：不会。身为灵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比较喜欢以某种性别存在，之后，这样的偏好会平衡过来。

纽：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此刻瑞秋的灵魂看起来如何？

人：（悄然）相当年轻的女性……就像我记忆中她最美好的一面……小巧、细致的五官……坚定的表情……充满学识和爱。

纽：这么说，你在地球的时候就已经认识瑞秋了？

人：（怀念地说）曾经，很久以前，她跟我在生活中很亲近……现在她是我的守护天使。

纽：那么，当你看着她时，你有什么感觉？

人：平静……宁静……爱……

纽：你和瑞秋是像人类那样，用眼睛看着彼此吗？

人：（犹豫）类似……但还是不同。你可以从所谓的眼睛看出她的心意，因为那是我们在地球的联系。当然，我们也能以地球人的方式处理相同的事……

纽：什么是你能用眼睛在地球和灵界做的事？

人：当你看着某些人的眼神时，即使是刚见面的人，你会看到一种熟悉的光芒……嗯，那道光芒让你了解那些人。当你是人类的时候，你不晓得为什么，但是你的灵魂却记得。

备注：我从许多当事人的口中听过，他们灵魂伴侣的那双人类眼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射出属于个别灵魂的光芒。至于我自己，一生中只经历过一次，就是第一次见到我太太的那一刹那——不仅令人震惊，而且诡异。

纽：你的意思是说，有时候在地球上的两个人见到对方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以前就认识的感觉？

人：是的，似层相识。

纽：回到灵界的瑞秋身上，如果你的守护天使没有以人类的外形呈现在你面前，你还是会认得她吗？

人：嗯，我们还是很自然就能以心灵认出对方，只是以人类的外形呈现是比较好的方式。我知道这听起来荒唐，但它是一种……社交……看到熟悉的面孔令人安心。

纽：所以说，看到你前世认识的面孔是件好事，尤其当你正处于刚离开地球时的调适阶段？

人：（焦急）哦，是的——她的确给了我安全感；我看到其它以前认识的人也有同感……

纽：你和这些人交谈吗？

人：没有人说话，我们以心灵沟通。

纽：心灵感应？

人：是的。

纽：灵魂是否可以进行私人对话，而不被其它灵魂接收到？

人：（停顿）……为了隐私——可以。

纽：怎么做？

人：用接触的方式——叫做碰触沟通。

备注：当两个灵魂靠近到连结在一起时，我的当事人说他们可以藉由碰触流动于彼此之间的电声推动，来传达私人意念。多数例子中，大部分处于催眠状态下的当事人并不愿意告诉我这类个人秘密。

纽：你能不能为我厘清一个观念，究竟灵魂是如何向你呈现人类的面貌呢？

人：透过……我的能源……我只要去想我要的容貌……但我无法说出是什么给了我这项能力。

纽：嗯……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和其它灵魂会在不同的时候呈现某类外形特征？

人：（长时间停顿）那全凭你活动时所在的地点而定……当你看到另一个灵魂的时候……以及你当时的心境。

纽：那正是我想了解的。告诉我更多关于辨认灵魂外形的事。

人：你看，辨认的方式取决于个人的……心情——当你在这里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呈现他们想要你看到的他们，还有他们觉得你想要看到的样子。另外，也取决于会面时的周遭环境。

纽：你可以说得更精确一点吗？什么样的环境会导致灵魂的能源在他人面前形体化？

人：外型之所以变化是看你处于他们的地盘还是你的地盘。他们可能选择在某个地点以某种外形呈现在你面前，而在另一个地方，你又可能看到不同的外形。

备注：当我们进一步深入灵界后，将说明所谓灵界的「地盘」。

纽：你是说，灵魂可以在灵界隧道以某种面貌见你，稍后又在不同的情况以另一种形象见你吗？

人：没错。

纽：为什么？

人：就像我刚刚告诉你的，我们呈现在他人面前的样子多半取决于当时的心情……还有和这个特定人士的关系以及所在地点。

纽：如果我理解得不够正确，请告诉我。灵魂用来辨认的外形取决于身处灵界的时机、地点和心情，还可能包括见面时的心态？

人：当然，而且取决于见面时双方的互动……那是互通的。

纽：那么，既然每个灵魂在外形上有这么多变化，我们如何得知灵魂真正的特质？

人：（笑）你所呈现的外形从未能对其他人隐藏真正的你。无论如何，这和我们在地球上所理解的感情不同，在这里更……抽象。我们之所以呈现某种外形和意念……是基于……确定某些想法。

纽：想法？是指当时的观点？

人：是的……类似……因为这些人类外形是我们在其它地方有形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探索事物的时候……还有发展观点的时候……这些都会延续……供我们在此运用。

纽：嗯，如果我们在过去的每一世中都有不同的面孔，那么，哪一个才是我们没有投胎时采用的呢？

人：我们会混在一块。你会采用那个最能被人认出你的外形，全赖于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纽：那如果不用外形来沟通呢？

人：当然，我们也会那么做——那很平常——但在心理上，我跟藉由外形呈现的灵魂更容易相互交流。

纽：你是否偏好某类面貌？

人：嗯……我喜欢有胡子的脸……石头般坚硬的下颚……

纽：你是说，当你是杰夫坦纳时的面貌，我们先前讨论过那个前世来自德州的拳仔？

人：（笑）对，不过我在其它几世也曾有像杰夫的面孔。

纽：但是，为什么是杰夫呢？是不是因为他是你最近的前世？

人：不，当我是杰夫时感觉很好。那是一个既快乐又不复杂的一世。该死，我看起来真棒！我的脸就像你常在高速公路旁看到的吸烟广告广告牌一样。（轻声发笑）我很喜欢秀出自己和杰夫一样的八字胡。

纽：但那只有一世，跟你在那些世没关联的人可能在灵界便认不出你来。

人：哦，他们还是很快就能认出我。我可以换成别的样子，但现在我最喜欢自己像杰夫的样子。

纽：所以，这又回到你当初所说的，不管灵魂可以呈现多少种外貌，我们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本质？

人：对，你看到的都是每个人真实的一面。有些人只将自己最好的一面秀出来，因为他们在乎你对他们的想法——他们完全不了解，重点是你付出的努力，而不是你所呈现的外表。我们常笑那些自认为自己应该看起来怎样的灵魂，甚至套上在地球上从未有过的脸孔，不过那都无妨。

纽：那，我们谈的是较不成熟的灵魂啰？

人：是，经常是。他们可能没想通……我们不加以评论……他们最后都没事了。

纽：我还以为灵界是一个充满无所不知、至高智慧灵魂的地方，而你的说法却是灵魂也有情绪和虚荣心，就像在地球上一样？

人：（爆笑）人就是人，无论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有形世界。

纽：哦，你见过灵魂到过地球以外的星球吗？

人：（停顿）偶尔……

纽：从地球以外的星球来的灵魂，在你面前是呈现怎样的外貌呢？

人：（回避似的）我……似乎比较喜欢黏着同一伙人；反正，我们可以采用任何我们想要的外形来进行沟通……

备注：有些当事人能够想起过去几世中，以非人形在其它世界存在；从这些人身上取得信息总是相当具挑战性，通常从较年长、更高级的灵魂身上，或是如同接下来的案例，比较容易得到这类经历的记忆。

纽：灵魂基于心灵上的需要，能在不同的面貌中转换，这是不是造物者所赋予的天赋呢？

人：我怎么知道——我又下是上帝！

有些人对灵魂并非完美的观念感到意外。案例八和我其它当事人的说法显示，我们大多数人在灵界离完美还远的很。轮回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自我成长。不管是在灵界里还是灵界外，成长过程中心理所受到的各种影响是我工作的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灵魂进入灵界后，与其它灵魂会面的重要性。除了与向导和家人重逢，我也提到死后重回灵界可能面临的第三种情形——见不到任何人的灵魂，这实在令人觉得奇怪。

虽然对多数的当事人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常发生，对于那提到自己如何独自让看不见的力量拉到终点，而终于联系上他

的当事人而言，我还是感到有点遗憾。这就像你重游一个曾去的国家，只是没有人替你提领行李，或是有任何旅客咨询处能助你辨识方向。我想，这类进入灵界的方式最令我不舒服的地方是明显缺乏任何灵魂的欢迎与庆贺。

上述我对于独自通过灵界隧道和后续历程的观点，并未得到那些选择一个人回去的灵魂的共鸣。事实上，这类灵魂是很有经验的旅行家。较年长、成熟的灵魂，似乎并不需要开头的协助。他们清楚地知道死后该往哪里去。我猜，对他们而言，这个过程也是在加速进行，因为比起那些停下来见其它人的灵魂，他们是以更快地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案例九的当事人轮回过好几世，跨越了好几千年。大约在他此生的前八世，其它灵魂才停止与他在灵界的入口会面。

◎案例 9◎

纽：在你死亡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事？

人：我感觉解脱了，而且非常快速地移动。

纽：你如何描述离开地球后到灵界的情形？

人：我像一道光芒似的射出，现在正在路上。

纽：你一直都是这么迅速的么？

人：不，只有在我最后轮回的几世。

纽：为什么？

人：我晓得路，不需要见任何人——我很匆忙的。

纽：见不到任何人并不会困扰你吗？

人：（笑）那曾经让我感觉很好，但我再也不需要了。

纽：是谁决定让你进入灵界时不需要任何协助的呢？

人：（停了一下，耸耸肩）那是……彼此的决定……我和我老师之间……当我认为自己可以处理的时候。

纽：你现在不会觉得很迷惘或是孤单吗？

人：你在开玩笑吗？我再也不需要人家扶着我的手了。我知道要去哪里，也渴望到那里去。我被磁铁般的力量拉动，仅仅享受这趟行程。

纽：告诉我这个带你到目的地的拉动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人：我坐在波上……一束光线……

纽：这束光是电磁波？还是什么？

人：嗯……就像有人为你拨正收音机的电波，找到我正确的频率。

纽：你是说，你被某种见不到的力量引导，没有太多的主控权，也无法在死后加速事情的进行？

人：是的，我必须跟着这束光线的波动走……这些波动具有方向，我正跟着流动，这很简单，他们为你安排了一切。

纽：谁？

人：掌控者……我不太清楚。

纽：那么，你并不能掌控。你不用去找出自己的目的地。

人：（停顿）我的心跟这波动一致……随着波的共鸣漂浮……

纽：共鸣？你听到声音了吗？

人：是的，这波动……震动……我也被它锁住了。

纽：让我们回到你刚刚说的收音机。你在灵界的行程是不是受到高、中、低震动频率的影响？

人：（笑）那没什么不好——是啊！我在一条线上，像声光具备的灯塔……那是我音乐调性的一部分——我的频率。

纽：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了解光线和震动如何结合在一起设定方向的频带。

人：试想闪动的光束里有个巨大的音叉。

纽：哦，那也有能源吗？

人：我们有能源——在一片能源场地中。所以，我们并不只是在路线上移动而已……我们自己产生能源……根据经验运用这些力量。

纽：那么，你的成熟度确实给了你控制行径的频率和方向。

人：是的，但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之后，等我安顿好了，我可以自己移动更多。此时的我仍被拉动着，而我照理应该跟着走。

纽：好，那就这样吧！接下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人：（短暂的停顿）我独自移动着……被引领回到适合我的地方……属于我的地方。

催眠中，理智分析和潜意识的心境同时进行，以便直接收取和回复我们深层的记忆。案例九的当事人是一名电机工程师，他因此用到一些技术性的描述来说明在灵界的感受。在我建议和鼓励之下，而不是摆布，这位当事人以技术性用语来解释他对灵界旅程的想法。所有当事人皆依照本身既有的各类片段知识，来回答我关于灵界的问题。此案例中的当事人以他熟悉的物理定律来描述移动，而其它当事人则可能说——就像在

真空中的一大片里移动。

跟随灵魂继续进入灵界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下那些死后走不到这个阶段的灵魂，还有从正常的行径轨道中转向的灵魂。

第4章 难民灵魂

那些受到严重损坏的灵魂，会从回灵界灵魂的主流区隔离出来。与所有回乡的灵魂比较起来，这类不寻常的灵魂数目并不算多，然而，这类灵魂在地球上的遭遇占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这将影响到他们转世后的其它肉体。

难民灵魂有两种：一种是无法接受自己死亡的事实，而且因为个人极度的痛苦，抗拒回灵界；另一种是人身受过伤害，或是与变态的罪犯共谋。对第一种灵魂来说，成为难民灵魂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第二种灵魂却让向导蓄意将他们与其它灵魂分开一段无法预估的时间，避免更多的相处。在上述两种情形下，这些灵魂的向导都会想尽办法帮助他们恢复正常；基于每种难民灵魂的情况大不相同，我将会个别讨论。

第一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鬼魂。这些灵魂在身体死后拒绝回灵界，而且经常带给我们这些想要平静结束人生的人一些不愉快的影响。这类难民灵魂有时被误称为「恶鬼」，因为他们被指责说为了害人去侵扰人类的心灵。类似这样负面的灵魂主题在灵学上引起许多严肃的调查。不幸的是，这部分的灵性研究成了神秘仪式肆无忌惮的借口，折磨着那些容易受影响者的情绪。

这些遭遇麻烦的灵魂是不成熟的灵体，在地球的轮回中并未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和受其干扰的人或许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有些人就是容易接纳天生爱发牢骚的负面灵魂；也就是说，当有些人的意识处于深度冥想状态时，偶尔可能会和灵魂的嘈杂讯息接上线，其中的信号形式可以小至琐务、大到具有刺激性。这些不安定灵魂并不是向导。真正的向导是治疗师，他们不会用尖酸刻薄的话来干扰灵魂。

这类鬼魂的出没多半有地缘因素。研究鬼魂的专家表示，失常的灵魂会被抓到一个介于灵界与地球附近十界较低层的无人境地。根据我的研究，我既不相信这些灵魂会凭空消失，也不认为他们邪恶。他们因为极度不满，才会选择死后仍凭意志力待在地球。我认为他们是受到伤害的灵魂，因为他们经历了迷惑、绝望，甚至仇视的程度大到要求向导远离他们。我们的确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引导难民灵魂，比如驱邪，以便阻止他们干扰人。霸占肉体的灵魂会因为受到劝导，最后得以安然进入灵界。

如果灵界有秩序、也有关心我们的向导，那怎么还会有适应不良的灵魂释放负面能源到人身上呢？有一种解释是我们甚至在死后仍拥有自由意志；另一种说法则是，既然我们忍受得了有形世界这么多的动乱，那些失常和偏离正常出境程序的灵魂，当然也可以参与。那些陷入困境的鬼魂、不快乐的灵魂，可能是这伟大设计中的一部分。一旦这些灵魂准备好了，他们就会被带离地球附近的十界之一，再被引导至灵界适合他们的地方。

接下来是更普遍的第二种扰乱份子，这类灵魂参与过恶魔般的行径。首先我们应该思索，拥有犯罪头脑的灵魂究竟该受谴责，还是无罪；究竟是灵魂的心灵还是人类的自我该负责任，还是两者根本是同样的东西？有时候，当事人会告诉我说：「我觉得受到某种内在力量的支配才去做坏事。」也有些精神失序的人觉得同时受到善与恶的支配，自己根本无法掌控。

长久以来，我经由催眠了解人的超意识心灵，获得到了一个结论——具备感官的肉体确实能以负面的行为影响灵魂的心灵状态。我们透过具主导地位的生物需求，以及外在环境刺

激的压力——这一切对投胎后的灵魂来说都只是暂时的，从中表现永恒的自己。虽然我们人类的内在并没有隐藏的、邪恶的自我，有些灵魂还是无法完全被肉体同化。那些无法与自己身体和平共处的人，会在生活中感到隔离。

上述情况并不是给灵魂借口，让他们不必尽其所能防止自己涉及地球上的邪恶活动。我们也从人类的良知看到了正面的情形。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别清楚什么会运用负面力量影响我们心智，而什么不会。听到内心或是他人建议我们自我毁灭的声音，都不是来自恶鬼、异形，或是反叛的恶毒向导。负面的力量是从自己散发出来的。

如果不妥善处理造成情绪失常的毁灭性念头，将会阻碍灵魂的发展。那些生命中未获得解决的个人心灵创伤，将从此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随之而来的苦楚会让人觉得自己似乎缺少了什么。比如说，源自个人痛苦的过度渴望和上瘾行为会阻碍健康灵魂的表现，甚至可能将灵魂与其肉身束缚在一起。

难道时下社会暴行的发生，就表示今日犯错的灵魂比以前多吗？如果找不到别的原因，当今过度膨胀的人口和扭曲心灵的迷药般文化，应该是助长此结果的原因。从正面观点来看，地球上的人类显得提升了苦难意识的国际水平。

曾经有人告诉我，地球上每个纪元的血腥历史中，总会有相当数量的灵魂无法成功抵抗和反击人性的残酷。有些灵魂因为投胎的身体遗传有异常化学基因的脑袋，在暴动的环境中更是危险。我们也见过这样的例子：从小身心受虐的孩子在成年后预谋骇人听闻的罪行，也不会有任何悔意。由于灵魂并不是以完美为指标而创造出来的，他们的本质在人生发展中也会遭到污染。

过分违反常态的行为，我们称之为罪恶。我的当事人告诉我说，即使灵魂在世时被贴上恶魔的标签，没有一个灵魂是生来邪恶的。人类对于病态罪恶的刻划，来自个人的软弱感和无助受害者的缺陷。虽说一般而言，涉及邪恶行为的灵魂处于低发展阶段，不成熟的灵魂并不会因为人身的人格缺陷而主动产生恶行。灵魂的进化包括从不完美转变到完美，其中在完成差事为要务的几世里，必须克服许多高难度的肉身。灵魂也可能选择自己一直处理不好、或受到颠覆的环境。然而如此一来，灵魂就可能因为不佳的人生选择而使自己受到伤害。无论如何，所有灵魂对自己占有之身体的行为都应负责。

下一章，我们将见到灵魂与亲友会合前，如何在向导的陪同下先就前世的人生回顾。然而，灵魂因为自己所投胎之身体的行为造成别人不幸后，又会有什么后果？如果灵魂没有能力去改善身体这主人所持有的恶念，来世又怎能负责任呢？这又引出人会因为行为的好坏而被送到天堂或地狱的话题，因为长久以来，为自己负责一直是我们的宗教传统。

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一幅埃及图画，描绘死者之书（The Book of the Dead）中「审判」一景，是七千年以上关于死亡的神话仪式。古埃及人一心总想着死亡和入土之后的世界，因为在他们宇宙众神的信仰中，死亡解释了生命。这幅画是一名刚死去的男人到达介于生之地与死之国间的某个地方。他站在一组天秤旁，等着自己前世在地球上的行为接受审判。仪式的主人是阿奴比斯神（Anubis），他仔细将这男子的心放在秤盘上衡量，另一边则放着象征真理的鸵鸟羽毛。这颗心，不是头，对埃及人而言是将一个人的灵魂意识具体化了。这是一个令人紧张的时刻。鳄鱼头怪兽张着嘴，蹲伏在一旁等着，要是这男子一生做的错事多于对的事，怪兽就会吞掉他的心。灵魂若无

法通过这天秤的标准，便得结束本身的存在。

我从当事人们那里得到许多关于这幅画的意见。思想比较深奥的人坚持，以这量秤来评判一个人过去的行为，不管其结果多么不利或天秤多么不平衡，没有人会被拒绝进入死后的国度。这样的信念对吗？不论与其占有的身体联合做出何种行为，所有的灵魂是不是都有机会以相同的方式回到灵界呢？

为了回答这问题，我必须先提到一点，现今社会多数人相信「灵魂不是去同一个地方」。比较中庸的神学不再强调罪人所面临的地狱之火和硫黄。许多宗教派别指出，善恶两种精神境界是可以共存的：古代的哲学论述则透露，坏灵魂会与神界中心分离以作为死后的惩罚。

比圣经还要早数千年之宗教信仰的依据之一——西藏死亡书，描述了人的意识在尚未轮回的过渡期间——中阴（the Bardo），就像是当「我们所犯的罪投射我们到灵界不同区域」的时期。如果东方人相信灵界有个特殊场所收留作恶多端的人，这样的观点是否和西方人指的涤罪所相似呢？

早期的基督教义将涤罪所定义为给那些犯了违反人性而罪较轻的人，也是一个暂时受到驱逐的过渡境界。基督徒的涤罪所被认为是一个赎罪、隔离、受苦的地方。清除了所有负面业障后，这些灵魂终究获准进入天堂。另一方面，犯下重大罪行（致命）的灵魂则被判永远下地狱。

难道地狱的存在是为了将善、恶灵魂永远分开吗？透过所有当事人的灵魂案例，让我信服了一件事：并没有为了折磨灵魂而存在的地方，除了地球。我被告知所有灵魂死后都会回到同一个灵界，在那里，每个人都受到耐心及爱的对待。

然而，我也晓得有些灵魂确实在灵界受到隔离，而且发生在与向导接受新生训练时。他们的回乡路线也和其它灵魂不同。那些克服不了犯罪的当事人说，影响力太弱的灵魂因为无法摆脱源自肉身的害人念头，一旦回到灵界便会受到隔离。这些灵魂不依常规与其它灵魂共处的情况，似乎会持续一段时期。

我还注意到，那些起初几世里经常行为不良的初级灵魂，必须忍受个别的精神隔离。他们终究会回去加入自己的族群，在周密的督导下增强学习。前面所说的并不是处罚，而是类似让这些灵魂的自我意识重新建造的涤罪所。

在地球上，因为犯错的形式有很多种，灵性再造和隔离的方式也因人而异。这些差异的本质显然在每一世结束后的新生训练期间被评估。隔离与重新灌输思想的时间长短也不一致。比如曾有当事人说，适应不良的灵魂也有可能在隔离一段时间后，为了尽快藉良好的表现抵销过去的恶行而直接回地球投胎。以下的例子是一个与这类灵魂熟识的当事人告诉我的。

◎案例 10◎

纽：那些肉身有缺陷的灵魂，是否必须担负起因肉身而伤人性命的责任呢？

人：是的，那些凶残伤人性命的灵魂——我就认识一个。

纽：你对他瞭解多少？他在那世之后回到灵界，又会发生什么事？

人：他……伤害过一个女孩……很惨……然后没有再回到我们的族群。因为他拥有那个身体时的表现很差，必须接受密集的个人课程。

纽：处罚他的方式有哪些？

人：处罚是……错误的说法……应该说是再造。你必须晓得这对你老师而言是一件大事。老师对于那些曾经涉及残酷行为的灵魂比较严厉。

纽：对你而言，「比较严厉」在灵界指的是什么？

人：嗯，我那朋友再也没回来我们身边……也就是他朋友们的身边……在他害了那女孩……可悲的那一世之后。

纽：在他死后，是否也跟你一样经过相同的灵界隧道呢？

人：是的，但他没有见到任何人……他直接到一个只有他和老师的地方。

纽：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人：过了一阵子以后……并没有多久……他又以一个女子的肉身投胎到地球……她身边的人都很残忍……身体上的虐待……那是一个慎思过的选择……我朋友必须去经历那些……

纽：你觉不觉得这个灵魂会怪他投胎的脑袋——为什么要去伤害那个女孩？

人：不，他承担自己的所作所为……怪自己……他怪自己能力不够，无力克服人类的劣根性。是他要求下一世要成为受虐女子的，为了去体会……了解他对那女孩做出的伤害。

纽：如果你这朋友无法体会，还是继续跟做坏事的人牵扯不清，他的灵魂会被灵界的人毁灭吗？

人：（停顿良久）你无法真正去毁灭能量……但它可以再造……

那些掌控不好的负面效应……在许多世……可以再调整。

纽：怎么做？

人：（含糊）……不是透过毁灭……而是再造……

案例十的当事人并没有进一步回答这问题，而其它认识这类受损灵魂的当事人，他们提供的讯息又很匮乏。稍后，我们将会更瞭解关于灵魂能量的修复。

多数犯了错的灵魂都有办法解决自己控制力的问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以业障为中心的法则。在公正的业障循环中，伤害他人的恶行是会自食其果的，只会让自己成为未来的受害者。另一个经过数千年考验的早期东方文献——薄伽梵歌（The Bhagavaf Gita），其中一段提到「受邪恶影响的灵魂必须挽救其美德。」

对所有灵魂来说，业障若无涉及因果和公正，那么关于死后世界的研究也是不具意义的。业障本身并未意味着行为的好或坏，而是人一生中正面和负面行为的结果。所谓「世间并无偶然」的说法，并非表示一切安排皆受业障的驱使。业障只能让我们学到教训，推动我们前进。我们未来的命运决定于本身逃避不了的过去，尤其曾经害过人的话。

成长的关键在于领悟到自己拥有中途改变命运的能力，以及所做所为发挥不了作用时，我们勇于改变现况的能力。一旦克服恐惧而且敢于冒险，我们的业障便会顺应新选择而生的新结果。在每一世结束时，我们将比老师和向导们早一步成为自己最严格的批判者，而不会让怪兽等着吞食掉我们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说业障是公正且慈悲的。藉由灵界指导者和同辈的帮助，我们为自己的行为决定合适的审判原则。

有些相信轮回的人认为，如果犯错的灵魂未在合理的几世轮回间学到应有的教训，他们将被淘汰，然后被较有心的灵魂取代。然而，我的当事人否定了这种说法。

这世上并没有专为所有灵魂设计的自觉之路。某位当事人告诉我：「灵魂在自身成长的战争期间被分派到地球。」这表示灵魂被赋予时间和机会，以便为了成长而改变。那些藉由人类的肉身持续作出负面行为的灵魂，必须不断地努力改变自己以便克服这些困难。依我所见识到的，只要灵魂在这星球上的几世轮回中愿意努力，没有任何负面业障会紧跟不放。

灵魂究竟是否该为人性的无理、不合群和破坏性行为负起全部的责任，是个值得公开讨论的问题。灵魂必须学习如何以各种方式来应付被指定用来投胎的身体。灵魂永久的本性会在人类的心灵里烙印出独特的个性，对灵魂来说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我还发现介于灵魂的心灵与人类的大脑之间，存有奇怪的双重特质。等读者晓得更多灵魂在灵界的生存方式后，我将在后续章节对此观念做进一步的讨论。

第 5 章 辅导座谈会

回灵界的途中，欢迎我们的那些灵魂四散开后，我们也就准备好被带去复建中心了。紧接着是再度针对灵魂适应灵界环境的辅导座谈会，我们通常在此接受向导的审问。

由于我们所处的宇宙没有实体，为求方便，我习惯将宇宙中所有灵界的地点称为地方或空间。关于接下来结合的两个停留点，身为灵魂时的当事人对其叙述的相似性实在过于巧合，尽管他们对这地方的称呼并不相同。我曾听到这样的措词：卧室、旅行舱位、介于空间之间的停留区，但是最普遍的称呼是「复建中心」。

我所想象的复建中心就像战地医院或是流动医疗单位（MASH United, Mobile Army Surgical Hospital——美国陆军流动外科医院），让受伤的灵魂在离开战场般的地球后得以栖息。我选了一位曾多次经历这种恢复元气过程的高级灵魂，这位男性当事人叙述了灵界下一个停留站的特质。

◎案例 11◎

纽：离开了那些在你死后来打招呼的朋友后，你的灵魂接着去了灵界哪个地方？

人：我独自一个人好一阵子……在巨大的空间中移动……

纽：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人：我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引导，进入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那是一个入口，可以到完全只有能量存在的地方。

纽：这地方像什么？

人：对我来说……是个治疗的容器。

纽：告诉我你在这地方所经历的事，越详细越好。

人：我被推进去，看到一束明亮而温暖的光芒，以一种流质能量般的水流方式接近我。刚开始有一种……像烟雾般的蒸气……在我身边旋转……然后温和地抚摸我的灵魂，好像它是活的。之后，它像火一样被我吸收，我沐浴其中，受过的伤害也都得以洗涤干净。

纽：是有人在帮你沐浴吗？还是这光束不晓得从何处将你裹住？

人：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但是受到某种引导。我的本质被洗涤了……走过地球一遭后，这地方帮我恢复原状。

纽：我听说，这地方就像是辛苦了一天后的，让你洗个澡消除疲劳。

人：（笑）工作一辈子之后，这样当然更好了，而且又不会弄湿自己。

纽：既然你不再拥有一个有形身体了，这种能量淋浴的方式要怎样治疗灵魂呢？

人：藉由触及……我的本质。我因为前世和那时的身体感到很累。

纽：你是说，身心上的伤害会在死后影响灵魂的情绪？

人：天啊！没错。我最真的感情——以我的本质而言——受到我所占据的身体和脑袋的影响。

纽：即使你现在已经永远与那身体分离了？

人：每个身体都会……对你留下某种印记，至少会持续一段时间。有些我曾经拥有过的身体，永远也无法抛下。即使你已经得到解脱，在轮回的某几世中，你还是会保有那些身体不可磨灭的记忆。

纽：好，现在我要你结束治疗性质的淋浴，然后告诉我你的感受。

人：我被悬在光芒中……它渗透到我的灵魂……洗掉大部分不良的病毒，让我解脱前世的束缚……得以转化，再度恢复完整的我。

纽：这淋浴方式对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疗效吗？

人：（停顿）当我比较年轻、经验也不是很够的时候，我到这里时的负伤比较重，这里的能源对当时的我来说，似乎功效不大，因为我并不清楚怎么运用它来完全洗涤不良物。即使受过治疗的能源，我带着旧伤的时间也比较长。

纽：我想我能了解。那么，你现在怎么做？

人：复原后，我离开这里，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和向导谈。

这个被我称为淋浴治疗的地方，对于回乡灵魂的复建而言，只是个序曲。紧接而来的辅导座谈会（特别是针对年轻灵魂），则牵涉到与向导的重要辅导阶段。新来的灵魂到达此站后，会先经历关于才刚结束那一世的询问。导引训练同时也被设计成一个面谈的入口，以便提供更进一步的情绪释放和回灵界的重新调适。

在催眠状态下，谈到辅导座谈会中这类辅导的人表示，他们的向导温和却又追根究底。想象一下你在小学时最喜欢的老

师，你就能理解个中道理了。试想，一个坚定而关心你的灵魂，了解你所有学习的习惯、你的优缺点、你的恐惧，只要你继续尝试，他总是准备好与你共同努力。你若不想，你的成长也就静止不变。在精神导师面前，学生无法隐瞒任何事。在心灵感应的世界里，任何花招和欺骗都无法存在。

关于辅导座谈会的景象存有好几种差异，皆依灵魂的个性性格和刚结束那一世的心灵状态而定。常有许多灵魂说他们的辅导座谈会发生在一个房间内。至于这些场景的家具和第一次会谈的感受强弱，则因每一世而不同。以下案例是一个发生在辅导座谈期间的简短例子，足以证明来自高层的灵魂想要抚慰回乡灵魂的心。

◎案例 12◎

人：在这地方的正中央，我看到小时候的房间，我以前在那房间非常快乐。我看见遍布玫瑰的壁纸，四脚床上有张吱吱作声的弹簧垫，上头铺着奶奶为我做的一条粉红色厚厚的被子。每当我遇到麻烦，她总会和我贴心地谈谈，而她现在也在这里——就坐在我的床边，我喜欢的动物玩偶围绕着她——等我来。她带有皱纹的脸如同往常一样，充满了爱。过了一会，我发现她其实是我的向导——阿曼菲斯。我跟她谈到刚结束的那一世中令我难过和快乐的时光。我知道自己犯了错，但是她对我很仁慈。当我回忆往事时，她陪我又哭又笑。然后，我们谈到所有我可能在前世里做得到却没做的事，但是后来都没关系了。她晓得我必须在这美丽的世界稍作休息。我想好好放松一下。我不在乎是不是还能回到地球，因为我真正的家在这里。

显然，较高级的灵魂在此阶段并不需要任何新生训练。这并不表示被我归为此类中百分之十的当事人，会随着从地球回

来的浪潮，直接航向他们的向导。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前世皆负有责任。他们的表现是根据自己如何诠释和扮演他们的人生角色来评价。高级灵魂入口时的面谈，稍后会由资历更深的老师来主持。经验较少的灵魂通常会受到辅导人员特别的关注，因为从有形到灵体的突然转变，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难接受。

我选的下一个案例对于治疗性辅导座谈有较深入的描述。仔细探讨面对事情的态度和情绪，以便再度引导未来的言行，是向导的典型作法。案例十三中的当事人海丝特是名体格健壮的三十二岁女性，身高与体重皆在一般人之上。她身穿牛仔裤、长靴和宽松的毛衣来到我办公室那天，显得焦虑不安。

她提出的问题可以分成三部分：即使身为成功的房地产中介，她并不满意自己的人生。她认为这样的生活太物质化，无法从中得到满足感。海丝特还认为自己缺乏女性魅力。她提到自己拥有满满一衣柜的漂亮衣服，但她讨厌去穿它们。她还告诉我在她一生中，她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操纵男人，因为「我性格中喜欢向男人挑衅的那部分，让我无法感觉自己是个完整的女人。」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不玩洋娃娃也不穿洋装，因为她对男孩子之间竞争性的运动游戏比较感兴趣。

即使她找到一个能接受她强势作风的人结婚，她的男性气概并未随年龄而改变。海丝特说，只要让她握有掌控权，她就能享受与先生的性关系，而她先生也为这点感到兴奋。此外，她抱怨头部右侧的耳朵上方在经过密集的医疗检查后还是会痛，医生却将之归因于压力所致。

在催眠过程中，我发觉当事人最近这几世经历了一连串男性的轮回；1880年代，她是俄克拉何马州一名叫做罗斯，菲尔登的律师，那世短暂的人生最具代表性。罗斯，也就是这个当

事人，三十三岁时在饭店房间里对着头举枪自杀。罗斯对于以法庭检察官为一生的志向感到失望。

随着以下对话的展开，读者将会感觉到其中紧张的情绪，回溯治疗师称之为苏醒阶段（赋予新生命之意）中的「增强回应」。它不同于催眠状态下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的当事人角色。

◎案例 13◎

纽：你现在已经离开淋浴治疗了，接下来要去哪里？

人：（忧虑）去见我的指导老师。

纽：那是谁？

人：（停顿）……狄斯……不……他的名字是克罗狄斯。

纽：当你进入灵界时，你和克罗狄斯说过话吗？

人：我那时候还没准备好，当时我只想见我父母。

纽：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去见克罗狄斯呢？

人：我……将要去某种……报导……关于我自己。我在过去的每一世结束后，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但是这一次，我陷入了困境。

纽：为什么？

人：因为我自杀。

纽：当一个人在地球上自杀，是否表示他们的灵魂会受到某种惩罚？

人：不，不，这里没有所谓的惩罚——那是在地球才有，只是

克罗狄斯将会对我失望，因为我太早放弃，又没有勇气去面对困难。即使我选择了死亡，还是得在下一世回来面对所有相同的情况。我的提早离开只是浪费更多的时间罢了。

纽：所以，没有人会怪你自杀？

人：（仔细考虑了一下）嗯，我的朋友当然也不会拍拍我的背说做得好。我为我所做的事感到难过。

备注：这是一般灵魂面对自杀的态度，但我要补充说明的是，那些在地球上藉由自杀来脱离肉体上长期痛苦或几乎完全残废的人，其灵魂多半不会懊悔。他们的向导和朋友们也比较能接受他们这类动机的自杀。

纽：好，让我们继续你和克罗狄斯的会谈。先描述一下你进来这空间见你指导老师时的周遭环境。

人：我走进一个房间——有墙壁……（笑）哦，那是「雄角」酒吧！

纽：那是什么？

人：在俄克拉何马州一个很棒的牛仔酒吧。我在那里是个快乐的顾客——友善的气氛——美丽的木墙——皮椅垫。（停顿）我看见克罗狄斯坐在其中的一张桌子旁等我。现在我们要开始谈话了。

纽：你怎么评断这件事——在灵界有个俄克拉何马州的酒吧？

人：那是他们为了让你放松心情所做的好事之一，不过也是结束的地方。（深深叹息）这次谈话将不会像是酒吧里的聚会。

纽：听起来你似乎因为要和向导好好谈论前世而沮丧？

人：（辩护似的）因为我搞砸了！我必须去见他，还要解释为什么没处理好。人生是如此艰难！我试着要做对……可是……

纽：做对什么？

人：（痛苦状）我和克罗狄斯曾协议过，先设定好目标再逐步完成，他对身为罗斯的我有所期望。该死！现在我得在这种情况下去见他……

纽：你并不觉得自己身为罗斯时，完成了和指导老师约定过的学习？

人：（没耐心）不，我很糟糕。而且，当然，我还必须全部重来一遍。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完美达成。（停顿）你晓得，如果不是为了地球的美丽——那些鸟——花——树——我绝对不会再回去。那实在太麻烦了。

纽：我看得出来你很不高兴，但你不认为……

人：（激动地打断我的话）你也无法避谈任何一件事。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对你很清楚。我没有任何一件事瞒得了克罗狄斯。

纽：我要你深呼吸一下，在雄角酒吧里继续前进，然后告诉我接下来的发展。

人：（屏息，然后正了正肩膀）我飘进去，坐在克罗狄斯的对面，我们坐的圆桌靠近吧台的前方。

纽：你现在就在克罗狄斯的身边了，你觉得他和你一样为你的前世不高兴吗？

人：不，我对自己做了和没做的事更感到不高兴，他知道。指导老师会不悦，但他们不会侮辱我们，他们在这方面太棒了。

在此期间，向导会于过程中给予灵魂鼓励的讯息，但那并不表示阻碍前进的防御性障碍已被完全移除。我们过去痛苦的记忆不像身体那般容易死去。海丝特必须和罗斯一样，毫无成见地去看前世的另一面。

催眠状态下重建辅导座谈会的情境，对身为治疗师的我也有所帮助。我发现心理剧中角色扮演的技巧，在揭露情感以及与现有行为相关的旧信念方面相当好用。由于案例十三的辅导座谈过程实在很长，我不得不浓缩一下。在这案例的紧要关头，当事人的向导也卷入我所提出的问题中。

当罗斯的一生逐步展开时，我扮演的是他和向导之间的第三者。在这个辅导模式中，我也会运用角色转换的技巧，让海丝特或罗斯叙述克罗狄斯（Crosby）的看法。当事人与其向导的整合是引出高级灵魂的协助和厘清问题焦点的好方法。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自己的向导也在指引着我。

在没有好理由的情况下，我会小心翼翼地传唤向导。直接与当事人的向导自由沟通的结果，总是令人无法预料。如果我的干扰既笨拙又没必要，向导就会以沉默或含糊的言语让当事人不晓得如何响应我。

我曾遇过向导以刺耳的音调发出当事人的声音，那声音非常不和谐，我很难听懂他对问题的回答。当事人若为其向导发言，而不是向导借当事人的喉咙为自己发言时，话中的抑扬顿挫通常不会断裂。在此案例中，克罗狄斯轻易地穿梭在海丝特和罗斯之间，让我可以随意和他的学生进行谈话。

纽：罗斯，我们两个都需要了解从你开始和克罗狄斯谈话后心理上的变化。我要你帮我，你愿意吗？

人：我愿意。

纽：好，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将会做出一些不寻常的举动。数到三后，你将有能力担任克罗狄斯和你自己的双重角色。这能力可以让你告诉我你和你向导的想法。当我问你时，你就会真正成为你的向导。准备好了吗？

人：（踌躇）我……好了。

纽：（迅速地）一——二——三（为了加速转移，我将手掌放在当事人的前额）现在，让克罗狄斯透过你说出他的想法。你正坐在桌子的对面，也就是罗斯的灵魂面前，你对他说了什么？快（我要当事人马上做出我的指令，而不去想太多其中的困难度）！

人：（当事人反应慢，然后他向导说话了）你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的……

纽：现在快点——再当罗斯。移到桌子的另一边回答克罗狄斯。

人：我……试过……但我丧失了目标……

纽：再次转换位置，变成克罗狄斯来回答罗斯。快！

人：如果你能改变生命中的任何事，那会是什么？

纽：以罗斯来回答。

人：不那么……腐败……为了权力与财富。

纽：以克罗狄斯来回答。

人：你为什么让这些东​​西毁了你最初的承诺？

纽：（降低声音）做得不错。继续在这张桌子旁来回换座位。

人：我要让社会……感觉到我的重要性……鹤立鸡群而且受人推崇……凭我的能力。

纽：以克罗狄斯回应、

人：特别是想让女人爱慕……我观察到你试着要在性关系上掌握她们，只为征服而无任何依恋。

纽：以罗斯来回答。

人：是的……那是事实……（左右摇头）我不用解释，反正你都晓得。

纽：以克罗狄斯回应。

人：哦，但你还是得解释。你必须自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缘由。

纽：以罗斯来回答。

人：（挑衅）如果我没有掌控这些人，他们就会掌控我。

纽：以克罗狄斯回应。

人：这没什么功绩可言，而且对你来说不值得。你后来的样子并不是你开始时的模样。我们还小心选择了你的父母。

备注：菲尔登家是小康的农人家庭，夫妻俩诚实、宽容，而且为了让罗斯读法律而做了很多牺牲。

纽：以罗斯来回答。

人：（匆促地）是的——我知道——他们让我理想化——去帮助弱势，而我也想这么做，但就是不成功。你也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我开始当律师时，还在负债中……起不了作用……没什么结果。我不想再穷下去，为那些没钱付给我的人辩护。我讨厌农场——那些猪和牛。我喜欢被重要人士围绕。当我以检察

官的身分进入权力机构时，我想要改良制度并且帮助农民，都是因为那个制度错误……

纽：以克罗狄斯回应。

人：哦，你因为那个制度而堕落——跟我解释一下。

纽：以罗斯来回答。

人：（激动）人们必须缴纳负担不起的罚款——其他人，我就送他们进监狱，只因为他们无意犯下的罪——我还绞死一些人（声音中断）！我成了合法的刽子手

纽：以克罗狄斯回应。

人：你为什么因为起诉那些伤害他人的罪犯而自责？

纽：以罗斯来回答。

人：他们少数……其实是大部分的人……只是像我父母一样的平凡人，他们被这制度绊住……需要钱才能生存……而且有些人……脑袋病了。

纽：以克罗狄斯回应。

人：还有，你为什么起诉受害者？你不是选择以法律帮助社会，以公理让农场及城镇更安全吗？

纽：以罗斯来回答。

人：（大声）你没看到吗？我并没有成功——我成了早期社会的谋杀犯！

纽：以克罗狄斯回应。

人：所以你谋杀了自己？

纽：以罗斯来回答。

人：我偏离了人生轨道……我也不想再回到从前，成为毫无身分地位的人……也无法再往前走。

纽：以克罗狄斯回应。

人：你太容易与那些只求个人名利的人为伍，进而成为参与者。这不是你。你为什么隐藏本性？

纽：以罗斯来回答。

人：（气愤）你为什么不多帮我一点——在我刚成为公众辩护律师的时候？

纽：以克罗狄斯回应。

人：这么想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认为我必须在你人生每个转折点拉你一把吗？

纽：（我要求海丝特以罗斯的身分回答，但是她保持一阵沉默）罗斯，如果我可以打岔的话——我相信克罗狄斯正在询问你的感受，在你经历过现在的痛苦和为了前世责备他之后。

人：（停顿）想要同情……我猜……

纽：好，针对这想法以克罗狄斯响应。

人：（非常缓慢）你还要我做什么？你不够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我在你的心灵培植了节制、自我控制、负责、理想、你父母的爱——你忽视了这些念头，却对其他行为固执己见。

人：（罗斯没有得到我的指令就回答）我知道，我错过了你设置的警告标志……我浪费了机会……我感到害怕……

纽：以克罗狄斯回应你的叙述。

人：你认为自己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什么？

纽：回答你的向导。

人：我想要改变地球的期许。起初，我想要为地球上的人类做一些改变。

纽：以克罗狄斯回应。

人：你先前留下的任务，我现在看你又再次错失了机会——害怕承担风险——走上自毁的路——试图成为不像自己的人，然后又在那边难过。

重建辅导座谈会并不会对我进行的催眠过程产生突如其来的变化。当案例十三以克罗狄斯的身分说话时，她的回应较为清楚、果决，与我当事人海丝特或她的前身罗斯完全不同。早期的辅导座谈会阶段，我要当事人转述其向导的评论时，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而且如此具有洞察力。不论在灵界先选择好何种投胎环境，前世的记忆经常会浮现出来成为眼前的问题。

当我转换时空的时候，不管此当事人或其向导是否真正主导着雄角酒吧里的对话，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毕竟，罗斯这人已经死了，然而海丝特陷入相同的泥沼，我想要尽我所能去打断这种毁灭性的行为模式。我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和这个当事人回顾她向导指出的缺点：欠缺自我意识、疏离人群、失去价值观。我要求克罗狄斯继续协助后，结束了这个辅导座谈会的情景，接着马上带海丝特移到稍后的阶段，也就是她重新投胎前的这一刻。

纽：想起你身为罗斯时的所有事情后，加上你来到灵界，更了解自己真正的灵性，你又为什么选择目前的身体呢？

人：我选择成为女人，如此一来，别人就不会觉得受到我的威胁了。

纽：是吗？那为什么要挑二十世纪一个强壮有力的女人身体呢？

人：他们就不会在法庭看到一个身着黑衣的诉讼律师了——此时的我是个意外的包装。

纽：意外的包装？什么意思？

人：身为女人，我晓得自己对男人比较不构成威胁，我可以突然把他们吓得半死。

纽：什么样的男人？

人：大人物——社会上的权力核心——当他们因为我是女人而有安心的错觉时，逮到他们。

纽：逮到他们之后做什么？

人：（左掌握住右拳）抓住他们——将弱势者从那些想吃尽天下小鱼的鲨鱼口中救出来。

纽：（当她处于潜意识状态下，我将时空移到现在）我想了解你这世选择女人的原因。你想帮助当你前世身为男人时无法帮助的同类族群——对吗？

人：（悲伤）是啊，但那不是最好的方法。事情的发展跟我所想的不同。我还是太强势和阳刚，我的能量往错误的方向倾泄。

纽：什么错误的方向？

人：（惆怅）我又重蹈覆辙，不当地利用人们。我选的女人身体对男人构成威胁，而且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

纽：举例来说？

人：商场上的性。我又卷入权力游戏中……将原则推向一边……像罗斯一样偏离正轨。这回，我操纵不动产的交易，对赚钱过于感兴趣。我要地位。

纽：海丝特，这又如何伤到你？

人：金钱与地位的影响对我来说，就像嗑药嗑上瘾，跟我前世一样。现在即使身为女人，还是改变不了爱控制人的毛病，好…… 傻……

纽：那么，你觉得选择女人的动机错了吗？

人：是的，当男人对我来说比较自然。但是我以为这次身为女人会让我……更婉转。我要藉此机会以不同的性别再试一次，克罗狄斯也让我试（她在椅子上颓然倒落）。真是一个愚蠢的疏失。

纽：你不觉得对自己太苛刻了吗，海丝特？我感觉，你选择成为女人还因为你想要女人的洞察力和直觉，好让你以不同的观点去应付你的学习课程。你可以拥有男性化的能量如果你要这么称呼它的话，而同时保有女性气质。

结束这个案例之前，我应该提一下同性恋的议题。大部分的当事人在百分之七十五的轮回中会选择同一种性别。从很多灵魂身上可以见到这类行为模式，但并不适用于高级灵魂；高级灵魂在选择身为男或女时，维持比较平衡的状态。多数常来地球投胎的灵魂对某种性别的喜好，并不表示当他们以另一种性别在其它百分之二十五的轮回中活得不快乐。

海丝特并不见得会因为所选的身体而成为同性恋或双性

恋。同性恋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对自己的身体构造感到舒服。我的当事人若是同性恋，他们经常会问自己之所以是同性恋是否因为这世选错了性别。这问题在催眠结束后，通常也获得了解答。

不论灵魂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择性别，这个决定在他们来地球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有时我发现，同性恋之所以事先选择他们现在的人生，是为了体验前几世较少经历过的性别。

同性恋在我们的社会背负着性向上的耻辱，人生道路也较一般人来得艰辛。当事人若是选择这样一条人生道路，通常可归溯其业障需要他们面对前几世发生过的性别认同问题，以便加速个人了解其中复杂的差异。案例十三的当事人选择在今生成为女人，就为了要克服罗斯经历过的绊脚石。

海丝特是否可以因为知道自己身为罗斯的前世而受益，并且不用等到三十年后经由催眠得知呢？对前世毫无记忆可称为失忆症，这种情形让对轮回感兴趣的人甚感困惑。为什么要让我们终身试着去探索自己到底是谁、该做哪些事，和思考是否有神真正在乎我们呢？我也问了当事人关于失忆的问题。

纽：为什么你对身为罗斯的前世没有任何记忆？你的看法呢？

人：当我们选好了身体、安排好回地球的人生计划时，我们和指导老师有项约定。

纽：关于什么的约定？

人：我们同意……不去记得……前世。

纽：为什么？

人：以空白的状态学习会比因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而事先知道将

发生的事还好。

纽：可是，晓得前世的错误而避免今生重蹈覆辙，不也很有价值吗？

人：如果先晓得自己的前世，很多人或许会因此太注意以前的事，而不去试着以新方法解决同样的问题。

纽：还有其它原因吗？

人：（停顿）我们的指导老师说，忘记过去的记忆，比较不会全神贯注于……试着……为过去雪耻……为自己的不平报复。

纽：噢，我听到目前为止，这似乎是你此生身为海丝特的动机和行为。

人：（强而有力）所以我来找你。

纽：你还是认为在地球上全面封锁人们对永恒灵界的记忆是成长的关键吗？

人：一般来说，是的，但并不是全面封锁。我们会在梦境里获得一些浮光掠影……危机时刻中……必要时，人会自内心晓得往哪个方向走。有时，你的朋友也能敷衍你一下。

纽：说到朋友，你指的是来自灵界的？

人：啊——嗯……他们会给你暗示，藉由浮光掠影——我就做过。

纽：可是，你还是得来找我唤起你的记忆。

人：（停顿）我们有……能力去意识到何时为明瞭因缘的时机。当我听到关于你的事时，我已经准备好要有所改变。克罗狄斯允许我和你一起去看前世，因为那对我有好处。

纽：要不然，你的失忆症会持续下去？

人：没错，那也表示说，让我晓得某些事情的时机还未到。

依我看，任何时候当事人若无法进入催眠状态，或在催眠状态下得到的只是浮光掠影，这类障碍绝对事出有因。那并不表示这些人没有前世的记忆，只是揭露这一切的时机未到。

这位当事人领悟到自己的成长受到阻碍，想要揭露原因。灵魂的超意识储藏了我们永续的记忆，包括目标。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必须协调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灵魂的目的——为了在这里生存。我试着以常理来连结过去和现在的经验。

不管目前的状况如何，我们的本性从来不会丢下我们与所选择的身体相处。冥想、静坐、或是祷告的时候，我们对于本性的记忆确实每天以选择性的方式过滤给我们。以少许、直觉感受的方式——穿越失忆的云朵——我们获得辨识自己的提示。

减低海丝特头痛的来源之后，我向她强调，她选择女人的原因并非只为了威胁男人，然后结束了这次辅导。我让她少一点自我防卫、少一点争强好斗。我们讨论了重设工作目标的一些选择，比如助人的职业和从事社工的可能性。最后她总算能视今日的生活为很好的学习机会，而不是性别选择下的失败品。

每当完成一个案例，我从未停止钦佩灵魂严峻的诚实。我注意到灵魂若造就出富饶的一生，而且不仅造福自己、也造福了身边的人，他们就会满怀兴奋地回到灵界。然而，若是像案例十三里的当事人说自己浪费了一生，特别是在人生早期就自杀的，那么他们回灵界的描述便相当沮丧。

我发现辅导座谈会若是令当事人的心情不佳，其潜在因素是他们突然回想起所有往事。有形的身体死后，灵魂不再受人类身体的拖累，智慧也就突然涌现，因此一生做过的蠢事会在辅导会谈中深深打击自己。当我让当事人更深入灵界时，我见到他们更放松，思路也更清晰。

灵魂是以爱和智慧的正面模子创造出来的，以至于当他们来到像地球这样的星球、进入自原始状态演化而来的有形身体时，人性中的粗暴让他们相当震惊。人类未开化、生气和仇恨的负面情绪，衍生自石器时代以来为求生存而产生的恐惧与痛苦。

正面和负面的情绪为了灵魂与身体之间的相互利益而混在一起。只知道爱与和平的灵魂将无法学到洞察力，也无法真正体会到正面情绪的价值。灵魂来到地球的轮回测验，是要以人类的身体来征服恐惧。灵魂藉每一世投胎中坚忍不拔的精神，试着去克服所有与恐惧相关的负面情绪，进而成长，也因此常身负创伤地回到灵界，如同案例十三的当事人一样。即使身在灵界，一部分的负面情绪还是会保留下来，然后可能重新浮现在另一世的新身体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现象，我们也从中学习到权衡。唯有在喜悦和泰然自若的欢乐中，灵魂的本质才能在地球上快乐人类的脸孔中呈现出来。

与向导的辅导座谈会让我们在每一世投胎之间，展开长期的自我评价。很快又会有另一个座谈会，这次将有灵性更高的灵魂参加。上一章我提到，古埃及人的传统会将刚死亡的灵魂带到审判厅，评估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不论是以何种形式，死后将有严刑拷问般的法庭审讯等着我们的观念，已经成为许多文化里宗教信仰的一部分了。有些敏感的人遭遇苦难时，会

提到恶梦中被鬼魂带出身体的经历，然后进入死后的黑暗中，在恶魔般的法官前接受审判。我怀疑在这些案例中，当事人对地狱事先存有强烈的信念。

在宁静、放松的催眠状态下，心灵思路仍持续运转，处于此种状况下的当事人提到，一开始与向导的辅导座谈会让他们足以面对在面对一组优秀的灵魂之前做好准备。但是，法庭和审讯常用的字眼都没有被用来描述这些过程。许多当事人称那些人为智者、领导、甚至法官，但是多数当事人称之为大师或长老委员会。这个回顾委员会通常包含三到七个成员。因为这些人的身影在灵魂回到灵界的家后才出现，我会在下一章的末尾进一步讨论这类座谈会的细节。

所有灵魂自我评价的座谈会，不论是随同向导、同伴或是一群大师，当中都有一个共通点：我们得到的回复和前世分析，若要受人评断，也是基于一生中的行为与任何抉择的原始动机。我们的动机会被质疑和批判，但不会以责备的方式让我们难受；然而，如同我在第四章解释过的，那也并不表示只要灵魂事后忏悔，就不必对自己伤害他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业障的报应会在未来的人生浮现。我曾听说，灵界的大师会不断对我们耳提面命，因为人脑并没有与生俱来的道德感，良心则归属于灵魂。灵界是非常宽宏大量的。这世界永不衰亡，我们需要学习的课程也永无止尽；为了成长而奋斗的过程中，我们也会不断被给予机会。

与向导最初的辅导座谈会结束后，我们就会离开这个地点，加入其它许多灵魂活动的潮流中，然后进入类似中央通讯系统的站台。

第6章 过渡时期

所有的灵魂，不管有没有经验，最后都会到达灵界的中央港埠，一个我称为驿站的地方。我曾提过，灵魂死后的行程速度随灵魂的成熟度而不同。任何进入灵界的灵魂一旦通过辅导座谈会，似乎就不必再绕来绕去了。多数回乡的灵魂显然以大群移动的形式被运送到灵界。

有时候，灵魂由他们的向导护送到驿站，我发现这情形对较年轻的灵魂来说尤其正确。其它灵魂则由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引导进入驿站和后来的地方，静静等待其它人现身。依我看，是否有人陪伴全凭向导的意愿。在多数案例中，仓卒与否并不是讨论的重点，而是灵魂不至于在旅程中闲荡。我们在途中的心情取决于每一世死亡之后的心理状态。

灵魂的聚集和迁移涉及两个阶段。驿站并不是灵魂落脚的地方。灵魂被带到这里集合，然后被分派到他们最后真正的目的地。当我听到这个特别汇合处的描述时，我想象自己正和一大批旅人通过机场的乘客集散中心，那里容纳得下我们所有的人，并能输送我们至不同的目的地。某个当事人描述这个区域像是「大型运货马车的车轮毂，在那里，我们从中心点沿着轮辐被转送到指定的地点。」

这地方对我的当事人来说，就像是让一大群互不相识的灵魂进进出出，有效率而不拥挤。有人称之为「交通不会壅塞的洛杉矶高速公路」。或许灵界还有类似这种车轮毂的地方，也有类似高速公路般的出入口坡道，不过每个当事人都认为自己进出这驿站的路径是唯一的。

进入这个灵界过渡区时，我所听到对灵界的观察已经不再

是分层排列和朦朦胧胧的第一印象了。灵魂仿佛正穿越过巨大星云的疏松臂弯，进入更一致的天界。当灵魂在驿站的开放空间徘徊，准备之后转往的预定地点时，我喜欢聆听当事人此刻兴奋的语气。他们为呈现在眼前的永恒世界而迷惑，秉信在某个地方存有创造的源头。

当他们见到四周完全开放的环境，眼前的灵界也成了充满千变万的亮光之处。一般人谈到深邃空间联想到的漆黑，从未于此时被任何人用来描述当下的情景。在这类似圆形竞技场的空间，当事人所看到的前景是灵魂汇聚之后，便像无数星光射向四面八方；有些快，有些则飘然而行。比较远的能量汇聚处，被形为「朦胧纱罩之岛」。我听说灵界最棒的一点是有一股永续强大的心灵力量，以某种神秘的和谐引导着每件事。人们说这是一个纯粹只有意念存在的地方。

意念有许多种形式。灵魂回乡时，对他们最有利的就是开始会见等在那里的灵魂；尽管可能在通道入口时便见过其中几个灵魂了，但大多数都还没见过。毫无例外的，当灵魂想与对方联系时，特别是在移动的时候，他们只需要在心里想一下对方就行了。刹那间，被呼唤的灵魂便会在这位翱翔中的灵魂心灵里现身。灵魂的这种心电感应足以让两个实际上相互接近的能量，在没有影像的条件下，建立更直接的联系。我所有当事人对于灵魂在灵界的行程、路线和目的地的叙述，具备某种一致性，虽然他们在途中的所见所闻各不相同。

我从档案中找出一个经历过此路线而至最后终点的当事人，而且其对此过程要比其它人来得更具叙述性与代表性。我选了一个四十一岁、领悟力高、从事平面设计的成熟灵魂。这名男子的灵魂已经在长期轮回中多次游历过这段行程。

◎案例 14◎

纽：现在你已经准备好踏入回乡旅程中的最后阶段，你就要回你灵界的落脚处了。当我数到三，这段最后过程的所有细节将会清楚地呈现出来。因为你很熟悉这条路线，所以回报你的所见所闻将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准备好了吗？

人：好了。

纽：（提高我的语调成命令的口气）——我们就要开始了。二——你的灵魂现在已经离开了辅导座谈会。三！快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人：距离……无边际……看不到尽头的空间……永恒……

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灵界是毫无边际的？

人：（长时间停顿）老实说——从我飘浮的地方来看——它看起来是没有尽头的，但是当我开始要真正移动的时候，它却变了。

纽：变得怎样？

人：嗯……每样东西都……没有形状……但是我……滑快一点……我看到自己正在一个巨大的碗里面移动——上下颠倒。我不知道这碗的边缘在哪，或甚至是否存在。

纽：这么说起来，是移动让你觉得灵界是球状的啰？

人：对，但那只是一种感觉……围起来的世界……当我快速移动时。

纽：为什么快速移动——你的速度——会让你觉得自己在在一个碗里？

人：（长时间停顿）奇怪，虽然当我的灵魂在飘的时候，每样东西看起来都是直直地出去——当我沿着接头路线快速移动的时候，那变成……一种圆的感觉。

纽：接头路线是什么意思？

人：朝某个特定的目的地。

纽：在既定的路线上快速移动，如何使你产生灵界是圆的感觉？

人：因为随着速度的变化，这条路线似乎……变弯曲了，他们为我弯出一个更明显的方向，给我较少的移动自由。

备注：其它当事人针对这类线性描述也说到在某种限制的空间内，跟着指定好方向的路线前进，有人称之为「颤动的弦」。

纽：所谓较少的移动自由，是指个人掌控制度较少吗？

人：是的。

纽：可不可以更精确地描述一下，你如何沿着那弯曲的接头路线移动？

人：那不过是比较有目标——当我的灵魂沿着路线被引导至某处时，就好像身处白净的水流中——只是不像水那样厚实——因为这水流比空气还轻。

纽：那，在这灵界的气氛下，你并不能感受到密度，比如像水的密度？

人：没错，但我想要说的是，我就像让水面下的水流沿线运送。

纽：你为什么这么想？

人：嗯，就好像我们都正在游泳——沿途被输送着——在无法

掌握的快速水流中……在某人的引导下……在空间中彼此上上下下……周围没有任何实体。

纽：在你的上面或下面，你有看到其它灵魂也是有目标地前进吗？

人：有，就好像我们从溪流开始，然后所有从死亡回来的灵魂一起被导向一条大河。

纽：你觉得这群回乡灵魂的数目在什么时候最多？

人：当这些河流汇聚成……我没办法描述……

纽：请试试看。

人：（停顿）我们被聚集成……海洋……在那里打转……慢慢地动。然后，我感觉像被拉开，又跑到另一个小支流去，那里比较安静……好多心灵里的念头……都跑去我所知道的那些地方。

纽：之后，在你身为灵魂的平常行程中，也会像你刚刚描述的那样，仿佛在溪流和河水中被推来推去吗？

人：不，一点也不会。那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像鲑鱼一样往上游产卵——回家。一旦到达那里，就不再像这样被推动了，我们可以到处飘。

纽：是谁推你回家的？

人：更高级的灵魂，他们负责我们回家的行程。

纽：像你向导那样的灵魂吗？

人：在他之上，我想。

纽：这时你还有什么感觉？

人：祥和。那里是如此祥和，让人实在不想离开。

纽：还有呢？

人：哦，我也有一些参与感，当我随着充满活力的水流缓慢移动时。

纽：好，现在我要你继续随着这充满活力的水流向前移动，到你应该去的地方。仔细瞧瞧四周，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什么。

人：我看见……各种光线……不完整的一块块……被走廊……区分开来……

纽：你指的走廊，是一连串围起来的通道吗？

人：嗯……比较像一条长长的……廊道……从每个地方突了出去……从我的方向朝远方开展出去。

纽：那光线呢？

人：那些是人。在突出来的走廊里面，那些人的灵魂朝我这方向又射出光芒。那就是我所看到的——一块块光芒上下快速移动。

纽：这些人群是有组织地沿着走廊突出的地方各自分组吗？

人：不是，这里并没有墙；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组织、有棱有角的。我很难向你解释，很难确切地解释……

纽：你做得很好了。现在我要你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将光群沿着你所说的走廊分开来？

人：人们……被薄的、一小束的……细丝……分开……使得光线变得像牛奶般模糊，就像结了霜的玻璃那种透明度。我经过时，见到他们能量所产生的白炽光辉。

纽：你如何在这群光芒中见到个别的灵魂？

人：（停顿）就像许多的光点。我看到一大群发生的光点……像挂着的葡萄，全都亮着。

纽：这一丛丛表示不同能量的灵魂，彼此之间保有距离吗？

人：有……他们被分成小族群……我就要去自己的族群了。

纽：你在回去自己族群的途中，经过他们时还感觉到什么？

人：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所传达的想法……如此千奇百种……但凑在一起时……又是这样的和谐……但……（停止）

纽：继续。

人：我不了解现在身边经过的这些……没关系。

纽：好，就让我们穿越这些看起来像沿着走廊突出来的光团。向我举例说明一下，你从远处看的时候，这一切像什么。

人：（笑）一条长长发光的虫，牠身体的周围突来突去……而且行动是……有节奏的。

纽：你是说走廊本身会移动？

人：是的，一部分……当我离它更远的时候，它就像微风中摇曳的锻带。

纽：继续飘，告诉我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人：（停顿）我在另一个走廊的边缘……我慢下来了。

纽：为什么？

人：（兴奋起来）因为……哦，天呀！我正走入我朋友们的地方。

纽：这一刻你有什么感觉？

人：太棒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心灵凝聚力……向而来……我正要抓住他们风筝的尾巴……加入他们的意念中……我到家了！

纽：你族群特有的光团，是否脱离了其他走廊上的灵魂族群呢？

人：虽然有些年轻的灵魂会这么想，但没有人是真正孤立的。不过我已经来来回回一段很长的时间了，认识了不少人（以一种谦恭的自信口吻叙述）。

纽：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自己和其他走廊的联系，甚至和里面灵魂的联系，即使你在前世可能不认识他们？

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曾经拥有过这些联系；这里有集体意识。

纽：和在地球上的人类形式相比，当你以灵魂四处移动时，和其他灵魂互动时的最大不同点是什么？

人：在这地方，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陌生人；对任何人完全没有敌意。

纽：你是说，每个灵魂对其他灵魂都很友善，不管先前有过什么关联？

人：没错，而且超越只是对人友善的态度。

纽：怎么说？

人：我们意识到彼此之间的普遍连结，那让我们全都一样，对彼此没有怀疑。

纽：在灵魂初次见面时，这样的态度如何显露呢？

人：藉由完全的坦白和认同。

纽：那，对灵魂来说，在地球上生活并不好受吧？

人：的确，尤其对比较新的灵魂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到了地球后，期望被平等对待。当事实并非如此时，对他们是一大打击。对某些灵魂来说，他们得花上好几世的时间才能适应地球的身驱。

纽：如果这些比较新的灵魂必须因为地球的环境努力奋斗，当他们以人类的心灵生活时，是不是会比较没效率？

人：我必须承认，是的，因为大脑会对灵魂驱动许多恐惧和暴力意念，造成我们的困难，然而这也是我们来地球的原因……为了克服它……

纽：你认为比较新的灵魂是不是比较脆弱，一旦回到自己的族群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人：绝对正确，我们都想回家。现在你可以让我不用说话了吗？这样我才可以和朋友们好好地聚一聚。

透过不同的当事人对灵界现象的描述，我已经触及到这方面普遍的遣词用字。案例十四提供了更多这方面的例子。某人所说的「每个地方突出发光的虫」，其实也就是另一个人所指的「气球飘浮的路径」。某个案例提及的「一大丛半透明的泡泡」，由另一个心灵已回到灵界的人形容则成为「巨大又透明的泡泡群」。我经常听到关于水的用词，比如以水流、溪流来解释具方向性的飘行，而类似天空的用语，比如云朵，则被用来表达飘行的自由感。以这类视觉上的描述来回想灵魂聚集的

能量和族群的方式，尤其受到欢迎，我自己便采用不少这类灵界的用语。

对于初来乍到的灵魂，在这最后起航区等待他们的旧识可多可少，数目的多寡取决于来者的成熟度和其它原因，我将于后续的行程中说明。比起案例十四，下一个案例示范了较不成熟的灵魂对灵界较狭隘的想法。

案例十五中，此灵魂从过渡阶段到回自己族群的转换过程中，在她心灵里的速度相当快。这个案例提供许多数据，展现其对特定空间所认知的规矩，以及对系统掌管者的顺从。由于这位当事人比较没经验，而且因为本身拘谨的个性，对于所看到的景象又有些不安，所以关于灵界族群安置上的引导，我们得到的又是另一种阐释。

◎案例 15◎

纽：我要跟你谈谈你在灵界回到平常落脚处的行程。你的灵魂现在正朝这目的地前进，说一下你所看到和感受到的。

人：（紧张）我……正向……外面，可是……

纽：外面？

人：（迷惑）我……正飘浮着……沿着某种链子……好像我正迂回在一列……相连的线上……雾一样的迷宫……然后……它打开了……哦！

纽：那是什么？

人：（惊惧）我已经进入……一个雄伟的场所……我看到许多人……以十字交错的方式围着我……（当事人开始觉得不舒服）

纽：放轻松——你现在正处于过渡时期。你还看得到向导吗？

人：（迟疑）有……就在附近……不然我早就迷路了……这地方是如此……广大……

纽：（我把手放在当事人的前额）继续放轻松，记得自己以前曾经来过这里，虽然每件事对你来说可能还满陌生的。你现在在做什么？

人：我被……带走……快速地……直接穿过其它人……然后在……一个空空的地方……开放的……

纽：你所谓的空，是不是指身边都是漆黑的？

人：这里从来不会漆黑……只是光线……会因为我的速度造成较暗的影子。当我放慢速度，一切又变亮了（其它人也认可这类的观察）。

纽：继续，告诉我接下来你看到什么。

人：过了一会，我看到……人们的窝……

纽：你是指人群吗？

人：是的——像蜂群——我看到他们像移动的光团……萤火虫……

纽：好，继续前进，然后告诉我你的感受。

人：温暖……友情……体谅……好像在作梦……嗯……？

纽：怎么了？

人：我慢下来了——事情不一样了。

纽：怎么说？

人：比较清楚了（停顿）——我晓得这个地方。

纽：你已经到了属于自己的蜜蜂群（族群）了吗？

人：（长时间停顿）还没，我猜……

纽：我要你只看着自己，然后确实告诉我你看到和感受到什么。

人：（开始颤抖）有……一群人……一起……在远处……但是…
在那里！

纽：你看到什么？

人：（害怕）我认识的人……我的一些家人……在远处……但是（痛苦）……我似乎就是碰不到他们！

纽：为什么？

人：（毫无头绪地流泪）我不知道！天啊！难道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吗？（开始在椅子上挣扎，然后将双臂伸展到我办公室的墙）我碰不到我爸爸！

备注：我停止了询问。当事人在最近一世里受到父亲深切的影响，她需要额外的协助以平复情绪。我决定在继续询问之前，先加强她想象中的保护盾。

纽：你觉得为什么你父亲远远地让你碰不到？

人：（我利用这段较长的停顿期间，擦干她被汗水和泪水弄湿的脸庞）我不知道……

纽：（我将手放在当事人的前额，下指令）和你父亲联系上——现在！

人：（停顿一阵后，当事人轻松多了）没问题了……他正告诉我要有耐心，然后，每一件事都会变清楚的……我要过去待在

他身旁。

纽：关于之前的情况，他怎么说？

人：（悲伤）他说……只要我需要他，他永远会在我心里……我会学着将这情况处理得更好（心电感应般地思考着），但是他必须留在他现在的地方……

纽：你觉得你父亲留在另一个地方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人：（流泪）他并不属于我那族群……

纽：还有呢？

人：领导者……他们不……（又哭了）我不确定……

备注：一般而言，当事人在描述他们过渡时期时，我尽量避免干涉太多。然而这个案例里的当事人因迷惑而乱了阵脚，所以我才提供她一些我的引导。

纽：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不能到达你父亲的所在处。这次隔离会不会是因为较高级的灵魂认为这阶段的你应该回想和反省，而且你应该只和相同发展水平的灵魂互动呢？

人：（逐渐恢复了）是的，那些讯息正向我传递过来。我必须自己解决问题……和其它同我一样程度的人在一起……领导们鼓励我们……我爸爸也在帮助我了解。

纽：你对这样的程序满意吗？

人：（停顿）是的。

纽：好，请继续你的行程，从你远远地看到一些家人开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人：嗯，我还在放慢速度……慢慢移动……我被带去一个以前

经历过的路线。我正经过其它人群（许多族群）。然后，我停下来了。

备注：最后这个内在转换的心路历程对年轻的灵魂来说特别重要。曾有当事人在醒来之后说，这个场景给他一种长途跋涉后，在黄昏时回到家的感觉。经过郊区回到他的城镇，他终于抵达正确的街道。邻居房子的前窗亮着，当他慢慢开车经过，还没到达自己家的车道时，他还看得到里头的人。虽然催眠状态下的当事人可能会用「丛」和「群」来描述从远方望着自己回乡处的情景，一旦真正加入自己的族群后，这景象就会越来越个人化；在当事人灵界的环境会出现城镇、学校和其它代表地球欢乐和安心的路标。

纽：现在你是静止不动的，有什么想法吗？

人：那是……大型……活动……好多人在附近……有些人我认识，有些人我不认识。

纽：可不可以接近他们一点？

人：（突然愤慨地提高声音）你不懂！我不过去那里（指向我办公室的墙）！

纽：怎么了？

人：照理我不该去那里。你不能随心所欲、想去哪就去哪。

纽：可是，你不是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吗？

人：那不相干，我不过去那里（又一次指向心里的图）。

纽：这是你从父亲那里接收到的讯息吗？

人：是的。

纽：你是说，你的灵魂不能任意到处飘——比如，飘离族群？

人：（指向外面）他们那里不是我的族群。

纽：定义一下你指的那里是什么？

人：（音调严肃）那些在附近的——那是他们的地方。（往下指向地板）这是我们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点头确认自己的陈述）。

纽：他们是谁？

人：嗯，其它人，当然，不是我族群的人。（突然紧张地笑）哦，你看！……我族群的人，再次见到他们真好。他们正朝我过来！

纽：（我假装第一次听到这类事情，鼓励她主动响应）真的？听起来的确很棒。这些人就是曾经出现在你前世的那些人吗？

人：我可以告诉你，不只一世。（骄傲地）这些是我的人！

纽：这些人是你族群的成员吗？

人：当然，是的，我已经和他们相处好久。哦，再看到他们真是有意思。（当事人喜不自胜，于是我给她一些时间重温此景）。

纽：自从到了这里后，我看到你在短时间内就能理解其中的改变。看看这空间远一点的其它人。他们住的地方看起来像什么？

人：（焦虑）我不想知道，那是他们的事。你还不了解吗？我跟他们没关系。我忙着和我应该在一起的人，那些我认识又深爱的人。

纽：我真的了解，但是几分钟前，你还因为不能接近父亲而相当沮丧。

人：现在我晓得他和他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地方。

纽：为什么之前在我们到达这里时你不知道呢？

人：我也不清楚。我承认一开始觉得震惊，现在我晓得一切是怎么回事了，记忆全回来了。

纽：你的向导为什么没在你见到父亲之前，在你身边跟你解释这一切？

人：（长时间停顿）我不知道。

纽：或许除了你父亲以外，其它你既认识又深爱的人也在那些族群中。你说你和他们没什么联系，是指你现在处于灵界正确的位置吗？

人：（对我生气）不，我有心灵上的联系。你为什么这么难应付？我应该留在这里的。

纽：（我再次刺激当事人以获取更多讯息）你不是只要飘过去拜访那些族群就好了吗？

人：不！你不能那么做！你不能走进他们的族群，干扰到人家的能量。

纽：可是精神上的接触不会干扰到他们的能量吧？

人：必须选择正确的时机，当他们有时间找我时……

纽：所以你要告诉我的是，这里的每个人都待在自己族群的空间里，你不能到处乱逛，或是在错误的时间做太多心灵上的交流？

人：（冷静下来）是的。他们在他们的空间里继续接受指导。四处走动最多的是那些领导者……

纽：谢谢你为我厘清这一切。你是要让我瞭解你和你族群的朋友特别小心不去侵犯到他人的空间，是吧？

人：没错。至少那是在我空间附近的原则。

纽：你不会因此觉得受到限制吗？

人：哦，不会，只要我们注意规则，就可以自由地大幅度开拓空间。

纽：如果你没注意到规则呢？谁能决定适合每一个族群的位置呢？

人：（停顿）老师会帮我们，否则我们会迷路。

纽：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你似乎迷路了？

人：（不太确定的样子）我当时还没联系上……精神上还没对位……我搞乱了……我觉得你并不明白这地方有多大。

纽：看看你四周受到占据的空间，这地方是否挤满了灵魂？

人：（笑）有时候我们的确会迷路——那是我们自己的错——这地方好大！所以它从来不拥挤。

这章节中的两个案例，显示初级灵魂和较高级灵魂在想起回灵界的最后阶段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反应。从过渡时期到每个族群的终点站，每个参与者对于所看到的全景都有自己的诠释。有些当事人觉得从入口处到族群所在地的这段过程太快速了，以致于落脚后需要时间调适。

在唤起当事人从回乡到安顿的这段记忆时，他们有时很在乎某个重要人士并没有以光的形式出现，或没有以心电感应的方式与他们沟通。这位重要人士通常是指才结束那一世的父母

或配偶，而其中原因往往在转换时期结束前便明显可见了，通常与化身有关。

我们已经见识到大部分灵魂回灵界之后，是如何被喜悦冲昏了头。彼此熟悉的灵魂以明亮波动的光团形式聚在一起。偶尔，回旋的音乐伴随特别的和音，引导着相继而来的旅人。有人提到，「当我靠近属于我的地方时，有许多声音组合成一个单音，我只听得出像是发 A 的音，好像是 Aaaaa。我还可以看到他们全部快速地摆动，像温暖、明亮的能量。我晓得这些是如今脱离肉体的灵魂。」

这意味着此时此刻，那些投胎到一至多个肉体身上的灵魂，或许并没有加入欢迎他人的活动。另一个当事人解释说：「就好像以自动驾驶的模式睡着——我们总是晓得谁进谁出。」那些尚未完全投胎的灵魂则发出低频率震动的暗淡光芒，而且似乎不太与任何人互动。即使如此，这些灵魂还是能在族群里安静地表达欢迎之意。

如案例十五所经历族群之间的障碍感，我的当事人依其灵魂年龄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说法。我将于下一个案例里，讨论关于灵魂流动性的另一种观察。至于有许多基本工作要做的一般灵魂而言，与其它族群隔离的情形就像是在同一个学校里的不同教室一样。有些当事人觉得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是完全被隔离的。催眠中的人经常使用「灵界以向导为老师的学校」这类比喻，于是我也习惯了使用这类用语。

之前提过，灵魂回到自己的族群后，会被召唤到长老委员会的面前。虽然委员们并不会起诉，然而他们确实会在灵魂被送回去之前，直截了当地审查每个灵魂的行为。比较不寻常的是，有些当事人无法透露这些会面的详细内容，我相信这是蓄

意的封锁。

以下是某个案例的陈述：「见过朋友后，我的向导——维若妮卡（当事人较年轻的老师）带我到另一个地方去见我的长老小组。她待在我身边为我解说不懂的事，以及为我在前世的作为站台和解释。有时她会代表我说话，就像维护我的辩护律师，但是夸赛尔（当事人较年长的向导，比维若妮卡早到）负责大部分与长老们的互动。总是有六位身穿白袍的长老在我面前，他们面容和善，逐一审查我在前世里的学习，还有以我的能力如何能做得更好，以及我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我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挫折感和意图。我跟这些长者都很熟，尤其较常对我说话的那两位，他们看起来也比其它人年轻。我觉得我可以从他们的外表分辨雄雌。每个问我话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们都很诚实而且诚恳，我总是受到公平对待。我在他们面前无所遁形，但是有时当他们快速地来回沟通彼此的意念时，我便听不懂了。我无所适从的时候，维若妮卡就会翻译他们谈论我的部分，不过我觉得她并没有告诉我一切。重回地球投胎之前，他们会再见我一面。」

当灵魂与族群中相熟的同修重聚之后，他们会认为总算回到家了。他们与其它灵魂在这里出席的现象，在形式和功能上类似教育系统中的分组活动。分组的基准是建立在知识和每一个阶段的成熟度。不论是在何种教室情况，有些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会比其他学生好。下一章将分析灵魂分组的筛选过程，以及灵魂在灵界个别的场所中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第7章 安顿

我对那些相信灵魂的人的印象是，在他们的想象中，所有灵魂可能会汇聚成一个空间的大会众。许多当事人在催眠开始前，也相信这样的说法。难怪在他们清醒之后，会因为晓得每个人在灵界都有既定的去处而感到惊讶。当我开始和催眠中的人们研究灵界的生活时，我没想到会有支持灵魂的组织性族群存在。我所想象的只是一些离开地球后的灵魂，毫无目的地四处飘浮着。

族群的安顿取决于灵魂的成熟度。躯体死后，只要灵魂不是太年轻或是如第四章所提的原因而遭到隔离，在他们登上预定地点的那一刻，回乡旅程便告结束。出现在群体中的灵魂是他们亲密的老朋友，大家的觉醒程度几乎一致。

催眠状态下的人要是提到自己是某族群的一部分，他们指的经常是直接交流的主要单位，就像人类的家庭组织一样，然而同侪之间对彼此的感应，远超过我们在地球上的理解。

中等社群是以结合族群的互助模式形成，族群之间的接触比较不那么亲近。较大规模的中等社群则是由类似池塘中睡莲叶片的大堆头族群所组成。灵界的池塘无边无际，在这些池塘中，我从未听过有哪个中等社群的灵魂数在估计上是少于一千的。形成中等社群的许多族群似乎分布零散，或彼此毫无互动。我鲜少见关系到深具意义的灵魂分属两个不同的中等社群，因为灵魂的数目实在众多而无此安排的必要。

较小规模的族群在数目上各有差异，包括三到二十五个灵魂数；我听说平均组成数为十五个灵魂，称为内圈。不同族群之间成员的接触，取决于投胎后需要学习的课程；可能是来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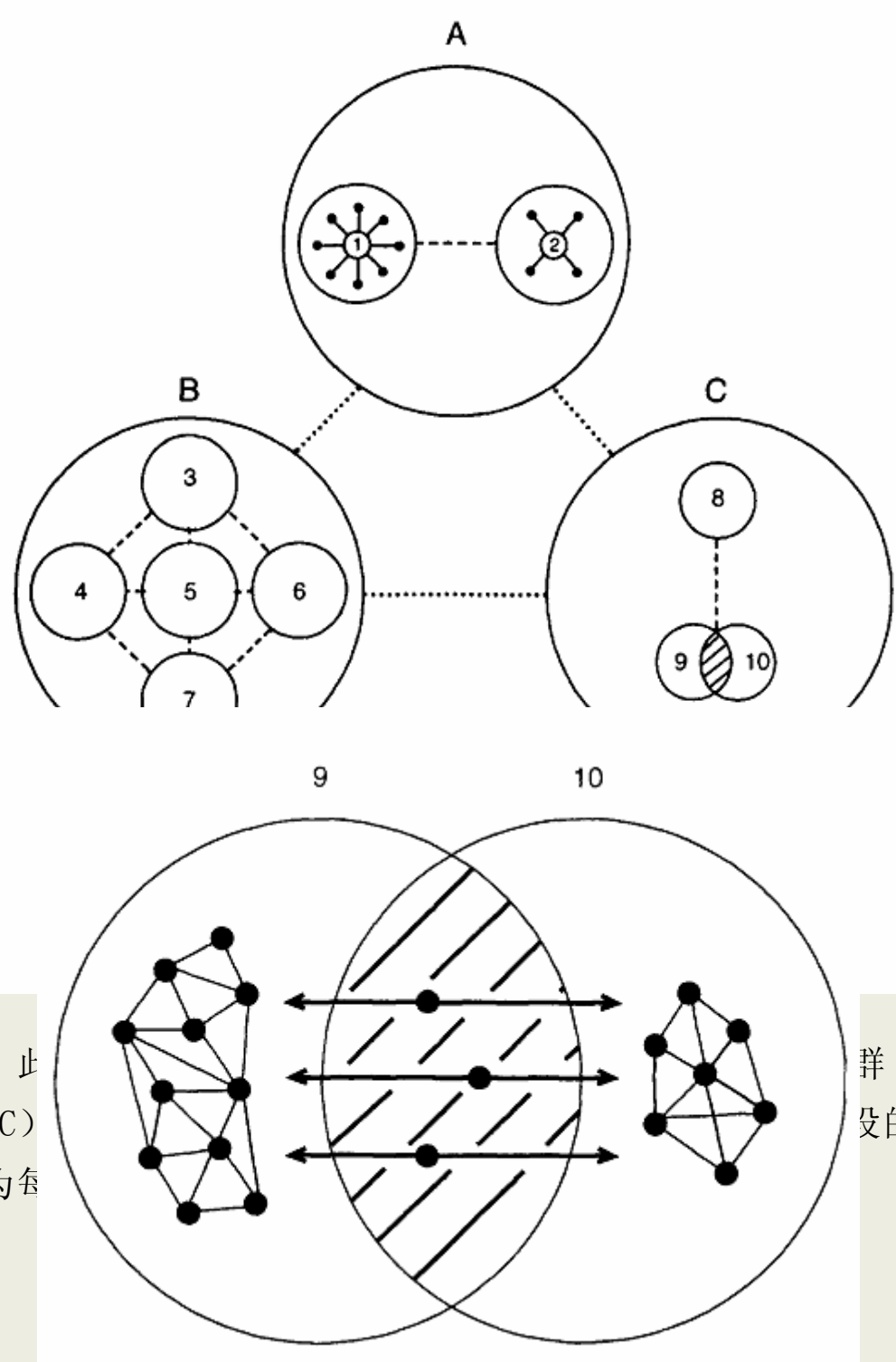
前世的连结，或是牵涉到灵魂本身的特性。不同族群之间成员的泛泛之交，投胎到地球后经常在彼此生活中无关紧要。就好比曾经和你非常亲近的高中同学，之后却只在同学会的时候才遇到。

在一个族群。却不长进。处于了个果，对个姨如性。

此B、C) 因为每

编织育持关系。属于族界，的成是袭章因系，母、重要

群(A、投的，



此图为族群 9 和族群 10（见图一）的放大图，是少见两个拥有交集之族群的例子。在此有某些特定灵魂之间的（阴影的部分）相联系，他们选择与彼此族群中的灵魂一起努力。

图二 社群内的族群互动

图一和图二为随意设定之灵魂族群的关系。图一主要族群里的某个灵魂，位于规模较大的中等社群 A 中，与其它同是族群 A 的灵魂密切努力。然而，族群 9 和族群 10（参见图二的详细内容）里的某些灵魂也可以一同努力。中等社群 A、B 和 C 中较年轻的灵魂，在灵界和地球上可能仅有一点点或甚至毫无接触。灵魂之间的密切合作，涉及到他们于族群中的既有相近性，亦即来自共同的转世经验中，是否具有相近的知识与默契。

下一个案例提供人家了解灵魂在身体死亡后，回到所属族群的情形。

◎案例 16◎

纽：一旦离开过渡区，回到灵界属于你的地方后，接下来又做了些什么？

人：我和朋友一起去学校。

纽：你的意思是说，你去灵界一个像是教室的地方吗？

人：没错，也就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纽：我要你从到达这间学校开始，带我经历每个过程，好让我瞭解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首先，告诉我你在外面看到的情景。

人：（毫不犹豫）我看到一座有大型雕柱的正方形希腊神殿——非常漂亮。我认得出这地方，因为每一世结束后，我都会回到这里。

纽：一座古典的希腊神殿在灵界有什么意义？

人：（耸耸肩）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不过这似乎很自然……毕竟我活在希腊。

纽：好，我们继续。有人来看你吗？

人：（开怀地笑）我的老师卡拉：

纽：她是怎么出现在你面前的？

人：（笃定地）我看到她从神殿的入口处向我走过来……像个女神……高挑……身着飘逸的长袍……有一边的肩膀露了出来……她的头发是盘起来的，以金钩扎紧……她朝我来。

纽：往下看看你自己，你也穿着同样的衣服吗？

人：我们……衣服看起来全一样……闪闪发光……而且我们可以变化……卡拉晓得我喜欢她这个样子。

纽：其它人在哪里？

人：卡拉带我进去我的神殿学校。我看到一座大型图书馆，有几小群的人正小声地谈话……在桌子旁。安详……温暖……一种我很熟悉的安全感。

纽：这此人全是以成年男女的外貌出现吗？

人：是的，不过在我的族群里，女人占多数。

纽：为什么？

人：因为那是他们现在感到最舒适的原子状态。

备注：这位当事人选择以原子状态来表示性别实在不太寻常，然而却又名符其实。原子价在化学代表一个正向或负向的属

性，与其它元素结合时，便能達到某种比例上的协调。族群中的灵魂可能会倾向男和女的角色，或是混合体。

纽：好，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人：卡拉带我到最近的一张桌子，我的朋友们立刻和我打招呼。哦！回来真好！

纽：为什么这些人会和你一起在这座神殿里呢？

人：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研修团。我实在无法表达自己与他们重聚的喜悦（当事人因为这情景而分心，于是我又花了一点时间带她回来）。

纽：告诉我有多少人和你一起在这座图书馆里？

人：（停顿一下，在心里算着）大约二十人。

纽：这二十人全都是你非常熟的朋友吗？

人：我们都很熟——我认识他们很久了，其中五个是我最好的朋友。

纽：这二十人当中，每个人大约都在同一个程度吗？

人：嗯……几乎是。有些人比其它人进步一点。

纽：就知识层而来看，你会将自己定位在这团体里的哪个位置？

人：中等左右。

纽：至于学习课程，你和那五个最好朋友的关系是什么？

人：哦，我们大概都一样——我们常一起共事。

纽：你怎么称呼他们？

人：（轻声笑）我们每个人有个绰号。

纽：为什么要有绰号？

人：嗯……用来标明我们的本质。我们认为每个人都代表地球上的某样事物。

纽：你的绰号是什么？

人：蓟（苏格兰的国花名）。

纽：它代表你的一些人格特质吗？

人：（停顿）大家认为我……在生命运转时（投胎）……对于新处境的反应敏锐。

纽：和你最亲近的灵魂叫什么？又为什么？

人：（轻笑）水花。他在轮回时全速前进，并且由于快速地运用能量，导致能量向各方飞溅，就像他在地球上最爱的水一样。

纽：你的家族听起来相当独特。现在可否请你说明一下，你和你的朋友们到底在这座图书馆里做什么？

人：我走到我那一桌，我们全都在看书。

纽：书？什么样的书？

人：生命之书。

纽：请你尽可能地描述这种书。

人：它们就像绘本——厚白的边——二或三寸厚——相当大本……

纽：打开其中一本生命之书，解释一下你和朋友们在桌上看到了什么？

人：（停顿，当事人的双手合起来又分开，像在翻书似的）里面没有文字。我们看到的只是会动的图片。

纽：动画片——和照片不同吗？

人：是的，它们是多度空间的，会移动……变换……从水晶的中随着反射的光芒而改变。

纽：所以，图片不是平面的，而且它移动的光波有深度？

人：没错，它们是活生生的。

纽：告诉我你和朋友们如何使用这些书。

人：嗯，书刚打开的时候总是没有焦点，然后我们想着自己要什么，水晶就会由暗转明，而且……排列成行。接下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缩影……包括我们的前世以及其它可供选择的变数。

纽：书里的时间是怎么划分的？

人：透过一个个画面……页面……在生命之书里，时间被浓缩了。

纽：尽管我现在不想谈你的过去，但是请你看一下这本书，然后告诉我你第一眼看到的事物。

人：我在前世中缺乏自我纪律，那一直存在我的心中。我看到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在与爱人的争吵中——生命一无是处地结束了。

纽：你可以在生命之书里看到来世吗？

人：我们可以看到来世的几种可能性……几小片段而已……以学习到人生课题的形式……这些选择大多随着其它人的协助

而在之后出现。生命之书着重的是我们过去的行为。

纽：你能否告诉我，你认为族群在图书馆这样环境下的动机为何？

人：哦，我们都互相帮忙，重新检讨这次轮回犯下的错。老师都是进进出出的，所以我们大多一起研修，讨论自己抉择的价值。

纽：在这个建筑物里，还有其它供人研修的房间吗？

人：没有，这个建筑物只提供给我的族群。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不同的建筑物供其它族群研修。

备注：读者可以参考图一。B 圈代表这里所举的例子。图中族群 3~7 代表族群间并不频繁的互动，尽管他们在灵界彼此熟稔、往来密切。

纽：在这些建筑物中研修的人，和你的族群比起来是比较先进还是落后？

人：都有。

纽：你被允许去拜访其它灵魂研修的场所吗？

人：（长时间停顿）我们会定期去一栋建筑物。

纽：哪一栋？

人：专门给较年轻的灵魂使用的地方。他们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会去帮他们。被人需要的感觉真不错。

纽：帮他们什么？

人：（笑）帮他们做功课。

纽：但这不是老师或向导的责任吗？

人：嗯……你也晓得那些老师……程度那么高（在成长过程中）……这个族群很感激我们的协助，因为我们容易与他们感同身受。

纽：哦，所以你这个族群从事一些指导？

人：是的，但灵魂不会在其它地方都这么做。

纽：为什么不？为什么更高级的族群不能偶尔来一下你们的图书馆协助你们？

人：他们不来，是因为我们的程度比起较新的灵魂来得好。我们也不会侵犯到其它族群。如果我想和某人取得联系，我会在这学习中心以外的地方想办法。

纽：只要你不打扰到其它研修区的灵魂们，就可以到处逛逛吗？

人：（有些推托般地回答）我喜欢待在我的神殿附近，但是我还是可以接触到任何人。

纽：我感觉你灵魂的能量受限于这个灵界的空间，尽管心理上你可以向外跨越更多。

人：我不觉得受到限制……我们有很多房间可以去……但我并不会对每个人都感兴趣。

案例十六中「没有限制」的说法，似乎不同于上一个案例所提的灵界里设限空间的说法。当我最初引导当事人到灵界后，他们看到的景象是自发性的，尤其是针对灵界的指示与族群生活所在的议题上。尽管大部分的当事人会谈到自己拥有私人空间，然而关于生活和工作方面，没有人认为灵界是有界限

的。一旦他们超意识中的内存开始运作，多数人都能告诉我说他们可以自由移动，而且会到一个开放的空间去，在娱乐的气氛下和不同研修级数的灵魂聚在一起。

在这些公共场所里，来来去去的灵魂会参与许多社交活动。有些很爱玩，就像我听到一些较年长的灵魂「揶揄」这些年轻灵魂说：「你们眼前到底是有有什么好玩的事？」有位当事人如此提到：「我们像一伙小孩子似的互相捉弄。玩捉迷藏时，有些年轻的灵魂走丢了，我们还得帮他们找到方向。」我也听过有时候「客人」会出现在族群中，说些故事娱乐大家，有点像中古世纪的吟唱诗人。另外，有个当事人曾经提到她的族群最爱遇到那位称为「幽默」的怪胎，他现身后的滑稽动作常逗大家开怀大笑。

催眠中的人们对于灵魂组织在一起的现象，经常很难解释清楚其背后的奇特意义。我较常听到的说法是灵魂形成一个圆圈后，更能结合起来投射他们的念力；有人提到这常是为了联系高层力量。有些人曾经告诉我：「思路的旋律非常和谐，因而形成了某种乐音。」当灵魂的能量混在一起快速旋转时，优雅缥缈的舞蹈也会出现，以某种异国情调的光芒和颜色，时而融合、时而分散。庙宇、船只、动物、树木、或海滩等物质界的有形事物，也会在舞蹈的中央出现。这些图像对灵魂的族群而言，象征其经历过的行星，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也加深了前世的正面回忆。复制这类有形物质显然并不是要让期待再拥有形体的灵魂感伤，而是让他们与过去发生的事件愉快地沟通，以助其塑造本性。对我而言，灵魂这些神秘的表达方式，在本质上类似某种仪式大典，然而其意义远超过基本的仪式。

虽然催眠状态下的当事人对灵界某些地点的描述，也具有

上述相同的功能，但是他们阐述每个地方的景象并不相同。因此，此案例中被称为「希腊神殿」的地点，由另一个人描述则是现代学校的建筑物。其它有些陈述可能更加矛盾。比方说，许多当事人在灵界从某个地点神游到另一地点时，会告诉我说他们周围的空间像是球状物，就像上一章所看到的，但他们接着又会补充说灵界不是封闭的，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是，催眠状态下的人们倾向以地球上的经历和意识，组织可供参考用的数据架构。相当多的当事人从催眠醒来后告诉我，灵界有很多事物是无法以地球的言词来描述。每个人将自己所经历到的灵界情况，翻译成理智上易于接受和可以解释的象征。有时候，当事人第一次被我引导进入灵界时，甚至无法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因为他们理智部分的批判区从未停止释放讯息。催眠中的人们很快就会适应潜意识里正纪录下来的情况。

在我一开始搜集族群方面的讯息时，我是以灵魂的知识程度来评估其所属阶层。由于只以此为基准，让我很难迅速确认当事人的所在位置。案例十六里的当事人是在我早期研究灵界生活时来找我的。这是个意义深远的例子，我在整个过程中学到以颜色来界定灵魂。

在遇到此案例之前，我即使听到当事人描述他们在灵界见到的颜色，还是忽略了此项关乎灵魂之颜色的重要性。当事人们也提到灵魂能量聚集的色调，但我并没有将这些观察拼凑在一起。显然当时我并没有问对问题。

我对于苏联基利安夫妇（Kirlian）的人体气场摄影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灵学还满熟悉的，他们的研究报告指出，每个活着的人都具有自己的气场色泽。以人体的型式来看，我

们身体的周围显然有离子能量场放射出去，经由体内的活力点——称为「能量中心」或「轮」(chakras)，连结成网络系统。由于曾经有人对我描述说，灵魂的能量是一种移动、活生生的力量，为了在这有形星球中维持灵魂所需的电磁能量，我们有可能在这世上放射出不同的色彩。

另一个说法是，人类的气场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情绪和身体健康状况的综合。我真想知道这些人类呈现出来的经纬图，和我听说灵魂在灵界放射出来的光芒，是否有直接的关联。

透过案例十六，我了解到四射的灵魂光芒并非全是白色。在当事人的心里，每一个灵魂都会产生某种独特的气场。此案例助我解开了能量的密码。

纽：好，让我们飘离你研修的神殿。你从身边看到了什么？或是远处有些什么？

人：人们——一大群聚在一起的人们。

纽：你说有多少人呢？

人：嗯……在远处……我算不出来……数以百计……好多人。

纽：你认得出所有的灵魂吗？你跟他们有任何关联吗？

人：不尽然——我甚至看不到全部的人——那里有点……模糊……但是我这帮的人就在我的附近。

纽：如果我说你这帮二十人左右的族群为主要族群，那你们是否跟较大一点的其它族群有任何关联？

人：我们……全都……相关——不过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我不认识其它人……

纽：你见到其它灵魂的有形外表，是否和你在神殿看到自己族群的灵魂一样？

人：不，没必要那样。在这个开放的空间中……感觉比较自然。我看到的都是灵魂的模样。

纽：你现在从自己的所在位置往远处看，你看到这些灵魂的感觉如何？他们看起来像什么？

人：不同的光——像萤火虫一样到处嗡嗡飞。

纽：你是否能告诉我，像老师和学生那样彼此合作的灵魂，是不是老是黏在一起？

人：在我族群里是这样没错，似是当那些老师没协助我们研修时，他们自己倒是黏在一起。

纽：你现在看得到任何一位像老师般的向导吗？

人：（停顿）有一些……是的……当然，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少很多……我可以看到卡拉和她的两位朋友。

纽：即使在没有任何有形外表的情况下，你还是晓得他们是向导？你是不是看得到所有白色的亮光，然后意识到他们是向导？

人：我们当然可以那样察觉到，可是他们并不是全都白色的。

纽：你是说，灵魂并不是完全白色的？

人：部分正确——我们能量的强弱会让我们不那么明亮。

纽：所以说，卡拉和她两个朋友是不同色调的白？

人：不，他们根本就不是白色的。

纽：我不懂。

人：她和她两个朋友是老师。

纽：这有什么不同？你是说，这些向导放射出来的能量并不是白色的？

人：没错。

纽：那，他们是什么颜色？

人：当然是黄色的。

纽：哦……也就是说，所有向导都放射出黄色的能量？

人：不，不是。

纽：什么？

人：卡拉的老师是维拉尔斯。他是蓝色的。我们有时候会在这里见到他。好人一个，非常聪明。

纽：蓝色？我们怎样会变成蓝色？

人：维拉尔斯是淡蓝色的。

纽：我搞糊涂了。你没有提到过有个叫维拉尔斯的老师也在你的族群里。

人：你又没问我。不管怎样，他并不属于我的族群。卡拉也不是。他们有他们的族群。

纽：而这些向导的气场是黄色和蓝色的？

人：是的。

纽：你在这里还看到哪些能量的颜色在附近飘浮？

人：没了。

纽：为什么没有红色或绿色的能量光芒？

人：有一些偏红，但是没有绿色的光芒。

纽：为什么没有？

人：我不知道，不过有时候当我四处张望时，这地方看起来就像点亮的圣诞树。

纽：我对维拉尔斯比较好奇。是不是每个族群都有两个老师？

人：嗯……视情况而定。卡拉在维拉尔斯的指导下训练我们，所以我们有两位老师。我们很少见到他。除了我们以外，他还与其它族群研修。

纽：所以，卡拉她自己还是学生，而以较低阶级的向导身份来教导你们？

人：（有些忿忿不平）对我来说，她已经很厉害了！

纽：好啦！你可不可以帮我搞清楚这些颜色的架构？为什么卡拉放射出来的能量是黄色的，而维拉尔斯是蓝色的？

人：简单。维拉尔斯……他的知识远超过我们，他释放出来的是较为深沉的光芒。

纽：他这种蓝色的色调，相较于黄色或是纯白色，会让灵魂之间有所差异吗？

人：我正试着要告诉你，蓝色比黄色更深沉，而黄色比白色更强烈，视你的程度高低而定。

纽：哦，那维拉尔斯放射出来的光芒是不是没卡拉那么亮？而卡拉的又没你的能量那么亮，因为你的成熟度低了很多？

人：（笑）低非常多。他们俩的光都比我的还要深沉、稳定。

纽：以你的进阶程度来衡量的话，卡拉的黄色和你的白色有何差异？

人：（引以为傲）我正转变为略带红色的白色。之后，我将会有淡金色。最近我注意到卡拉稍微变成深黄色。我早预料到了。她是如此博学又那么好。

纽：真的？那么之后她的能量会提升到深蓝色吗？

人：一开始会先是淡蓝色。那都是慢慢来的，随着我们越来越集中的能量。

纽：所以，白、黄、蓝这三个基本光线显示出灵魂的发展阶段，而且对所有的灵魂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人：没错，而且这些改变非常缓慢。

纽：再看一看四周。你是不是看到所有灵魂的能量颜色平均地分布在这个区域？

人：哦，不！大部分是白色的，有一些是黄色，然后一点点蓝色。

纽：谢谢你为我厘清了这点。

询问每个催眠中的人他们的色系，成了我的例行问题。除了灵界本身的白色，当事人们回报大部分的灵魂是属于白色系的。显然，黯淡的白色或灰色是灵魂成长的起点，之后灵魂的气场再以基本的白色与红、黄、蓝三原色相混合。有些人会看到浅绿色系混台了黄或蓝色。

我只能以推测的方式，将我所听过关于灵魂的能量光芒，

与主宰天空的光谱原理作一比较。无论如何，我已经发现一些相似处了。天上较为冷却的星星，放射出的光芒是橘红色的，而其它温度较高的星星则是从黄色转为蓝白色。温度反映在光波上，也是一种可见光谱不同频率的震动。在人类眼里，这些波动便是深沉颜色的一系列光芒。

灵魂的能量颜色或许与氢、氮元素有一点关系，但也可能与电磁的高能量场相关。我怀疑所有灵魂的光芒皆受到灵界和谐、至高无上之智慧源头的震动所影响。有些人基于物理的定量观点认为宇宙是由波动所形成，这波动藉由不同频率的互动去影响群聚的物质。光线、移动、声音、时间在物理空间中都会相互影响。我在案例中也听过类似的理论。

总之，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灵魂和肉体意识皆能投射和接收光能。我相信各人个别的震波模式显示了每个灵魂的气场。身为灵魂时的我们所散发出的光线密度、颜色和模式，与我们本身的知识 and 理解力成正比；随着我们的成长，光芒也越集中。独特的能量形态不仅展现我们的身分，也显示我们治愈他人和自我再造的能力高低。

催眠中的人们会以颜色来形容灵魂如何现身，特别是在一定的距离外，当灵魂没有形体的情况下。我从案例中得知，较高级的灵魂投射出更快速移动的能量形态，其颜色为蓝色，而其最高集中点则为紫色。在地球上的可见光谱中，蓝紫色的波长最短，拥有高能量的不可见紫外线。如果颜色的密度反映出智能，那么发自灵魂之黄色透出来的白光拥有较低的波长，也必然显示出震动的能量中，集中力较低的灵魂。

| | | |
|------|---------|------|
| 学习阶段 | 动能的颜色范围 | 指导阶级 |
|------|---------|------|

| | | |
|-----------|----------------------|-----|
| 第一级：初学者 | 白色（明亮而相近） | 无 |
| 第二级：中下者 | 米色（微红色系，最终转而带点黄色） | 无 |
| 第三级：中级者 | 黄色（清楚而不带任何白色） | 无 |
| 第四级：中上者 | 深黄色（暗金色，最终转而带点蓝色） | 资浅级 |
| 第五级：先进者 | 淡蓝色（不带任何黄色，最终转而带点紫色） | 资深级 |
| 第六级：高度先进者 | 深蓝紫色（环绕着光辉） | 大师级 |

图三：灵魂发展程度的分类模式

图三是我依照当事人的回报，以颜色将灵魂分类的图表。第一栏是灵魂的灵性状态，也可以说是学习成长的阶段。最后一栏显示我们指导他人的资格，同时意味着我们准备好多少能力去服务他人，这些都将在下一章作进一步的说明。我们的学习始于灵魂被创造之际，随着第一次被赋予有形生命体的学习作业而加速成长。每一回投胎后因为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就更懂得如何设身处地去体会了，即使于几次投胎中有可能在前进之际又倒退回去；无论如何，以我所能观察到的，灵魂一旦达到某个阶段的程度后，至少就会留在那个阶段了。

我以图三展示了投胎中灵魂的六个阶段。虽然我大致将当事人广义区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灵魂，在第二级和第三级之间的差异是很微妙的。比如说，若要决定某个灵魂是否自初学阶段的第一级进展到第二级时，我不仅要知其白色能量残留多少，还要分析当事人对于测试其学习程度之问题所作的回答。过去人生成功的经历、对未来的展望、群体间的相处、以及当事人和导师之间的对话，共同组成一份成长的略传。

有些当事人反对我将灵界描述成一个受到管理的结构化社会，如同图三显示的组织化管理系统。然而，我持续听到同一群当事人描述一个受到同侪和老师的影响、经过计划而且井然有序的自我成长过程。如果灵界的确类似一个宏伟的学校，在全程监督我们之灵界老师的领导下，具备众多教室——那它便是有组织的。图三是我自己所使用的基本构图，我知道它仍有不足之处。我希望前世治疗师能在未来的几年里藉由类似的追踪研究，以我的概念建构出他们自己评量灵魂成熟度的方法。

本章可能会让读者以为，灵界的灵魂会因为光芒颜色的阶级不同而受到隔离，就好像地球上的社会以阶级来区分人一样。地球的社会现象是不能拿来与灵界相比较的。用来评判灵魂知识的光线频率，其差异仍然来自于产生所有灵魂的同一个能量源头。灵魂完全是以意念整合在一起。如果灵界所有阶层的执行都落在同一个等级，灵魂所获得的将是一个糟糕的训练系统。以前一个学校一间教室的教育观念，限制了不同年龄层的学生。在灵界的同侪群中，灵魂和成熟度相近的其它灵魂研修，资深的导师，准备好让新世代接替自己的位置。

因此，灵界为了评量学习与发展所设计的制度，有其存在

的实际原因。这套系统培养出智慧与至终完美的灵魂。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或许会在以教育为导向的过程中，因为不良的选择所产生的后果而受到伤害，但是我们总会在此系统中受到大师级灵魂的保护、支持和引导，我视之为灵魂的管理。

几世纪以来，这个灵魂分级制度的观念已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柏拉图曾说灵魂从童年转化到成人，经过许多阶段的道德明智化。希腊人觉得人类几世纪以来从毫无是非观念、不成熟和暴力倾向的生物，转变到后来的慈悲、耐心、原谅、诚实和充满爱心的人。西元第二世纪时，新基督徒的神学受到波萝提奈斯（Plotinus）的深远影响，其新柏拉图派的宇宙论包括灵魂的层级之分。最高等的是卓越的宇宙独尊，或是创造之神，灵魂由其诞生而占据人类的血肉之躯。最后，较低等的灵魂将回乡，完成与宇宙大灵魂的重聚。

我对灵魂发展的分类，并不是专注在社会地位或是优秀程度的精英。高度进化的灵魂在地球上，经常处于卑微的环境中。同理而言，人类社会中具有影响力的上流人士，完全不会处于充满喜悦的灵魂成熟状态。真实情况往往与表面看起来的相反。

以灵魂发展的定位来看，我不该过度强调族群的重要性。我将会在第九章对于初学者阶段的灵魂（第一级和第二级）作更仔细地检视，以了解族群是如何运作的。继续深入探讨之前，我想要总结一下我所学习到关于族群作业的基本原则。

*新手认证完成后，不论塑造阶段的时间比较上有多长，所有初级灵魂会依其理解程度被分配至新族群中。

*一旦具有支持作用的新族群形成后，未来就不会再加入新成员。

*关于特质相近的灵魂分组，似乎有个系统性的选择程序，相近的自私、感受度、情感表现和欲望，全都是考虑的因素。

*不论大小，族群间的能量不会直接混在一块，但是灵魂可以跨越族群与中等社群之间的藩篱，互相沟通。

*第一级和第二级的族群可能会为了研修而分组成更小的单位，但不会因此和原本是同一族群的灵魂分离。

*族群同侪中，成员的学习速度不一，有些灵魂会比其它人进步更快，即使这些学生不见得在课程中的所有领域皆表现良好。在中级阶段的程度时，灵魂被允许去展现自己在治疗、教导、创作等方面的特殊天赋，以便仍停留于原单位的族群同时，还可以参与那些被赋予较高深任务的特殊族群。

*灵魂到了第三级，在自我发展中所有领域的需求、动机和表现，将会彻底地受到评估，然后随意地安排成某种「独立学习」的研修组。通常，以前的指导老师会在某个大师之下继续监督他们。如此一来，在中等社群里一至多个族群中，将要从第 3 级完全毕业的新灵魂们，可能会被安排在一起。

*快达到第四级时，灵魂在族群活动之外获得较多的独立性。虽然灵魂越进步、族群的数目也有越缩小的倾向，与原有同侪之间的紧密联系却不曾失落。

*灵界指导老师的教学方式很广泛，视族群的组成份子而采取拟人化教学。

第8章 我们的向导

我的当事人受到催眠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个人向导的。在催眠过程中，有些案例的向导可以明显感觉得到。我习惯会问当事人是否看到或感觉到房间里有个无形灵魂的存在。如果有，这个第三者往往是来保护当事人的向导。通常，当事人会在想象出脸孔或听到声音前，便感觉到这个无形灵魂的存在。时常静坐的人对于这类景象自然比那些未曾联系过向导的人来得熟悉。

认出灵界的老师带给人们温暖、爱的创造力。藉由向导的协助，我们更能敏锐地意识到生命的永续性和原本灵魂的身分。向导的存在对我们而言是一项恩典，因为他们是我们应验命运的一部分。

向导是复杂的灵魂，尤其当他们成为大师级人物的时候。灵魂自我觉醒的程度，多少决定了分配给自己的向导有多厉害。事实上，某个特定向导的成熟度影响到底下所指导的学生是否仅有一个或数个。能力在资深阶段或以上的向导，通常会在灵界和地球上与一整组族群的灵魂共事。这些向导也会有其它灵魂协助他们。依我所见，每个灵魂族群通常都会有一个或多个受训中的新手老师，所以有些人会有一个以上的向导帮助他们。

我的当事人对其向导的称呼从稀松平常、异想天开、或是奇特发音的字，到甚至怪里怪气的都有。这些名字往往可以追溯到这位老师与学生共同经历过某个特别的前世。有些催眠状态下的当事人即使可以清楚地看见向导，却说不出向导的名字，因为无法模仿有些名字的发音。我告诉这些人，明了分派向导给他们的意义，远比晓得向导的名字更重要。也有当事人

只用普遍的称呼称其向导，例如：领导、顾问、指导，或只是「我的朋友」。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朋友」的定义。通常当催眠状态下的人提到灵界的朋友时，他们指的是灵魂伴侣或是族群中的同侪，而不是向导。我们的灵魂朋友和我们的程度相当，不会比较高也不会比较低。当我们在地球生活时，这些朋友能在灵界给予我们精神鼓励，甚至投胎来这世界，陪伴我们走过人生。

我与当事人的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协助他们在意识中感谢向导于其人生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灵界的老师以他们熟练的教导技巧来启发我们所有的人。有些我们自以为是自己的灵感或想法，其实可能来自关心我们的向导。在我们尝试挑战自己的时候，向导也会抚慰我们，尤其当我们还是孩子、需要慰藉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当事人，在我问她这一世何时开始遇见向导时，作了一个可爱的评论。「哦，当我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她说：「我记得第一天上学很害怕的时候，当时我的向导就陪着我。她坐在书桌上陪我，然后当我因为太害怕而不敢问老师的时候，她告诉我怎么去洗手间。」

将灵魂想成是个人守护神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当我们最初意识到自己为人类的时候。史前文明的人类学研究显示，当时人们图腾式的象征引导出个人的守护观念。尔后五千年前左右，城邦兴起，官方的神祇与城邦的宗教联系在一起。这些神祇比较有距离，甚至引起恐惧感。于是，保卫个人与家庭每天生活的神祇便显得重要。个人的保护神对每个人和家庭来说，就如同守护天使，一旦发生危机时，随时可以唤来神明的帮助。这样的传统已经延续到我们现代文化中。

我们在美国的東西两端便有两个例子。欧马夸（Aumakua）

是夏威夷人的个人神明。波里尼两亚人相信祖先可以担任神和活着的家族成员的沟通（化身成人类、动物、或是鱼）。不论是在幻觉或梦里，欧马夸都可以帮助或训斥一个人。在美洲东北方，伊洛郭（Iroquois）认为人类自己的内在精神力量为奥伦达（Orenda），与更高深的奥伦达精神相连结。这个守护神能够抵抗加诸于人类身上的恶魔和伤害力量。向导般的灵魂守护者是美国许多原住民信仰文化的一部分。西南边卒尼族（Zuni）的口述神话中，有个像神一样与人共存的灵魂，称为「人生道路的制造者与维护者」，并且被认为是灵魂的守护者。世界上也有其它文化相信有个上帝以外的神明看顾着他们，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求情。

我认为人类总是需要在崇高的上帝之下，尚有一个拟人化的形象来扮演他们周围灵魂的力量。人们祷告或静坐时，他们想要接触到自己熟悉的灵魂，从其身上得到启示。人类若是向一个心里可以清楚辩认出形象的灵魂寻求协助，也比较容易做得来。由于对崇高的上帝缺乏想象，阻碍了许多人的直接感应。不论各人的宗教偏好或信心程度有多不同，大家都觉得如果真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那么这位神明应该忙到没时间去操心大家的个人问题。人类对于和上帝的直接感应，常常表现出不值得一试的态度。于是，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以曾经活在世上的先知，作为与上帝沟通的桥梁。

有些先知或许为了提升自己的神性地位而不够人性化。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减低所有伟大的先知对其追随者重大的灵性影响。这些能力强的灵魂在过去以先知的身分来地球投胎，让许多人从他们的教导中受益不少。然而，人们的心底还是有种感觉——仿佛一直就知道似的——某个人，某个属于自己的神明——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接近。

我认为对于那些有虔诚信仰的人，向导们会以其宗教信仰中的人物现身。我曾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中，看过这样的例子。一个在虔诚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小孩经历过濒死经验后，说她看见了耶稣。当她被要求用画笔画出见到的事物时，这小女孩画了个站在光辉中，没有容貌的蓝色男人。

我的当事人让我了解到，他们生命中依赖和运用灵界向导的协助有多深。我也因此相信，我们是他们最直接的责任——而不是上帝的。这些博学的老师于几千年以来（地球时间），一直陪伴着我们，在我们投胎接受挑战之前、中途、之后等数不尽的转世里协助我们。我注意到催眠中的当事人不像有些意识清醒、走来走去的人们会因生活中的不幸去怪罪上帝。更常见的情形是当我们处于灵魂状态时，我们的向导首当其冲地承受我们不满的矛头。

经常有人问我，指导老师是随机挑选的，还是经过配对的安排。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灵界，向导的确是依序受指派到我们面前。我认为他们个人的教导风格和管理技巧支持着我们永恒的灵魂，与我们漂亮地融合在一起。

比如，我曾经听说比较资浅的向导，因为在过去几世里克服过某种特别困难的负面性格，而被指派给具有相同行为模式的灵魂。这似乎显示这些曾经身历其境的向导们，他们被评量的方式在于如何突破过去命运中的功课并产生正面的改变。

所有的向导都对他们的学生充满热情，但是指导的方法各不相同。我发现有些向导不断在地球上协助他们的学生，有些向导则在灵魂克服挑战之后，才给予少许的公开鼓励。灵魂的成熟度当然是其中一项因素。研究生也比新生获得较少的协助。除了发展中的成熟度，我认为个人的渴望程度也决定了向

导在其一生中出现的频率和给予协助的方式。

至于性别，我发现当事人的性别与他们的向导以男性或女性现身没什么关连。整体说起来，人们对于向导的性别角色都能自然地接受。这是因为长久以来，他们已经习惯向导的男身和女身，而不是因为特定的学生和老师之间，某种性别会比另一种更有说服力。有些向导会混着性别出现，这种现象的确是以支持灵魂是雌雄同体的说法。有个当事人告诉我：「我的向导会在两种性别之间转来转去，有时候是艾丽斯，有时候是艾力克斯，端看我当时需要的是男性或女的忠告。」

依我分析，在灵界挑选老师的过程受到仔细地管理。每个人至少有一位资深级、或是大师级的向导，在其灵魂被创造的时候便指派给他了。许多人之后多了个新上任不久的第二位向导，比如上一章提到的卡拉。为了给一个更好的称呼，我叫这些学生级的老师为资浅的向导。

胸怀大志的资浅级向导们，在他们的成熟度发展到中上阶段时，就开始参与初期训练了，也就是当灵魂发展到接近第一级末期的阶段（事实上，我们早在发展至第四级之前，便开始以从属的身分参与向导的训练。我们的成长还在低阶段的时候，便以朋友的身分帮助别人，并且在轮回之间的灵魂状态下，以咨询的方式协助同侪。大师级的向导们成立类似托管的管理组织，让灵界较年轻的向导们以资浅级和资深级的教导任务反映大师的意愿。我们将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里看到向导是如何训练出来的，其中将包括更高阶层的灵魂案例。

所有的向导是否都具有相同的教导能力？而其能力是否影响到我们在灵界的族群大小？以下是有此经验的灵魂与我讨论这问题的案例。

◎案例 17◎

纽：我很好奇灵界的老师是如何依能力被指派任务，去帮助成长中的灵魂。当灵魂成长到向导的阶段时，他们所分配到的学生数目是不是不少？

人：只有那些比较有经验的灵魂才会带到学生。

纽：我想象一大群需要向导的灵魂，成为资深级灵魂的重大责任——即使另外有个助手。

人：他们有能力处理的。规模大小并不是问题。

纽：为什么？

人：一旦你成功到达老师的功力时，灵魂的数目多寡就不重要了。有些群体（族群）有一大堆灵魂，有些则没有。

纽：所以说，如果你是有蓝光气场的资深老师，班级的规模与你的任务并没什么关联，因为你能够管理数目庞大的灵魂？

人：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很多时候是看某个族群中灵魂的型态与领导者的经验而定。即使是管理数目较庞大的族群，他们也会获得帮助。

纽：谁需要帮助？

人：那些你称为资深的向导。

纽：嗯，那又是谁会帮他们？

人：那些监察。他们现在可真正具备职业水平。

纽：我曾听过有人称他们为大师级老师。

人：那样的称呼倒还不错。

纽：他们呈现在你面前的能量颜色是什么？

人：是……带点紫色的。

备注：如同上一章里的图三，第五级初级阶段的灵魂放射出天空蓝的能量。随着灵魂的成长，气场也变得越来越紧密，首先是柔和的蓝，最后演变成深紫色，展现了与第六级完全整合的优异成长。

纽：既然向导各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他们是否也有相同的地方呢？

人：如果他们没有受过爱的训练，没有想要帮助我们加入他们的热情，他们也就不能成为老师。

纽：那么灵魂何以被选为向导，可否就这点下个定义。请你挑一个典型的向导为例，告诉我这个成熟的灵魂拥有什么特质。

人：他们必须具有同情心，又不能放你太轻松。他们不会评断别人。你不需要以他们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硬套在你身上来限制你。

纽：好，那些是向导不会做的事。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过度引导灵魂的话，依你看，他们又做过什么重要的事？

人：嗯……他们在自己的族群里培养士气，灌输自信——我们都晓得他们自己经历过许多事。我们有权犯错，即使犯了错，也还是会被原原本本地接受。

纽：我必须说，我发现灵魂对自己的向导非常忠心。

人：那就是原因呀——因为他们从未放弃你。

纽：你认为向导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人：（毫不犹豫）激励你并且给你勇气。

下一个案例是已经投胎了的向导作法。这名向导叫欧华，他拥有上个案例所提到热心老师的特质。显然他初期的任务是亲自照顾案例十八里的当事人，而他一直没有改变作法。我的当事人认出她向导投胎后的化身时，整个人震惊极了。

大约公元前五十年左右，欧华第一次以向导身分出现在我当事人的生命中。根据描述，他是住在朱顿（Judean）村的一个老人，当时那个村庄一直受到罗马军队的侵扰。案例十八是个年轻女孩，因为一次罗马人突袭地方上的异议份子而成为孤儿。在这次前世的初始，她谈到自己在酒吧里作奴隶。身为女侍的她经常被主人打，有时还会被罗马客人强暴。二十六岁时，她因为工作过度 and 饱受虐待，绝望而死。这个当事人对她村庄里的那位老人，作了以下的陈述：「我日夜工作，对于痛苦和羞辱早已麻木不仁了。他是唯一对我友善的人——教导我要相信自己——要相信在我身边这群残酷的人们之外，还有更高贵的人。」

当事人稍后详述了几个其它困苦前世的片段，而欧华一直都以值得她信任的朋友身分出现，有一次还是她的兄弟。当事人看到这些人都具有同一个灵魂，她认得出这个灵魂就是她的向导欧华。在许多前世里欧华并没有出现，当他帮助当事人时，有时候只是一闪而过的有形接触。突然间，我问当事人欧华是否有可能就在她的现世中？她稍微犹豫后，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因为心里见到的景象而一直流泪。

◎案例 18◎

人：哦！我的上帝——我就知道！我就觉得他不知道哪里不太一样。

纽：谁？

人：我的儿子！欧华是我的儿子布莱登。

纽：你的儿子其实就是欧华？

人：（又哭又笑）是，是的！我知道！我生他那天就感觉到了——一种很棒的熟悉感，对我来说很特别——他不只是一个无助的婴儿……哦……

纽：你生他那天感觉到什么？

人：我并不是很确定——只是内心感觉到——比一个母亲第一次喜获麟儿时的那种兴奋还要多。我感觉他来了——来帮助我——你没看到吗？哦，这真是棒透了——这是真的——就是他！

纽：（因为当事人兴奋地摇摆，几乎就要晃出我办公室的躺椅，我赶紧先帮她冷静下来，然后才继续）你觉得欧华为什么在这一世以你儿子布莱登的身分出现？

人：（安静下来，但仍然微微哭泣着）他要带我克服这段艰难的日子……和那些不愿接受我的人战斗。他一定了解我已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麻烦日子，然后决定来当我的儿子。我投胎前并没有和他讨论过这样的安排……多美好的一个意外惊喜呀……

备注：我的当事人在此人生阶段，正试图在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获得认可，在家里也遭逢了婚姻问题，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是家里主要赚钱的人，后来我晓得她离婚了。

纽：你带小婴儿回家后，发现到他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

人：有，那种感觉从在医院开始就有了，而且从未消失。有时

候我回家已经筋疲力尽了——累得被打败了——保母离开后，我都对他发脾气，但是他对我是那么有耐心。我甚至不用去抱抱他。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智慧。直到现在我才完全明白其中的意义。现在，我知道了！哦，真是幸运。我本来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该留住这个小孩——现在我全看懂了。

纽：你看到什么？

人：（坚定的口吻）当我试图要在职场中更有所为时，身边的人变得……更强硬……不认同我的专业。我和我先生之间不太愉快。他给我很大的压力，要让我感到挫败……他想征服我。欧华——布莱登，在这里帮助我坚强起来，我才得以克服……

纽：你觉得我们发现你向导在这一世以布莱登的身分与你在一起，这样可以吗？

人：可以的，如果欧华不想让我知道他决定走入我的生活，我也不会来见你——我心里就不会有想见你的念头。

从这个特殊案例可看出，当事人与其向导于世间联系上时，当事人的情绪是多么的激动。必须注意的是，欧华选择的角色并没有侵犯到灵魂伴侣经常扮演的典型角色。他没有成为她的先生，过去几世里也未曾有过。当然，灵魂伴侣也会选择配偶以外的其它角色，而来世间投胎的向导所选择的角色，通常不会逾越两个一生在一起的灵魂伴侣。此案例中当事人的灵魂伴侣正巧是她高中时期的旧情人。

根据所有我搜集得到的资料，欧华似乎在过去两千年当中，进步到资浅级的向导了。他或许在这当事人从白色晋级到黄色气场之前，就会晋级到资深向导的蓝色阶段。不管此过程历经多少世纪，欧华将一直是她的向导，即使他不会再与她

于同一世代里投胎了。

我们会在成长过程中赶过向导吗？或许终究可以，但我敢说在我所有的案例中，我还未见过任何这样的例证。发展相当快速的灵魂算是天赋异禀，而能帮助他们的向导也非比寻常。

配对的向导来世间与人们在一起的情形也很寻常，而每个向导都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方式。在这样的案例中会有一个主导者，即使较有经验的资深向导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要务在身，而于日常活动中较少现身。灵界之所以安排向导合作无间，是因为这一对向导可能正在培训中（比如资浅者在资深者的领导下学习），或是这两个向导之间的关系（比如资深者与大师级之间）是如此源远流长而成了永久的连结，资深向导可能会有自己的族群要照顾，然而还是会受到已经看顾许多族群之大师级向导的监督。

每组向导中的个别向导，在灵界里外都不会相互干涉对方。我一个好友的向导例子，便是两个老师如何共事且互补的最好见证。这个案例很适合用来举例说明，因为我已经观察过这两个向导在不同的人生环境中互动的方式。我朋友的资浅级向导是以一个和善、充满爱心的美国原住民女医生现身，名为昆医生。她出现时，穿着简单的鹿皮裹身，长发往后梳，温和的脸庞沉浸在耀眼的光芒中。当昆医生被召唤时，她的洞察力足以理解困扰我朋友之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牵涉到的人。

我朋友选择了一个相当艰难的人生道路，每当昆医生想要帮他轻松一下，却老是被一个充满挑战性格的男性向导——吉尔士减缓下来。吉尔士显然是个资深级向导，而且在灵界可能接近大师级的地位。吉尔士也不像昆医生那么常出现，当他出

现在我朋友更深层意识中的时候，他是冒然现身的。接下来的例子便是资深向导与资浅向导的不同处。

◎案例 19◎

纽：当你为了某个重大问题沉思的时候，吉尔士是怎么出现的？

人：（笑）我可以告诉你，他和昆医生不一样。通常，他喜欢……躲起来一下……开始的时候……躲在阴影后面……蓝色的烟雾。见到他人以前，我会先听见他轻声在笑。

纽：你是指，他一开始是以蓝色能量的模样出现？

人：是的……为了将自己隐藏一点点——他喜欢带点神秘感，但是不会维持太久。

纽：为什么？

人：我不知道——为了确定我是真的需要他吧！我猜。

纽：那，当吉尔士现身时，你觉得他看起来像什么？

人：爱尔兰的小妖精。

纽：哦，那他是一个小矮人啰？

人：（又笑）一个小精灵的模样——布满皱纹的脸上都是纠缠在一块的头发——他看起来邋遢，而且不停地到处乱动。

纽：他为什么那样？

人：吉尔士这人狡猾——又没有耐性——当他在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时候，一直皱着眉，两手扣在背后。

纽：你怎么解释他这样的行为？

人：吉尔士不像那种庄严的向导……但他非常聪明……诡计多端。

纽：这样的行为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可以讲得更详细一点吗？

人：（紧张）吉尔士使我的人生像西洋棋，而地球就是棋盘。什么样的行为就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并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方法。我自己规划人生，然而我人生的棋局却走错了。有时候我觉得他在棋盘上设下陷阱。

纽：你这位资深向导的技巧让你成功了吗？吉尔士有帮助你解决人生棋局里的问题吗？

人：（停顿）……之后才有……在这里的时候（指灵界）……但是，他害我在地球上活得如此要命的辛苦。

纽：你可不可以摆脱他，只跟昆医生一起努力？

人：（苦笑）那在这里是行不通的。而且，除此之外，他相当卓越。

纽：所以，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向导？

人：没办法，是他们选择你。

纽：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有两个向导，而且他们处理你问题的方法又是如此不同？

人：没想过，但是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昆医生……很温和……而且持续支持着我。

备注：这些曾经住在北美的美国原住民化身，成为我们住在这块土地上之后代子孙的能干向导。根据多数有类似向导的美国人资料，促使我深信灵魂会被前世生活的地理环境吸引。

纽：你最喜欢吉尔士教学方式的哪个部分？

人：（沈思）哦，他会^嗯，逗我——几乎是用挖苦我的方式，要我在人生的棋局中表现得更好，并且停止自怜。事情非常艰难的时刻，他会激励我继续前进……坚持我要发挥所有的能力。吉尔士的方法中没有轻松两个字。

纽：你在地球上感受得到这种训练吗？即使没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人：是的，当我在冥想、深入自己心灵的时候……或是在我作梦的时候。

纽：你要找他，他就出现？

人：（一阵犹豫）不……虽然感觉我好像永远与他同在……昆医师比较常来看我。我不能在任何自己想要的情况下紧抓着吉尔士不放，除非事态真的很严重。他很难捉摸的。

纽：为我总结一下你对昆医生和吉尔士的感觉。

人：我爱昆医生就像爱自己的妈妈，但是若没有吉尔士的训练，我也达不到现在的境界。他们俩都很有技巧，因为他们都让我从错误中学习成长。

这两位向导是配对的，也是两个向导共同合作的代表。在这个案例中，吉尔士喜欢以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教导业障的观念。在事先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他会确定不让我朋友轻易解决人生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昆医生则给予舒缓和温柔的鼓励。

我朋友来找我为他催眠时，我就感觉到昆医生返居幕后，而吉尔士已经准备好参与了。吉尔士是个关心人的向导，就像

所有的向导一样，却不会有任何一点纵容。在解决问题的方法突然露出曙光之前，逆境有助于我朋友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限。坦白说，吉尔士给我的感觉像个淘气的严师，我的朋友却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十分感激这位复杂的老师提供的挑战。

普遍说起来，向导像什么呢？依我的经验，没有任何向导是一样的。这些较成熟的热忱灵魂给我的感觉是，在每个催眠过程中荡进来，甚至是同一个当事人的每个疗程。他们可以是协力合作或是蓄意阻挠的、包容或是不通融，模稜两可或是坦率的，或是对我与当事人所做的任何事情完全不在意。我非常尊崇向导，因为这些能干的人物在我们命运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我必须承认，他们会阻挠我的询问。我觉得他们很神秘，又像便利设施；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捉摸不定。

本世纪初，藉由第三者和催眠中人们在房间内召唤死去灵魂的行为，普遍被定义为「监控」，因为这些第三者扮演灵界与当事人沟通的导演。大家都晓得灵界那方的监控（不管是不是向导所为）所产生的能量模式，与当事人在情绪上、理智上、和灵性上是和谐一致的，而介于第三者与灵魂之间的和谐能量模式，其重要性也是众所公认的。

如果因为监控封锁了我对当事人的调查和询问，我会思考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对于有些会封锁的向导，即使只是只字片语的资料，我都必须争老半天，当然也有向导给我极大的斡旋余地。我从没忘记向导有权封锁我更了解其所关切的灵魂，毕竟，我跟这些当事人的相处只是短暂的缘分。坦白说，我还比较希望和当事人的向导完全没有交流，也不要向导这一刻帮助我了解状况，下一刻却又封锁住记忆的流动。

我相信向导封锁消息的动机，并非只是为了抵制临场心理

治疗的走向。我不断搜寻关于灵界的新数据。一个会帮助当事人想起前世记忆的向导，另一方面或许会阻挡我询问关于其它星球上的生活、灵界的结构、这一切是如何创造等偏离主题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当事人大量的数据中，获得关于灵界的秘密也只是断简残篇，显示许多向导的谨慎。在我与当事人及其向导沟通时，我也感受到自己的向导所给予的协助。

有时候，当事人也会表达对向导的不满，但这通常只是暂时性的。在很多时刻人们会认为他们的向导很难搞，并没有放足够的心力在帮助灵魂这件事上，或是不够关心他们。曾经有个当事人告诉我，他已经试了好久想换一个向导。他说：「我的向导拒绝响应我，她并没有真正贡献心力帮助我。」这名男子告诉我，他想换向导的想法并没得到认可。我观察到 he 长期独处，前两世也没什么群体活动，因为他拒绝去面对和解决他的问题。他对他的向导发脾气，因为他觉得向导并没有将他从恶劣的情况中解救出来。

我们的老师真的不会因为我们的排斥而感到不安，对于那些逃避问题又心怀不满的学生，我注意到向导有办法让这些人害怕他们。向导只要我们发挥最好的一面，有时候这也表示他们必须目睹我们受足够多的痛苦以达到特定的目标。向导必须等我们准备好改变自己之后，才有办法于过程中帮助我们，只为了教导我们充分善用生命里的契机。

我们有理由害怕自己的向导吗？在第五章，和之后的第十三章，我们看到的是显然很幼齿的灵魂，死后见到向导克罗狄斯前来询问时，显得有些惴惴不安。基本上，这样的忧虑并不会持续。我们也许会觉得懊恼，不晓得如何向向导解释为何没达成目标，但他们总能体会。他们之所以要我们诠释自己的

前世，是希望我们能够从分析错误中获益。

我的当事人表达过各种对向导的感觉，但其中并没有恐惧。人们反而担心自己在人生艰难的时刻，会被灵界的指导老师放弃。我们和向导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而不是被告与法官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个人向导帮我们适应灵魂投胎时承继的隔离感和孤立感——不论我们感受到多少家庭的爱。向导让我们于拥挤的世界中肯定自己。

人们想要知道，自己求救时向导是不是会随传随到。向导选择帮助我们的方式并不全然一致，因为他们必须小心评估自己是否真的那么需要插手。我也被问过，催眠是不是与向导联系的最好方法。我自然会偏好催眠，因为我晓得以这媒介取得灵界详细的信息是多么有效。然而，让一个受过训练的人催眠，并不是一个天天可行的方便方法，而静坐冥想、祷告、便比较可行。自我催眠——深度静坐、冥想的的一种形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变通方法，适用于那些怕被人催眠，或是不希望别人打扰自己探索灵界的人。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能从自己的深度意识中，将广大的意念传送出去。每个人的念头对向导来说就像灵性的指纹，刻印了我们的身分与所在。在我们的人生中，特别是在压力很大的时期，多数人感觉到有人在看顾着他们。我们或许无法描述这种力量，然而它确实存在。

探触自己的灵魂是发现内心更伟大力量的第一步。在这阶段，我们精神上用来与神沟通的所有线路，都在向导的监控中。向导自己也有位居更高层的向导。这整个阶梯似的排列就像是延绵的导管，直通智慧能量的源头，而每个梯级是整体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人要对祈祷有信心，要相信求助的祈念会获得内

心更高力量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向导对我们在灵界及世上的短暂生活而言相当重要。如果我们放轻松、集中意识，内在的声音便会对我们开口。而且，即使我们没有发出任何讯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所听到的。

心理学家所做的全国性研究调查显示，十分之一的人承认听到常是正面且指导性的内在声音。对许多人来说那真是如释重负的好消息，他们因此了解到那内在的声音并不是跟精神病有关的幻觉。内在的声音就像是随时待命的长驻型咨询者，不用太担心，而且这些声音经常来自我们的向导。

指派给不同灵魂的向导，的确会为了互通心灵上的紧急讯息而合作。处境艰危的人们要是救不了自己，可能会发现刚好在关键时刻遇到顾问、朋友，或甚至是陌生人前来相助。

日常生活中迎向我们的内在力量，并不像我们视觉上实际看到向导那样，以感觉和情绪来说服我们说自己并非孤单。经由安静的沉思来倾听和鼓励内在声音的人提到，他们感觉是在与超越自己的一股能量作个人连结，给予自己安心和支持。如果你想称这内在的引导系统为灵感或直觉，那也可以，因为这个系统帮助我们某一层面和更高深的力量。

在生命的艰难时期，我们倾向于要求向导快点调整好所有事情。在催眠过程中，我的当事人看到向导有时并不会帮他们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运用一些线索来照亮解决的路径。这是我之所以对催眠中的当事人遇到信息被封锁的情况时，慎重面对的原因之一。领悟力是在依个人情况的进度掌控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展现。一个关心学生的老师可能不愿让某个问题的所有层面，在某个关键时刻全都显露给学生看。事情揭露之后，我们个人处理的能力各不相同。

当你向更高的灵性力量求助时，我想最好别要求立即获得改变。我们人生的成功，是按计划而可预见的，我们无法选择变通以达到特定的目标。寻求指导时，我建议各位只求得到人生下一步该怎么走的协助。当你这么做时，对于意料之外的可能性最好要有心理准备。要有信心、保持谦逊、敞开心胸去面对各式各样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们死后，灵魂并不会感到悲伤，不像当我们有身体时那样会感到悲哀。然而，如同之前见识过的，灵魂并不是超然无情感的生命。我观察到那些位阶高层、看顾着我们的灵魂，看到我们在世上做出错误的选择和经历痛苦时，他们也会感受到我所称之的精神哀伤。当然，当我们遭受折磨时，我们的灵魂伴侣和同侪也会感到悲痛，向导也是一样。向导或许不会在辅导座谈会和每一世转世之间的灵界族群讨论中表现出他们的伤心，但他们深深感受到身为老师对我们的责任。

我们将有机会在第十一章更了解第五级的向导。我从不曾在当事人中发现属于第六级的人，或是大师级的向导。我怀疑在地球上的任何世代，并没有多少这类先进的灵魂。大多数第六级的灵魂都太忙于在灵界计划和指导，以致于没时间投胎了。从第五级灵魂的当事人回报可得知，第六级灵魂似乎没什么新的人生课程要学习了，但我感觉仍来世上投胎的第五级灵魂，可能并不太清楚所有大师级灵魂参与的神秘任务。

有时候与较高级灵魂的催眠过程中，我会听到高于第六级的更高级灵魂的指示。这些甚至是大师级灵魂必须报告的对象，其能量是最深层的紫色。这些优异的灵魂应该蛮接近创造者。我被告知这些难以捉摸的人物并不好掌握，但在灵界受到高度推崇。

一般当事人并不晓得是否该将向导放在比较不神性的类别中，或是以他们的先进程度，将他们想成较小的神。在这方面任何观点都没有错，只要一切想法令人舒服、受到鼓舞，对每个人来说合情合理就好了。虽然有些当事人倾向于将向导视为上帝——他们并不是上帝。依我看，向导并没有比我们神圣多少，所以他们才会以人类的形体现身。在我所有的案例中，上帝从未曾现身。催眠状态下的人们说，他们感觉得到有一股至高无上的力量引导着灵界，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上帝」这字眼适合用来描述创世者。或许就像哲学家史宾诺沙（Spinoza）所说的：「上帝不在于他是谁而在于它是什么。」

每个灵魂都与一个更高的灵性力量连结。所有灵魂都是同一个神性意识的一部分，产生自同一个圣灵。这个优异的能量在范围上是属于全宇宙的，所以我们都具有神的地位。如果我们的灵魂反映出我们所称为「上帝」之圣灵的一小部分，那么向导则给了我们看到自己与这创世者连结的一面镜子。

第9章 初级灵魂

初级灵魂有两种：一种是以其与灵界之外的接触而言，相当年轻的灵魂：另一种是曾在地球上投胎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仍显幼稚的灵魂。我在第一级和第二级都发现到这两种初级灵魂。

我相信，今日在地球上寄居于人类身体的灵魂，将近四分之三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我知道这种令人泄气的说法容易得罪人，因为这表示我们人类中，大部分人口仍处于低阶层的训练阶段。然而，当我想到全世界人口因不断受到负面之文化交流的误解和暴动而纷乱不已时，我并不想改变这种想法；地球上应该有极高比例的人属于较为低阶层的灵魂。无论如何，我确信人类的意识在每个世纪都有进步。

这几年来，我已经在档案里建立了所有当事人之灵魂层级的分布统计。毋庸置疑地，属于低阶层的灵魂数目较为众多，因为这些当事人并不是随机来找我的。我的案例有可能过度呈现低度发展的灵魂，因为他们就是生活中极需协助而来找我的一群人。

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以下为我所有案例中，灵魂在各层级的百分比：第一级，42%；第二级，31%；第三级，17%；第四级，9%；第五级，1%。如果将这些数据反映在全世界的五亿人口上，将会因为我的抽样数目太小而显得不可信。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地球上属于第五级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万人而已。

根据当事人的叙述，灵魂达到圆满成熟时，就会结束来世间的投胎。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灵魂占有高比例的重点在于，

我们有加倍增长的人口与快速出生的婴孩供给灵魂投胎，平均每天就有二十六万个婴儿出生。这项人类与灵魂的供给需求意味着，这些灵魂应当是从较不成熟的灵魂族群中被拉来投胎的，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转世来藉以成长，也更需要来世的投胎机会。

我对那些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之当事人的感受比较敏感。我也数不清究竟这种情形发生过多少次，某个新来的当事人在我的办公室说：「我知道自己是个老灵魂，但我似乎没办法应付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希望自己是成熟的灵魂，因为不管在哪方面，多数人都讨厌被看作是初级者。每一个案例都是独特的。每个灵魂的个性、个人发展速度，以及指派给他们之向导的特质，都有许多可能的变异性。我视自己的工作为当人们向我报告本身成长进度的时候，我为他们提供事情之所以如此发展的解释。

我的案例中，许多当事人在地球已经投胎长达三千年了，却还是处于低度发展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相反的情形也发生在少数人身上，即使成长迅速对灵性发展而言并不寻常。经历过各类教育性的人生模式后，学生们发觉有些课程较其它困难。我有个当事人八百五十年以来轮回过无数次，一直都无法克服妒忌的性格，但在同一时期末，她在克服固执己见方面却没遇到多大困难；另一个当事人则花了将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寻求操控他人的权威，然而，他学到了慈悲。

下一个案例是一个全然初级的灵魂。因为这位新手的轮回经验太少，所以尚未有灵魂族群的分派。她的第一次投胎因为蒙古人入侵，死于公元 1260 年的北叙利亚。那一世她的名字为雪佩，当她五岁的时候，她的村落因为一次严重的大屠杀而

被劫掠一空。

◎案例 20◎

纽：雪佩，现在你已经死了而且回到了灵界，告诉我你的感觉。

人：（大叫）我被骗了！那一世真是残酷！我根本待不下去。我只是一个小女孩，帮不了任何人。这真是一个错误！

纽：是谁造成这个错误？

人：（识破阴谋般的诡异声音）我的向导。我信任他的判断，但他把我送去那种残酷的生活真是错了，我的人生还没开始就被杀了。

纽：但你的确同意要进入雪佩的身体，不是吗？

人：（生气）我并不晓得地球是一个充满恐怖的可怕地方呀！——我没有被告知所有的真实面——这整个愚蠢的一世是一个错误，我的向导应该要为此负责。

纽：你没有从这一世学到任何东西吗？

人：（停顿）我开始学会去爱……是啊，那真棒……我的兄弟……父母……但是如此短暂……

纽：这一世有没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呢？

人：我哥哥阿蒙……和他在一起……

纽：阿蒙也在你现在这一世里吗？

人：（突然从椅子起身）我不相信！阿蒙就是我的先生比尔——同一个人——怎么会……？

纽：（我让当事人冷静下来后，向她解释灵魂转世投胎的过程，

然后继续）你以雪佩的身分死后，回到灵界时儿到阿蒙了吗？

人：见到了。我们的向导带我们一起来这里……我们停留的地方。

纽：阿蒙散发出来的能量颜色和你的一不一样？

人：（停顿）我们……都是白色的。

纽：描述一下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人：我们的向导来来去去的时候，我和阿蒙……只是一起研修。

纽：做些什么事呢？

人：我们探求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在地球上的经验。我对于自己这么快就被杀了还是很心酸……但是也有快乐的回忆……走在阳光里……呼吸地球的空气……爱。

纽：回到更早的时期，在你和阿蒙共同生活以前，也许那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被创造的感觉像什么？

人：（不安）我不知道……我只是在这里……思考着……

纽：你还记不记得自己被创造的时候？当你第一次像个有头脑的人开始思考时是什么样的情形？

人：我理解到……我的存在……但我并不知道我就是自己，直到我被带到这个安静的地方，和阿蒙在一起。

纽：你是说你个人的本质，在你开始和向导以外的灵魂互动后会更清楚？

人：是的，和阿蒙在一起的时候。

纽：维持在你遇到阿蒙前的那段时期，对你来说，感觉像什么？

人：温暖……养育……我的心胸敞开了……她当时和我在一起。

纽：她？我还以为你的向导是以男性的身分呈现在你面前。

人：我不是指他……有人在我身边以一个……母亲和父亲的身分……比较像是母亲……

纽：是什么模样？

人：我不知道……一道温和的光……千变万化的模样……我掌握不到……许多爱的讯息……鼓励……

纽：这发生在你灵魂被创造的时候吗？

人：是的……全都很模糊……还有其它人……协助者……当我出生的时候。

纽：关于你被创造的地方，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

人：（长时间停顿）其它……爱我的……在育婴室里……然后我们离开了……而我和阿蒙还有我们的向导在一起。

纽：真正创造你和阿蒙的是谁？

人：是祂。

我得知灵界似乎有一种专为新生灵魂设置，类似产房的地方。有个当事人告诉我：「在这个地方，处于婴儿阶段的光芒就像还没孵化的蛋，以蜂巢的模式被安置以备使用。」在第四章的难民灵魂身上，我们看到灵魂会遭遇到多么危险的「重塑」。据我推测，雪佩描述的这些创造中心具有相同的功能。下一章的案例二十二将谈到更多关于灵界「自我」创造的地方。原始、尚未被界定的能量，将在那里转化成「我」的形成起源。

案例二十提到一些不成熟灵魂的显著特质。这名当事人是个六十七岁的老女人，一生总是习惯性地遇到不幸。她对别人不够慷慨大方，对自己的行为也没什么责任感。这个当事人来找我寻找答案，为什么生命「骗走了她的快乐」。过程中，我们发现阿蒙是她的第一任丈夫，比尔。很久以前她因为另一个男人离开了他，之后又与那个男人离婚，因为她没办法跟人腻在一起。她和所有的孩子都不亲近。

初级灵魂可能会一连好几世都活在迷惑又无效率的状态中，导因于地球环境的影响，与灵界有条不紊和互助的和谐完全不同。较不进步的灵魂倾向于屈服人类社会各种操纵人心的价值观，尤其是在这种经济社会的结构下，造成许多人臣属他人。这些经验不足的灵魂因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他们也很自我中心，不容易接受别人对他们的看法。

我并不是想把这些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说得如此惨淡——如果我对这高范畴灵魂数目之推测正确的话。属于比较低阶的灵魂也能发展出许多正面性的轮回。不然的话，没有人会进步。这些灵魂都不应该被看不起，毕竟，每个灵魂都曾经是初级者。

如果我们生气、愤恨不平，对自己的生活情况感到迷惑，这并不表示我们就是一个不够成熟的灵魂。灵魂的成长是很复杂的，我们每个人皆以变化不一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中依级数层层进步。最重要的是承认自己的过错，避免自我否定，并且要有勇气和充实自己，以便持续调整本身的生活。

灵魂脱离新手状态的一项清楚指标，是当他们摆脱了精神上比较与世隔绝的状态时。他们从与其它新手同在的小家庭，移到较大的一群初级灵魂中。在此阶段，他们比较不依赖向导

所提供的近距离看护和特别的抚育。

对年轻的灵魂来说，第一次发觉自己身为广大灵魂群中的一部分，就是一种喜悦的泉源。一般来说，我发现这项重要的灵性觉悟，会发生在灵魂来地球第五次投胎时的生命末期，不管这新手处于半隔离的状态有多久。这些新族群中的有些灵魂，在地球投胎的几世中彼此是亲朋好友；比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族群中的其它同侪成员也是比较年轻的灵魂，他们也是第一次发现和其它灵魂在一起。

在第七章，我们看到某个族群如何在案例十六的当事人加入时出现，而案例十六的当事人也提过他们是如何运用图像来研读过去的生活经验。案例二十一的当事人将更详细地说明灵魂族群的变动，以及成员之间如何相互影响。每个灵魂学习某些课程的能力或强或弱，取决于爱好、动机、和过去投胎的经历？族群是小心被设计出来的，以便藉由成员之间彼此独特性格的微妙处为同侪打气。这股凝聚力远超过我们在世上所能理解的程度。

虽然下一个案例是族群中某个成员的观点，他的超意识心灵让我们能够客观地了解族群的运作过程。当事人叙述的是一个言行夸张、以男性为导向的灵魂族群。这族群中粗俗的成员相当爱出风头，可以说是自恋一族。从这些灵魂发现自我价值的方法，可以发现他们为什么会是同一族群的灵魂。

以这些灵魂的先见之明，他们放纵的行为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补偿。既然在心灵感应的世界里，所有成员都对事实心知肚明，调侃一下对方也是在所难免的。有些读者可能难以接受灵魂会以彼此的失败互相开玩笑，但是幽默是揭露自我欺骗和虚伪的基础。

灵界的族群中，每个灵魂都很了解自我防御的心态，也因此，懂得在同侪中自我控制是寻求改变的强烈激励。灵性的「治疗」唯有在同侪诚实的交换意见、相互信任、共同努力进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永远发生。灵魂也会受伤，他们需要懂得关心的灵魂在身边。族群互动所产生的灵疗力量是相当可观的。

灵魂成员对于彼此追求目标所付出的努力，藉由批评和喝采来维系人脉。我给予当事人的最佳协助是提供其同侪转给我的讯息。灵界的族群是灵魂获得指导的最初来源。来自同侪的学习和来自看护这些族群的向导所施展的技能是一样多的。下一个案例的当事人才刚刚重温了前世，当时他是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艺术家，1841 年因肺炎而英年早逝，也是他的画作受到肯定之时。我刚引导他回灵界的族群中，他突然一阵爆笑。

◎案例 21◎

纽：你为什么笑？

人：我回到朋友的身边，他们故意想让我不好受。

纽：为什么？

人：因为我穿着有花俏扣环的鞋子和亮绿色的丝绒短上衣——还有黄色滚边——我戴着软塌塌的大画家帽子闪亮出场。

纽：他们为了你这一身虚拟的衣服笑你？

人：你知道的！我对穿着是多么的自负，我在阿姆斯特丹那一世还在咖啡社把指甲修得很不错。我很享受这样的角色，而且扮演得很好。真不希望这样结束掉。

纽：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人：我的老朋友们围在我身边，大家在谈生活中的傻事。我们取笑对方在世间戏剧化的生活，还取笑彼此那样认真地面对生命。

纽：你和你的朋友们难道不认为，在世时认真地面对生命很重要？

人：你想想看，地球是一个大舞台的演出——我们都知道。

纽：你的族群也一致这么认为吗？

人：当然，我们视自己为庞大舞台制作的演员。

纽：你在灵界的族群有多少个灵魂？

人：（停顿）嗯，我们和……一些其它人研修……但是我们这五个人比较亲近。

纽：他们叫你什么？

人：岚——不对——是艾岚……就是我。

纽：好，艾岚，说说你的亲密朋友们。

人：（笑）诺克斯……他是最好笑的一个……至少他是最吵的。

纽：诺克斯是你们族群的族长吗？

人：不是，他只不过是最吵的一个。在这里我们是平等的，但是还是各有差异。诺克斯直率又武断。

纽：真的？那你会怎么描述他在地球上的个性？

人：哦，非常不择手段，但不是危险人物。

纽：在你们的族群中，谁最安静又不摆架子？

人：（揶揄的）你猜呢——是维洛。

纽：他这样的特质会不会因此成为你们族群中最没效率的人？

人：你想到哪去？维洛都会对我们其它人提出一些有趣的想法。

纽：举个例子。

人：我在荷兰的那一世——我父母去世后，一对荷兰老夫妇收养我——他们有一座美丽的花园。维洛提醒我对他们的责任——那花园刺激我作画——以艺术家的眼光看待生活……还有我尚未发展的天赋。

纽：维洛对此传达了其它想法给你吗？

人：（悲伤）他觉得我应该少喝点酒，别太趾高气昂，而且应该多画一些作品。我的艺术……已经达到感动人心的地步……（当事人的肩膀往后靠）但是我才不要成天关起来画画！

纽：你尊重维洛的意见吗？

人：（深深叹息）是的，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良知。

纽：所以，你对他怎么说？

人：我说，「旅馆老板，管好自己的事——你自己不也在享乐。」

纽：维洛是个旅馆老板？

人：没错，在荷兰。我或许应该补充说明一下——他负责赚钱的生意。

纽：你觉得维洛这样是错的吗？

人：（歉意）不……不完全是……我们都知道他因为帮助街上

需要食物和住所的穷人才会亏损。他的人生是为了造福别人。

纽：我猜大家既然可以靠心电感应晓得这个事实，你的论点应该很难获得支持。

人：是啊，我们都知道维洛正在进步——可恶！

纽：维洛要是比你们其它人进步更快，会让你受不了吗？

人：是的……我们曾经那么快乐过……（当事人接着回想早期和维洛在一起的生活，他们曾经情同兄弟，一起去印度旅行。）

纽：接下来会有什么事发生在维洛身上？

人：他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我们都知道——他会跟那些已经离开的人联系上。

纽：艾岚，有多少灵魂已经离开了你们原始的族群？

人：（长时间停顿，然后一阵遗憾）哦……有一两个已经离开了……我们终究会赶上他们……不过短期内不会。他们并没有消失——我们只是不再那么常看到他们的能量。

纽：除了维洛和诺克斯，告诉我你族群里其它人的名字。

人：（精神一振）都伯瑞和崔尼安——他们两个现在可懂得如何享受了！

纽：你的族群最显著的特色是什么？

人：（津津有味地）冒险！刺激！我们有一些真正开拓型的人物在这里。（当事人高兴地急着说）都伯瑞才刚从船长的狂放生活回来。诺克斯是个四海为家的贸易商。我们尽其所能地过日子，因为我们的长处就是懂得如何善用生命的一切。

纽：我从中听到许多自满，艾岚？

人：（防御似的）那有什么不对？我们的族群可不是缩头乌龟，你也知道！

纽：崔尼安的前世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人：（反应激烈）他竟然是个主教！你相信吗？真是做作。

纽：怎么说？

人：那根本是在自我欺骗！诺克斯、都伯瑞和我都跟崔尼安说，他即使选择在教堂工作，并不代表就具有美德、慈善和灵性。

纽：那崔尼安如何为自己辩护？

人：他说他安慰了许多人。

纽：你、诺克斯和都伯瑞怎么回他？

人：说他越来越软弱。诺克斯说自己要不是想要钱，也早已经成为神父了。哈——他也是这么告诉他——跟我说的一样。你应该猜得到都伯瑞对这一切是怎么想的！

纽：不，你告诉我。

人：吭——崔尼安选了一个有富庶教堂的大城市——溢出大把钞票到崔尼安满满的口袋里。

纽：那你自己对崔尼安又是怎么说的？

人：哦——他穿的华丽长袍很吸引我——艳红色——最好的质料——他钟爱的主教戒指——还有周围那些金的银的。我还提到他喜欢沉浸在教徒的恭维谄媚中。崔尼安对我们无法隐瞒任何事——他要的是一个丰衣足食的轻松生活。

纽：他有没有试着解释他选择这种生活的动机？

人：有，但是诺克斯责备他。他让崔尼安不得不承认自己曾在法衣室勾引一名年轻女孩。（快活）没错，那真的发生过！……他给教区居民太多安慰了吧！我们晓得崔尼安的真面目——一个彻底的骗子。

纽：都伯瑞曾为自己的行为提出任何借口吗？

人：（安静下来）哦，那很平常。因为这女孩对他的需要，他乐得忘了自己是谁——那女孩没有家人——他也觉得寂寞，因为选择禁欲的教会生活。他说他曾经试着想藉由进入教会，摆脱我们这些人选择的世俗生活——他在那一世爱上了那个女孩。

纽：那么现在，你、诺克斯和都伯瑞对崔尼安的感觉如何？

人：（严厉）我们认为他想要跟随维洛的方式（成为一个高级灵魂），却失败了。他虚伪的动机就是没得逞。

纽：艾岚，听起来你们老是冷嘲热讽崔尼安自我改进和改变的尝试。诚实地告诉我，你对崔尼安的看法如何？

人：哦，我们只是在逗他……毕竟……

纽：你们的消遣，听起来似乎对崔尼安可能有的好动机不屑一顾？

人：（悲伤）你说得对……我们也都知道……但，你看……诺克斯、都伯瑞和我……嗯，其实我们都不希望他离开这个族群……

纽：维洛对崔尼安的看法呢？

人：他为崔尼安原本的善意辩护，但他告诉崔尼安说，他在教堂的那一世掉入自满的陷阱。崔尼安想要太多的崇拜和注意。

纽：原谅我评断你的族群，艾岚，但是我感觉这都是你们想要的，除了维洛以外？

人：嘿，维洛也是可以非常自满的。我告诉你，他的问题就是自大，都伯瑞告诉他，那绝对是他的毛病。

纽：维洛否认了吗？

人：不，他没有……他说至少他正在努力中。

纽：你们当中，谁对批判最敏感？

人：（停顿）哦，我猜是诺克斯，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任谁都很难接受自己的缺点。

纽：艾岚，坦白告诉我，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无所遁形——前世里所有的缺失都会被揭露出来，这难道不会困扰你们族群的成员吗？

人：（停顿）我们对那很敏感——但不病态。我们之间还存有理解和体谅。我想要带给人们艺术上的享受，透过艺术的意义成长。所以，我做了什么？我常在晚上绕着阿姆斯特丹的运河跑，然后被其它的乐趣和游戏吸引。我原先的生活目的被丢到一旁去了。

纽：如果你对你的族群承认了这些毛病，你得到的响应是什么？举例来说，你和诺克斯是怎么想对方的？

人：诺克斯常说我讨厌对自己和别人负责；至于诺克斯，他的问题是财富……他喜欢权力……但我们都是自私的……不过我比较自负。我们都没得到什么金星。

纽：对你们的族群来说，都伯瑞的缺点又是什么？

人：他喜欢以领导的身分控制别人。他是天生的领导着，比我们其它人都强。他以前是个船长——一个海盗。你不会想跟他来往。

纽：他残酷吗？

人：不是，只是很强硬。他因为船长的身分受到尊敬。都伯瑞在海上的战事中，对敌人绝不仁慈，但他很照顾自己人。

纽：你跟我说过，维洛会帮助路上的游民，但你对自己前世中类似这样正面的部分没谈多少。在你的族群中，有任何人因为不自私的行为得到金星吗？

人：（专注）关于都伯瑞，还有一些事……

纽：什么？

人：他做过一件很棒的事。有一次在深海上，有个水手从船桅掉进海里，眼看就要淹没了，都伯瑞在腰间绑了条绳子后，便从船舱跳下去救人。他冒着失去自己性命的危险救了船员。

纽：你的族群讨论都伯瑞这项行为时，怎么说他的？

人：我们赞扬他，打从心底敬佩他。我们一致的结论是，我们之中谁也没办法在前世找出类似像他那样勇敢的行为。

纽：我懂了。然而，维洛在酒馆的那一世，供那些付不起的人吃住，或许也表现了长期的无私而更该受到赞扬？

人：没错，我们也称赞他了。（笑）他得到比都伯瑞更多的金星。

纽：你的前世有没有得到族群的任何评价？

人：（停顿）我必须争取赞助人才能以画家的身分生存，但是

我对人好……虽然不是很多……我喜欢带给别人欢乐。我的族群认为我的心地好。

不管本身的个性如何，我的每个当事人对其族群都有特别的依恋。人们以为自由自在的灵魂没有人类的缺点，事实上，我认为灵魂族群和人类的家庭有许多相似处。比方说，虽然诺克斯和艾岚将每个成员的缺点列成清单，我看诺克斯才是这族群里叛逆的代罪羔羊。艾岚说诺克斯总是第一个公开审视其它成员为前世的失败所做的合理辩护，或是自我合理化的借口。他对于行为的标准，似乎很少自我怀疑和情绪化的表现。这样的行为或许显示了诺克斯的不安感，因为他可能为了赶上更高级的灵魂族群，而正在引导大家对抗最难克服的部分。

我觉得艾岚可能是这族群的吉祥物（通常是人类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因为他总是到处搞笑、精心打扮，而且在严肃问题上缓和气氛。在灵界的族群里，的确会有一些灵魂显得比较柔弱，容易受到其它成员的保护。维洛追求卓越的行为表现，显然使他成为现在的英雄（或等于家庭成员中的年长者）。我从艾岚那里得到对维洛的一个印象是，他是族群中最不会挑衅的人，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近几世以来保有最好的成就纪录。如同人类家庭一样，灵魂族群里的成员角色也会转换，我被告知维洛的能量颜色正转为粉红，表示他就要进步到第二级了。

我之所以在虚无飘渺的灵魂身上贴上人类的标签，是因为来到地球上的灵魂确实会以人类的特性展现自己。然而，我并没有在灵魂族群里见到憎恨、猜忌和不尊重。在怜悯的气氛下，同侪之间并不会争权夺利，他们也不会利用他人或为谁保守秘密。灵魂不相信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我的确见到坚韧、梦想和运用新身体不断尝试的优点。为了确认我对灵魂族群之人

际互动所做的一些观察，此案例中我又问了艾岚更多的问题。

纽：艾岚，你认为相互批评具有建设性吗？

人：当然，反正又没有任何敌意。我们彼此觉得对方的经历很有意思——我承认——但那只是一种形式……为了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谁和该往哪里走。

纽：你们的成员中，有没有任何人曾经对自己的某一世感到丢脸，或是有罪恶感？

人：那些是……人类的武器……而且对我们的感受来说太狭隘了。

纽：嗯，让我以你灵魂的身分，用另一种方式带出你的感受。你族群中某个灵魂给你的意见，会比其它成员给你意见更让你感到安心吗？

人：不会。我们对每个人都非常尊重。最大的批评来自于自己。

纽：你会对自己前世的行为感到后悔吗？

人：（长时间停顿）会……我对于自己曾经伤害过别人感到抱歉……而且……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犯的错。但是我们都学到了。

纽：学到之后又能做什么？

人：我们互相讨论……然后试着在下次改善。

纽：根据你先前告诉我的，我感觉你、诺克斯和都伯瑞或许藉由向对方倒垃圾的方式，来释放因为自己的缺点而压抑已久的情绪。

人：（深思熟虑）我们是会冷嘲热讽，但跟身为人类时不一样。

没有了身体，我们看待批评的角度也不太一样。我们看对方见山是山，不存恨意或嫉妒。

纽：我不想引导你该怎么说，只是想知道你族群爱现的特质，是不是有可能更加反映你们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

人：哦，那又是另一个问题。没错，我们身为灵魂时的确也会感到气馁，而且觉得自己的能力没什么价值……应该要去找找出心中的自信以求改善。

纽：所以，当你们还会自我怀疑时，却可以对彼此的动机冷嘲热讽？

人：当然了，我们想要互相认同彼此在人生课程中的诚恳努力。有时候自傲会阻碍进步，于是我们便互相帮助对方度过这个关卡。

下一段对话中，我将介绍灵界另一种关于族群集体治疗的现象。我已经听了许多关于这类活动的其它类似形式，案例二十一的解说更加印证其存在性。

纽：现在，艾岚，既然我们一直在讨论你族群中的成员如何相互影响，我要你描述一下在此过程中协助你们的灵性能量。

人：（犹豫）我不确定是不是可以告诉你……

纽：想清楚一点，你的族群是不是有借其它方式达到和谐状态？其它智能的能源？

人：（长时间停顿）啊……你是指从圆锥体吗？

纽：（我第一次听到「圆锥体」，但我知道自己正走在正确的路径上）是的，圆锥体。就你所知道的，解释一下这些圆锥体和你的族群有什么关联。

人：（缓慢）嗯，那些圆锥体的确帮了我们。

纽：请继续，告诉我圆锥体做了些什么。我应该以前就听过，但是我想听听你的版本。

人：它以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方式被塑造出来，你也知道。

纽：怎么被塑造？试着更明确一点。

人：它是圆柱形的——非常明亮——围绕在我们的上方，顶端小而底部宽，所以容得下我们所有的人——就像在一顶大白帽底下——我们可以在圆锥体底下飘动以便运用它。

纽：你确定这不是你一回到灵界后所遇到的那个淋浴治疗吗？

人：哦，不是，那是比较个人的净化——为了修复在地球上经历过的伤害。我以为你知道……

纽：我是知道。我要你解释一下圆锥体的哪一点和淋浴治疗不一样。

人：能量从顶端像瀑布般圈着我们蔓延而下，让我们能够真正地集中族群的精神共识。

纽：你在这圆锥体底下的感觉如何？

人：我们可以感觉到所有想法都扩展开来……到达某处停下……然后被送回来……加入更多的知识。

纽：这个智能型能量是不是帮助你的族群更能集中思考？

人：是的，确实如此。

纽：（蓄意挑衅）坦白跟你说，艾岚，我怀疑这圆锥体是不是会把你们原本的想法给洗脑了？说起来，你和其它成员之间就是存有争论和意见不同的地方，才会使你们每个人如此独特。

人：（笑）我们才不是被洗脑！你是不是对死后的事情一点也不懂啊？它是给我们更多共同的洞察力好一起研修。

纽：这个圆锥体一直都在吗？

人：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它都在。

纽：是谁在操作这个圆锥体？

人：那些看护我们的人。

纽：向导吗？

人：（爆笑）薛投？我想他现在正忙着巡回旅行。

纽：你是指？

人：我们觉得他像个马戏团大师——一个舞台经理——管我们族群的。

纽：薛投积极参与你们族群的研修吗？

人：（摇头）不尽然一向导对于这类事情都表现一付高高在上的模样。我们常得自己来，不过没关系。

纽：你觉得薛投之所以缺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人：（停顿）哦，他可能因为我们都没进步而觉得无聊了，还有，他喜欢以仪典大师的姿态出现。

纽：以什么方式？

人：（咯咯笑）哦，在我们辩论得很熟烈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丢出蓝色的火花——看起来像拥有无限权力的巫师。

纽：巫师？

人：（仍然笑个不停）薛投以一身宝蓝色的长袍和一顶尖头高帽出现，配上飘拂的白色胡须，他的样子看起来真不赖，我们都很敬佩他。

纽：感觉像是心灵大师梅林（Merlin）的模样。

人：正版的梅林，如果你想这么认为的话。他有时候非常莫测高深，喜欢打扮全身行头，然后华丽出场，尤其在我们快要选择另一世投胎的时候。他明白我们有多感激他的作为。

纽：有了这样的舞台管珲，我很好奇薛投和你的族群保持联系时， 还算不算是一个认真的向导？

人：（嘲笑我）听着，他知道我们是狂野的一族，他让自己扮演一种离经叛道的角色——但是他也是非常有智慧的。

纽：薛投会不会太纵容你的族群了？他似乎不怎么限制你们的过度行为。

人：薛投从我们身上得到了成果，因为他不会采取高压手段，也不爱说教，那对我们这群人没什么作用。我们尊敬他。

纽：你们觉得薛投像是偶尔才来一次的咨询顾问呢？还是一个积极的指导？

人：他会未先通报就突然出现，丢了个问题给我们讨论后又离开了，稍后才回来听听我们如何解决某些问题……

纽：给我一个你们族群中重大问题的例子。

人：（停顿）薛投知道我们太把自己看作是在地球参与演出的演员。他点出……肤浅。他试着让我们从内在投入演出，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纽：所以说，薛投的指导是认真的，但他晓得你们喜欢在一路上享受乐趣？

人：是啊！我觉得这就是薛投为什么会和我们在一起的原因。他知道我们浪费了机会，他要协助我们去体验遇到的困境，好让我们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发挥出来。

纽：从你告诉我的事情来看，我感觉你们这个族群比较像是向导领导下的讲习班。

人：是的，他培养我们的士气，要我们继续前进。

不像地球上的教室或是治疗团体，我发现灵界的老师或咨询者在永续的基础下，并没有受限于只是族群活动的领导者。虽然薛投和他的学生是个多采多姿的灵魂家族，他们也有许多族群典型的特性。向导的领导风格其实比较像是父母，而不是独裁者，这个案例里的薛投是个咨询指导，既不霸道、也不会胁迫这个族群。这位慈悲的向导温暖地接纳这些年轻灵魂，而且似乎在迎合他们男性化的癖好。最后，我以一些与这族群相关的问题来结束这个案例。

纽：你的族群在地球上为什么如此男性导向？

人：地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星球，自然值得体力上的劳动。我们比较喜欢男性的角色，以便操控各类事件……主导我们的环境……然后受到肯定。

纽：女人在社会上也具有影响力。你的族群要是没有更多身为女性角色的经验，如何能进步呢？

人：我们知道，似是我们有强烈独立的欲望。事实上，我们时常耗损太多能量在微小的回馈上，但是我们目前还是对女性观

点不怎么感兴趣。

纽：如果你的族群中没人愿意扮演女性角色，你到地球投胎时如何找人来补足这方面的欠缺？

人：附近有些族群的灵魂比较适合扮演女性角色——我和乔西一组——她有好几世都跟我在一起——崔尼安则是和奈拉——还有其它组……

纽：艾岚，我想问你知道多少关于你族群的源头，然后结束这次会谈。

人：（长时间停顿）我……不能告诉你……我们这族群的人只是有一次被带在一块。

纽：嗯，应该是有某个人将特性类似的你们带在一块，你觉得会是上帝吗？

人：（迷惑）不，在那源头以下的……高级一点的灵魂……

纽：薛投？还是有其它类似的向导？

人：不，更高级的，我想……是规划者……我也不知道了。

纽：较早之前你告诉过我，你有一些老朋友因为自身的进步，不再积极参与你们族群了。你们会不会因此有新成员加入？

人：从来没有。

纽：是不是因为新成员可能很难与你们族群剩下来的人打成一片？

人：（笑）我们没那么坏！只是对外人来说，我们这些人的关系太密切了，而他们也无法分享我们过去的经历。

纽：在你们一起讨论前世的时候，你的族群认为这样的作法有

助于改善人类社会吗？

人：（停顿）我们要自己在社群中的存在是去挑战常规——质疑传统的假设。我认为我们不仅在有形的生命上赋予精神——还有笑声……

纽：当你的族群讨论完毕后，下一步又要怎么达成目标？你们期待新的转世吗？

人：（趣味似的）哦，当然了！每次我因为要去地球投胎而离开灵界前，就会跟大家道别说：「死后再见。」

这个案例是志趣相投又自我膨胀的灵魂们，相互支持与合理化彼此情绪和态度的例子，其中存有了解灵界的族群是如何形成的关键。我得知许多族群里尚有本质接近的灵魂会组成几个小圈圈，因而阻碍了自身的进步。即使如此，这些小圈圈里的灵魂在优、缺点上仍然各有差异？每个族群的成员都会贡献自己最好的特质，和家族里其它成员朝着目标前进。

我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案例二十一的例子而以为最后留在族群里原地踏步的几个好朋友们，其行为模式代表原先同一族群的每个灵魂。当一组十五或二十个灵魂的族群形成时，他们生来便有相似的天赋和兴趣；同时也会有一个相互支助的族群被设计出来，在性情、情绪和反应上展现不同的特质。基本上，我从当事人们的回报中得知，一个混合男女导向的族群，具备以下一个或多个类型的特质：1) 有勇气、活力，强韧的存活者。2) 温和、宁静、热心奉献，而且相当纯真。3) 爱玩、幽默，爱开玩笑的冒险家。4) 认真、值得依赖、谨慎。5) 爱现、热情、直率。6) 有耐心、稳定、直觉。7) 慎思熟虑、精明、意志坚定。8) 创新、随机应变、适应力强。这些差异使一个族群维持平衡。然而，如果整个族群展现强烈的爱现或胆大倾向，

最谨慎的成员在其它成员面前便不会表现得那么谨慎了。

毫无疑问地，案例二十一里的灵魂们经历了一段长时期的成长过程，对于地球的活力确实贡献良多。后来我对这当事人的询问，显示了这些灵魂跨入二十世纪的路径。比如说，艾岚是个广告设计，因为兼职当职业吉他手而和歌手的乔西又碰在一块。在这案例里紧密结合的灵魂们，即使投胎后也是如此男性导向，却不影响他们与女性导向的年轻灵魂合作。族群里灵魂的性别是混合的。如同我先前提到过，真正先进的灵魂在轮回时的性别喜好是均衡的。

对于那些选择来地球学习人生课程的灵魂来说，表现自身的特质是一项重要的动机。有时候较低阶级的灵魂之所以觉得不自在，是因为比起在灵界的那种自由状态，他们以人类身体行动的感觉并不和谐一致。灵魂投胎后，也会因为质疑自己到底是谁而感到困惑。案例二十一的艾岚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冲突，不过我认为那跟他在最近几世里的成长速度有关。就某种程度而言，基本的生活经历或许可以弥补那一世没从生命中学到的领悟。

我们的缺点和与道德的冲突，在灵界被认定的失败远大于世间的地球。我们已经见识到每个决定的细微差异是如何受到灵魂族群的剖析和研究。族群的成员在地球上共同经历如此长期的修行，对彼此的责任感也遍及整个族群，因而培养出极大的归属感，并且造成各族群之间的思想藩篱，特别是与低阶层灵魂的隔阂。虽然排斥与寂寞是灵魂寄居人类生活时的一部分，然而在灵界，我们对自身的认定会因为同侪之间温暖的交往，而持续地受到强化。

灵魂族群的社会结构和地球的人类并不相同。虽然有证据

显示成双配对的友谊关系，我却从没听过有所谓的派系、众所，目的焦点、或族群里受到孤立的灵魂。我听说灵魂即使身处族群中，还是会花一些时间静思。灵魂在世时与家庭的关系亲密，在灵界时也会参与团体活动，然而，灵魂仍然会从孤独中学到很多。

我从呈现出白色光芒的当事人那里了解到，初级灵魂常会被带离族群，以便独自进行简单的能量学习课程。一个相当年轻的灵魂回忆说、他被带到一个围起来的地方后，必须试着以自身的能量将散落的圆柱体、球体、立方体和正方体等几何图形的「一个移动的拼图」拼凑在一起。那地方被描述成「多次元空间、色彩丰富，雷射光似的地方」。他说：「我们得学习加强自己的能量，将那些散布、混乱的，聚焦成某种基本的形状。」另一位当事人补充说：「这些测验让那些看护我们的人了解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巧思，然后他们会给我们鼓励，而不是批判。」

所有阶段的灵魂在独处时，都会参与其它重要的活动。他们被期望能花点时间，集中心智帮助那些在地球上（或其它有形世界）投胎的亲人。从我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他们会到一个称为「投射空间」的地方，输入一个「内在多次元的银蓝色飘动能量」，然后朝他们选择的地理位置放射。我听说这是一种心智活动，为了「掌握和释放正面能量以创造某种局面」。也就是说，灵魂乘着思想的波动到特定的人们、建筑物或某个特定区域，以便慰藉或进行改变。

第 10 章 中级灵魂

灵魂一旦超越第二级而进入中程发展阶段，族群活动就会减少许多。这并不表示我们因此回到最初级灵魂的那种隔离状态。发展至中级程度的灵魂之所以与族群的牵连较少，是由于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成熟度和经历，可以独立操作一切了。这些灵魂投胎的次数也会跟着减少。

我们在第三级和第四级的时候，总算准备好担当更重大的责任。我们和向导之间的关系也从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转变为一起研修的同事。由于我们旧有的向导又有了新的学生族群，发展指导的技巧也就成了我们此时的目标，以便来日成为合格的向导，担当照顾别人的责任。

之前提到过，我特别难以确认灵魂是处于传统上的第二级和第四级的发展阶段。比方说，有些第四级的灵魂在第三级时便开始朝族群向导的训练努力，然而有些第四级的灵魂却发现自己还不适合担任向导。

除了具备道德和行为的高标准，达到中级成熟度的灵魂对于自己的成就还会很谦虚；当然每个案例并不尽然相同，但我注意到在这阶段以上的灵魂，显得更为沉着与镇定。不论是在理智或是潜意识的状态下，当事人对于他人的动机都是信任多于怀疑。这些人对于人性的未来表现出正面的信心，同时也鼓舞了身边所有的人。

我对比较成熟的灵魂提出的问题，总是偏向关于目的和创意的神秘类别。我承认自己想借助这些高级灵魂的丰富知识，获取其它灵魂所缺乏的灵界信息。曾有当事人告诉我，他们觉得我想尽办法强迫他们挖出更多关于灵界的记忆，我无可否

认。在这世上较为高级的灵魂们，对宇宙的生命规划拥有惊人的理解。我想尽可能地从他们身上得到这方面的知识。

下一个案例的当事人是处于第三级较高段的发展，放射出不带任何红色调的黄色能量。这个当事人是个身材瘦小的近五十岁男人，外貌平凡无奇。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显得沉默，对我谦逊有礼，我感觉他有点不苟言笑。他那超然的谦逊态度多少让人觉得有点不太一样，似乎只是心底较强烈情绪的掩护。他最引人注意的是那双闷闷不乐的深邃眼睛，当他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时，那双眼睛给人的感觉更为强烈。

他说他在一个慈善机构工作，负责分发食物给无家可归的人，之前曾做过新闻记者，这个当事人远道而来和我讨论他对工作的倦怠感。他说他累了，想要安静地独自度过余生。因为他与我的第一段催眠过程是许多前世的重点回顾，所以我们也比较清楚什么样的过程适合用来了解他此世的因果。

我让这个当事人快速回顾一系列早期的前世，最早始于三万年前的石器时代，他的第一世是克罗马农人（Cro-Magnon）的男性。当我们把时间往后推，我发现他一贯的孤狼行为模式，而不是平常的部落聚集生活。从公元前三千年到五百年间，他有许多世是在中东，也是早期苏美、巴比伦和埃及文化中城邦兴起之际。然而，即使他以女人的身分投胎，他还是经常避掉家族的牵绊，包括没有小孩。身为男人，他则喜欢流浪。

时光推到黑暗时代的欧洲，我自然也很习惯这个叛逆灵魂抵制专制统治的社会。我的当事人在这段时期鼓舞人们远离恐惧，但是并未加入任何反对党派。即使遭受困难和许多失败，他仍然以浪人之姿保住自由。

有几世比较没什么意义，但是我发现他在十二世纪时的那

一世，是个叫做阿兹特克的中美洲男性，组织一群印第安人反抗神父的压迫。他无亲无故，最后遭到杀害，生前不断推动宿敌的部落和平相处。

这个灵魂在十四世纪是个编纂欧洲史的人。为了更了解亚洲人，他沿着丝路旅行至古中国。对于语言总是轻而易举（如同他此生），他在中国的农村快乐地活到老，最后死于亚洲。他在十七世纪初的日本，是血鹤族的成员之一。这些男人是受到尊敬、独立的武士佣兵。这一世结束前，我的当事人在德川将军的统治下深居简出，因为他曾经提供较为弱势的对手关于战争的策略。

这个灵魂几世以来常当个局外人，为了寻求真理而足迹踏遍许多地方。他不断寻找合理的生命意义，同时在过程中协助擦身而过的人。当他以十九世纪美国边疆农夫的妻子身分出现时，我着实感到惊讶。农夫婚后不久便死了，原来，当事人蓄意投胎成为带着孩子的寡妇，以期担当一部分责任，学习以往缺乏的生命形态。

此阶段结束后，我了解到这个灵魂是比较成熟的老灵魂，即使他还有许多我们没有回溯的前世。既然这个灵魂正朝第四级发展，当我发现他的第一世是在七万年前而不是短于那一半的时间时，我一点也不惊讶。然而，就像我之前提过的，灵魂并不见得需要经历上百次投胎才能进步。我曾经有个当事人仅仅花了四千年的时间便进入第三级——这是相当优秀的表现。

我和当事人谈到他这一世的生活，以及他前几世习惯学习的方式。他说自己从不曾结婚，而那种与世隔绝的关系对他最好。我建议他考虑其它的选择，主要是因为他许多世中缺乏与人的亲密感，所以妨碍到他的进步。这个阶段结束后，他对

于下次就要进一步发掘内心对灵界的理解，感到有些焦虑不安。隔天他到达后，我带他进入超意识状态，然后便开始回溯过去。

◎案例 22◎

纽：你在灵界叫什么名字？

人：我叫聂森。

纽：聂森，现在你身边有其它灵魂吗？还是只有你一个？

人：（停顿）我和两个长期的伙伴在一起。

纽：他们叫什么名字？

人：瑞尔和仙姬。

纽：你们三个是某个较大的族群中，一同研修的成员吗？

人：以前是……但是现在只有我们三个……频繁互动。

纽：你们三个现在正在做什么？

人：我们正在讨论投胎后互相帮助的最好方式。

纽：告诉我你们为彼此做了什么。

人：我帮助仙姬原谅自己的过失，并且欣赏自己的价值。她不能老是在世上像个妈妈一样照顾别人。

纽：她如何帮助你呢？

人：理解……我所缺乏的归属感。

纽：给我一个例子，就这一点仙姬是怎么帮助你的。

人：嗯，我在日本的武士生涯结束后，她成为我的妻子（某件

事情正困扰着聂森，稍做停顿后，他作了以下的补充说明）。
瑞尔喜欢和仙姬配成对，我通常是一个人。

纽：那瑞尔呢？你们两个怎样互相帮忙？

人：我帮他培养耐心，他则不让我避世。

纽：你们总是以两男一女的组合来地球投胎吗？

人：不，我们可以改变——也确实这样做过——但是这样的组合让我们感到最舒服。

纽：为什么你们三个会从原本的族群独立出来呢？

人：（停顿）哦，我们在这里也见到其它成员……有些人没有同我们一起进步……少数几个则远远超越我们。

纽：你们有向导或是老师吗？

人：（轻声）她是爱蒂丝。

纽：听起来你似乎很敬仰她。你和爱蒂丝的沟通良好吗？

人：是不错——不过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纽：你们之间主要的不合是什么？

人：她很少投胎，我告诉她应该要和地球现在的情况多作直接的接触。

纽：你们与爱蒂丝在精神上的契合程度，是否让你们是以晓得她身为向导所经历过的所有背景？

人：（一边摇头、一边沉思）不是我们不能问……但我们只会质疑自己晓得的事。爱蒂丝会告诉我她觉得和我经验有关的事情。

纽：向导是不是可以遮掩自己的念头，不让你们完全读出他们的心思？

人：是的，较年长者深谙此道——晓得如何过滤我们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因为这些事可能会把我们搞迷糊了。

纽：你们会学到如何隐藏意象吗？

人：我已经……会一点点。

纽：这应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告诉我说，他们的向导不会对他们所有的问题给予确定的答复。

人：是的，而且问问题的意图是很重要的……它何时被问，又为什么。或许提问者最感兴趣的不是那些可能会混乱他们的信息。

纽：除了她的教学技巧，你喜欢爱蒂丝的本质吗？

人：是的……我只希望她能同意和我一起来……曾经。

纽：哦，你真的希望和她一起来地球投胎吗？

人：（淘气地露齿笑）我告诉她说，如果她同意有时候来地球与我结为连理，我们在灵界的关系或许会更好。

纽：那爱蒂丝对这提议有什么说法？

人：她笑了，还说会考虑看看——如果我能向她证明这么做很有意义的话。

在这节骨眼，我问聂森说他和爱蒂丝认识多久，他说当他们三个进入第三级时，就分派给爱蒂丝了。聂森、瑞尔和仙姬同时也受另一位大师级向导的教导，这名向导从他们刚开始存在时便一直伴随着他们。越高级的灵魂并不会因此在灵界活得

越孤独。这名当事人说他和许多灵魂仍然保持联络，只是瑞尔和仙姬和他最好。

对灵魂的发展阶段而言，第三级和第四级是个重要阶段，因为此时的他们被赋予更多照顾年轻灵魂的责任。然而，向导的身分并不会一次就授与我们，还得考虑灵魂其它方面的生活状态——我们是被仔细测试的。中级阶段是成为未来老师的试用期。当我们的气场为黄色时，我们的指导便会分配一个灵魂给我们照顾，然后评估我们投胎时和无投胎时的领导表现。

唯有成功地通过初级训练，灵魂才得以步入初级向导的阶段。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教导他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成为蓝色气场的高级灵魂。向导就像每个人一样，拥有不同的能力和天赋，以及缺点。在我们到达第四级之前，我们的才能在灵界已是众所皆知了。我们会被赋予和本身能力相称的职责，这些我将在本章的后半段说明。不同的学习方法终将引导我们抵达终点，融入完整的灵界中。多元化的差异是为了帮助灵魂进步的伟大计划之一，而我对案例二十二如何在第三级中成长相当感兴趣。

纽：聂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爱蒂丝是不是准备帮你成为向导——假如你感兴趣的话？

人：（快速回答）我的确有兴趣。

纽：哦，那你正朝此方向发展吗？

人：（谦虚）别这么说我……我顶多只是关怀别人……帮忙爱蒂丝以及决定方向。

纽：你试图仿效她的教学风格吗？

人：不，我们是不一样的。身为一个学徒——一个关怀者——无论如何，我也达不到像她那样的成就。

纽：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可以当个关怀者，并且开始在精神上协助别人？

人：那是……数不尽的轮回后意识到的……你更能比以前稳住自己，而且能以灵魂和人类的身分帮助别人。

纽：在这个阶段，你有以关怀者的身分在灵界内外活动吗？

人：（难以回答的模样）我是在灵界外……投胎到两个身体中。

纽：你同时活在两个身体里面？

人：是啊！

纽：你的另一个身体在哪？

人：加拿大。

纽：对你在加拿大的任务而言，地理上的因素重要吗？

人：是的，我选了乡间的某个贫穷家庭，那里比较需要我。

纽：详细告诉我你在加拿大的生活以及你的责任。

人：（缓慢）我正在……照顾我的弟弟比利。在他四岁的时候，他的脸和手被厨房炉子突然冒起的大火严重灼伤，那意外发生时我十岁、

纽：在加拿大生活的那个你，现在是不是也和在美国的你一样年纪？

人：差不多。

纽：你在加拿大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人：照顾比利，帮他超越自己的痛苦来看这个世界。他几乎瞎了，而且颜面的受损使他受到社会的排斥。我试着打开他的心，让他接受生命，并且从内在发掘真正的自己。我读书给他听，挽着他的手臂在森林里散步，我没牵他的手，因为他的手受到严重灼伤。

纽：你在加拿大的父母呢？

人：（毫不吹嘘）我就等于是父母。我父亲在火灾后离家了，再也没有回来过。他是个软弱的男人，即使在火灾事件发生前也不曾对家人仁慈。我母亲的灵魂并不是很能……掌握她的身体。他们需要一个适合的人帮忙。

纽：体格强健的人吗？

人：（笑）不，我在加拿大是个女的。我是比利的姊姊。我妈妈和弟弟需要一个坚强的人来一起维护这个家，并且指引出可以遵循的方向。

纽：你又如何提供这些协助呢？

人：我做糕饼贩卖，这辈子也不会结婚，因为我不能离开他们。

纽：你弟弟人生的主要学习是什么？

人：即使没有得以自满的人生，人性也不会因此有所偏差。

纽：你为什么不会是那个被烧伤的弟弟？那样的情境不也能给你更困难的挑战？

人：（变脸）嗯——我经历过了。

备注：当事人有好几世都曾遭遇过身体上的伤害。

纽：我想也是。我猜在你某个前世中，比利曾经伤害过你的身

体。

人：事实上，他的确对我身体造成过伤害。当我痛苦万分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人陪在身边照顾我，我是心怀感激的接受者。现在换比利了，我是为了他待在这里。

纽：在你投胎到加拿大之前，你事先晓得比利也会投胎成为你的弟弟吗？

人：当然，爱蒂丝和我讨论过这整个情形。她说比利的灵魂需要一个照顾者，既然我某个前世曾经和他有过负面的接触，我欣然接受这个工作。

纽：除了业障的因素，也有一些针对你的因素。身为一个背有包袱的女子，你不能说走就走，就像你几世以来经常做的那样到处跑。

人：没错。生活的艰难程度是依你能挑战的情况来衡量的，而不是其它因素。以我来说，成为比利的照顾者比让我受人照顾还要困难、

纽：告诉我你成为照顾者最困难的部分。

人：保住一个小孩……在他们的无助中……直到成年……教导孩子以勇气正视痛苦。

纽：比利的人生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地球上的小孩似乎真的遭受许多肢体和情绪上的痛苦。

人：若没有经历和克服痛苦，你永远无法真正触及到内心的自己，然后以此作为根基向上发展。我必须告诉你，你小时候遇到的痛苦和艰难越多，你就越有机会发掘你的潜能，

纽：你在加拿大担任照顾者的生活如何？

人：在加拿大，生活中常有困难的抉择得处理——不像我在美国的生活。但是，我对自己有信心……实际运用我的理解力。

纽：爱蒂丝对你想同时投胎到两个身体以求快速进步的这件事，她是鼓励还是反对？

人：她对此一直是持开放的态度……我过去并没有太多这样的经验。

纽：为什么没有？

人：分身的组合也可能产生疲乏和不合，继而造成反效果，减少分身投胎的受益程度。

纽：嗯，我看你现在两边的生活都在帮助别人，但你曾经有过两边是对比的例子吗？也就是一边很糟糕，另一边却比较好？

人：有，不过那是很久以前在地球上的事了，也是分身组合的好例子之一。好的一边可以弥补不好的另一边。然而，这样的作法也可能进行得很不顺利。

纽：那么，为什么向导还会允许灵魂以分身的方式投胎呢？

人：（生气地皱眉）灵魂并不是活在一个固守官僚制度的环境里。我们被允许犯判断上的错误，然后从中学习。

纽：我感觉你认为多数灵魂一次投胎一个身体比较好。

人：以大多数的例子来看，我会说是的，但还是有其它动机促使我们加速轮回。

纽：比方说……？

人：（笑）结合分身的报酬就是可以有更多待在灵界反思的时间，不用去轮回。

纽：你是说如果有分身同时投胎的话，轮回之间在灵界的休息或许可以延长？

人：（笑）当然，比起反思一世，反思两世需要更长的时间。

纽：聂森，我还有几个关于灵魂分身的问题。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灵魂能量分裂成不同的部分？

人：我们就像……能量的……单位。我们源自一个融合。

纽：原始的融合是什么？

人：造物者。

纽：你灵魂的每个部分都完整如初吗？

人：是的。

纽：我们投胎的时候，灵魂能量的所有部分都离开灵界了吗？

人：有一部分从未离开，毕竟，我们并没有完全跟造物者分离。

纽：当我们投胎到世上的一个或多个身体时，留在灵界的那部分又在做什么呢？

人：比较像在……休眠……等待其余的能量重新加入。

我大部分与当事人回溯前世的同事，都曾听过当事人投胎的时间重迭现象，也就是同一个灵魂同时生活在地球的两个地方。偶尔也会有三个以上的分身同时存在。几乎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灵魂皆能同时投胎到数个身体中，但我很少遇到这类例子。

许多人认为灵魂如果可以在灵界分离，然后投胎到两个以上的人类身体中，实在违反他们想象中灵魂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坦白说，我第一次听到当事人告诉我分身投胎的情形时，

我也觉得不舒服，所以我能了解为什么有人会不解这种现象，当然也更难理解同一个灵魂甚至可能同时活在不同次元的空间了。我们必须感激的是，假如我们的灵魂源自一个全然圣灵的能量，或是此能量为了创造我们而分身，那么为什么这聪慧灵魂的后裔没有分身然后合并的同等能力呢？

从较进步的灵魂身上搜集关于灵魂活动的信息，有时着实令人气馁，这是因为此阶段灵魂的记忆和知识的本质复杂，很难去筛选哪些事情是因为这些人不能告诉我，而哪些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案例二十二的当事人知识丰富，而且对于我的问题都能坦然回答。这个案例对于灵界中灵魂多元化的训练方式，和我其它案例所得到的信息相当一致。

纽：聂森，我现在想转而讨论你在灵界的活动，也就是当你还没忙着投胎，或是与族群的成员互动和学习成为向导的时候。你能告诉我你在灵界忙于其它活动的地方吗？

人：（长时间停顿）可以，是有其它地方……我晓得它们……

纽：有多少？

人：（谨慎）我想到的有四个。

纽：你怎么称呼这些活动的地方？

人：无我界、博学界、创造与非创造界，以及偷天换日界。

纽：这些地方存在于我们有形的宇宙中吗？

人：其中一个，其余的都是非空间领域。

纽：好，让我们先讨论非空间领域。这三个地方是在灵界给灵魂使用的吗？

人：是的。

纽：你为什么称这些地方为「界」呢？

人：我看它们像……灵界生活的住所。

纽：所以说，这三个是属于心智上的世界啰？

人：没错。

纽：什么是无我界？

人：那是一个学习存在的地方。

纽：我听说过，不过是以不同方式表达的。那不是给初学者的吗？

人：是的，刚被创造的灵魂在这里学习自己是谁，这里是起源地。

纽：这些需要自我认证的灵魂是被随机分发的吗？还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人：新灵魂没有能力做选择。每个灵魂基于自身能量的形式获得性格……然后结合……为了灵魂个体而组合在一起。

纽：是否有类似创造性格的东西分派给灵魂，比方说，这类性格要这么多，那类性格要那么多？

人：（长时间停顿）我认为有许多因素配置我们今日的性格。我所知道的是，一旦被给予，这个「我」的本身就和给予者签下了契约。

纽：什么意思？

人：以本身所具备的竭尽所能。

纽：所以，无我界的目的是让高级灵魂分配灵魂的特性？

人：是的，新灵魂是尚无自我的纯洁能量，无我界提供它们自我认证。

纽：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称它为无我界？

人：因为来到这里的新灵魂没有自我。自我的想法并未进入新灵魂的意识中。这个地方给予灵魂存在的意义。

纽：给予灵魂自我的这项工程仍持续进行吗？

人：就我所知，是的。

纽：我要你谨慎回答下一个问题。当你的灵魂获得特定的自我认证时，是不是就表示你被预定要以人类的形式投胎？

人：并不尽然，不是这样的。星球并不是永远存在的。

纽：是不是某类型的灵魂会偏好宇宙间某类特定的有形生命？

人：（停顿）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

纽：在你灵魂出生的时候，聂森，除了人类所在的地球以外，你还有其它的选择吗？

人：啊……身为一个新灵魂……向导协助我们做这些选择。我被引导选择人类。

纽：你有其它的选择吗？

人：（长时间停顿）有……但是在那一刻并不清楚。他们通常让你从一个或两个的简单世界开始，没什么太多事情做。然后我被给予在这艰难的星球上服务的机会。

纽：地球被认为是艰难的星球？

人：是的。有些世界你必须克服形体上的不舒适——甚至是痛苦，有些倾向于精神上的对待，地球则是两者都有。我们在严峻的世界表现好的话就会获得荣誉。（笑）我们被那些很少旅行的人称为冒险家。

纽：在你眼中的地球到底是什么？

人：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又因彼此而挣扎……竞争的同时也得合作。

纽：那不就互相抵触吗？

人：（笑）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为了种族过大的自负和自尊的需求而容易犯错，又要调停纷争。你也知道，人类有个独特的人脑。

纽：怎么说？

人：人类既自我中心又脆弱。他们可以使自己的性格凶狠，又能变得非常仁慈。软弱和勇敢的行为同时存在地球上。人类的价值观里总是有你争我夺的拉距战。这种多样性很适合我的灵魂。

纽：对于其它来地球投胎的灵魂而言，人类还有哪些特性？

人：嗯……我们这些在地球上成长的灵魂……有着超越生命境界的良心想要去帮助别人，藉由自己的热情，协助别人表达真实的乐善好施。拥有为人生奋斗的热情——那是人性最有价值的地方。

纽：人类也可以是非常邪恶的。

人：那是热情的一部分，需要不断地演变，当人类面临困境时，就会激发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相当高贵。

纽：或许你所提到的那些正面特质是灵魂激发出来的？

人：灵魂只是试着强化已经存在的东西。

纽：已经得到自我认证的灵魂，还会再回去无我界吗？

人：（不舒服）有……但我不想谈……

纽：嗯，那我们就不谈，但我曾听说有些灵魂投胎到有形生命的时候，如果老是表现得不稳定，确实还得再回去。我感觉他们被认为是有缺陷的，所以得被送回去进行灵性方面的整形手术。

人：（苦恼地摇头）这种说法真是令人不舒服。你从哪里听来的？那些在成长阶段遇到困难的灵魂，会受到正面能量的修复而痊愈。

纽：这类过程是专为那些来地球投胎的灵魂吗？

人：不，从各地来的年轻灵魂都可以要求这种最后手段的修复。

纽：那么复原的灵魂可不可以再回到原本的族群，甚至之后再到有形的物质世界投胎吗？

人：（深深叹息）可以。

纽：你如何比较无我界和博学界？

人：它们是相对的。博学界不是给年轻灵魂来的。

纽：你曾经去过博学界吗？

人：不，我还没准备好。我只是意识到要努力进入那个世界。

纽：你对博学界瞭解多少？

人：（长时间停顿）它-是个沉思的地方……规划和设计的极致

精神世界。我只能说它是所有念头的最终目的地，所有生物的感官都在这里调和。

纽：那么，博学界是抽象化的最高形式啰？

人：是的，它是所有形式的融合——理想中的理性。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所有的希望和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纽：嗯，如果你还不能去那里，怎么会知道这些？

人：我们可以……惊鸿一瞥……仿佛有人鼓励我们做最后的努力，完成人生的任务之后便可以加入大师级的行列了。

这地方是个以知识为基础的世界，当事人们都曾以不同的名称提到过。对于这个宇宙性的全然地方，我得到的只是简单的参考数据，因为即使是具有高级灵魂的当事人，也没有与那地方直接接触的经验。所有灵魂都很想到达那里，然后被并入核心中，特别是当他们离那里越来越近时，常被眼前所能见到的少许景象吸引。我看只有那些不再投胎的第五级以上的灵魂，才会真正瞭解博学界。

纽：如果无我界和博学界是灵魂经历的两个极端，那么偷天换日界又该落在哪里？

人：所有灵魂都可以去那个地方，因为它代表他们有形的世界。以我的例子来说，那就是地球。

纽：哦，这一定是你之前告诉过我的有形空间了？

人：不是，这个地球是专门为了我而模拟出来的。

纽：那，灵界所有的灵魂并不会研究同一个模拟世界啰？

人：没错，我们每个人研究自己投胎的星球，形体上是真实

的……不过是短暂的。

纽：而你并没有真正住在模拟地球的虚拟世界中——你只是使用它？

人：是的，没错——为了受训的缘故。

纽：你为什么称这个地方为偷天换日界？

人：因为我们可以改变时间的顺序，以便研究特定事件。

纽：这么做的基本目的何在？

人：改善我对人生所做的决定。这样的训练可以加强我的辨识能力，帮我做好步入博学的准备。

当事人经常使用「世界」来描述无形的研修空间。这些地方对灵魂而言，可能是很小或是超乎想象的大，也可能包含不同的空间。我相信一旦少了时间的限制，应该还会有许多针对不同学习而虚拟的世界。此案例提到灵界某些场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存的现象，将会在下面章节中的案例二十三和二十五里进一步揭露。

纽：我们还没谈到创造与非创造界，这应该是你提过三度空间的有形世界吧！

人：没错，我们也很喜欢使用这个地方。

纽：这个世界是给所有灵魂使用的吗？

人：不是，我也才刚刚进入情况，我在这里算是新来的。

纽：嗯，谈这地方之前，我想问你，这个有形世界是不是和地球一样？

人：不，有一点不同，它比较大也比较冷，水比较少——海洋

比较少，但是很类似。

纽：比起我们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这个星球距离它的太阳是不是比较远？

人：是的。

纽：如果我称这个星球为地球二号，因为它和我们所知的地球在地理上很相似，那么，地球二号在天际间离地球一号近吗？

人：不会。

纽：地球二号在地球一号的哪里？

人：（停顿）我无法告诉你。

纽：地球二号在我们的银河系里吗？

人：（长时间停顿）不，我认为应该更远。

纽：我可以从我后院的望远镜看到地球二号的所在星系吗？

人：我想……可以。

纽：你觉得地球二号所在的星系，是不是跟我们的银河系一样是螺旋形的？还是椭圆形的？若是从很远的望远镜看去，会是什么样子的？

人：……就像大大延伸出去的……锁链……（似乎有表达的困难）我说不下去了。

备注：我是一个业余天文观察者，使用一个专为观察天际深处之物体而设计的大型望远镜。催眠过程中，要是出现关于天文的内容，我总是会追根究底。当事人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常常低于我的期待。我不确定这是否出于向导的封锁，或是当事人缺乏具体的参考性举证来解释地球和宇宙之间的关系。

纽：（我丢出第一个问题）我想你去地球二号应该就是为了投胎到某种聪明的生物上吧？

人：（大声）不！那是我们在那里最不想做的事。

纽：你什么时候会去地球二号？

人：我在地球前世与来世的轮回之间。

纽：为什么要去地球二号？

人：我们去那里创造，享受身为自由的灵魂。

纽：你们不会打扰到住在地球二号上的生物吗？

人：（热情洋溢）那里没有人……非常和平……我们在森林、沙漠、海洋闲逛，没有任何包袱。

纽：地球二号上最高等的生物是什么？

人：（回避）哦……小动物……没太多智力。

纽：动物有灵魂吗？

人：有啊，所有生物都有——但是他们的心灵能量只是简单的片段。

纽：你或你朋友的灵魂可曾在被创造后，从地球一号上的较低等生物演化呢？

人：我们并不确定，但是我们之中没人这么想。

纽：为什么没有？

人：因为智力的安排……是有优先级的。植物、昆虫、爬虫类——每个都是灵魂家族的成员。

纽：各类生物彼此是分隔的吗？

人：不是。造物者的能量会存在每个生物中。

纽：你也参与这方面的创造吗？

人：（吃惊）哦，不！

纽：谁会被挑选来地球二号？

人：和地球有关联的人会来这里。比起地球，这里像是度假的地方。

纽：为什么？

人：这里没有打斗、争吵、或是争夺权威，而是一种洁净的气氛，生活……安祥。这地方给我们勇气回地球，让它更和平。

纽：嗯，我的确感觉到这个亚当乐园如何让你们休息而且无忧无虑，但你也说过，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创造。

人：是啊！

纽：所以，来自地球的灵魂会在这个地理上如此相似的世界并非巧合啰？

人：没错。

纽：其它跟地球没什么关联的灵魂，也会到类似他们投胎星球的有形世界吗？

人：是的……也就是生物较为简单的年轻世界……在身边没有聪明生物的情况下学习创造。

纽：继续。

人：我们可以去体验创造，然后看着创造出来的东西在这里的

发展。就好像在实验室里，你用自己的能量创造有形的生物。

纽：这些有形的生物和你在地球一号上看到的类似吗？

人：是的，只会在地球上。这就是我在地球二号的原因。

纽：从你到达地球二号开始，解释一下你灵魂所做的第一件事。

人：（对我的问题有些犹豫，终究还是说了）我不是……非常好。

备注：由于当事人的抗拒，我花了几分钟的时间重塑情境，然后以下面这段话结尾：「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会感到比较能轻松地告诉我，你和爱蒂丝认为适合让我知道的事。一、二、三！」我重复问题。

人：我看着眼前的地上，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我在心里塑造这件物体，然后试着用一点一点的能量创造出相同的东西、老师会协助我们……控制：我应该要着看自己的错误然后修正。

纽：谁是老师？

人：爱蒂丝和莫卡夫吉（当事人的资深向导）……还有其它的指导者在附近……我跟他们不熟。

纽：尽可能讲得更清楚一点。你们现在究竟是在做什么？

人：我们在……塑造东西……

纽：活的吗？

人：我还没达到那个境界，只是试验一下基本的构造——你也知道的，氢和氧——创造球的物质……石头、空气、水……每件东西都保持在小规模。

纽：你确实创造了我们宇宙中的基本元素？

人：不，我只是使用可得元素。

纽：以什么方式？

人：我用自己的能量替这些基本元素充电……然后它们就会改变。

纽：变成什么？

人：（轻描淡笔）我对石头很在行。

纽：你怎么用自己的能量形石头？

人：哦……学着用热和冷……灰尘……使它变硬。

纽：你用灰尘制造矿物吗？

人：他们会为你做好……老师给我们这些东西……制造水用的瓦斯蒸汽……等等……

纽：我想要清楚地了解这点。你的工作包括以自己流动的能量，学习藉由热、压力、冷却去创造吗？

人：大致上正确——藉由改变我们能量所放射出来的流动。

纽：所以，你并没有真正以化学方法创造出石头和水的物质？

人：没有，就像我告诉你的，我的工作转换物质……藉由混合给予我的东西。我运用自己能量的频率和剂量——很难处理，但不会太复杂。

纽：不会太复杂！我以为那都是大自然的杰作。

人：（笑）你以为人自然是什么？

纽：那么，是谁创造出你们用的基本元素——有形物体的基本物质呢？

人：造物者……还有那些创造级数更高深的灵魂。

纽：嗯，在某种意义上，你创造的是无生命的物体，像是石头。

人：嗯……应该说我们试着去仿制眼前看到的東西……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像是想到其他事情）我正入植物的阶段……但我还不能做那些。

纽：你是先从小的开始试验，直到你做得比较好吗？

人：正是如此。我们仿制东西，然后拿来跟原物作比较，接下来才可尝试更大的模型。

纽：听起来灵魂就像小孩子一样，拿玩具在沙堆里玩。

人：（笑）我们就是小孩。引导能量的流动就像用黏土雕塑一样。

纽：这个创造课程里的其它成员，有来自你族群的吗？

人：有些是，多数是从灵界各地方来的，但他们都曾在地球投胎。

纽：每个人都和你制造同样的东西吗？

人：嗯，当然，有些灵魂对某类东西比较在行，但我们互相帮忙。老师会来巡视，给我们改进的提示和建议……但是……（停下来）

纽：但是，怎么了？

人：（腼腆）如果我太笨拙，做出不良品，我就会自行分解一些创作，不让爱蒂丝看到。

纽：给我一个例子。

人：植物……我不够巧妙地运用自己的能量去制造适当的化学转变。

纽：你不擅长制作植物？

人：是的，所以我重新组合自己讨厌的东西。

纽：你是指的毁掉创作吗？你能毁掉能量？

人：能量是无法被毁掉的。我们可以重新组合，用不同的组合方式重新开始。

纽：我无法了解造物者为什么需要你们的协助。

人：为了我们好。我们参与这些练习，一旦我们的作品被认为达到相同的水平后，或许也能因此真正帮助到自己的生命。

纽：假如我们的灵魂都为了向上发展而努力，聂森，我感觉灵界是一个组织庞大的金字塔，顶端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人：（叹息）不，你错了，不是金字塔。我们全都被一条长长的纺织品编织起来，全被缝进去。

纽：明明有那么多不同层级的灵魂，我很难想象只是一条纺织物。

人：你就想象它是持续移动的，而不是以高高低低的等级来区别灵魂。

纽：我总是以为灵魂是往上移动的。

人：我知道，但是想想我们是可以跨越的……

纽：给我一个我想象得到的东西。

人：就好像在平坦的轨道上，我们是宇宙列车的一部分。地球

上大部分的灵魂是在一辆沿着轨道移动的列车里。

纽：其它的灵魂也在不同的列车上吗？

人：是的，但全都在同一个轨道上。

纽：像爱蒂丝那样的指导者会在哪里？

人：他们在列车之间来来回回，但是坐在比较靠近引擎的地方。

纽：引擎在哪里？

人：造物者？自然是在前方。

纽：从你的车上，看得到引擎吗？

人：（嘲笑我）看不到，但我可以闻到烟。我感受得到引擎沿路隆隆的声响，我也听得到马达声。

纽：如果我们全都能靠近引擎该有多好。

人：最终，我们都会的。

我发现，当灵魂开始使用能量创造生命时，便不见得一定要去有形的世界了。这些训练显然是先以族群共同练习的方式开始。处于那阶段的灵魂会发现，共同运用彼此和指导者的能量比较容易些。某个当事人是如此说明这个过程的：「开始时，我的族群形成一个圆圈围住姍娃（向导），然后一同辛苦地练习去协调我们的思想并调整我们的能力，才能以同样的强度集中在同一件事物上。有一次，在姍娃示范过叶子该如何展现后，我们便开始制作树叶。当我们为了制造叶子的构造、颜色和外形而导引能量的光芒时，老是搞得一团糟。我们不够一致，造成叶子的一小部分没有正确的叶脉和色泽。我认真得近乎完美地研究，但是年咪（族群中的捣蛋鬼）为了好玩，刻意以错误

的方式转换他的能量而搞砸了这个实验，因为他对这个课程已经厌倦了。最后我们要他自制点，才完成了这个作业。」

从我所能断定的事情来看，灵魂在第三级站稳脚步后，便被期望能以创造力独自工作。学生在制作有机生命之前，便得接触植物的光合作用了。我得知早期的创作训练中，灵魂要去学习物质之间的关系，以便发展能力去结合自己的能量与不同元素的价值。从简单到复杂、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物质形成，是一段漫长的过程。适合某些环境的有机物会给予学生，鼓励他们创造自己星球的缩影。即使经由练习而进步，我的当事人一直要到接近第五级时，才开始感觉到自己或许可以对生物的发展有所贡献。我们将在案例二十三听到更多相关的说法。

有些灵魂在以能量创作的课程中，似乎天赋异秉。我的当事人指出，创作能力并不代表灵魂在灵界的其它课程也具有相同水平。某个灵魂可能在掌握创造力方面的技术不错，却缺乏身为一个称职向导所需具备的精致性。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高级灵魂被允许拥有专门的技能。

上一章说明了灵魂独处的好处，本章的案例也是个好例子。灵界的经历并不容易以人类的语言来说明。案例二十二的当事人提到，偷天换日界是短暂的星球研究。对于催眠者来说，它是永恒的精神世界，也是真实的生活情境；然而对于其它人来说，那只是为了学习上不同的好处而创造出来的假象。其它差不多在同一级的当事人称这地方为「转换的空间」，或更简单的「重现屋」。在这里，我得知灵魂为了学习和乐趣，可以运用自己的能量做出有生命及无生命的东西。有个当事人对我说：「我想着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就实现了。我知道有人在帮我。我们可以成为任何过去所熟悉的事物。」

举例来说，灵魂可以变成石头，体会密度的本质；为了宁静变成树木；为了流动的凝聚力变成水；为了自由和美丽变成蝴蝶；为了力量和浩瀚的空间变成鲸鱼。人们否认这些行为是前世的轮回。我也学到灵魂可以变成没有形状、没有物质和结构，完全只是一种特别的情感，比如慈悲，使他们的感官更为敏锐。

有些当事人提到自己是自然界的神秘精灵，包括民间传说中的小妖精、巨人和美人鱼；也有人接触过神话中的珍奇异兽。这些说法是如此栩栩如生，让我很难只是简单地将其视为某种隐喻性说法，许多种族的古老传说究竟只是纯粹的迷信？还是灵魂共同经验的显现？我个人感觉，许多传说其实是很久以前灵魂从其它地方带到地球上的记忆。

第 11 章 高级灵魂

遇到高级的老灵魂是很难得的。虽然我没有很多催眠第五级蓝光灵魂的经验，然而由于他们的理解力和深邃的灵性，和他们一起回溯总是令人兴奋。事实上，灵魂的成熟度已达到此层次的人通常不会寻求催眠治疗师的协助来解决人生计划中的冲突。多数案例中，在这世间的第五级灵魂是来投胎的向导。他们早已能妥善处理我们多数人绞尽脑汁解决的日常基本问题，因此他们对于如何针对特定任务做出细微的改进比较感兴趣。

当他们以公众人物的形象出现时，比如像特里萨那样的修女，我们或许认得出他们；然而，高级灵魂更常以静悄悄的谦逊方式进行他们的公益任务。他们的成就感来自改善他人的生活，自己则不会有太多的享受。他们比较少去注意制度化的组织机构，反而比较重视每个人的人生价值。第五级的灵魂也很实际，我们经常可以在以文化为主的事业中发现他们的身影；这类工作让他们得以影响人类及公众事件。

曾有人问我，那些感性、审美能力佳的右脑特别发达人士，是不是多数为高级灵魂，因为这些人呈现出来的特质，与这不完美世界的荒谬显得不协调。我发现其中并没有什么关联。感性、鉴赏力强、甚至拥有神通的人——包括算命的天赋——并不见得就表示这人是高级灵魂。

高级灵魂的特征是对这社会有耐心，而且应付能力极佳，最明显的便是他们异于常人的洞察力。这并不表示他们的人生不会有业障的险恶，果真如此的话，他们也不会在这里了。他们可能从事各种行业，但经常是助人的工作，或是以某些方式打击社会的不公平现象。高级灵魂散发出泰然自若的气息、对

他人和蔼可亲，而且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甚至忽视物质上的需求，让自己住在穷困的环境中。

我选来代表第五级的当事人是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女子。她在一家大型医疗诊所工作，专门治疗化学物质的滥用。我同事将她介绍给我，说她能改善吸毒患者自我觉醒的程度。

即使她所处的工作环境尽是混乱的紧急情况，她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泰然自若着实令我震撼。她很高，又特别瘦，一头火红的头发四散开来。即使她这人温馨又和善，却又给人一种谜样的感觉。她清彻发亮的灰眼珠似乎看得到一般人没能注意的细节、我甚至觉得自己被她看穿了。

因为她对我的灵界研究很感兴趣，我同事于是建议我们三人共进午餐。她说她从来没有被催眠的经验，但是透过自己静坐，她感觉到一种长远的灵界宗谱。她认为我们这次的会晤并不只是巧合，我们因此达成共识，决定揭露她对灵界的知识。几个星期过后，她来到我的办公室。她显然对自己前世经历过的历代年表没什么兴趣，我决定只是简短地浏览她在地球上的早期轮回，作为步入她超意识记忆的跳板。很快她便进入深沉的催眠意识中，和她自己的内在迅速联系上。

几乎在同一时刻，我发现这女子轮回时期之长，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她竟然可以回溯到地球上古时期的人类生活。碰触到她的早期记忆后，我得到一个结论——她的第一世发生在十三万年前至七万年前之间，最后的温暖间冰期之初，也就是最后冰河时代覆盖这个星球之前。在此旧石器时代中期，地球上的气候尚且温暖，我的当事人说她住在潮湿的亚热带草原，接近狩猎、捕鱼和采集植物维生的地区。之后，约

五万年前，当大陆极冰再次改变地球的气候，她提到住在洞穴里忍受严寒的日子。

迅速跃过一大段时间区块后，我发现她的身体由一点点弯曲变得较为挺直。时光继续往后推，我引导她看着水池、感觉自己的身体，同时回报给我。她于数千年之间经历了不同的身体，倾斜的前额渐渐转为平坦。上眼眶骨脊渐渐不那么显眼，也不像古代人类那样有明显的体毛和巨颚。从她多次身为男女的轮回中，我得到足够的讯息了解人类进展的粗略年代，其中包括居住环境、用火的方式、各种工具、衣服、食物和部落的仪式。

古生物学家曾预测现代人的祖先——像猿的直立人，至少在一亿七千万年以前便出现了。灵魂来地球投胎的时间是否也如此漫长，甚至寄附在我们称为原始人的古老两足动物身上？我的一些具有较先进灵魂的当事人说，高级灵魂擅长为年轻灵魂选择用来投胎的身体，他们已经花了超过一百万年的时间评估地球上的生活。我的感觉是这些检察官认为二十多万年以前的两足动物，由于脑容量和发音的限制，并不适合作为灵魂用来成长的寄宿体。

我们所称为人类的古代智人大约在数十万年以前便开始演化，但是一直到最近的十万年前才开始有灵性和沟通的两种迹象——也就是在雕刻的图腾和石画中所发现的葬礼和仪式的艺术。至今尚未有人类学方面的证据显示，这些艺术在尼安德塔人以前便在地球上出现了。灵魂终究成就了人类，而不是颠倒过来的顺序。

某个高级灵魂曾对我说：「灵魂在不同的周期来地球播种。」根据广泛的当事人中得到的综合数据显示，今日我们所

知的多块陆地，或许是早期经由火山巨变和磁场动荡后，从大板块的陆地分离、沉没而成的。举例来说，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曾被说是亚特兰提斯大地沉入海里的高山顶部。事实上，曾有一些当事人谈到住在地球上某个古代陆地的情形，但是我无法从现代的地理位置上指认出来。

由于地理上的变化，今日仍有许多化石证据尚未显现出来，因此灵魂的确有可能投胎于比直立猿人更进化的身体中，也就是大约二十五万年以前。然而，这样的假设使得人类身体的演化像个上上下下的未定案，我也不以为然。

接着，我让当事人将时光推到九千年前左右的非洲生活，她说这是她成长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世是她和向导——库玛拉——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世。库玛拉在这一世是个高级灵魂，以身为一个具影响力的妻子辅导丈夫——我的当事人——一个仁慈的部落首领。我勉强将他们的居住地定在今日衣索匹亚的高地上。显然库玛拉来地球上的最后几次轮回期间，我的当事人于千年之中已经认识她了。在她们以人类之形式合作的最后一世里，因当事人意外身亡而结束。我的当事人在那一世自己跳到敌人的矛枪前面，救了河船上的妻子库玛拉。

满怀着爱的库玛拉，仍然以一个高大女人的模样——光亮的红褐色皮肤、插有羽毛的头饰笼罩一堆乱蓬蓬的白发，现身在当事人面前。她其实是赤裸的，除了用一条动物皮遮住宽大的腰际。库玛拉的颈部挂了串炫丽多彩的石头，有时当事人于午夜梦回时，她会在用那串项链在当事人的耳朵旁摇动以博取注意力。

库玛拉将当事人在前几世里学到的人生课程，以昙花一现

的象征性记忆方式教她。旧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以隐喻性图片的拼图形式和新的假设性选择混合在一起。透过这种方法以测验她的学生在静坐和作梦时可观的知识库存。

我瞥了一眼手表。如果要探究当事人的灵界经历。便没有多少时间了解她的背景了。我很快带她进入超意识状态，开始了一些有趣的灵界探索。她不会让我失望的。

◎案例 23◎

纽：你的灵魂叫什么名字？

人：席斯。

纽：你的向导还是用她的非洲名字库玛拉吗？

人：对我，是的。

纽：你在灵界里看起来像什么？

人：闪耀的光线片段。

纽：你的能量是什么颜色？

人：天蓝色。

纽：有其它颜色的斑点吗？

人：（停顿）有一点金色……但不多。

纽：那么库玛拉的能量颜色呢？

人：她是蓝紫色的。

纽：如何经由光线和颜色确定灵魂的层次呢？

人：光芒的色泽越深，精神力量也越强。

纽：智能光芒的最高层次源自何处？

人：深层光芒能量所拥有的知识，自源头扩及到我们身上。我们的光芒便是依附在这源头上。

纽：你提到的源头——是指上帝吗？

人：那名词被误用了。

纽：怎么说？

人：（停顿）太个人化了，变得不像它本身的样子。

纽：我们哪里错了呢？

人：也有想象源头的自由……人类，虽然我们是它的一部分。

纽：席思，当我们谈到灵界各层面的生活时，我要你也与源头作一呼应，然后我会问你更多关于这源头的事。现在，让我们回到能量显现的话题上。为什么灵魂会以两个黑亮的凹洞表示眼睛，却不干脆以人类的模样现形呢？对我来说实在太毛骨悚然了。

人：（笑，更为轻松）那就是地球上传说中鬼魂的由来——从这些记忆得来的。我们的能量并不是一贯相连的。你所说的眼睛代表的是意念更集中的地方。

纽：那，如果关于鬼魂的神话并非凭空想象，这些黑色眼窝想必对于能量的扩展帮助良多。

人：它们并不仅是眼睛……还是旧有身体的窗户……而且是自己所有前身的有形延续。我们藉由吸收彼此展现出来的光芒来沟通。

纽：回到灵界后，你会跟其它看起来像鬼魂的灵魂以能量接触

吗？

人：会，外形只是个人喜好的一部分。当然了，在我身边总是会有许多念头的波动——和我回灵界的能量混在一起，但我尽量避免太多接触。

纽：为什么？

人：我不需要在这里停留。我想要独处一下，以便和库玛拉谈话之前先自我沉思，将我上一世所犯的错分门别类地整理好。

备注：这是高级灵魂回灵界时的典型说法，我曾在案例九中提到。然而，这个灵魂是如此先进，甚至用不着与向导审议，直到后来她自己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纽：或许我们应该谈谈老灵魂。库玛拉还有来地球投胎吗？

人：没有。

纽：你认识其它像库玛拉一样的灵魂吗？也就是在地球早期时来投胎，后来便再也没回来过了？

人：（谨慎）有几个……是的……许多人很早就来地球了，而且在我来之前便走了。

纽：有任何人留下来吗？

人：你是指什么？

纽：那些本来可以留在灵界、却持续选择来地球投胎的高级灵魂。

人：哦，你是指圣人。

纽：是的，圣人。告诉我他们的事（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个新名词，但为了从高级灵魂身上套出更多信息，我常假装自己懂很

多)。

人：(崇敬般)他们是地球的真正观察家，你也知道……在这里持续观察发生了什么事。

纽：也就是持续投胎的高级灵魂吗？

人：是的。

纽：这些圣人不会因为老是留在地球上而厌烦吗？

人：他们选择留下来直接帮助人，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奉献给地球了。

纽：这些圣人在哪里？

人：(惆怅)他们生活得很简单。我第一次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好几千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他们……他们不太喜欢城市。

纽：他们人数多吗？

人：不，他们住在小型的小区里，或是宽广的空间中……沙漠和山间……简单的住处里。他们也到处走。

纽：怎么认出他们呢？

人：(叹息)多数人没办法。他们在早期的地球上，被认为是真相的先知。

纽：我这么说或许听起来太过实际，但是这些高度发展的老灵魂若能居于国际领导者的地位，不是比当隐士更能帮助人吗？

人：谁说他们是隐士？他们只是比较喜欢和那些容易受外界影响的普通人在一起。

纽：在地球上遇见圣人的感觉像什么？

人：啊……你感觉到一种很特别的风采。他们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给你的建议是如此深具智慧。他们生活得很简单。物质上的享受对他们来说根本毫无意义。

纽：你对这类工作感兴趣吗，席思？

人：嗯……不，他们是圣人。我希望再也不用轮回了。

纽：或许圣人这个头衔也可以用在像库玛拉这样的灵魂身上，甚至是那些她转而求问知识的灵魂？

人：（停顿）不，他们是不同的……他们比圣人还高，我们称之为长老。

备注：我将这些人归于第五级以上的层级。

纽：这些长老合作的对象是像库玛拉那阶层或以上的灵魂吗？

人：我不这么认为……和我们其它人比起来……但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力。

纽：他们出现时你有什么感觉？

人：（沈思）一种……启蒙的集中力量……和指引……

纽：这些长老会是源头的化身吗？

人：我没立场这么说，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源头的化身。他们应该很接近源头。长老代表意念最纯洁的部分……参与规划和安排……物质。

纽：你说这些长老相当接近源头，关于这点，你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吗？

人：（含糊）他们必须接近交会点。

纽：库玛拉曾经提过这些帮助她的灵魂吗？

人：对我…一只有一点点。她像我们一样，渴望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纽：她的知识接近长老的层次吗？

人：（含糊）她……逼近，像我接近她一样，慢慢地融入源头中，因为我们尚未圆满。

高级灵魂身为向导的任务一旦完全建立，他们就必须玩抛两颗球到空中的杂耍了；也就是说，除了继续投胎（频率变少）以完成尚未完成的功课外，他们在灵界时也必须帮助他人。席思接着告诉我她在灵界这方面的生活。

纽：回到灵界后，当你不再为了反省而自我隔离时，你都在做些什么？

人：我加入自己的团体。

纽：你的团里有多少个灵魂？

人：九个。

纽：（太快下结论）哦，所以你们十个成员是在库玛拉带领下的一个团体？

人：不，他们是我的责任。

纽：那，这九个灵魂是你教导的学生啰？

人：嗯……你可以这么说……

纽：而他们全都属于同一个族群——我猜，也就是你的团？

人：不，我的团是由两个族群组成的？

纽：为什么会那样？

人：他们处于……不同的程度（级数）。

纽：然而，你是这九个的老师？

人：我喜欢称自己为观察者。我的团里还有三个观察者。

纽：嗯，那其它六个是谁？

人：（想当然耳地）不是观察者的人。

纽：如果你愿意的话，席思，我想用我的说法来厘清这一点。如果你是个资深观察者，你团里的那三个应该就是我所说的资浅观察者吧？

人：是的，但是资深和资浅这种说法——把我们描绘成权威人士，但我们不是！

纽：我并不是想将你们排名，对我来说，这只是方便我作责任归属罢了。不妨将资深想成是前辈的意思。我会称库玛拉为大师级向导，或可能是教育方面的领导。

人：（耸肩）没问题，我想，只要这领导没有独裁者的意思。

纽：没有。现在，席思，集中你的心灵，看看你团里其它成员的能量颜色。那六个不是观察者的灵魂看起来像什么？

人：（笑）脏雪球！

纽：如果他们属于白色调的话，其它人呢？

人：（停顿）嗯……有两个相当黄。

纽：我们少了一个。第九个呢？

人：那是安一若司。他很不错。

纽：描述一下他的能量颜色。

人：他正……转为蓝色……相当优秀的观察者……他就快要离开我了……

纽：让我们谈谈你团里情况相反的成员。你最担心的是谁？为什么？

人：欧珍诺雯。好几世以来她坚信，爱和信任只会带来伤害。
（沉思）她有一些很好的特质，我很想帮她发展出来，但她这样的态度却绊住自己。

纽：欧珍诺雯比其它人发展得慢吗 9

人：（保护心态）别听错了，我为她的努力感到骄傲。我喜欢她诚实又极佳的敏锐度。她只是需要我更多的注意。

纽：身为一个观察者或老师，什么是安一若司拥有的特质，而你希望在欧珍诺雯身上看到？

人：（毫不犹豫）能够适应改变。

纽：我很好奇一件事，在你的指导，这九名成员成长的脚步不是相当一致？

人：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纽：为什么？

人：因为大家各有不同的个性和正直程度。

纽：嗯，如果灵魂之间因为个性与正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学习速度，是不是灵魂选择的人类头脑也会影响学习进度呢？

人：那是不一样的。我之前的讲法强调的是动机。在地球们会运用脑袋的多样性扩展自己的能力。然而，灵魂是受正直程度而驱动的。

纽：这就是你所谓灵魂具备个性的意思吗？

人：是的，而欲求的强弱是个性的一部分。

纽：如果个性是灵魂的本质，欲求又占有什么地位呢？

人：想要学有专精是每个灵魂的内在欲求，但这样的想法也可能在轮回之间摇摆不定。

纽：所以灵魂的正直跟这又有什么关系？

人：它是欲求的延伸。正直是想要对自己和内在的动机诚实，它可以发展到某种程度而让自我完全觉醒，通达源头之路也变得极为可能了。

纽：如果所有基本的智慧能量是一样的，为什么灵魂又会有个性与正直的不同呢？

人：因为他们在物质界的生活经历改变了他们，而这是刻意的安排。藉由这类改变，每个灵魂的综合智能将会注入新成分。

纽：这就是为什么要去地球投胎的原因？

人：是的，投胎是一种重要的工具，有些灵魂因此比其它灵魂更能开发自己的潜能，但我们终究都能达到此一目标。藉由经历各种有形的身体和不同的场景，我们得以扩展自己真正的本质。

纽：灵魂本质的自我实现是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的目的吗？

人：在任何世界都一样。

纽：那，如果每个灵魂都事先被自我这个本质占据，不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世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了？

人：不，你误解了我的意思。自我实现并不是为了培养自私的自己，而是让我们能在生活中与别人融合在一起，其中显现了个性和正直。这是属于道德。

纽：欧珍诺雯比安一若司不诚实吗？

人：（停顿）我得说她的确会自我欺骗。

纽：我怀疑你如何能有效地胜任九名成员的向导，同时还能在地球上投胎以完成自己的课程。

人：那曾经在某些程度上影响到我的集中力，但是现在不再有冲突了。

纽：你必须分离自己的灵魂能量才能做得到吗？

人：是的，灵魂的能力允许分身来管理。身处地球也让我能够直接协助我的成员，同时也帮到我自己。

纽：灵魂可以分身的这个观念，实在令我难以想象。

人：你用「分」这个字并不太正确。我们的每一部分仍是完整的。我只是说刚开始确实要花些时间才能习惯，因为你一次不只管一个案子。

纽：所以你并没有因为多重活动而减低身为老师的效率？

人：一点也不会。

纽：哪一面是你的指导重心？当你以人类的身分在地球时，还是你在灵界以自由的灵魂身分进行指导的时候？

人：那只是两种不同的场景。我的教导可以朝多元发展，也不

会影响效率。

纽：但是你接近成员的方法会因场景而不同？

人：会。

纽：你不觉得灵界是学习的主要中心吗？

人：它是评估和分析的中心，而灵魂在那里的确获得了休息。

纽：当你的学生在世上时，他们知道你是向导而且会一直与他们在一起吗？

人：（笑）有些人会比其它人更意识到，但他们都会感受到我的影响力。

纽：席思，你现在是以女人的身分和我在这里，而你也可以和其他成员联系吗？

人：我告诉过你，可以的。

纽：我感觉是这样的——直接相处而来的教学，难道不会因为你来地球投胎的次数越来越不频繁而困难重重吗？

人：如果我太常来，以人类的身分和他们直接往来，便会干扰到他们本质的流露。

纽：如果你没有投胎，只是在灵界运作这一切，也会产生相同的干扰吗？

人：会……尽管技巧不一样。

纽：属于精神上的联系吗？

人：是的。

纽：我想多瞭解灵界的老师是如何接触学生的。你在灵界究竟

是如何安慰或建议在地球上的任何九名成员呢？

人：（不作答）

纽：（哄诱）你懂我在问什么吗？你如何灌输想法呢？

人：（终于）我不能告诉你。

备注：我猜这方面被封锁住了，但我不能抱怨什么，毕竟到目前为止，席思和她的向导对于提供许多信息都很慷慨。我决定暂停这阶段对当事人的询问，直接找库玛拉谈。我于是作了如下的演说。

纽：库玛拉，允许我经由席思找你谈。我做这项调查是动机是良善的。我想藉由询问你的弟子，增加自己治疗人们的知识，并引导人们接近内在现有的更高创造力。我更进一步的使命是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灵魂的本质和灵界的家，从而对抗死亡的恐惧。你可以帮助我吗？

人：（席思以某种怪异的声音回答我）我们知道你是谁。

纽：那你们两个都愿意帮我吗？

人：我们会告诉你……依照我们的判断。

备注：这也就是说，如果我的问题超过这两位向导未订定的界线，就得不到答案、、

纽：好的，席思，我数到三的时候，你能更自然地告诉我关于灵魂如何胜任向导的事。先从你在地球上的成员如何发出引你注意的讯息开始。一、二、三（我捻手指以增强效果）！

人：（一阵长时间的停顿后）首先，他们必须沉静心灵，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纽：怎么做？

人：透过寂静……探求内在……紧紧抓着内在的声音。

纽：这是向灵界求助的方法吗？

人：是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他们必须扩展自己内在的意识，才能以中心意念连结上我。

纽：以中心意念、还是以困扰他们的特定问题连结上你？

人：他们必须超越困扰自己的事情才能连上我，无法保持冷静的话便很难。

纽：这九名成员求助于你的能力不分上下吗？

人：不，都不一样。

纽：或许欧珍诺闻是最有问题的一个？

人：嗯，她是其中之一……

纽：为什么？

人：对我来说，要得到这些讯息很容易，比较困难的是在地球上的人们。受到引导的意念能量必须要能跨越人类的情绪。

纽：在灵界的架构中，你如何从数十亿对其他向导发出的苦恼讯号里，筛选出自己成员所发出的讯息？

人：我马上就知道了，所有的观察者都是如此，因为每个人发出的讯号都有独特的意念型式。

纽：就像一片意念之领域中的某个震动编码吗？

人：（笑）你可以那样描述能量的型式，我想。

纽：好吧！那么你又如何响应需要指导的成员呢？

人：（咧嘴笑）对着他们的耳朵嘀咕答案！

纽：（轻松地）那是一个友善灵魂对地球上受困心灵所做的事吗？

人：视情况而定……

纽：视什么样的情况？老师或向导处理人类日常生活的问题没什么差别吗？

人：不是没差别，不然我们又何必沟通。我们会判断每一种情况。我们知道生命是短暂的。我们比较……超然、客观，因为没有人类的身体，我们并不会被人类情绪的实时反应所拖累。

纽：但是当情况确实需要灵界的指引时，你怎么做？

人：（严肃）身为冷静的观察者，我们可以辨认……动乱的量……从苦恼的念头痕迹。然后，我们小心翼翼地和它合并，温柔地抚慰这个心灵。

纽：请再进一步叙述这个连结过程。

人：（停顿）那是思想的滑流区，通常是骚乱多于平顺，来自某个受困的人。我起初笨手笨脚的，到现在还是没有库玛拉的技巧。我们必须巧妙地进入……等待最能被接受的好时机。

纽：观察者怎么会笨手笨脚？你可是拥有好几千年的经验呀？

人：跟你沟通的人并不全然一样。观察者的能力也会因人而异。如果我的成员处于紧急状态——肉体伤害、伤心、不安、愤恨——便会散发出大量无法控制的负面能量，惊动我的注意，但他们自己也会筋疲力尽。这是观察者的挑战，也就是晓得何时

以及如何沟通。当人们希望马上松口气时，绝不适合反思。

纽：嗯，讲到能力，你能不能告诉我当你经验还不足的时候，是怎么笨手笨脚的？

人：我太急着想帮忙，没有和之前提到的意念型式协调好。人是会呆掉的。所以说，不要在他们极度悲伤的时候找他们沟通。当注意力涣散而且思考无法集中时，你会被一个乱掉的心灵拒绝在外。

纽：你团里的九名成员跟你求救后，感觉得到你闯入他们的心灵吗？

人：观察者是不可以闯入的。那比较像是一种……温和的连结。我灌输想法——他们以为是灵感——试图给予他们平静。

纽：你和地球上的人类沟通时，什么是你最难克服的问题？

人：人类的恐惧。

纽：你可以再多作说明吗？

人：我必须小心不让他们活得太顺心，免得宠坏他们……让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大部分的困难，而不是马上跳进去帮忙。他们还没学会而观察者便太快介入的话，只会让他们吃更多的苦。库玛拉是这方面的专家……

纽：她还是得负责你和你团里的成员吗？

人：嗯的，我们全都受她的影响。

纽：你在附近看得到族群里的任何一个同侪吗？我在想，有谁的和你程度相同，而你可以跟他讨论教学的方法。

人：哦，你是指和我一起在这里成长的那些人吗？

纽：是的。

人：有……其中有三个最特别。

纽：他们自己也带团吗？

人：是的。

纽：这些较高级的灵魂所负责的成员数目跟你一样吗？

人：嗯……是的，除了娃一鲁。他带的成员数目比我的两倍还多。他很优秀。还会有一个团分配给他。

纽：有多少更优异的灵魂是你和同侪可以寻求建议和指引的？

人：一个。我们都去找库玛拉交流观察的心得，并寻求改进的方法。

纽：库玛拉监督多少个像你和娃一鲁这样的灵魂？

人：哦……我无从知道……

纽：试试看，给我一个大约的数目……

人：（思考后）至少五十个，可能更多。

针对库玛拉在灵界活动所提出的其它问题并没得到结果，所以我转而问席思关于创造方面的训练。她的经历（经过我浓缩之后）比前一章聂森所描述的那些训练更为深入。对于那些有科学背景的读者们，我必须强调的是，当我获知关于创造的事情时，这些当事人的参考架构并不是根据地球上的科学。我不得不尽我所能地阐释提供给我的讯息。

纽：灵魂的必修课程似乎种类繁多，席思？我想要谈谈你受训的另一个层面。你的能量是否会运用光、热、和动力来创造生命？

人：（讶异）咦……你也知道那些……

纽：你能告诉我更多吗？

人：只有我熟悉的……

纽：我不想谈论任何会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事，但是如果你能跟我确认某些由于灵魂的行为所造成的生物效应，我会很感激。

人：（犹豫）哦……我不觉得……

纽：（马上打岔）你最近最令库玛拉为你感到骄傲的创作是什么？

纽：（刻意夸张诱她继续讲下去）哦，所以你能以精神能创造出一整条鱼来？

人：（发火）……你是在开玩笑吗？

纽：不然你从何开始？

人：当然是从胚胎开始。我以为你知道……

纽：只是确定一下。你觉得自己何时可以准备好创造哺乳动物？

人：（没有回答）

纽：听着，席思，如果你能再和我合作几分钟，我答应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个话题上。你同意吗？

人：（停顿）看看吧……

纽：好，为了厘清基本观念，告诉我你究竟如何运用能量去发展生命到鱼的阶段？

人：（勉为其难）我们……在现有的周遭环境中……指导生

物……

纽：你是在某个世界，还是许多世界里从事这样的训练？

人：至少一个以上（不再详细说明，只说是在类似地球的行星上）。

纽：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工作？

人：海洋中。

纽：和基本的海洋生物在一起吗？像是海藻和浮游生物之类的。

人：在我刚起步的时候。

纽：你是指在你创造鱼的胚胎之前吗？

人：是的。

纽：那么，当灵魂开始创造生命时，他们是从微生物开始着手的啰？

人：……小细胞，是的，而且这非常难学。

纽：为什么？

人：生命的细胞……除非我们能够引导能量去……改变分子，否则很难掌控。

纽：所以你们实际上是以自己的能量流，藉由混合基本的生命分子，然后制造出新的化学组合啰？

人：（点头）

纽：你能说得更清楚一点吗？

人：不行。

纽：我来试着总结一下，如果我说错的话请告诉我。熟练真正创造生命的灵魂，必定能够分离细胞以及给予去氧核糖核酸（DNA）指令，而且你是靠传送能量的粒子到原生质来完成这项工作的？

人：我们必须学习这项工作，是的——将它与太阳的能量调和。

纽：为什么？

人：因为每个太阳对于周遭的世界都会产生不同的能量效果。

纽：那你为什么要干扰一个太阳以自身的能量对行星产生的自然作用呢？

人：那不是干扰。我们测试新的组合……突变……为了观察什么行得通。针对不同的太阳，我们安排各种物质的组合，好让它们发挥最大的效用。

纽：当某种生命在某行星上演化时，环境条件的选择和调整是自然的吗？还是具有智慧的灵魂修补而来的？

人：（模棱良可）通常一个适合生命的行星上会有灵魂在旁观察，不论我们做什么都是自然的。

纽：灵魂如何观察和影响已经在太古世界演化了数百万年的生物成长呢？

人：我们并不是以地球的方式来计算时间，我们会利用时间以方便做实验。

纽：你们做出什么来了？

人：嗯……高度集中的小丛东西……经过加热。

纽：但是完成后看起来像什么？

人：小型的太阳系。

纽：你的小型太阳和行星，它们的大小是不是如同石头、建筑物、月亮——我们现在是在讨论什么？

人：（笑）我的太阳像篮球那么大，而行星……弹珠大小……那是我做得最好的了。

纽：你为什么要以小尺寸做出这些东西？

人：为了练习，之后才做得出较大的太阳。经过足够的压缩，原子会爆炸而后凝结，但我还没办法独自完成真正大规模的东西。

纽：你是指？

人：我们必须学习合作，结合大家的能量以得到最好的成果。

纽：那谁负责大规模的热核爆炸，创造出有形的宇宙和空间呢？

人：源头……长老们的集中能量。

纽：哦，所以源头也有帮忙？

人：我觉得有……

纽：既然库玛拉和在她之上的灵魂已经精通此道，为什么还要你们运用能量去创造宇宙万物和更复杂的生命呢？

人：我们被期望能够加入他们，就如同他们希望结合本身完成的能量而与长老在一起。

关于创造的问题总是引来起源说的争辩。造成我们星星和

行星的星际爆炸，究竟是自然界的意外还是智慧力量的规划？当我聆听像席思这样的当事人时，我会自问，如果灵魂并不打算制造一个大型的天体，为什么还要以小规模模型来练习能量的连锁反应？我从未有过第六级以上的当事人证实自己从事过进一步的创造。似乎在灵魂进步之后，便会参与行星的诞生和发展适合灵魂之高等智力的生物。

思考过为什么那些不怎么完美的灵魂会和创造有关后，我做出以下的结论：所有灵魂都有机会参与低等生物的发展，以便让自己进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灵魂何以需要身体来投胎。席思说，她称为源头的至高智慧，是由许多创造者（长老们）组成的，他们融合自己的能量产生许多宇宙。其它当事人描述到那些不再投胎之老灵魂的结合力量时，也以不同方式表达过类似的说法。

这样的观念并不新。举例来说，印度的真尼派（Jainism）便主张我们的上帝不只一个。真尼信徒相信有全然完美的灵魂——成就者（Siddhas），也是一群宇宙创造者。这些灵魂完全从轮回中解脱。在他们之下是罗汉（Arhats）的灵魂，他们是高级的启蒙者，仍然与低于自己三级的灵魂一起投胎。对于真尼信徒来说，真实的境界是无法被创造的，而且是永恒的。因此，成就者便不需要有创造者。大部分的东方哲学否定真尼派的教义，反而偏好有一个主导创造了神性的领导团队。这样的结论也比较合西方人的意。

有些当事人较能在短时间内探讨广泛的话题。稍早前，当席思谈到灵魂的宇宙训练时，她曾暗示其它世界也有具备智力的生物。这又带出灵魂生活的另一面，有些人可能难以接受。我的当事人中有少部分——通常是年长的高级灵魂——能够

回溯自己以前在其它世界之怪异、非人的高等生物模样。他们对那些生活的环境、有形物质的细节和与我们宇宙的相对行星位置的记忆，都相当短暂而模糊。我想知道席思以前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花了点时间提出这方面的询问，看看事情将如何发展。

纽：你之前说过，除了地球以外，灵魂还可以去其它有形的世界

人：（犹豫）是的……

纽：（漫不经心）而且我猜这些有高等生物的星球中，也有适合灵魂投胎的？

人：没错，宇宙有很多校园。

纽：你曾经和其它灵魂谈论过他们的星际校园吗？

人：（长时间停顿）我并不想这么做——我对他们没兴趣——那些其他学校。

纽：或许你可以让我知道一些他们的情况？

人：哦，有些是……分析学校，其它是基本的精神世界……精致的地方……

纽：相较之下，你认为地球这学校如何？

人：地球学校仍然不够安全，由于领导阶层的强权和彼此的对峙，因而充斥了许多人的愤恨。这里有好多恐惧得克服。这是个冲突的世界，因为太多的人口产生了过度的多元化。其它世界有较少的人口和更多的和谐。地球的人口发展已经快过精神层面的发展了。

纽：那你会比较希望在别的星球受训吗？

人：不会，就为了地球上所有的争论和残酷，这里也有热情和勇气。我喜欢在危机状况下工作，在失序中理出秩序。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个难度很高的学校。

纽：所以人类对灵魂来说，并不是个容易的寄宿体啰？

人：……有更容易的生命形式……他们之间的冲突较少……

纽：那，除非你的灵魂曾经以另一种生命形式投胎过，否则你怎么会知道？

在我起了个适当的开场白之后，席思开始谈起自己在一个即将灭亡的世界里，越来越难以呼吸。她在异世界的模样是小型的飞行生物。从她的描述中得知，这行星依靠的太阳显然正走向新星的阶段。她跟着停止说话，呼吸变得短暂、急促。

席思说，她住在这个世界的潮湿丛林里，夜空的星星密布到看不见之间的黑暗空隙。这样的叙述让我觉得她是在银河系的中心地带，或许就是我们的银河系。她也说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时间短暂，当初还只是个非常年轻的灵魂，库玛拉则是她的前辈。那个世界无法再支持生命后，她们转而来地球投胎，继续研修。我还听说她在精神发展方面，曾经历过与这些人所保有的亲属般关系。这些飞行族的人类已经渐渐感到害怕、孤立，视对方为危险人物。就如同地球上的情况，家庭关系其实是很重要的，它代表了忠诚和奉献。当我正要总结这方面的询问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纽：你觉得在地球上，是不是还有其它灵魂来自那个已经灭亡的星球呢？

人：（停顿，跟着难以克制）事实上，我曾遇到过一个。

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人：（笑）不久前我在一个派对遇到一个男的。他认出我来，不是外形上，而是从心灵里。那是一个奇异的会面。当他来到我面前，并且牵起我的手时，我一度失去了平衡。当他说他认识我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人有点强势。

纽：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人：（轻声）我有点晕了，这对我来说很不寻常。我知道我们之间一定有什么，我以为那是性方面的。现在我完全看清楚了。他是……艾卡克（她从喉咙的后方发出这个名字，伴随喀嚓的杂音）。他跟我说，我们在很远的地方曾经在一起，如今还有其它几个也在这里。

纽：他有没有多说一些其它人的事？

人：（无力）没有……我也想知道……我应该要认识他们……

纽：艾卡克有没有谈到你前世与那世界的关系？

人：没有。他看我被搞胡涂了。反正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纽：为什么他可以在意识清楚的时候知道那星球的事，你却不行？

人：（迷惑）他……领先我……他认识库玛拉。（比较像是自言自语）他在这里做什么？

纽：继续告诉我他在派对的事。

人：（又笑）我以为他只是想勾搭我。那真是尴尬，我竟然被

他吸引。他说我很迷人，通常男人是不会这样形容我的。我心里闪过我们曾经在一起的光景……像是梦里长篇故事的片段。

纽：妳如何与这男的道别？

人：他看出我的不自在。我猜他觉得最好不要有进一步的联络，因为那次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了。我还是想过他，或许我们将来会再见到对方……

我相信灵魂确实会为了彼此跨越时空而来。最近，我有两个互为好友的当事人一起来找我。他们不仅在地球上的许多前世是灵魂伴侣，而且在某个美丽的水世界中，当他们是某种像鱼一般的高等生物时，他们也是一对夫妻。他们都记得用身体强壮的附件在水底玩耍，和为了「偷窥」而浮出水面时的快乐；不过没人记得太多关于这星球的事，或是他们这群海洋生物后来的发展。

或许他们只是很久以前，早在哺乳动物为了灵魂发展而成为地球上最强势的动物之前，为地球上失败的实验品之一。我认为他们所说的那个世界并不是地球，因为我听过其它当事人谈到水中的生活环境，而他们知道那并不是地球。有个当事人说：「我的水世界非常温暖而明亮，因为我们头上有三个太阳。水底完全没有黑暗是很舒适的，非常方便我们建造住所。」我常在想，我们夜里梦到的飞行、在水底呼吸、表现出其它非人的本领，或许和我们前世在其它世界的经历有关。

在早期研究灵魂的日子里，我满期待那些想起在其它世界生活过的当事人会说他们的星球是在银河系里我们的太阳附近。这只是个天真的假设。地球在银河的偏远地带，位于离太阳十光年远的八大行星中。我们晓得银河系有超过两千亿颗以上的星星，位于近来推测有一千亿左右之银河系的宇宙里。

这些围绕着太阳而可以支持生物的世界，实在多得超乎我们的想象。试想，如果我们银河系里的星星只有百分之一的一小部分有高等生物的存在，这些可以作为灵魂投胎的生物数目仍然有好几百万。

从这些愿意谈、也想得起前世的当事人中，我得知灵魂会被送到任何适合高等生物生存的世界。所有我们目前晓得的星球中，其中有一个只有百分之四的部分像我们的太阳。显然这对灵魂一点意义也没有。他们的投胎并不会只局限于像地球的世界，或是只能在陆地上行走的高等两足动物。曾经去过其它世界的灵魂告诉我，他们会对某几个世界特别偏好，而且会定期回去那些地方（比方说地球）轮回。能够想起特别细节的当事人并不多，这可能是由于缺乏经验、或是被大师级的向导封锁记忆，以免因为想起任何非地球之生命形态所导致的不适感。

那些能讨论在其它世界之前世经历的当事人说，他们来地球之前常会先投胎到比人类更低等的生物身上（不像席思的案例）。

无论如何，一旦有过成为人的经验，灵魂便不会被送去精神进化更低的层级。外型的对比是很剧烈的，偏离地球的旅行并不尽然令人愉悦。有个中级灵魂的当事人如此描述道：「由于长时期以人类轮回，我告诉向导想换个环境，离开地球一下。他警告我说：『你现在可能不会喜欢这种改变，因为你已经很习惯人类的心灵和身体了。』」我的当事人坚持要这么做，于是被适当给予了如下述的生命形态：「一个色彩轻淡柔和的世界，住着一群粗小的生物。他们懂得思考，却是忧蛮的种族，粉白色的小脸从不会笑。没有人类的笑容和自在的身体，我的身体

和精神无法并驾齐驱，成长并不多。」此次投胎对这人来说必定特别困难——如果我们考虑到幽默和笑容是灵魂在灵界生活的质量的话。

案例二十三就要进入最后阶段了，此时需要额外的深入技巧，因为我要席思到达超意识的最深处，以便告诉我关于时空和源头的事。

纽：席思，我们已经来到最后阶段了，我要你再一次将心灵转向源头，也就是创造者的话题上。（停顿）你可以为我这么做吗？

人：可以。

纽：你说灵魂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和创造力的崇高源头联合起来，记得吗？

人：……联合，是的。

纽：告诉我，这源头是住在灵界的某特定中央空间吗？

人：这源头就是灵界。

纽：那为什么灵魂还会说他们到达灵界生活的核心？

人：当我们还是年轻灵魂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身边到处都有力量，然而我们觉得自己……处于边缘。当我们越成熟，就会意识到某种集中的力量，但那是相同的感受。

纽：即使你们称那为长老的地方？

人：是的，他们是源头集中力量的一部分，以灵魂的身分支持着我们。

纽：那，把这力量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能量的源头，你能以更

人类的口吻来描述这创造者吗？

人：就好像我们努力成为无限的自我一样。

纽：如果这源头代表的是所有的灵界，那么这精神世界和有着星星、行星、和生物的可形宇宙又有什么不同呢？

人：宇宙是被创造的——为了生和死——为了给源头使用。灵魂的地方……就是源头。

纽：我们似乎活在一个不断扩张的宇宙里，而且有可能再次缩小，终究死亡。既然我们活在有时间限制的空间中，灵界本身又如何是永恒的呢？

人：因为我们这里是处于无时间限制的非空间中……除了一些特定的区域外。

纽：请说明这些特定区域。

人：它们是……连结的门户……为了让我们进入具备时间性的有形宇宙。

纽：时光之门如何存在于非空间中？

人：这些开门就像是两个世界的门坎。

纽：那，如果灵界并不是多度空间，又会是什么样的世界？

人：一种持续的真实状态，相对于具有空间和变化万千的物质世界。

纽：过去、现在、和未来与活在灵界的灵魂有任何关联吗？

人：只是一个用来了解有形轮回的工具住在这里……那里是……毫无变化……对我们而言，我们没有越过门坎、进入具有物质和时间性的许多宇宙。

备注：灵魂对于时光门坎的主要用途，将在下一章讨论。

纽：你用许多来形容宇宙，是不是除了这个包含地球的宇宙之外，还有其它的宇宙？

人：（含糊）有……不同的境界来因应源头。

纽：你是说，灵魂可以从灵界之门进入不同实体境界的各式各样房间里吗？

人：（点头）是的，灵魂可以——也会这么做。

在为这个相当高级的灵魂作总结之前，我要补充的是多数处于深度催眠的人，看得到超越地球三度空间的永恒交替境界。在潜意识状态下，当事人所经历之前世与现世的人生年代表，与当他们意识清楚时感受到的一样；然而当我引导他们进入超意识和灵界时，却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他们视时间的「现在」与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同一个单位。灵界的秒似乎代表了地球的年。当他们结束催眠过程后，往往对于时间在灵界统一的方式感到万分惊讶。

量子力学是物理学的现代分支，探究电磁能阶段的所有次原子活动，而生活中的所有事物被认为最终将以非实体的形式存在于一种合而为一的领域中。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之外，行动在时间上的元素也被认为能与光波的频率和动能合而为一。既然我曾表示灵魂在灵界确实会经历以年代排列的时光，这不就与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同一单位的观念相互抵触了吗？不会的。我的研究告诉我，时间进展的错觉是为了给那些来去物质空间的灵魂所创造出来的（因为这些人已经习惯如老化这类的生物反应），他们因此才易于测量自己的进展。所以，当量子物理学家假设时间代表改变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

三个绝对阶段时，我也认为合情合理。

听到当事人以灵魂的身分畅游在一条曲线上时，我想到的是那些天体物理学家所说的时空理论；他们相信光线与行动是时间与空间弯回去的联合单位。如果空间弯得够大，时间就会停止。在我听到当事人提到时区和进入不同空间的过境隧道时，我想到的是和现代天文理论相似的地方，也就是物理空间会被弯曲、或是扭曲成为宇宙循环，造成膨胀空间的「口」和黑洞，有可能带我们离开三度空间的宇宙。或许天文物理学和玄学的时空观念会渐渐靠在一起。

我曾建议当事人说，如果灵界看起来像圆的，而当他们以灵魂的身分快速移动时又像是弯的，这或许可以表示它是一个有限的密闭球体。然而，他们否认任何关于空间界限的想法，却给我一些其它别于暗喻的点子。案例二十三的当事人说灵界本身是创造的来源，有些人曾称这地方是上帝的心，或是气息。案例二十二的当事人定义灵魂的空间为织状物，其它当事人则说灵界具有「无缝洋装的褶子来回窸窣作响」的品质。他们有时感觉到光能温和的「涟漪」效果，称之为「从不平静的水池中流出来的波动（或环状物）」。通常，灵魂空间的地理环境对处于超意识的人们来说，具有平顺和开放性，而没有重力、温度、压力、物质、或是和紊乱的有形宇宙相关的时间。无论如何，当我想以空来描述整个灵界的特性时，催眠中的人们却反对这样的说法。

虽然我的所有案例无法完全解释灵魂的所在地，他们对这终极世界却都直言不讳。催眠中的当事人无法看到灵界到底离我们的有形宇宙是近或远。然而，出于好奇的心理，当他们比较身为灵魂和在地球的生活时，的确描述过灵界的「物质」是

轻或重、厚或薄、大或小。

尽管在催眠状况下的人们心中，灵界的绝对真实始终如一，他们对其他有形空间的看法却非如此。我感觉除了我们的宇宙以外，其它宇宙都是为了提供灵魂适合成长的环境而创造出来的，那些地方的许多生物超乎我们的想象。一个属于高级灵魂的当事人说在他长久的存在中，他住过许多世界，不过从未在同一时期将灵魂分身多过两次以上。有些发育成熟之生物的生命，只是地球时间的几个月，导因于当地星球的情况和短战的生命形式。提到「天堂星球」时——对少数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安静、简单的地球，他补充说这个世界离地球不是很远。「哦，」我打岔说：「那一定只距离地球几光年之远啰？」他耐心地解释说，这个星球并不在我们的太阳系附近，但是比银河系的许多行星还靠近地球。

重要的是读者必须了解到，当人们想起在其它世界的生活时，他们似乎不会受限于我们宇宙的空间。当灵魂在星系之间或空间之间旅行到别的星球时，他们是以灵界的隧道效应到目的地所花的时间来测量这段旅程的；牵涉到的空间大小和世界与世界之间的相对位置也会被考虑。听了许多当事人提到多度空间的境界后，我感觉他们相信所有像溪流般的多度空间，都会汇聚到如巨大河川般的灵界汇流处。如果我能靠后站，拆开所有当事人心中这些交替的境界，那将像是层层剥开的朝鲜蓟，直捣核心。

我询问席思已经好一阵子了，看得出她越来越疲倦。有些当事人可以在这阶段维持很久的一段时间，然而，我决定以几个关于所有创造的起源问题，来结束这段催眠。

纽：席思，我要问你几个关于源头的问题，然后结束这个阶段。

你算是老灵魂了，所以你如何看待自己和先前提到过的创造源头的关系？

人：（长时间停顿）透过移动的感觉。刚开始，我们的灵魂能量从源头向外成群迁徙，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朝内发展的……走向凝结与融合……

纽：你把这个过程说得像是某个有机生物的扩张与收缩。

人：……一种释放开来的爆炸……然后回归……是的，源头是有心跳的。

纽：而你正朝这能量源头的中心前进？

人：那里其实没有中心。源头全在我们的身边，就好像我们……在一个跳动的心脏里。

纽：但是，你确实说过当你的灵魂在知识方面进步时，正往原始的一个点移动？

人：是的，当我被推出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现在我正被拉回来，当我的青春期渐渐返去……

纽：回到哪里？

人：源头的更里面。

纽：或许你可以透过颜色来解释灵魂的行动和创造的范围，从这方面来描述这能量源头？

人：（叹气）灵魂就像一个巨大电流爆炸的所有部分，制造出……光环效应。在这里面……圆环是向外闪耀的深紫色光芒……照亮边缘的雪白。我们的意识从亮光的边缘开始，随着我们成长……我们渐渐被更深沉的光芒吞没。

纽：我很难将创造之神想象成冷冰冰的深色光芒。

人：那是因为我还不够靠近交会点，所以无法解释得很清楚。这深色光芒本身是……覆盖物，在那之外我们感觉到密实的温暖……充满了对存在的了解，为了我们无所不在，而且是……活生生的！

纽：在你被推到光环的边缘后，当你初次意识到自己是灵魂时，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人：像……你看着春天的第一朵花开，而这朵花就是你的那种感觉。而且，随着它的盛开，你逐渐意识到还有其它花朵在这光辉领域里，而那是一种……无尽的喜悦。

纽：如果这爆炸性的多彩能量源头自己崩溃了，所有的花最后都会枯萎吗？

人：没有任何东西会崩溃……这源头是无止尽的，好比灵魂永远不死——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合并后，我们增加的智慧能使源头更强壮。

纽：那是源头执行这活动的原因吗？

人：是的，给予我们生命，好让我们达到完美的境界。

纽：为什么表面上已经完美的源头，还需要创造不怎么完美的聪明灵魂呢？

人：为了帮助造物者创造。藉由自我转化和提升到更圆满的境界，我们丰富了生命的建筑物。

纽：灵魂是被迫从源头分离出来的吗？来到像地球的地方，只因为原罪、或是从灵界的美好堕落下来的？

人：胡说八道。我们是为了强大自己而来……在这美丽的多样创造中。

纽：席思，我要你仔细听我说。如果源头需要藉分割自己的神圣能量，和创造能够逐渐强大却较不聪明的灵魂，只为了让自己更强壮、或是更有智慧——这不就暗示它本身不够完美吗？

人：（停顿）源头是为了自己的圆满而创造的。

纽：那正是我的观点。绝对完美何以能变得更绝对完美，除非它本身就缺乏绝对完美？

人：（犹豫）我们看到的那个……我们的源头……是我们所知的一切，而我们认为创造者想要透过我们的……诞生……表达自己。

纽：而你认为源头真的因为我们这些灵魂的存在而变得更强壮？

人：（长时间停顿）我看到创造者的完美……受到维护和丰富化……透过与我们分享完美的可能，是它本身终极的扩展。

纽：所以源头先是刻意创造不完美的灵魂和这些灵魂的生活形式，并且观察发生了什么事以扩展自己？

人：是的，我们必须对这决定有信心，并且相信回归生命源头的过程。人必须饿过才会感激食物，受寒过才会有温暖的幸福，当过孩子才会看得出父母的价值。这样的转换给了我们生活的目的。

纽：你想成为灵魂的父母吗？

人：……参与我们自己的构想……是我的一个梦想。

纽：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经历过有形的生命，我们还会知道你告诉我的这些事情吗？

人：我们会知道的，但是不够全面。就好像你的精神能量被指示去弹钢琴的音阶，你却只能以一个单音弹？

纽：如果源头不去创造灵魂、培育他们成长的话，它的卓越能量是否会因为缺乏发展而缩减呢？

人：（叹气）或许那就是它的目的。

我以席思最后这预言性说法结束此阶段。当我将她带离深度催眠时，她似乎正跨越时空而来。在她安静地坐着，将眼神专注在我的办公室时，我感谢她给我这次机会能与她这么高级的灵魂工作。这位小姐笑着说，早知道会是这样拷问她储藏的记忆，她很可能就拒绝跟我合作了。

我们互道再见后，我想着最后她关于生命源头的那段话。古代波斯帝国的苏非（sufis）教派有句谚语说，如果造物者代表绝对的善和绝对的美，那就是美之爱现本质。

第 12 章 选择人生

总有一天，灵魂又要为另一次地球之旅，再度离开灵界圣殿。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为了人类身体的肉体 and 心灵需求，灵魂必须准备好离开这个全然智慧的世界，一个自由的幸福境界。

我们已经看到灵魂重回灵界时会有多么疲倦，很多人压根儿都不想再回到地球，尤其在有形生命结束时，连人生目标的边都还没沾上的情况下。一旦回到灵界，如果还得暂时离开这个自我了解、相亲相爱和怜悯的世界，转而前往一个未知的星球，那里充满了因进取、雄心勃勃和竞争性强的人类所致的恐惧，灵魂自然会为此感到疑虑与害怕。虽然在地球上有家人和朋友，许多投胎的灵魂在冷淡的人群中仍然感到寂寞和默默无闻。希望我的案例所呈现的灵界是真实的，在永恒的基础下，我们的灵魂在那里可以拥有最亲密的分享；我们的灵魂本质被广大的其它灵魂所了解和欣赏，并且获得永不间断的支持。

有些灵魂较其它灵魂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恢复能量与自我评估，但到后来，灵魂又会被鼓励去投胎。即使灵界的环境让人难以离开，身为灵魂的我们也没忘在地球的物质享受，不仅喜欢，甚至有点怀念。前世的伤痛受到治愈后，我们又是一个完整的自己，想要以有形的物质界来展现自己的本质。同咨询者和同侪的训练课程帮助我们在灵界努力，为来世做好准备。我们的业障来自人性在过去所种的因，连同过失与成就，全都以如何对未来最好的眼光来评估。灵魂现在必须整合所有数据，以下列三个问题所做出来的决定，采取有意义的行动：

- 我准备好投胎了吗？

•我想修什么特别课程，好让自己在学习和发展上更进一步？

•我应该去哪里？为了获得达到目标的最好机会，我应该在来世成为什么样的人？

不论被分派的星球需要多少人口，年长的灵魂较少投胎。某个世界灭亡后，那些任务尚未完成的灵魂，便到下一个适合他们继续未完成工作的世界投胎。轮回对永生的灵魂而言，似乎比较是灵魂内在的欲望，而不是宇宙的某个星球上，生物需要被寄宿的紧急需求。

不过，地球对灵魂的需求绝对是在上扬中。我们如今有超过五十亿以上的人口。近二十万年以来，人口统计学家对于曾经活在地球上的人口统计方式各不相同，然而估算出来的平均数目大约在五百亿人口左右。这个数字在我看来还算低，并不足以表示不同灵魂拜访的次数。请记住，同样的灵魂不断再度投胎，有些还会于同一时期占据一个以上的身体。有些持续轮回的人认为，今日活在地球上的人数很接近曾经来地球投胎的灵魂总数。灵魂来地球投胎的频率并不规律。今日的地球显然比过去更需要灵魂。公元一年的人口数大约是两亿左右。到了1800年，人类已经成长了四倍；只不过又多一百七十年左右，再度成长了四倍。1970 1 到 2010 年之间，世界人口数预期将会呈双倍成长。

在我研究当事人的轮回年代表后发现，当他们于旧石器时代的游牧文化中轮回时，每一世与每一世之间通常花了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的长时间。随着新石器时代——七千至五千年以前——农业和家畜的出现，当事人投胎的频率增加了。然而，每一世之间仍旧相隔了五百年左右。随着城市、贸易的兴

起和更多可得的食物资源，灵魂投胎的计划表亦随着成长中的人口数而上扬。公元 1000 至 1500 年之间，当事人平均于两个世纪中投胎一次。公元 1700 年以后，变成每个世纪投胎一次。到了 1900 年代，在同一世纪里投胎一次以上成了相当普遍的情形。

有人反驳说，灵魂投胎的次数之所以随年代增加，是由于催眠状态下的人们较记得接近现世的前世记忆。就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说法或许正确，但是如果某一世的前世生活极其重要，不论任何年代，它都会被栩栩如生地牢记在脑海里。毫无疑问地，地球人口的大量增加造成灵魂更常来访的基本理由。受命来地球的灵魂库存有无可能因为人类的高度生产而负担过重呢？

我问当事人关于灵魂库存的问题，他们说我应该更要担心地球因为人口过剩而灭亡，而不是灵魂库存是否会耗尽。总会有新灵魂是以填补任何扩张的生物需求数目。如果我们的星球只是宇宙中众多生物存在的一个例子，那么灵魂的库存量想必是天文数字了。

我曾说过，灵魂可以自由选择何时、何地，以及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些灵魂为了快速成长，待在灵界的时间比较短；其它灵魂则很不愿意离开。我们的向导在这方面竭尽所能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好比在死后不久的辅导座谈会上，为了初来乍到的我们有所谓的面谈，而离开灵界前，灵界的咨询员自然也会安排面谈，以确定我们准备好重生了。接下来的案例是一个层级较低之灵魂的典型灵界场景。

◎案例 24◎

纽：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得回地球了？

人：有个温柔的声音在我心中说：『你不觉得时候到了？』

纽：谁的声音？

人：我的指导者。当他们觉得我们再度准备好的时候——有些人必须被推一下。

纽：你觉得自己差不多准备好回地球了吗？

人：是的，我觉得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但在这之前，我花了相当长的地球时间研修，有点令人受不了。

纽：你觉得将来接近轮回的末期时，还会去地球投胎吗？

人：（长时间停顿）啊……也许不会……除了地球之外还有别的世界……与地球人一起……

纽：这是什么意思？

人：地球的人口将会减少……比较不那么拥挤……我不是很清楚。

纽：那么你觉得自己到时候会在哪里？

人：我感觉将来其它地方会有殖民地星球——我不是很清楚。

备注：与回溯前世相反的是预见来世，某些当事人能以不完全的景象看见未来的片刻。比方说，有人告诉我地球的人口将在二十二世纪末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来自败坏的土壤和大气层的改变。他们还看到人类住在怪模怪样的圆形建筑物里。对于未来的细节总是相当有限，我猜这是由于内建的健忘症受到业障的限制。我将在下一个案例对这方面提出更多说明。

纽：让我们回到你先前所说的，指导者会给灵魂一个推力离开灵界。你希望他们不那么做吗？

人：哦……我想留下来……但是指导者不让我们待在这里太久，否则我们就会习于常规。

纽：你可以坚持要留下来吗？

人：嗯……可以……指导者不会强迫你离开，因为他们真的很好。（笑）但是他们也很有办法……时机到了就会鼓励你去投胎。

纽：你认识过任何人因为某种原因，就是不来地球投胎吗？

人：有，我的朋友马克。他说他已经没什么可以贡献了。他很讨厌地球的生活，一点也不想回去。

纽：他已经轮回过很多次了吗？

人：没有，他不是很能适应。

纽：老师又能奈他如何呢？他被允许留在灵界吗？

人：（考虑）决定一旦下来，我们便选择去投胎。他们不会强迫你去做任何事。他们让马克看到身旁的人确实因他受益。

纽：发生了什么事在马克身上？

人：经过一些……思想灌输之后……马克瞭解到他错估了自己的能力，最后还是来地球投胎了。

纽：思想灌输！这让我想到强制手段。

人：（因为我的评断而不悦）根本不是你所想的那样！马克因为气馁，需要更多的自信才能继续尝试。

备注：第四章的案例十告诉我们，在地球上吸收过多负面能量的灵魂会被「重新塑造」。案例二十二也提到一些受伤的灵魂需要修复。显然用在马克这类疲倦的灵魂身上，并不仅是基本

的重新架构，还有更多极端的变通方法。

纽：如果向导不会强迫你，灵魂可以完全拒绝投胎吗？

人：（停顿）可以……我猜是可以一直留在灵界不必投胎，如果你实在恨透了的话。但是指导者告诉马克说，若是没有经过投胎，他的研修会更久。如果你没有直接的体验，失去的会更多。

纽：如果是相反的情形呢？也就是灵魂坚持要马上回地球，比如在夭折之后？

人：我也见过那种情形。那是冲动的反应，过一阵子就好了。指导者会让你看到，即使急着回去投胎成为新生婴儿，也无法改变你已经死亡的事实。除非你可以立刻在相同环境下重生为成人，情形自然又不同。每个人到后来都会了解自己必须休息和反省。

纽：告诉我你对期望重生的最后想法。

人：我觉得很兴奋。如果没有肉体的生命经验，我也无法获得满足感。

纽：当你准备好要投胎时，你会做些什么事？

人：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一旦灵魂决定再度投胎，下一步便是被引导到选择人生的地方。灵魂在决定新人生的外形之前，必须先考虑回地球的时间和地点。因此，我将环境的选择和最后身体的选择分为两章以利瞭解。

选择投胎的时间和地点，以及选择外形，其实并不是能完全分开的决定。然而，我们会先看自己适不适合某些环境在未

来的时段。接下来，我们才会去注意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们。我本来有点搞不懂这样的程序，直到我了解原来每个大时代的文化条件、历史事件和事件参与者对灵魂都有极大的影响。

我逐渐相信整个灵界在运作上并非一致不变。漫游的灵魂看到灵界的所有区域，就像是一片缥缈的许多场所，但是具备不同的功能。若是以图案来说明的话，专为新来的灵魂所举办的辅导座谈会，和将要启程而让灵魂选择人生的地方，便能以对照的方式呈现出来。两者皆攸关转换中灵魂的人生评估，其中也包括地球场景——不过却从这里开始，两者就不再相同了。辅导座谈会的空间据说是小而亲密的咨询区域，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让刚到的灵魂感到舒服，但是我们在这里的心态却有点自我防御的意味，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才对。此时，我们的向导会一直与我们直接互动。

另一方面，当我们进入选择人生的空间时，我们充满了希望、期许、和崇高的展望。在这里，灵魂其实是一个人独自评估新人生的选择，向导并未露面。据说这个令人紧张、刺激的地方，比灵界其它研修处都要大得多。案例二十二的当事人甚至认为它自成一个世界，并且具备超凡的能量可以转换时空，好让当事人可以好好地研究星球。

尽管灵魂对于灵界的一些地方难以描述，但是多数人都喜欢谈这个选择人生的地方，而且各人所描述的雷同处惊人。我听说它像个电影院，让灵魂看得到自己的未来，以及在不同场景中扮演不同角色的结果。离去前，灵魂将为自己选择一个剧本好比想象自己正式演出新人生之前的盛装彩排。为了更了解整个过程，我选了一位男性当事人作为例子。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灵魂如何得到协助而做出适当的决定。

◎案例 25◎

纽：你决定要回地球后，发生了什么事？

人：嗯，当我和我的教练都同意时机到了，我传达出意念……

纽：继续。

人：我的念头被协调者接收。

纽：他们是谁？难道不是你的教练或向导处理投胎的安排吗？

人：不完全是，他只是告诉那些协调者，其实是那些协调者协助我们在环界预览所有人生的可能性。

纽：什么是环界？

人：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们称它为命运之环。

纽：在灵界只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吗？

人：（停顿）哦，我想应该有许多，但我没完全看到。

纽：好，数到三以后，让我们一起到环界。我一数完，你将会想起这次经验里的所有细节。准备好了吗？

人：好了。

纽：一、二、三！你的灵魂现在正朝选择人生的空间移动。解释一下你所看到的東西。

人：（长时间停顿）我……正飘向环界……它是圆形的……一个巨大泡泡……

纽：继续。你还能告诉我什么？

人：有……集中的能量……这光线好强。我被吸进去……经过

隧道……这里比较暗。

纽：你怕吗？

人：嗯……不会，毕竟我来过这里。接下来会很有趣。我对即将发生的事感到很兴奋。

纽：好，当你飘向环界时，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人：（声音低沉）我……有一点担心……但这能量让我放轻松。我感觉到关怀……关心……我不觉得孤独……我的教练也和我在一起。

纽：继续回报每一件事。你接着看到了什么？

人：环界被层层银幕围绕——我正看着它们。

纽：银幕是在墙上吗？

人：它们以墙面的方式呈现，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实体的……所有都是……有弹性的……这些银幕在我身旁弯曲……移动着……

纽：告诉我更多关于银幕的事。

人：它们是空白的……还没反射任何东西……像一片片玻璃闪闪发光……镜子。

纽：然后呢？

人：（紧张）我感觉到刹那间的寂静——一直都像这样——然后就像有人在看得到全景的电影院里，点了一下放映机的开关。所有的银幕跟着影像变得栩栩如生，彩色……动作……充满了声光效果。

纽：继续向我回报。你的灵魂在这些银幕的什么地方？

人：我在中心地带盘旋，看着围绕我的全景人生……地点……人们……（愉快）我知道这个城市！

纽：你看到什么？

人：纽约。

纽：你之前要求要看纽约吗？

人：我们谈过我会回到那里……（专注）天啊——它变了——更多的建筑物……还有车子……跟以前一样吵。

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讨论纽约。现在我要你告诉我，你在环界做些什么事？

人：我将要用意念操作这个控制盘。

纽：那是什么？

人：银幕前方的一个扫描装置。我看到的是一团光和按钮，我好像是在飞机的驾驶舱里。

纽：你在灵界看到这些机械装置？

人：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我看到的就是这样，我也只能跟你说明我正在做什么。

纽：没关系，别想太多。只要告诉我你如何操作这个控制盘。

人：我用意念运作这个扫描仪，帮助这里的管理者改变银幕上的影像。

纽：哦，你是要操作放映机，就像在电影院里工作一样？

人：（笑）不是放映机，是扫描仪。不管怎样，它们并不是真的电影。我正在看纽约街头的生活。我的心灵和扫描仪连结，

以便控制影像的移动。

纽：你觉不觉得这种装置跟计算机很像？

人：有一点……它是在一个追溯系统上运作……转换……

纽：转换什么？

人：我的指令……登记在控制盘上，所以我才能追踪行动。

纽：把你自己定位在控制盘上，成为操作员，同时继续向我报告每一件事。

人：（停顿）我假设自己在控制了。我看到……一系列景象中，线条跟着各式各样的点汇聚起来……我正在线条上穿越过时间，观看银幕上影像的改变。

纽：这些影像在你身边持续移动吗？

人：是的，然后当我要某个影像停下来时，那些线条上的点便亮了起来。

备注：关于会动的线条，之前我们在讨论灵界的其它区域时也提过，那是用来描述灵魂转换时的用语（例如：案例十四）。

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人：我正在扫描。这些停留点是人生的主要转折点，关系到重大的抉择……各种可能性……和事件，使得我们必须在时间点上考虑其它变通的选择。

纽：所以，这些线条是一连串时空事件的标示路径？

人：是的，环界掌握这些路径后传送给我。

纽：当你在看这些路径时，你会创造某些人生的场景吗？

人：哦，不会！我只是利用这些线条上的时间来掌控它们的动向。

纽：你还可以告诉我哪些关于这些线条的事？

人：能量的线条是……布有各色光点的道路，那些光点仿佛是指引我前后移动、或是停上的路标。

纽：好像你在切换录像带，可以选择开始放映、快速前进、停止、倒带的按键？

人：（笑）就是那样。

纽：好。你现在沿着轨迹移动，扫描影像，然后你决定停下来。告诉我你的下一步。

人：我暂停某个影像，好让自己进入。

纽：什么？你是说，你让自己成为银幕的一部分？

人：是的，现在我可以直接行动。

纽：以什么方式？你变成影像里的人？还是当人们到处移动时，你的灵魂在上空徘徊？

人：都有。我可以去体会一下和影像里的人过日子的感觉，或是从任何有利的位置看着他们。

纽：可是你人还在环界监督这一切，又如何能够离开控制盘，走进地球的某个场景呢？

人：我知道你可能无法瞭解，但是一部分的我仍留在控制盘的位置，所以才能再开启某个影像，然后随时叫暂停。

纽：或许我懂了。你可以分隔你的能量，是吗？

人：是的。我可以把想法送回本尊。当然，在我进出银幕时，这里的监控者也会帮忙。

纽：所以基本上，当影像在移动的时候，你可以将时光往前推、倒带和暂停？

人：是的……在环界里。

纽：在环界以外的地方，时间在灵界里是并存的吗？还是持续前进的？

人：时间在这里是并存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着它在地球上前进。

纽：我觉得当灵魂在命运之环的时候，似乎把时间当工具使用。

人：身为灵魂，我们的确会使用时间……主观地……事物与事件在周遭移动……成为时间的对象……但是对我们来说，时间是不变的。

纽：我觉得时间的奥妙在于将要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所以当你未来的人生影像中来去自如的时候，才会看到自己的灵魂寄宿在人类的身体里。

人：（谜样的笑容）接触的时候，驻任的灵魂会被暂时搁置一下，很短的一下子。我们在时间上勘查人生的轨迹时，并不会打扰到人生的进展。

纽：那，当你在勘查人生的轨迹时，如果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在你已经看得见未来的情况下，为什么又要暂停某些影像而考虑其它的选择呢？

人：我想你并不了解环界的监控者使用时间的真正目的。人生仍然是有条件性的。时间之所以会持续前进，是为了要测试我

们而创造出来的。某个影像的所有可能结果并不会呈现给我们看。生命的某些部分对我们来说仍是含糊不清的。

纽：所以，你无法看到人生每一件即将发生的事，在这个情况下，时间是被用来作为学习的催化剂？

人：是的，测试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以事件的难度来测试我们的能力。环界设定各类试验以供选择。我们将在地球上试着解决它们。

纽：在环界，你可以看到地球以外的星球和那里的生活吗？

人：不能，因为我被设定在地球的时间轨道上。

纽：你说你可以从银幕跳越时空，听起来像一颗球！

人：（露齿笑）哦，那真刺激——当然啰——但是我们不能到处蹦蹦跳跳，因为得处理一些来世的重要决定。我将必须接受错误的选择所导致的后果……如果我人生过得不太好的话。

纽：我还是不懂你如何做出严重错误的选择，毕竟你实际经历过计划中的部分人生。

人：我对于生活环境的选择是有受到限制的。就像之前所说的，我或许看不到某段时光中某个场景的全部情形。由于他们不会给你看，因此所有身体的选择还是有风险的。

纽：如果一个人未来的命运并没有完全被预先注定，那为什么还要叫这地方为命运之环呢？

人：哦，的确有命运，可以吧！生命的轮回都在适当的位置上。只是有太多的可能性是朦胧不明的。

当我引导当事人来到这个选择人生的空间时，他们看到了

过去、现在、未来的圆环——如同此案例提到的环界。环界的灵魂晓得自己就要离开此刻的灵界了，在这段观察期间，他们似乎于共鸣波上来回转动。时间的所有层面是以来来回回重现的方式，展现在他们眼前。由于并行的事实会相互重迭，也可视其为有形生命中的其它可能发展，特别是对较有经验的灵魂而言。

我不懂为什么当事人在这个无所不知的空间里，并不能完全看到未来。在我试图理出头绪后，我得到一个结论——灵界是为了保护每个灵魂的兴趣而设计出来的。大体上和我合作的人，都还是持续在轮回的年轻灵魂。他们可能看不清太深入未来的重大事件，因为看得越远，每个事件的可能变量便越会混淆他们的想象。虽然同样的道理也可印证在过去的时间上，但还是有一个例外——灵魂比较容易辨认自己的前世。这是因为单一的事实加上确定的行为已经被建立起来，也用来训练过这个灵魂，自然深深烙印于记忆中。

从第五章的案例十三，我们看到灵魂进入现世生活时如何被植入失忆的特性，好让前世的生活经验不会抑制到现世的自我探索。同样的道理也可用来解释灵魂对未来生命的审视。不知道为什么，多数人相信他们的人生是事先计划好的。当然，他们并没有错。虽然失忆确实防止他们完全意识到这计划，然而潜意识却掌握了灵界记忆里对每一生的概略蓝图。人生的选择提供灵魂一种时光机器，让他们瞧见到达主要路线的其它路径。尽管这些路径在我们身为灵魂时，并没有完全显现给我们看，我们还是会带一部分的地图来到地球。某个当事人说：「每当我不得晓人生要做什么而困惑时，我会静静坐下来，回想我已经做到的事，然后将它与我未来想要的发展做个比较，下一步该怎么走的答案就会从我内心蹦出来。」

接受摆在眼前的人生道路，视其为上帝的安排，并不表示把自己死锁在无可改变的宿命论上。如果每件事情都是预先注定好的话，我们的奋斗就不具任何意义或合理性了。一旦灾难降临，我们不该以听天由命的态度坐在那里，而不去藉临场的改变来改善情况。在我们的人生中，所有人都会经历改变的契机，其中涉及风险。这些突发事件可能来得不是时候，我们或许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但那就是挑战。轮回的目的就是自由意志的操练，如果没有这项能力，实际上我们只是无能的生物。

因此，命运不仅代表我们被无法控制的事件逮到，也表示我们需要学习的人生课程和责任。我们行为的因果定律总是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此案例的当事人不想选到不适合自己的人生。但是不管人生发生了什么事，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到喜悦与痛苦并不是来自上帝之类的圣灵、向导、或环界协调者的祝福或背叛。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在我总结案例二十五之际，读者或许会因为当事人来世在音乐上相当自我的目标而讶异。他想要成为受敬仰的音乐天才，其中当然不乏具有满足个人的因素，这点对于较高级灵魂而言比较不那么严重。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个灵魂很想贡献一己之力。

纽：现在，我想多谈谈你所看到的纽约景象。来到环界之前，关于选择地球的地理环境方面，你曾获得任何准备课程吗？

人：哦，有一些。我和教练谈到我前世在纽约英年早逝的事。我想回这个纽约大熔炉学音乐。

纽：你也跟教练谈到其它的灵魂吗？比如你的朋友中，谁可能会和你一起投胎呢？

人：当然，那也是我们讨论的一部分。有些人开始勘查环境，从各方面来决定什么对新生活最好。我让大家知道我要在意外身亡的地点重新开始，我的教练和朋友们则提供他们的建议。

备注：当事人的前世是移民美国的俄国人。公元 1898 年，当他二十二岁的时候，死于纽约一场铁路工程意外。他于 1937 年重生于同一个城市。

纽：什么建议呢？

人：我们谈到我想成为古典钢琴家。我前世为了赚点闲钱弹过手风琴——你知道的，宴会、婚礼——那一类的事。

纽：这经验激发你对钢琴的兴趣？

人：是的。当我在纽约街头递送冰块的时候，我都会经过音乐厅。我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能学音乐，并且在这个大城市扬名，可惜我还没真正开始便死了。

纽：当你最后拜访环界的时候，你看到自己是死于纽约的那名年轻男子吗？

人：（伤心）有……那我可以接受……就像某种人生状况。那是美好的一生——只不过太短暂。现在我要以更好的出发点回去，让自己以音乐闻名。

纽：你可以要求去地球的任何地方投胎吗？

人：嗯……那还满开放的。如果我们有特别的喜好，他们会以现有的选择机会作衡量。

纽：你是说，衡量哪些身体可以供你选择吗？

人：是的，在某些特定的地方。

纽：当你说你要在音乐上有更好的出发点时，我猜这是你想回纽约的另一个原因。

人：这城市将给我最好的机会去发展学弹琴的欲望。我要一个有很多音乐学校的大型城市。

纽：像巴黎这样的城市有什么不好？

人：我并没有获得在巴黎的身体选择。

纽：我想要弄清楚你所说的选择部分。当你在环界预览人生的影像时，你主要看的是人物还是地点？

人：我们从地点开始。

纽：好，所以你现在正注视着纽约街道啰？

人：对，那真棒，因为我不只是用看的，我四处飘，闻闻餐厅里的食物……听车子的喇叭声……尾随人们走过第五大道的商店……再度去感受这个地方。

纽：在这一刻，你有实际进入走在这些街道上的人们心里吗？

人：不，还没有。

纽：你下一步怎么做？

人：我去其它的城市？

纽：哦，我以为你只能选择在纽约的身体。

人：我可没这样告诉你。我也可以选择去洛杉矶、布宜诺思艾利斯，或是奥斯陆。

纽：我将数到五，然后当我数到五的时候，你将扫描这些城市，而我们仍然继续谈话……一……二……三……四……五！告诉

我你正在做什么。

人：我正要去音乐厅和音乐学院，去看学生练习。

纽：当你飘在学生之间的时候，你只是大致观察环境吗？

人：我做得比那还多。我进入一些人的脑海中，看他们如何……诠释音乐。

纽：你是不是得去像环界那样特别的地方，才能检视人们的心思？

人：只有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我才会那么做。若要和现在地球上的某个人联系，任何地点都可以（从灵界）。

纽：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的灵魂如何联系人吗？

人：（停顿）就像……一道光画过一笔。

备注：灵魂很有办法在灵界和物质界之间传送和接收讯息，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也亲身经历过。然而，这些短暂的连结很容易断线。灵魂与身体一生的连结更是困难，这将会在案例二十九中进一步说明。

纽：当你看着这些未来可能的人生时，地球上是哪一年？

人：（犹豫）现在是……1956 年，我看到的未来人生都还只是在青少年阶段。我查一下前后年代……不过要看环界允许我看多少。

纽：所以，环界让你有机会去实际成为这些——以地球时间来说——还没出生的人？

人：嗯啊，看我能不能适应，可以察看这些人的才能和父母——

——这一类的事。（坚定）我要纽约。

纽：你觉得自己已经仔细看过其它城市的选择了吗？

人：（没耐心）是的，我看过了，但我不要那些。

纽：等一下。万一你喜欢的是在奥斯陆的那名音乐学生，可是却想住在纽约呢？

人：（笑）事实上，在洛杉矶的那个女孩很有前途，可是我还是要纽约。

纽：好吧，继续前进。当你就要结束在环界的阶段时，告诉我你所选的人生细节。

人：我将要去纽约成为音乐家。我仍试着从一两个人选中选出一个来，但我认为我会选（停下来笑）那个充满才能的小胖子。他没有我前一个身体那样的精力，可是我会有富裕双亲的优势，他们会鼓励我练习、练习、练习。

纽：金钱很重要吗？

人：我知道我听起来……贪心……自私……但我前世没有钱。如果我想要去表现音乐之美，带给自己和他人快乐，我需要适当的训练和支持我的父母，否则我会偏离人生目标……我了解我自己。

纽：如果你在环界没有看到任何你喜欢的选择，你可以要求更多的地方和人物吗？

人：那倒不必，至少对我而言。这些提供给我的已经足够了。

纽：让我说得更直接一点，如果你只能从环界给你的展示中选择其中一个生命，你怎么知道那些协调者不会给你动手脚？或

许他们设计让你做出某个特定选择？

人：（停顿）想到我过去以来在环界的经验，我不这么认为。除非我们决定好了自己想要的人生类型，不然我们是不会去那里的，而我总有几个基于自己想法的有趣选择。

纽：好，当你在环界预览过所有生命的选择后，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事？

人：监控者……进入我的心灵，看我是不是满意眼前的展示。

纽：他们一直都是同样的灵魂吗？

人：我觉得是……以我所能记得的。

纽：他们会给你压力吗？要你在离开环界之前做出决定？

人：一点也不会。在我下决定之前，我可以飘出去跟我的同伴谈一谈再回来。

当然，像环界这样的剧院，并不只有我们的星球可供浏览。我已经讨论过某些来地球的灵魂如何在其它世界投胎，也曾在第十章提到过，为了启蒙和短时间的消遣，灵界允许灵魂以实验方式来体验各式各样的形状和模式。然而，为了实际投胎到我们的宇宙或其它多次元的空间，当事人说在他们族群中心的附近，有一些像是时空隧道或是路径的东西。（稍后，案例二十九的当事人将会描述重生时经过其中一条的感觉。）

人们说这些入口以一排巨大拱门做为通道的象征，类似大型火车站。有个女人如此形容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入口，就像是较亮或较暗的空间。对我来说，较亮的通道为互动较多的生物界；较暗的区域则是低密度的心灵聚落，很多时候我将会是孤独的。」当我要她为后者举个例子时，她说：「在厄恩司世

界，我们像棉花糖球似的在气波上移动，那里没有任何实体的东西。绕着彼此转就足以令人非常兴奋了。」另一个当事人在叙述进入较亮的入口时说：「有时在介于投胎为人的期间，我和族群里的灵魂会去洁司塔的火世界。我们在这个火山似的气氛下，可以体验成为火智能分子的实体和情绪上的刺激。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在地球上处于超过一百度的温度里了。」

一个灵魂的实体停泊处是很重要的。案例二十五的当事人说他所能选择的地点限于四个城市。灵魂预览新生活时所能看到的景象多寡，自然视个人情况而定。可供选择的人生也是精挑细选过的，这表示其它灵魂在我们到达环界之前，就代表我们积极地设定地点的景象。在环界协助灵魂的专员数目向来似乎不多。虽然多数人相信，他们年长的咨询会成员和个人向导都会介入，然而这些人的形象对当事人而言，都还是相当模糊的灵体。

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当世界人口尚未发展时，当事人记得他们总出生在稀疏的人类聚落中。之后随着村落的形成，渐至发展为较大型的古文明中心，当事人说他们还是会回到相同的区域；然而特别是近四百年间，由于大量移民涌至新大陆，环界在地理环境的安排上再度分散开来。在这个人口过剩的世纪里，则有越来越多的灵魂选择住在曾去过的地方。

现今的这个趋势是否意味着灵魂为了种族因素而想回到相同的国家？其实，灵魂并不会基于种族或国籍因素来选择人生。这种离间人类的产物是在我们童年时期被教导出来的。灵魂的选择中，除了因为文化的熟悉度而产生的安适感外（不同于对人种的偏见），我们也必须考虑许多灵魂对沙漠、高山或

海洋的喜好。灵魂也可能偏好郊区或都市的生活。

灵魂之所以想回到相同的地理环境，会是因为他们想和前世的家人共度新生活吗？某些文化的传统里，比如美国原住民，灵魂的确会选择原本的家族血统。一个将死去的人被期待投胎到未出世的孙子身上。在我的案例中，我很少见到灵魂重复前世的家族遗传，因为这将妨碍其成长和机运。

有时我听到灵魂在不寻常的业障情况下，投胎到前世的亲属身体中。比如说，如果一对兄妹彼此相当亲近，当其中一个在年轻时意外死去后，死者的灵魂就可能想投胎到亲属的小孩身上，以便重建这段中断的生命连结，完成某项重要任务。

在我的经验里，常见的情况是出生没多久便死了的孩子，其灵魂会投胎至同一对父母的下一个孩子身上。这些都是灵魂事先计划好的，为了参与发生过悲剧的家庭生活。他们皆涉及如迷宫般复杂的业障课题。不久前我有个案例，当事人的前世才刚出生就死于生产过失。我问他说：「你的生命才几天大便结束了，这样的目的为何？」他回答：「这是为了我父母的学习，而不是为我自己，那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以填补者的身分回到他们身边的原因。」灵魂若是因为没有时间，只能以短暂的生命回来帮助其它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投胎时，有人称之为「填补的生命」。此案例中，这对父母亲于前世曾经虐待他人的孩童致死。尽管他们在当事人的前世是一对恩爱的年轻夫妻，他们显然必须经历过渴求而来的孩子却还是离开了的那种伤痛才行。唯有经历过失去孩子的极度痛苦，才能让这些父母的灵魂更深刻地领悟到切断血脉的后果。案例二十七将会讨论这样的例子。

看未来的生命如何结束并不是灵魂的例行公事。如果灵魂

选了一个早夭的生命，通常在环界便看到了。我发现，灵魂会自愿选择那些突然染上不治之症的身体，或是遭人杀害，或是因为某件灾难性事件与许多人忽然结束了生命。灵魂并不是因为善变的上帝一闪神，才会在错误的时间、地点卷入这些悲剧。每个灵魂参与所选择之事件皆有其动机。有个当事人告诉我，他身为美国印地安男孩的那一世，事先便计划好在七岁时结束。他说：「我在找一个短期经历人性的课程，而这个受虐、受饿的混血儿便已经足够了。」

另一个自愿接受恐怖任务的灵魂，更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她前世选择犹太人的女子身体（和另外三位也是灵魂族群的成员），于 1941 年从慕尼黑被带到纳粹的死亡集中营（Dachau）。这些人全被分派到同一个营房（也是事先安排的），在那里抚慰小孩并且帮助他们活下去。我的当事人于 1943 年死去，那年她十八岁。她勇敢地完成了使命。

尽管事件、种族、文化、地理位置经常最早出现于选择的过程中，然而它们并不是灵魂来世最重大的选择因素。除了其它的考虑因素，灵魂唯有决定了某个特别的身体，以及运用那个人类的脑袋究竟能学到什么后，才会真正去投胎。下一章将分析灵魂如何就各种生理和心理因素来选择身体。

第 13 章 选择新身体

在环界，我们的灵魂会预览同时段一个以上之人类的人生。离开这区域时，多数灵魂便已经对眼前最中意的候选身体心有所属。灵界的指导者给予我们充裕的机会，让我们在做最后决定之前，仔细思考自己所看到关于未来的一切。本章将讨论促成决定的各种因素。

事实上，我们到达环界之前，便已经开始对身体的选择深思熟虑了。灵魂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让自己准备好预览地球上不同文化的特定人选。我感觉那些设定银幕房间的灵魂，事先知道将展示什么给我们看，因为我们的心理存有许多想法。为了来世而选择恰到好处之身体的过程，需要极大的关注。就像之前所说的，在我们拜访环界的前后，向导和同侪也是此评估过程的一部分。

听当事人描述选择新身体所做的一切准备时，我常不得不注意到灵界的时光流程。我们的老师在环界运用未来的时间，让灵魂可以评估未完成的课程计划中，以人类的身分来努力的用处。来世的蓝图因为灵魂本身的难度设定而有不同的差异。如果我们才刚完成的是一个简单的人生，做到一点点内在的进步，那么灵魂于来世可能想要一个必须面对悲伤和悲剧的人生。我也碰过某个灵魂轻易经历一个毫无挑战的人生后，为了赶上学习目标而在来世让自己承受过度动乱的人生。

灵魂的心灵和生物的大脑结合后，不可能永不犯错。无论我们的灵魂处于哪一层级，一旦身为人类便表示我们都会犯错，而且有必要于人生中途修正航道。不管我们选的是哪个身体，这种情况都不会改变。

关于灵魂与人类婴儿之大脑结合的抉择上，在我们讨论其中更复杂的心理因素之前，我先从身体的外形方面切入。虽说灵魂事先知道自己的长相，美国一项全国性调查却显示，百分之九十的男女不满意自己外形上的特征。这是失忆症的结果。许多不快乐都是因为社会对理想外貌的陈规而产生的。然而，这也是计划中让灵魂学习的一部分课程。

多少次我们望着镜子说：「这真的是我吗？为什么我看起来是这个样子？我是在属于自己的身体里吗？」当我们的身体妨碍到自己认为人生应该做得到的事情时，这些问题尤其令人痛切。我有不少当事人就认为，他们的外形阻碍自己得到满意的人生。

许多残障者认为要不是遗传的错误，或是本身是意外伤害下的受害者，他们的人生会更圆满。或许这听起来很无情，然而我的案例显示，很少有真正的身体意外伤害不是灵魂自愿承受的。身为灵魂，我们选择这样的身体必定有我们的原因。以一个受过伤害的身体活着，并不表示我们在前世伤害过谁，所以这辈子必须偿债。如同下一个将讨论的案例，当灵魂寄宿在某个受伤的身体里，这个选择可能涉及另一种学习课程。

要一个刚受伤的人试着去面对形体上的残缺，告诉他说他比我们这些身心健康的人更有机会进步神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样的认知必须靠自我探索。所有当事人的案例历史令我相信，为了克服身体上的障碍所付出的努力确实会加速进步。那些被社会视为不够完美的的人所遭受到的歧视，加重其人生负担。克服身体上的疾病与伤害，让我们更能坚强地面对严酷的考验。

在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人生中，身体是一项重要的部分。我

们选择身体的自由，更是基于心理因素，而非估计超过十万个基因的人体。然而，我想藉本章的第一个案例说明，为何灵魂选择某些身体的绝大因素在于身体的缘故，毫无沉重的心理暗示。此案例显示某个灵魂在不同的轮回中，决定了相互对照般身体的计划。此案例之后，我们将讨论以其它原因选择身体的灵魂。

案例二十六的当事人是个高挑、身材比例很好的女人。虽然终其一生饱受脚疾复发的困扰，她还是喜欢运动。我从与她的初步访谈中得知她双腿的隐痛是从中间一直到大腿骨。这些年来，她已经看过许多医生，然而医学却无法证明她的脚哪里出了毛病。她显然为此筋疲力尽，愿意尝试任何可以帮她解除痛苦的方法。

当我听这些医生说她的不舒服可能是心理因素时，我怀疑她痛苦的根源可能来自前世。探讨她的问题来源之前，我决定先带她经历几个前世，弄清楚她选择身体的动机。当我要她告诉我，让她觉得最快乐的身体为哪一世时，她说是大约公元八百年身为蓝司的北欧海盗。她说蓝司是「大自然的孩子」，沿着波罗的海的路线旅行到西俄罗斯。

蓝司被形容穿着滚毛边的长斗篷、柔软合身的皮裤、绑鞋带的靴子和戴了一顶金属裹住的帽子。他手上拿着斧头和一把沉重的宽刀，作战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挥舞。当事人再次被心中的影像迷住，占据整个影像的是「金色微红的肮脏发束洒到肩膀上」的战士。站起来超过六呎高的他，必定是他那时代的巨人，具有强大的力量、宽敞的胸膛和有力的四肢。身为一个具有超强能耐的男人，蓝司和其它斯堪地纳维亚人横渡遥远的距离，顺着河流航行，沿途涉足浓密的原始森林并且抢劫村落。

蓝司于一次突袭村落的洗劫中遭到杀害。

◎案例 26◎

纽：在你刚刚回溯维京人蓝司的那一世中，什么对你而言是最重要的？

人：体验棒透了的身体和原始的体力。我在地球的所有轮回中，只有那一世拥有那样的身体。我不曾恐惧，因为我的身体即使受伤也不会反应疼痛。就任何方面来看都是毫无瑕疵的。我从不生病。

纽：蓝司有没有精神上的烦恼？你在那一世有过任何情绪上的敏感吗？

人：（爆笑）你在开玩笑吗？从来没有！我只为当下的每一天而活。我只担心没有足够的战斗、抢劫、食物、饮酒和性。我所有的感觉都只为了物质上的享受。这身体真是了不起！

纽：好，我们来分析一下你在蓝司这一生之前，选择这伟大身体的决定。你在灵界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要求这个遗传良好的身体？还是你的向导为你做这选择？

人：咨询者不会那么做。

纽：那么请你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身体？

人：我当时要的是地球上最棒的人类样本，而蓝司被提供作为我的参考。

纽：你只有一个选择吗？

人：不，我有两个那时期的人选。

纽：万一你不喜欢那时期呈现给你的所有选择呢？

人：（沉思）可以供我选择的方案似乎总是和我人生想要经历的吻合。

纽：你会不会觉得咨询者可能事先知道哪个身体最适合你？还是他们为了这袋未经选择的身体摸彩袋而苦恼呢？

人：这里并不会粗心行事。咨询者妥善安排每一件事情。

纽：我怀疑咨询者会不会偶尔出差错。世上有这么多新生婴儿的身体，他们会不会将两个灵魂分配给一个身体？还是让某个身体好一阵子都没有灵魂？

人：（笑）我们又不是在组装在线。我告诉你，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不会犯那样的错。

纽：我相信你。现在谈到你的选择。环界只有两个身体供你选择，我很好奇，这对你来说足够吗？

人：咨询者一旦知道我们的需求，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生命选择。在我看到两个身体选择前，我已经大约知道自己想要的身体大小、外形和性别。

纽：你因为选择蓝司，淘汰了另一个什么样的身体？

人：（停顿）那是罗马军人……也是我想要的强健体魄。

纽：身为意大利军人有什么不好？

人：我不要……被政府控制（当事人左右摇头）……太多限制了……

纽：我记得十九世纪时，欧洲大部分地区落入查理曼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人：那就是成为军人的麻烦。身为维京人，我不必理会任何人。

我是自由的，可以在无政府的荒野中和侵略伙伴四处移动。

纽：那么自由也是你考虑的因素之一啰？

人：绝对是。行动的自由……打斗的猛烈……运用我的力量和不受限制的行动。海上和森林里的生活是强健而稳定的。我也晓得生活的残酷，但那是野蛮时期，我不比其它人好，但也没坏到哪去。

纽：但是其它的考虑因素呢？比如个性方面？

人：只要我能以身体完全展现自己，没有任何事情困扰得了我。

纽：你有伴吗——小孩？

人：（耸肩）那太不自由了。我四海为家，有过许多女人——有些是自愿的——有些不是——这种乐趣增加我表达力量的快感。我不想因为任何方式受到束缚。

纽：所以，你为了扩展纯粹肉体的感官，偏好蓝司的身体？

人：是的，我想要经历身体所有的感官至极限，没别的了。

我感觉当事人现在已经准备好解决当下的问题了。我将她从超意识带入潜意识状态，要她直接进入与脚痛有关的那一世。

几乎就在同时，她掉入最近的一世，成为公元 1871 年住在新英格兰的六岁女孩——艾许丽。当艾许丽坐在一辆满载货物的私人马车上时，她突然打开车门，跌到马车底下。当她撞到鹅卵石的街道时，马车沉重的后轮辗过她双脚膝盖以上的同一地方，压碎了骨头。当事人在叙述此一事件的时候，重新经历了一次腿上的剧痛。

虽然在当地医生的努力之下和长期使用固定夹板，艾许丽的脚骨并无法完全康复。她再也不能站立或是走路，不良的血液循环造成她的脚于短暂的余生中一再肿胀。艾许丽死于 1912 年，终其一生为多产的作家和弱势孩子的家教。听完艾许丽的故事后，我将当事人带回灵界。

纽：在你选择身体的历史中，为什么会在一个强壮的男人和一个残障女子之间等了一千年？

人：嗯，当然，我在这两世之间的轮回期间更了解自己了。我选择残废，以便集中智力发展。

纽：你为这原因选择残废？

人：是的，你看，不能走路使我读得更多。我发展我的心灵……而且倾听我的心灵。因为不会分心，我学会沟通和写作技巧。我一直都在床上。

纽：在艾许丽和维京人蓝司身上，有没有任何你灵魂最明显的特征？

人：渴求热烈地表达自己，那部分的我在两者身上皆可看见。

纽：我要你到选择艾许丽那一刻的环界。告诉我你如何决定这个不寻常的残缺身体？

人：我选了一个在美国某地的健全家庭。我要一个充满自由的地方，让钟爱的父母照顾，如此我才能致力于学术发展。我固定写信给许多不快乐的人，而且成为一个好老师。

纽：身为艾许丽，你为这个照顾你的家庭做了什么？

人：总是朝两个方向进行——恩惠和义务。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家庭，是因为他们需要强烈的爱，和一个可以让他们终身被依

赖的人。我们一家人非常亲密，因为在我出生之前他们很寂寞。我来得很晚，是他们唯一的小孩。他们要的是一个终身不嫁的女儿，才不会让他们再度感到寂寞。

纽：所以说这是交易啰？

人：几乎可以这么说。

纽：那么，让我们到环界去追踪这个决定，当你的灵魂第一次看到艾许丽的时候。你曾看到当时发生马车意外的细节吗？

人：当然有，但那不是意外——理当要发生的。

纽：一旦来到地球，谁对那次坠落有责任？是你灵魂的心灵，还是艾许丽身体的心灵？

人：我们是一起合作的。她将会玩那个马车门把……而我利用它……

纽：告诉我当你在环界的房间里，看到艾许丽跌落和受伤的情景时，你的灵魂心灵是怎样想的？

人：我在想该如何好好运用那个残缺的身体。我有其它受伤身体的选择，但我比较喜欢这个，因为我不想要太多的行动能力。

纽：我想继续讨论因果的问题。如果艾许丽拥有的不是你的灵魂，她还会跌落吗？

人：（防卫地）我们正好适合对方……

纽：那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人：（长时间停顿）即使身为灵魂，仍有一些超过我能理解的力量。当我第一次见到艾许丽……我可以看到没有我的她……健康…… 比较老……另一种人生的可能……

纽：现在我们总算抓到一点头绪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艾许丽是和其它灵魂展开她的人生，她或许根本不会跌落？

人：是的……有可能……其中之一……她还能选择少受一点伤害，可以用拐杖走路。

纽：那么，你是否看到没有你灵魂的艾许丽，健康快乐地活着？

人：我看到……一个成年女子……正常的脚……不开心地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身陷毫无回报的人生而沮丧……悲伤的父母……但是人生活得比较轻松。（语气变得更坚定）不！那样的过程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好——对她来说，我是最好的灵魂。

纽：你一旦选择成为艾许丽的灵魂，你是那次跌落的主要推动者吗？

人：它……我们两个都是……我们在那一刻是一体的……当她妈妈说她该停下来的时候，她在马车里顽皮地跳来跳去、玩着门把。然后……我准备好了，她也准备好了……

纽：你的命运有多么坚固呢？一旦你成为艾许丽的灵魂，有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你抽身离开这整个马车的意外事件呢？

人：（停顿）我可以告诉你，就在我跌落前，突然灵光一闪。我可以拉回自己，不跌出去。我心底有个声音说……『这是个机会，不要再等了，就跌下去吧！这是你想要的——这是行动的最好时机。』

纽：那特别的时机很重要吗？

人：我不想在艾许丽长更大的时候发生。

纽：但是，这孩子所经历痛苦和困难……？

人：那是很可怕。前五个星期里的极大痛楚远超乎想象。我几乎要死了，但我在忍耐中学习，而我现在看到记忆中蓝司的疼痛管理能力帮助了我。

纽：在你疼痛最剧烈的那段时刻，内心感到后悔吗？

人：在苦难最惨的时刻，我的意识时有时无，心灵开始获得力量。为了驾驭受伤的身体，我开始比较能控制疼痛……躺在床上……医生也帮不了。我发展出控制疼痛的技巧，之后运用在专注读书上头，我的咨询者也会以巧妙的方式帮助我。

纽：所以说，因为不能走路，你在那一世收获很多？

人：是的，我成了倾听者和思考者。我和许多人书信往来，并且学习以灵感写作。我从年轻人身上学到教学技巧，而且感觉到内在力量的引导。

纽：回到灵界后，你的咨询者是否为你的成就感到骄傲？

人：非常骄傲，虽然有人说我变得有点被宠坏和骄纵（笑），但那是不错的协调。

纽：蓝司强壮的身体以及柔弱艾许丽的经历，如何帮助今日的你？还是没有关连？

人：我从必须感谢身心合一当中学到很多，天天受益。

在当事人重温她在大街双脚受伤情景时，我提了一个减少疼痛敏感度的建议。在我们快结束这个阶段时，她脚痛的前世记忆完全解除了。后来她告诉我她再也不痛了，定期享受着打网球的乐趣。

此案例呈现的两个前世，大体是在两个相当不同的环境里，灵魂为了自我实现所做的身体选择。灵魂藉由发展个性的

不同层面来追寻自我的展现。不管透过许多身体使用何种有形或精神上的工具，业障定律将会占上风。如果灵魂选择的是极端的情况，也总会有个相对的选择来抵销这个情况，以达到发展的平衡。蓝司和艾许丽的身体就是一个业障弥补的例子。印度教信徒相信，一个有钱的男人迟早必成为乞丐，以便让灵魂充分地发展。

从不同的挑战中求生存，强化了我们灵魂的本质。强化这个词不该被误解。我的当事人都说，人生真正的课程来自于体认及身为人类。我们即使是受害者，也还是受益者，因为唯有从失败和胁迫中站起来，我们才能真正显示人生的进步。有时候，最重要的学习之一是学着忘掉过去。

当灵魂从各种文化的设定中，仔细考虑某个地球身体的实质特性，他们也会特别注意人类生活的各个心理层面。这个决定是整个选择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入环界之前，灵魂的优势便是考虑那些影响生物系统之运作的遗传和环境因素。我听过灵魂的灵力具有持续的影响力，足以影响其寄宿之人类是外向还是内向、理想还是空想、感性或理性。由于有这么多的变量，灵魂需要事先想清楚，究竟什么样的身体类型最适合自己的来世。

从我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向导和那些操作环界的驻站大师们知道灵魂对于来世某些人类行为的偏好。我感觉有些灵魂比其他灵魂更加慎重地承担责任。然而，一个尚未进入环界的灵魂，最多只能考虑自己如何适应某个特定的身体。当灵魂被叫到环界后，猜测的工作便结束了。现在他们必须让自己的灵性和肉体对阵。灵魂为什么会因为心理因素而和相隔数千年之久的两个人类合作，是我下一个案例的基础。

案例二十七的史蒂夫是个德州商人，拥有一家成功的大型服饰公司。当他在加州渡假的时候，因为朋友的建议来找我。在我问到他的过去时，我注意到他很紧张，而且极度警戒。他用手指玩着钥匙圈时，目光焦虑地环视着我的办公室。我问他是不是对催眠感到紧张或害怕，他回答说：「不，我更害怕你将会揭露的事。」

这个当事人告诉我，他的员工们索求无度、不忠诚，而且抱怨之多已经到了令他难以忍受的地步。他解决的办法便是增加管束员工的纪律和开除他们。我得知他有两次失败的婚姻，是个喜欢饮酒作乐的酗酒者。他说最近才试过一个治疗课程，但是又停了，因为「他们对我愈来愈吹毛求疵了」。

在我们更深入详谈之后，他说亲生妈妈在他出生才一个礼拜，便把他留在德州一个教堂的阶梯上，从此失踪。在孤儿院度过几年寂寞而不快乐的生活后，一对年纪较大的夫妇收养了他。他补充说这些人——苛刻的严厉父母，似乎一直都在否定他。十几岁离家后，史蒂夫多次触犯法律，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

我发现他的个性非常武断，而且不相信权威。他的愤怒来自孤立和受到离弃的感觉。史蒂夫说他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而且愿意试任何方法帮他「找到真正的自己」。我同意帮他进行潜意识的短期研究——如果他考虑之后在其居住的城镇附近找个治疗师持续辅导的话。

我们将于此案例看到史蒂夫的灵魂如何在回应人类生活的同时，仍保有他灵魂的本性。当我的当事人讨论他们选择身体的动机时，这样的连结会在催眠过程中增强。我用此案例来呈现探索本性之困难的原因之一，在于其中的童年创伤。灵

魂若是与那些发展出早期性格失序的人类结合，不外乎是为了刻意给自己设定一个困难的人生。带领当事人到灵界了解为何选择这人生之前，必须先重温他童年的早期记忆。接下来的摘录里，当事人将会再看到亲生母亲。这是我遇过最动人的情景之一。

◎案例 27◎

纽：你现在是一周大的婴儿，你妈妈正看着你，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你。即使你只是个婴儿，你内在成人的心灵知道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向我描述实际发生的事情吧！

人：（开始颤抖）我……我在篮框里……褪色的蓝毯子围着我……我被放在阶梯上……好冷……

纽：在哪里的阶梯？

人：……一个教堂前面……在德州。

纽：谁把你放在教堂的阶梯上？

人：（颤抖得更厉害）我妈妈……弯下身来……跟我说再见……（开始哭泣）

纽：你可以告诉我你妈妈离开你的理由吗？

人：她……还年轻……没有嫁给我爸爸……他已经结婚了。她正在……哭……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眼泪流到我脸上。

纽：看着她。你还看到什么？

人：（呼吸困难）飘散的黑发……好美……我伸手摸到她的嘴巴……她亲我……柔软、温和……她放不下我。

纽：她离开前对你说了什么吗？

人：（难以开口）『为了你好，我必须离开你。我没有钱照顾你。我的父母不会帮我们。我爱你。我将一直爱着你，永远把你放在心里。』

纽：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人：她……握住沉重的门环……上头有动物的那种……敲门……我们听到脚步声接近……现在她已经走了。

纽：关于你所看到的一切，你内心是怎么想的？

人：（几乎控制不了情绪）哦……她毕竟是要我的……不想离开我……她爱我！

纽：（将手放在当事人的前额，开始一连串催眠的事后建议，如下所示）史蒂夫，你将会记得这个潜意识的记忆。你将会从此保有妈妈的模样。你现在知道她对你的真正感觉，她的能量一直与你同在。懂吗？

人：是的……我懂。

纽：现在，把时间往前推，告诉我你对养父母的感觉。

人：从来没对我满意过……让我对每件事感到内疚……（脸上因为泪水和汗水湿了一片）不晓得自己到底是谁……我不是真实的……

纽：（提高嗓音）告诉我你哪里不真实？

人：我会假装……（停住）

纽：继续！

人：我并没有真正控制好……老是生气……虐待别人……甚至让人……绝望……

备注：额外调整之后，我引导当事人于潜意识和超意识的心灵之间来来回回。

纽：好，史蒂夫，现在回到你出生前的时刻。告诉我你前世是否和生母一起生活过？

人：（长时间停顿）有。

纽：你和这灵魂在地球上是不是有哪一世比较特别，关系到你们之间身体上或情感上的痛苦？

人：（一阵子过后，双手紧握椅子的扶手）哦——该死——没错，当然了——就是她！

纽：试着放轻松，不要跑得太快。数到三之后，我要你进入那一世和这灵魂关系最重要的一刻。一、二、三！

人：（深深叹气）哦，我的天……是同一个人……不同的身体……但是她那时也是我妈妈……

纽：专注在地球的情景。那是白天还是晚上？

人：（停顿）阳光普照。火热的太阳和沙子……

纽：描述一下艳阳下的沙上发生了什么事？

人：（吞吞吐吐）我站在自己的庙堂前面……在一大群人面前……保镖在我背后。

纽：你的名字是什么？

人：哈荣。

纽：你穿什么，哈荣？

人：一件长白袍和凉鞋。我手里握着令牌，上面有条金蛇象征

我的权威。

纽：你的权威是什么，哈荣？

人：（骄傲地）我是崇高的祭司。

备注：进一步询问后发现，这名男子是部落的领导者，位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近红海的阿拉伯半岛上。这地区在前古典时期被称为希巴王国（或是撒巴）。我也得知庙堂是献给月神的，是泥砖和石头盖起来的巨大椭圆形建筑物。

纽：你在庙堂前面做什么？

人：我在阶梯上审判一个女人。她是我妈妈。她跪在我面前。当她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她看起来既怜悯又恐惧。

纽：她的眼神怎么能同时既怜悯又恐惧呢？

人：她眼神里有着怜悯，因为她看见毁灭我的力量……我过分控制人民的日常生活了；为了我即将要做的事，她的眼神也流露出恐惧。这让我为难，但我不能表现出来。

纽：你母亲为什么会在庙堂的阶梯上跪在你面前？

人：她闯进仓库，偷了食物给人们。每年的这时候许多人是饥饿的，只有我能分配食物。这些食物必须小心地估算。

纽：她违反了分配食物的规则吗？这关系到存活的问题吗？

人：（唐突）比那更严重——她没服从我，就是在破坏我的权威。我以分配食物作为工具……控制人民。我要他们全都对我忠诚。

纽：你要怎么处置你的母亲？

人：（意念坚定）我妈妈已经触犯法律。我可以救她，但又必

须杀鸡儆猴。我决定将她处死。

纽：杀死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感觉，哈荣？

人：我必须这么做。长久以来她已经成为我的威胁——因为她造成人民的动乱。只要她存在一天，我就无法自由自在地统治人民。她到现在还敢挑衅。我将令牌往石阶上一丢，下令处置她死。

纽：后来，你因为处死自己的母亲而难过吗？

人：（声音紧绷）我……不能去想那些事，如果我想保有权力的话。

到此阶段，史蒂夫的心灵已经重现两个憾人心弦的事件，涉及到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自发性分离。尽管当事人找到宿命上的连结，然而他在婴儿期间被舍弃的这件事，不该只是视作单纯的因果报应。为了心理治疗，我们必须更深入研究。

下一个阶段是为了恢复史蒂夫的灵魂本性，为此我带他进入灵界。在每个案例中，我试着引导当事人回到最合适的灵界地点，以便得到最好的结果。在案例十三中，我使用辅导座谈会的地点；至于案例二十七，则是回到他从环界回来的时刻。在此场景中，我要史蒂夫了解他当初选择现在这个身体的理由，以及其它灵魂在他生命里所扮演的角色。

纽：你在灵界的名字是什么？

人：苏玛斯。

纽：好的，苏玛斯，既然我们现在又回到灵界，我想和你一起回到你看到史蒂夫这男人后的那一刻。你当时有什么想法？

人：多么愤恨不平的一个男人……他很气母亲将他丢在门外的

台阶上……还有那些倔强脾气的人竟然成为他的养父母……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想要这个身体！

纽：我了解，但是其它事情还在发展阶段的同时，我们何不暂时先把决定放到一边？告诉我，你一旦离开环界，接下来真正做了些什么事？

人：有时候，我可能只是想一个人过一阵子。通常，我急着想知道朋友对我看过的那些生命有何意见，特别是像这么艰难的一次。

纽：当然了。你有一个以上的选择吗？

人：（摇头）我应该选这个……真是令人不舒服的决定。

纽：告诉我，苏玛斯，当你回族群的时候，你会跟其它朋友讨论来世和他们其中一些人合作的可能吗？

人：是的，我们经常这么做。这些好朋友将出现在我的来世，好比我也加入他们的来世一样。有些灵魂不会在某几世出现。那没关系。我们都彼此讨论来世的生活。我要得到他们详细的意见。你看，我们都那么熟，不管是对方的优点、缺点，先前的成功和失败，什么该注意……那类的事。

纽：你去环界前，是否和他们讨论你来世该成为什么人的细节？

人：哦，有啊！间接谈到，不是很具体。现在我已经看过史蒂夫了，其它人和他在那一世的可能关系还有一些空缺。所以我找乔谈。

纽：乔是你的向导吗？

人：是的，在我被送到环界去看人生之前，他听我说了好多我

觉得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纽：好的，苏玛斯，你才刚从环界回到自己的族群里。首先你做了什么？

人：我谈到这个非常不快乐的男人史蒂夫……没有真正的妈妈……所有那些事……什么样的人将在他的身边……还有他们的计划……必须适合我们全体才行。

纽：你是指哪些灵魂将选择哪几个身体吗？

人：是的，我们需要确定下来。

纽：灵魂的分配在这阶段还可以协商吗？还是大家只是来说离开环界后选择的是哪一个身体？

人：没有人会被勉强去做任何事。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乔……和其它人帮我们调整……他们被派来完成这个图……（当事人的脸色转为严肃）

纽：有什么事正困扰着你吗？苏玛斯。

人：（毫无喜色的态度）哦……我的朋友们离开了……其它人过来了……哦……

纽：我猜你将和其它灵魂讨论一些事情。尽可能地放轻松。随着我的指令，你将清楚地告诉我所有发生的事。你明白吗？

人：（紧张）我明白。

纽：开始！你看到几个灵魂？

人：有……四个……走向我……乔是其中一个。

纽：谁是第一个？

人：（抓起我的手）那是……艾恩……她想再度成为……我的妈妈。

纽：这灵魂是哈荣和史蒂夫的妈妈？

人：是的，她是……哦……我不要……

纽：怎么了？

人：艾恩正告诉我时候到了……解决我们的事情……再度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进入一个失序的人生。

纽：但是苏玛斯，难道你没在环界看到史蒂夫的妈妈将婴儿带去教堂？

人：我看到这些人……可能性……那还是一个……抽象的考虑……那还不是真正的我。我猜自己需要人家更多的劝服，因为艾恩会在这里是有原因的。

纽：我想这些刚刚才到的灵魂，没有任何一个来自你的族群？

人：（叹气）不，他们不是。

纽：你和艾恩为什么等了四千年的地球时间，才讨论如何平衡你在阿拉伯对待她的行为？

人：地球的时间根本不具任何意义；它可以只是昨天的事。我只是还没准备好补偿自己身为哈荣时对她造成的伤害。她说这次的环境正适合执行这件事。

纽：如果你的灵魂选择德州的史蒂夫，艾恩会不会认为这是你命中欠她的？

人：（停顿）我身为史蒂夫的人生并不是要接受惩罚的。

纽：我很高兴你了解这点。所以，什么是你要学习的？

人：去……感受家庭关系中的离弃……蓄意分离……

纽：母子之间蓄意造成的分离？

人：是的……完全了解什么是被放逐的感觉。

纽：允许艾恩离开，让其它灵魂加入我们，苏玛斯。

人：（苦恼）艾恩正飘向……乔……过来的是……哦！可恶——是塔鲁和卡莉煦！（当事人在椅子上局促不安。他用手掌向外推，试图挡住心里的那两个灵魂。）

纽：他们是谁？

人：（急促）塔鲁和卡莉煦曾经自愿当史蒂夫——我的养父母。他们时常在一起。

纽：那，问题又是什么？

人：我只是不要这么快又跟他们在一起了！

纽：慢点，苏玛斯。你以前和这些灵魂在一起过？

人：（仍然喃喃自语）是的，是的——但是他们对我很严厉——特别是卡莉煦。太快了。他们是我在德国那世的岳父母。

备注：我们接着偏离了主题几分钟，简短地谈到苏玛斯在欧洲的那一世。当时他是个高阶军官，因为疏忽家庭，被太太那方深具影响力的父母鄙视。

纽：你是说塔鲁和卡莉煦无法胜任你在德州的养父母角色？

人：（听天由命地摇了摇头）不，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卡莉煦，她总是故意刁难。她选择成为吹毛求疵、苛求、冷酷的人……

纽：她总是表现那样的人类行为吗？

人：嗯，那是她对我的行事风格。卡莉煦不是一个随和的灵魂。她很独立，又很坚定。

纽：你的养父塔鲁呢？

人：严厉……让卡莉煦主导……可以变得非常漠不关心……孤僻……我这次真的要反抗他们。

纽：好，但他们会让你学到什么吧？

人：是的，我知道他们会，但是我还是吵个不停。乔和艾恩来了。

纽：这次讨论中你又说了什么？

人：我要艾恩当我的养母。他们都笑了。乔不赞同我的解释。他知道我和艾恩比较亲。

纽：他们是在取笑你吗？苏玛斯。

人：哦，不，绝对不是那么一回事。塔鲁和卡莉煦问我为什么不愿意和他们改掉我的缺点。

纽：好吧，我感觉你认为这些灵魂合伙逼你决定成为德州婴儿。

人：不是那样的。我们在讨论我对那人生的不安。

纽：但是我以为你并不喜欢塔鲁和卡莉煦？

人：他们了解我……我需要严苛的人，否则我会驾驭人家。这里的每个人都认为我习惯纵容自己。他们说服我说，没有他们的轻松生活将像在踩水。他们都是很有纪律的。

纽：嗯，听起来你似乎准备好随他们去德州转世了？

人：（沉思）是的……他们将对身为孩子的我提出许多要求……卡莉煦是冷嘲热讽型的……塔鲁是个完美主义者……失去艾恩……那将不是一个好过的人生。

纽：扮演你父母的塔鲁和卡莉煦将做些什么事？

人：塔鲁和卡莉煦和我不同……在构造方面。我不会去搞乱他们的事。他们那么固执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必须克服傲慢。

纽：当你在地球时，你的灵魂心灵是否一直都知道那些正面或负面影响你的人在你生命的重要性？

人：是的，但那并不表示我投胎的人类了解我灵魂所知道的事。（笑）那是我们应该在地球上弄清楚的事。

纽：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

人：算是吧……我对你撒了一点谎，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利用它。

对于我们为何难以透过意识的心灵去了解身为灵魂的知识，至今似乎仍然是个谜。到目前为止，我相信读者已经发现，即使是在超意识的状态下，我们确实还能以意识中一部分的明辨能力来观察自己。藉由连结心灵的所有层面，协助当事人到达内在的自我，是我催眠治疗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要史蒂夫藉由了解他的灵魂领悟到自己行为的动机。以下的对话让我们更了解到，为什么苏玛斯要投胎成为史蒂夫的身体。结束了和乔、艾恩、塔鲁和卡莉煦的灵界会面后，我引导苏玛斯到灵界某个安静的场景来讨论这个议题。

纽：苏玛斯，告诉我，你身为灵魂的真正本性，有多少表现在你投胎的人体上？

人：相当多——但两者并不完全相似。（笑）好的身体和灵魂结合并不常发生，你也知道。我比较喜欢以前的某几个身体。

纽：你觉得灵魂是主宰、还是臣服于人类的大脑？

人：很难回答，因为每个身体的大脑都有些微差异，影响到我们如何……以身体来展现自己。没有我们，人体将相当的空茫……我们是很尊重每个身体的。

纽：你认为没有灵魂的人体将会如何？

人：哦，被感觉和情绪主宰……

纽：而你认为不同人类的大脑会造成你不同的反应？

人：嗯，那是我……对于某些身体较能运用自如。我无法与所有人类的身体完全合而为一。有些肉体上的情绪会战胜我，而我……不是很有效率？

纽：像是史蒂夫表现出来的高度愤怒，也可能是受这身体的中央神经系统所影响的吗？

人：是的，我们会接手这些毛病……

纽：但你在选择史蒂夫这个身体之前，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

人：（反感）没错，这也是我把不好的情况搞得更糟的例子之一。我只有在人体的内心平静时才能够诠释，而我也想成为暴怒的人。

纽：你说的诠释是指什么？

人：诠释想法……理解史蒂夫对动乱的反应。

纽：坦白说，苏玛斯，你听起来像是在史蒂夫身体里的陌生人。

人：我很抱歉给你这种感觉。我们并不会去控制人类的心灵……我们试着以外形去……提升心灵，好让它看到……世界的意义，以及接受道德……愿意理解。

纽：那都很好，而你也以人类的身体帮助自己成长，不是吗？

人：当然，那是……融合……我们以自己的能量施与得。

纽：哦，你裁制自己的能量来适应寄宿的身体？

人：应该是说，我会视每个身体不同的情绪反应，而使用不同的表达。

纽：让我们说得更明确一点，苏玛斯。在这时刻，你和史蒂夫的大脑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人：我……感到……被掩盖了……有时候我的能量疲乏，无法对那么多的负面事情产生反应。

纽：回头看看你对哈荣、史蒂夫，和其它人类身体的选择，他们都有共同吸引你的特点吗？

人：（长时间停顿）我是个爱交往的灵魂。我喜欢找那种让自己忙着……积极与别人接触的人类。

纽：当我听到积极这个词，让我觉得有种挑衅的意味在，而不是自信的感觉。这是你想说的吗？

人：（停顿）嗯……我被那种会影响别人的人吸引……啊，充满活力的——全速马力。

纽：你是那种喜欢控制他人的灵魂吗？

人：我不会说是控制。我会避免那种和环境没什么互动的人。

纽：苏玛斯，当你试图指挥其它生命里的灵魂时，不就是在控

制吗？

人：（没有回应）

纽：对于你的人际关系，乔是怎么说的？

人：嗯……他说我喜欢把权力当作是工具，用来影响有裁决能力的人。我渴望在领导群体中占有社会和政治地位。

纽：所以，你并不只想待在安静而谦逊的人类身体里？

人：当然不。

纽：（逼供）苏玛斯，难道你不会以身为哈荣在阿拉伯滥用权力而引以为乐吗？还有，你以史蒂夫的身分在德州虐待员工时，不也让你得到满足吗？

人：（大声）不，那不是事实！当你试图领导他人的时候，事情很容易不按牌理出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是地球常有的情况。那并不全是我的错。

纽：有没有可能哈荣和史蒂夫的行为之所以走入极端，是因为你的灵魂在他们体内？

人：（沉重）我没有做好，我知道……

纽：嘿，苏玛斯，我希望你知道，我不认为你是个坏灵魂，但是或许你容易受人类权威的象征所诱惑，而使你现在变成一个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了。

人：（不安）你开始听起来像乔了！

纽：我并没想要那么做，苏玛斯。或许乔是在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内在到底出了什么事。

人：有可能。

史蒂夫和我已经有效地探触到他的灵魂。我描述这个当事人时，好比他是两个人似的，同时拉紧了介于他意识和非意识之间的弓弦。在我运用额外的方法拉近这两个意识后，我以一连串的问题来结束这个阶段。这期间最重要的是不容许他的心灵涣散开来，或是记忆变得分崩离析。为了助长反应的灵敏度，我的问题非常直接而且快速，好让当事人的回答也跟着加快。

纽：苏玛斯，告诉我你原本为什么接受史蒂夫的身体。

人：为了……克服我喜欢领导他人的欲望……总是希望被赋予责任……

纽：你灵魂的本性，是否和史蒂夫的人生方向冲突呢？

人：我不喜欢那部分的他——争着当第一，同时想要以自我毁灭来逃避。

纽：如果这点和你矛盾，为什么它还会存在？

人：……童年……悲伤……（停下来）

纽：我现在正在听谁说话呢？苏玛斯，你为什么不更主动地帮助身为史蒂夫的自己，克服被艾恩舍弃的羞耻和不被塔鲁和卡莉煦所爱的童年而引起的愤怒呢？

人：……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并且管理其它人……不会再让人伤害我了。

纽：苏玛斯，如果你和史蒂夫现在正以单一的身分跟我说话，我想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方式如此具有自我毁灭性。

人：（长时间停顿）因为我的弱点是……在地球上使用权力自我保护。

纽：你觉得如果你不以成人的身分控制别人的话，你会被人像小时候那样对待吗？

人：（愤怒）是的！

纽：当你不满意当初选的这个身体时，身为灵魂的你会有什么做法？

人：我……什么都不理会……

纽：我懂了，但这要怎么做呢？苏玛斯。

人：就是不要……太主动。

纽：因为你受到身体的情绪威胁吗？

人：嗯……我把自己封闭起来。

纽：所以，你用回避的方式，消极地面对你来地球所要学习的主要课程啰？

人：啊……嗯。

纽：史蒂夫，你的养父母对你不好，是不是？

人：是的。

纽：现在你看出是为什么了吗？

人：（停顿）为了了解老是被人批评的感觉。

纽：还有什么？

人：为了……克服……以及成为完整的个体。（痛苦）我不知道……

纽：我想你其实知道，史蒂夫。告诉我呈现在大家面前那个有

毛病的你。

人：（耽搁一阵子之后）假装快乐——以饮酒和虐待他人来隐藏自己的感情。

纽：你想停止这种掩饰，然后好好工作吗？

人：是的，我想。

纽：你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泪流满面）我……我们不想对人不友善……但也不想冒险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既没受到尊敬也没获得认可。

纽：所以你骑虎难下？

人：（沉静）是的，生命是如此痛苦。

纽：你认为这是意外吗？

人：不，我看不是。

纽：史蒂夫和哈荣，跟着我说：『我要把痛苦还给艾恩、塔鲁和卡莉煦，他们是为我好才给我这些痛苦。我将继续我的人生，成为真正属于我本性的人。』（当事人跟着我重复了三次。）

纽：史蒂夫，你今后将如何表现真正的自己，并且负责让自己进步呢？

人：（搞错几次后）学习变得更诚实。

纽：而且相信自己并不是社会的受害者？

人：是的。

在我再度强调史蒂夫了解自己的本性以及此生的任务后，

这个案例也近尾声了。我想帮他解脱，重新体认到身为人的价值，并且对社会有所贡献。我们谈到他对爱和恐惧的选择，还有和真我频繁沟通的必要。我觉得我们已经铺好处理愤恨和缺乏亲密的基础，我还提醒他往后持续心理辅导。大约一年以后，他写信来说他恢复得很好，而且发现内心失落的赤子之心。史蒂夫了解到他过去的错误不是失败，而是用来改进自己的工具。

案例二十七显示，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人生难题，通常始于童年时期。这就是为什么灵魂在选择家庭时，考虑得相当慎重。我们每个人投胎前，都自愿成为某对父母的孩子，这观念或许对有些人来说难以接受。尽管平均而言，许多人都体验过来自双亲的爱，然而我们之中仍有不少人对那些亲近我们、该保护我们却没有做到的人，存有尚未解决的伤害记忆。我们以为自己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成为父母和家庭成员的受害者而长大，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每当有人说自己因为家庭某些人的行为受到多大的伤害时，我对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果你不曾以孩子的身分遇到这个人，你现在缺乏了解的会是什么？」这可能得花上一点时间，但答案终究在我们心里。我们被某类型的人们扶养长大是有原因的，就像其它人被安排以成年人的身分接近我们的情况一样。

了解自身的灵性意味着瞭解自己为什么和父母、兄弟姊妹、配偶和好友的灵魂一起投胎。从亲友身上得到的痛苦或快乐，通常都有其宿命上的目的。记住，在学习自己课程的同时，我们在地球上也扮演其它人戏剧人生的一部分。

有些人因为生活在恐怖的环境中，因而怀疑灵界是神明仁

爱的殿堂。然而，当精神相连的灵魂因为事先的约定而以人间的爱恨关系结伴来地球投胎时，这便是仁爱的极致。克服这些人际关系中的厄难，亦可能表示未来不会再面临相同的恼人关系。在地球超越这些试炼后，可以增强我们于新人生中的洞察力和灵魂的本性。

处于催眠状态下的人们，或许难以厘清灵魂本性和人类自我的差别。如果某个人类的性格于五官和基本欲求之外少有建设，也没什么灵性，那么灵魂便是性格的全部。这就比方说，一个好妒的人所拥有的灵魂不会不好妒。

然而我的案例显示，灵魂和所有表现在人类个性上的特性之间，还是存有细微的差异。案例二十七呈现了哈荣和史蒂夫在个性方面的相似和不同处。我们永恒的灵魂本性似乎是人类气质的管理经纪人，我们或许会依据不同的身体来表达不同的自己。

当事人的灵魂显然为了特定的成长形式，以本身的个性缺点为依据，找寻气质上配合得来的人类身体。某个过度谨慎的低能量灵魂，可能偏好一个安静、甚至是相当压抑的人类，然而，灵魂若是受到鼓励而去尝试风险较高的一生，也可能选择与自己本性完全相反的身体，在气质方面属于地球上神经质、雄心勃勃的类型。

灵魂藉由人脑细胞和智能的共生，既可付出又可获得生命的心灵礼物。永恒意识所产生的深刻感情，和人类的情绪结合于个性中，本来也该如此。我们不需随着生命的经历而改变自己，只需改变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负面反应。亚洲的佛教徒说，悟道是见到灵魂绝对的本性与人类的自我相互对照，并且于人生中因自我而生的作为。

在初级、中级和高级灵魂的章节中，我提供了关于灵魂成熟度的案例。我认为灵魂确实于寄宿的身体中，展现出本性的特定模式，而且对于肉体行为的影响力重大。然而，单就行为的特性便对灵魂的成熟度匆促做出判断也容易出错。灵魂设计的计划有可能包括于某几世中保存部分的能量，有时候已经有一定发展的灵魂会选择某种负面行为，只为了特别去学习某类型的身体。

我们已经看到灵魂如何选择某世想要的身体，但这并不表示它对那身体有绝对的控制力。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和内在冲突的分裂人格可能导致脱离现实的反应。我觉得这是灵魂无法总是与人类心灵合而为一的征兆。我曾提到灵魂有可能被人类不稳定的情绪给埋葬掉，在死前成为受到污染的灵魂。如果我们被有形的身体占据了心灵，或是人生随着情绪的云霄飞车起伏，灵魂便会被外在自我所颠覆。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相信，灵魂不可能被人类的身体同化，而人类具备两种智力：我则认为人类的灵感和想象力来自灵魂。灵魂还会激发人类的大脑。如果没有灵魂，我们无从得知自己还能有多少推理能力，但我觉得寄宿于身体的灵魂提供我们悟性和抽象的想法。在遗传和环境的先决条件下，灵魂则给予人类质感。

如果大脑真的有承袭而来的生物特性，包括原始的智力和发明的才干，而且是与灵魂不相干的，那么在选择身体的议题上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灵魂会选择那些智力符合他们成长的身体吗？举例来说，比较进步的灵魂是不是会偏好聪明的人脑呢？审视过当事人在知识和学术上的成就后，我发现其中并没什么关联；比较不成熟的灵魂并不会偏好资质较差的身

体。

哲学家康德写道，人脑只有意识的功能，并不是真正知识的来源。先不管所谓的身体选择，我发现灵魂确实能透过人类的心灵展现独特的本性。某人可能有高度的智力，却在新环境的适应方面采取封闭的态度，对世界仅有少许的好奇。这点在我看来像个初级灵魂。如果我看到某人情绪平稳，兴趣和能力专注、实在，而且志在帮助人类进步，我会猜这是个高级灵魂。也有灵魂追寻个人的价值远胜于自我的需求。

灵魂在每一回新人生中，又得自不同的身体重新寻找真实的自我，听起来似乎是个沉重的负担。然而，对我们的困境并非不闻不问的灵界大师们，允许一丝曙光穿越我们失忆的封锁区。当时机成熟，而我们在地球上发现灵魂伴侣时，以及想起在环界见到人生的种种层面时，灵魂将于来世之前接受单纯的辅导。我们将在下一章见到此过程进行的方式。

第 14 章 准备起航

针对选择某个新人生和身体在身心方面的多重后果，灵魂在咨询向导和同侪后，也就完成了投胎的决定。此时假设他们马上就会来地球，倒也符合逻辑。然而，在这项辅导的重大准备尚未开始前，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到目前为止，我确定大家已经了解从环界回来的灵魂，不只要做出来世最好的选择，也要看如何配合这决定和他人在未来的戏剧人生中合作。在这出仿佛大型舞台剧的人生中，我们将像男演员或女演员般扮演主角。我们在剧中所做的一切，都会影响剧本里的其它次要角色（之所以次要，是因为他们不是我们）。他们演出的部分因我们而改变，我们的也因他们而改变，因为当戏码正在上演的同时，脚本改变了（自由意志的结果）。人生舞台上，那些将与我们密切互动的灵魂是支持我们的阵容，每个人的角色突出，但我们将如何认识他们呢？

找寻灵魂伴侣和生命中其它重要的人，是许多来找我催眠的当事人最挂念的事。结果大多数的当事人在超意识的状态下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因为找寻这些灵魂是他们离开灵界的准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灵魂在此阶段所去的空间，在灵界普遍被称为识别区，或是识别课。我得知在这里的活动就像是为了期末考所做的填鸭式冲刺。也有当事人用先修班这个词来描述灵魂启航回地球前，这段在灵界的加强课程。下一个案例谈的就是这类的经历。

为了更清楚地瞭解识别区的灵魂活动，或许应该先给灵魂伴侣这名词下个定义。对许多人来说，我们最亲近的灵魂伴侣就是配偶。然而，就像之前看到的那些案例，我们生命中重要的灵魂也可能是家庭的其它成员，或是某个亲密的朋友。他们

在地球和我们相处的时间可长可短。真正要紧的是他们在这里时对我们的影响。

恕我甘冒过度简化复杂议题的风险，将人际关系大致区分成几个类别。首先，有一种牵涉到爱的关系，深刻到彼此一旦失去对方，真的都不晓得该怎么活下去。这是一种身心上的吸引，强烈到没有任何一方会怀疑彼此的重要性。

其次，也有一些基于伙伴、友谊、和相互尊敬的关系。最后，还有一种多半基于偶遇的关系，提供我们生命某种意义的成分。总之，灵魂伴侣可以藉许多形式现身，而遇见以上种种类别的人，并不像俄罗斯轮盘游戏那样随机。

灵魂作侣是派来帮助你和他们自己的同伴，以达成彼此的目标。这目标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于不同场合中藉由相互支持而达成。至于认出朋友和爱人的灵魂，则取决于我们最高的意识，这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是很棒的神秘经验。

在各种外形的伪装下，遇到我们在灵界认识的人可以是和谐愉快、或是令人沮丧的。我们必须从人际关系中学习完全接受身边的人，而且自己的快乐不是全靠他人而来的。曾经有些当事人抱持自己并没有和灵魂伴侣在一起的想法来找我，因为他们的婚姻和男女交往中有着太多的不安和失望。他们没有理解到，宿命的学习课程为我们每个人设定了困难的标准，而内心的痛苦经验则是谨慎的生命考验。它们常是最困难的一种。

不论环境为何，人际关系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环。当时机与地点成熟，你第一次遇见为你人生带来某种意义的人时，这是巧合？第六感？似曾相识？还是因果？一闪而逝的回忆——某种熟悉感是否在你心底拉扯？我建议读者整理一下这类回忆，包括过去与重要人物的初次特殊相遇。是在学校

吗？这人住在你家附近吗？在工作中或是娱乐时遇见他或她的？有人介绍你们认识吗？还是纯属机缘？你在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我不喜欢去更改众人称呼理论上属于愉悦的自发性会面，但是类似偶然、凑巧、或是冲动的描述并不适用于关键性的接触，即使不用这些说法也无损其浪漫。牵涉到灵魂伴侣的案例中，我听过许多亲密灵魂的动人描述。他们穿越时空而来，在地球上某个特别地点的某个时刻以血肉之躯寻找对方。我们意识中的健忘的确会让我们难以遇见特别的人。我们也可能在关键时刻转错身，错失与对方的相遇。然而，灵界针对偶发事件备有事先安排的替代方案。

接下来案例中的对话，始于我询问当事人此生投胎前之那一刻在灵界的活动过程。

◎案例 28◎

纽：是不是快接近你离开灵界去投胎的时间了？

人：是的……我差不多准备好了。

纽：离开环界后，你灵魂的心灵是否准备好成为你选择的某人，以及会见地球上事先安排的那些人？

当：是的，每件事开始涌向我来。

纽：要是你对时代或是选择的特定身体又有别的想法，你可以退出吗？

人：（叹气）是的，我就那样做过——我们都会至少我所认识的人都曾有过，但是多数时候再来地球生活是很吸引人的。

纽：如果投胎的前一刻你反悔了呢？

人：并不会那么……严格。我总是会讨论各种可能性……下定决心前和向导以及同伴讨论我对新人生的顾虑。向导知道我们何时会抛锚，不过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纽：那，我很替你高兴。告诉我，你一旦下定决心来地球，灵界还有什么跟你有关的重要事情发生？

人：我必须去识别区上辩识课。

纽：你看那地方像什么？

人：那是观察性质的会面……和我的同伴……之后我才认得出他们。

纽：当我捻一下手指后，你将立刻进入这个课堂中。准备好了吗？

人：好了。

纽：（以手指捻出声响）对我说明你正在做什么。

人：我……正飘进去……和其它人……去听演讲的人说些什么。

纽：我想跟你一起去，但是你必须成为我的眼睛——可以吗？

人：当然，但是我们要快一点。

纽：这地方看起来怎样？

人：嗯……一个圆形礼堂，中间有个高起来的讲台——那是演说者的位置。

纽：我们将要飘进去，然后坐在位子上吗？

人：（摇头）我们为什么需要位子？

纽：只是随便问问。有多少灵魂在附近呢？

人：哦……大约十到十五个……来世将和我来往频繁的人们。

纽：这些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灵魂？

人：不，你刚刚问的是我附近有多少。还有别人……远一点还有成群的……来听他们演说者的演讲。

纽：你身边这十或十五个灵魂全来自你的族群吗？

人：有些是。

纽：这样的聚会是不是与你前世结束后，在隧道遇见一些灵魂的情况相似？

人：哦，不，那里比较安静……只有我的家人。

纽：为什么那个回乡会面比我们现在所在地安静？

人：那时候才刚失去身体，我还浑浑噩噩的。在这里，有许多对话正在进行，和一群走来走去的人……参与……我们的能量真的很高亢。听着，我们必须快一点，我得去听那些演说者说了些什么。

纽：这些演说者是你的指导或向导吗？

人：不，他们是帮演员提词的人。

纽：有灵魂专门负责这方面的事情吗？

人：是的，他们巧妙地给我们暗示。

纽：好，让我们靠向这些提词的人，你继续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人：我们在讲台周围形成一个圆圈。提词的人在中心飘来飘去

——用手指头指着每一个人说我们必须注意听。我必须遵守才行！

纽：（降低声音）我了解，我不会让你漏听任何一件事，但是请你解释一下给暗示是什么意思。

人：这个演说者被指派来告诉我们来世要找什么。现在这些暗示被安置在我们心里，成为人类后便能唤起我们的记忆。

纽：什么样的暗示？

人：旗帜——人生道路上的记号。

纽：你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吗？

人：在人生的某段期间，当重要的事情应该发生时，这些路标赶我们往新的方向去……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暗示，才能认得出对方。

纽：这堂课发生在灵魂投胎到新人生之前？

人：当然了。我们必须记住细微的事……

纽：但是你们在环界不是已经事先看过来世的细节了吗？

人：没错，但不是这么细微的细节。此外，我当时并不认识所有和我在来世接触的人。这堂课是最后的回顾……把我们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

纽：为了你们这些将影响彼此的人生的人？

人：没错，这堂课主要算是先修班，因为我们不是到了地球去认对方的。

纽：你在这里见到主要的灵魂伴侣吗？

人：（脸红）……她在这里……还有我来世将会接触到的其它人……或是他们透过一些方法联系到我……其它人也需要属于自己的暗示。

纽：哦，原来这些灵魂是来自不同族群的混合。他们都将在彼此新的人生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人：（不耐烦）没错，你一直说话，害我听不到……嘘！

纽：（再次降低声音）好，数到三后，这节课将暂停几分钟，所以你不会错过任何事。（轻声）一、二、三。当你现在开始对旗帜和暗示多做说明时，演说者是安静的。可以了吗？

人：我想……可以。

纽：我接下来会称这些暗示为记忆启动器。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里的每个人都跟你有特别的启动器？

人：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带来这里的原因了。这些人会在我生命中的某段期间出现。我必须试着去……记住一些……他们的行为……看起来的样子……行动……说话。

纽：而每个都会启动你的记忆吗？

人：是啊，我将会错过一些。所谓的暗示是为了要马上点醒我们的记忆，告诉我们：『哦，太好了，你现在在这里。』在我们内心……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是时候去进行下一阶段了。』它们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这些旗帜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

纽：如果人们错过这些人生道路上的旗帜或辨识用的暗示，就像你所讲的，因为你忘了演说者对你说过的话，或是你选择忽视自己的意愿而选了另一条路，结果会如何？

人：（停顿）我们可以有其它的选择——或许不是那么好——

你可能坚持己见，但是……（停下来）

纽：但是，什么？

人：（信念坚定）在这堂课以后，我们通常不会忘记这些重要的暗示。

纽：为什么向导不直接告诉我们在地球上所需要的答案？为什么让我们过得浑浑噩噩，还得要靠暗示来记住事情？

人：这情形跟我们不是很清楚每件事便来地球的原因一样。我们灵魂的力量会随着本身的探索而成长。有时候，人生课程很快便得到解决……往往不会那么顺利。这一路上最有趣的就是转折点，我们最好不要忽视这些心灵的旗帜。

纽：好，我将从十数到一，当我数到一时，这堂课将再度开始，你会听到演说者给予的暗示。我会等你举起右手的食指后才说话。这是课程结束的暗号，而你将告诉我你必须记住的暗示。准备好了吗？

人：好了。

备注：我数完后，等了一两分钟，当事人便举起手指头。这个简单例子说明了对照地球和灵界的时间是毫无意义的。

纽：没花多少时间嘛！

人：没错。演讲的人有好多事情要跟我们大家说。

纽：我想这些用来辨识的暗示细节，现在已经牢记在你心里了？

人：希望如此。

纽：很好，那么告诉我这堂课结束前，你获得的最后一个暗示。

人：（停顿）一个银色的垂饰……当我七岁大的时候会看到它……我家附近的街上有个女人会带在脖子上……她总是带着它。

纽：这银色的东西如何成为你的记忆启动器呢？

人：（抽象化）它在阳光中闪烁……引起我的注意……我必须记得……

纽：（命令的语气）你有能力组合你灵界和世间的知识。（将手放在当事人的前额上）为什么认识这女人的灵魂对你如此重要？

人：我在街上骑脚踏车的时候遇见她。她面带微笑……那银色项炼很耀眼……我问起它……我们变成了朋友。

纽：然后呢？

人：（惆怅）我们搬家前，我会跟她认识一段短暂的时间，那已经足够了。她会读书给我听，告诉我人生，教我……尊重他人……

纽：当你渐渐长大，其它人会不会本身就成为某种暗示呢？或是提供旗帜来帮助你和他们联系？

人：当然，一旦时机成熟，也可能安排开场性质的介绍。

纽：你认识这里大多数在地球上对你深具意义的人吗？

人：是的，就算之前不认识，也会在这堂课里见到他们。

纽：我想也会有人安排爱情关系的会面啰？

人：（笑）哦，那些媒人——是的，他们会那么做，但是会面也可以是为了友情……把人们聚在一起帮助你的职业生

涯……那类的事？

纽：那么，这些在礼堂和其它地方的灵魂，将在你的人生中和你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啰？

人：（热情洋溢）是啊！我现在要联系的那个男的，是我棒球队的。另一个是畜牧业的合伙人——从小学开始成为我一辈子的朋友。

纽：万一你在事业、爱情或什么的遇到错的人怎么办？那是不是表示你错失了某个重要事件的暗示或红色旗帜？

人：嗯……那不见得是个错误……可能是个跳跃点，推你走入人生的新方向。

纽：好的，现在告诉我，在这个先修班里，你必须记得的最重要暗示是什么？

人：梅琳达的笑容。

纽：谁是梅琳达？

人：我的妻子候选人。

纽：梅琳达的笑容有什么要让你记得的呢？

人：我们相遇时，她的笑将……听起来像小铃声……钟声……我真的没办法描述给你听。然后，我们第一次跳舞时她的香水味……一种熟悉的香气……她的眼睛。

纽：所以关于灵魂伴侣，你事实上得到一个以上的启动暗示吗？

人：是的，我是如此愚钝，我猜演说者认为我需要更多的线索。当我遇到对的人时，我不希望错过。

纽：什么是启动她认出你的暗示？

人：（露齿笑）我的大耳朵……跳舞时踩到她的脚指头……我们第一次抱对方的感觉。

有一句古老请语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当灵魂伴侣在地球相遇时，再也没有比外形上的特征来得更强烈的了。至于肉体的其它感官，我在前面章节提过，灵魂保有对声音和气味的记忆。演说者会将所有五种感官的感觉用来作为来世辨认的符号。

案例二十八的当事人因为我将他与那堂辨识课隔离，开始感到有些不舒服。我加强他视觉上绕着礼堂中央的讲台飘来飘去（有些人用不同的说法）。我给当事人一些时间去接受教学并和朋友交流，然后将他带离这个地方。

我永远不会在过程中赶当事人进出灵界的场景，因为我发现，这会妨碍到专注的程度和回忆。当我和这名当事人远离了其它灵魂时，我跟他谈到他的灵魂伴侣，梅琳达。我知道这两个灵魂对以夫妻关系相处感到最舒服，尽管偶尔也会选择以不同的关系在一起。在此阶段，他们两个想要确认在地球的这一世会联系到对方，而我也想追踪实际发生的状况。

纽：你和梅琳达来到了地球后，当两人都还很年轻时，你们彼此住得近吗？

人：不，我住在爱荷华，而她住在加州……（沉思）我在爱荷华认识的是克莱儿。

纽：你迷恋克莱儿吗？

人：是的，我几乎就要娶她了，不过还是结束了——否则将成为一个错误。克莱儿和我并不适合对方，但是因为从高中就在

一起了，变成一种习惯。

纽：然后你离开家乡，去了加州？

人：是的——克莱儿不希望我去，但是我父母想要离开农场，搬去西岸。我喜欢爱荷华，离开这里和克莱儿对我来说不容易，她那时还在念高中。

纽：有没有什么暗示——比如旗帜之类的——帮你决定和父母一起搬走？

人：（叹气）是我姊姊对我摇着红旗子。她说服我说，父母计划去的那个城市对我会有更多的机会。

纽：你在灵界有看到你姊姊吗？

人：哦，有啊！她属于我的圆圈（族群）。

纽：克莱儿是你的灵魂伴侣之一吗？

人：（停顿）比较像是朋友……只是朋友……

纽：对你来说，离开克莱儿很难吗？

人：哦，是的……对她来说更难。在高中时我们互相吸引，比较属于性方面的。那种迷恋并没有真正的心灵相悉……在地球上很难搞清楚你和其它人该怎么做……性是个大陷阱……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厌倦对方。

纽：你和梅琳达对彼此外型的吸引，是否跟克莱儿的不一样？

人：（停顿）当我和梅琳达在舞会上遇到时，她的身体对我而言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我猜她也喜欢我的样子……但是我们彼此都还感觉到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纽：我要弄清楚这点。你和梅琳达在灵界是不是故意选择在地

球上会吸引对方的身体？

人：（点头）在……某些程度上来说……但是我们会在地球上彼此吸引，是因为心里存有对方应该是什么长相的记忆。

纽：跳舞的场景开始启动后，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人：我现在可以看到全部了。我们的指导者也在那晚帮助我和梅琳达。我会去舞会是临时起意的。因为我笨手笨脚，所以很讨厌跳舞。我还不认识这个镇里的任何人，觉得自己很蠢，但我还是被引去那里。

纽：你和梅琳达在灵界先修班的时候，是否曾经一起编写这段跳舞的情景？

人：是的，我们当时很清楚。当我在舞会见到她时，根本忘了什么是惊慌。我做了一件很不符合我个性的事……她正在和另一个男人跳舞，我打断了他们。我第一次拥着她跳舞的时候，双脚跟橡皮筋一样灵活。

纽：你和梅琳达在那一刻还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人：好像我们在另一个世界……很熟悉的感觉……跳舞时实在非常不可思议……知道某件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毫无怀疑……向导……相遇的意义……我们心跳加速，令人陶醉。

纽：那为什么克莱儿会像个纠葛似的，较早出现在你的人生呢？

人：引诱我留在农场……我需要经历的错误路径之一……另一种生活。我离开后，克莱儿也找到了真命天子。

纽：如果你和克莱儿选择在一起，而你也错过姊姊这个旗帜暗示的话，那样的人生会是一场灾难吗？

人：不会，只是不会像现在这么好。我们会事先选择一条主要的人生路径，其它的选择也一直都会存在，我们也能从中学习。

纽：在你许多世以来的轮回中，你是否曾经选错人生路径，错过一些暗示——像是改变工作、搬到另一个城镇、或是遇到某个重要的人，只因为你在环界或识别区看到的细节被灌输得不够彻底？

人：（长时间停顿）暗示一直在那里。但是，有时候我会驳回自己的……意愿。我人生总有那样一段时期，之所以改变方向是因为想太多、分析太多，或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什么事都不做。

纽：哦！所以你也可能没依照灵界的计划过日子？

人：是啊！那也可能没有用……我们有权错过红旗子。

纽：嗯，我满喜欢之前关于识别区的谈话，我想知道这地方还为你之后的人生做了什么安排。

人：（遥远的声音）是的，有时候当我对人生感到困惑，不晓得接下来该怎么做时，我就会……比较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想象人生未来可能的方向……然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帮助当事人认出命中注定影响他们人生的人，是我工作中最有意思的一面。我相信那些因为人际关系来找我的人，他们之所以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并非巧合。我是否因为协助他们想起种种暗示而破坏了识别课的目的？我不这么认为，基于两个原因：他们还不该知道的事，可能并不会于催眠中得知；另一方面，很多当事人只是来确认他们早在心中臆测的事是否是真的罢了。

既然我本身得到三个特别暗示的眷顾才找到老婆，我也可以谈谈这方面的经验。青少年时期，我都爱翻阅《看》(Look)杂志，有一次看到汉弥顿(Hamilton)手表的圣诞节广告，上头有一个漂亮的深发模特儿，穿着白色的衣服。广告的标题是——给佩姬，因为她戴的手表是想象中的丈夫送来的礼物。一种不寻常的感觉在我心里油然而生，之后我从未忘记这个名字或是脸孔。接着在我二十一岁生日时，我从一个挚爱的阿姨那里得到相同牌子的手表。

过了几年，我在凤凰城念研究所，有个星期六正在洗一堆白色的衣服，突然间，第一个暗示在我心里以这段话启动了：「是时候了，该去见那个白衣女人。」我想要摆脱这个念头，但是广告里的那张脸孔推开了其它所有的想法。我停下来，看着手上的汉尔顿表，然后听到一个命令说：「现在就去。」我想了想哪种人有可能穿白衣服，然后就像着了魔似的，去了镇上最大的医院，问服务台是不是有哪个护士符合那名字和外型。

他们说是有这么一个人正在办交接。我看到她后，因为她和我心里想象的相似度而震惊极了。我们的会面有点尴尬和丢脸，但是后来当我们坐在大厅里，却像久未碰面的老朋友一样，连续聊了四个钟头未曾休息——这绝对是真的。我一直等到结婚后，才告诉妻子那天跑到她医院的原因，还有让我找到她的线索。我不希望她以为我疯了。事后我却得知，在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她曾经告诉被吓到的朋友说：「我刚刚见到将来要嫁的人。」

对于一些重大邂逅，我给人们的建议是，不要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太过理性化。我们有些最好的决定来自直觉。跟着你的直觉走。当生命中某个特别时刻即将发生时，它往往就发生了。

许多灵魂启航前的待办事项之一，便是再度来到长老委员们的面前。虽然有些当事人只需见一次，多数人都会在死后和重生前见他们一面。灵界是个依序的拟人环境，长老希望加强灵魂重视来世的目标。有时候当事人与长老会面后，还会回自己的族群跟其它灵魂道别，而有些人则说他们立刻就去投胎了；经历过后者的当事人，以下面这段话描述此场景。

「我的向导，玛格拉，护送我到一個柔和的白色空间，像个充满云的地方。如往常一样，我看到三个咨询委员等着我。中间的长老似乎最具指挥的能量。他们三个都是椭圆形的脸、高高的颧骨、没有头发、小巧的五官。他们在我眼中似乎没有性别——不然就是忽男忽女的。我感觉很平静。气氛很正式，却又不会不友善。每个都很和蔼地轮流问我问题。他们全都清楚我所有的轮回，但是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颐指气使。他们跟我要资料，以评估我的许多动机和以新身体努力的决心。我相信他们之前插手帮过我选择来世的身体，因为我觉得他们在人生的选择上是相当熟练的策划家。委员们要我承诺自己的契约。他们跟我强调坚持的好处，以及即使身处逆境，也要把握住自身的价值。我常容易发怒，他们在审阅我过去的行为和封人事的反应时，特别提醒我这点。他们和玛格拉给予我相信自己的启示、希望和鼓励，尤其遇到险恶的环境时，不要让事情失控。然后，在我就要走的时候，他们举臂给我心灵一个正面的能量霹雳，让我带着离开，仿佛是最后加强我自信的举动。」

最初我发觉这两次会面的奇异处是同族群的灵魂并不尽然去见同一组长老。有一阵子我以为其中应该有所关联才对，因为同族群的成员都有相同的向导，但我错了。在当事人的心中，即使是资深级的向导，在发展上也被认为比这些委员会的

全能灵魂们落后几步。此委员会的成员类似席思在第十一章所说的长老，但是多了评估灵魂之人生的特殊责任。就某些方面来说，向导可以是灵魂的知己，然而这样的热络并没有延伸到长老身上。我也渐渐了解到长老和向导在权责方面的不同处，长老可以是许多族群的代表性灵魂。

显然每个族群的成员都相当尊重这些过程的极度隐密性。他们将个人的长老委员们视如上帝。长老们沐浴在明亮的光芒中，整个场景有种神性的气氛。某个当事人曾经这么说：「当我们被带到这些只住在灵界如此高尚场所的伟大灵魂前，证实了我们对创造源头的感觉。」

第 15 章 重生

我们已经看到灵魂如何决定于地球的特定时间和地点来投胎，其中牵涉到的过程是灵界有次序的计划。当我引导当事人接近离开灵界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灵魂意识大多变得沉静而内省，有些人则和朋友轻松地互相取笑。这些对于前程的反应多半取决于灵魂的个别差异，跟距离上一次的投胎间距没什么关联。

重生是一个深邃的经验。这些准备启航前往地球的灵魂就像受过战役锻炼的老手，让自己处于备战状态。这是灵魂最后一次享受无所不知的机会，在适应新身体之前晓得自己究竟是谁。我最后一个案例是一名女性的灵魂，她将提供最近一次回地球的完整陈述。

纽：重生的时候到了吗？

人：到了 。

纽：你心里对回地球的最主要想法为何？

人：在二十世纪生活的机会。那是一个充满许多改变、令人兴奋的时代。

纽：你已经事先看过这一世了吗？至少看过一部分了吧？

人：是的……我已经看过……（似乎分了心）

纽：关于来世，你是否还有什么事情想告诉我的？

人：我正和波玛（当事人的向导）最后一次就我案子（人生）的所有变数谈谈。

纽：这算是你和波玛最后的离别会谈吗？

人：是的，可以这么说。

纽：如果和我谈谈你来世视情况而改变的计划，对你会有帮助吗？

人：（声音干涩、相当微弱）我……认为可以直截了当……

纽：你的辨识课是怎么进行的？我想你应该完成所有准备阶段了吧？

人：（还是分心）啊嗯……我已经见过我案子的其它参与者了。

纽：你心里那些为了在正确时机遇到正确的人的辨认暗示清楚吗？

人：（紧张的笑意）啊……那些信号……我和其它人的协议……是的，都已经完成了。

纽：不要用任何方式去分析或审查你的想法，告诉我你此刻的感受。

人：我只是……让自己集中，以便……一举跳进新的人生……有点担心……但也感到很兴奋……

纽：你会不会有点害怕，或许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去地球？

人：（停顿一下，然后快乐地说）有一点……顾虑……对于摆在眼前的事……离开我这里的家……但是也为这机会感到高兴。

纽：所以你离开灵界的心情是错综复杂的？

人：当时间迫近时大部分的人都是如此。有几世在我投胎前，又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进度落后的话，波玛会知道——你也晓得，在这里是不可能隐瞒任何事情的。

纽：好，假设现在的情形是你一定得走。数到三，你决定去地球的时间已经非常确定，目前正处于离开灵界的最后阶段了。

一、二、三！描述一下你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人：我跟每个人道别。这可能……满困难的。（坚定地仰起头来）不管怎样，他们都希望我好。我离开他们了……独自飘流。没什么多大推力……波玛让我得以集中念头。当我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来送我……给我鼓励……让我安心……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准备好离开。

纽：我感觉你现在对重生更乐观了。

人：是的，这是一段令人振奋和期待的时期……一个新身体……眼前的人生课程……

我现在准备让当事人回到此生之前，离开灵界的最后一刻。经过正常的回溯过程后，我如同第一次带她进入灵界一样小心。一开始，先是增强当事人身边已被安置的能量保护盾，然后运用额外的条件反射技巧，维持她的灵魂与加入地球时孩子般心灵之间的适当平衡。

纽：好，现在波玛和你一起在灵界的出口。我要你深入内心，以慢动作的方式对我说明你的下一步。开始！

人：（停顿）我们……开始移动……以更快的速度。然后我意识到波玛……离开我……变成只有我独自一个人。

纽：你看到和感觉到什么？

人：哦，我……

纽：维持现状！你一个人更快地移动。然后呢？

人：（声音微弱）……离开……斜向离开……经过许多白色的

东西……离开……

纽：维持现状！继续回报给我……

人：哦，我正……通过……丝质衣服的折边……平滑……我在一条带子上……一个路径……越来越快……

纽：继续！不要停止说话。

人：每件事物都很模糊……我正滑下去……进入一条又长又暗的管道……空心的感觉……黑暗……然后……温暖！

纽：你现在在哪里？

人：（停顿）我觉得是在妈妈的身体里。

纽：你是谁？

人：（咯咯笑）我在一个婴儿的身体里面——我是婴儿。

当事人所描述的空心管道，应该不是母亲的生育管道，而是类似灵魂于肉体死亡时通过的相同路径。读者或许会想，既然我已经在催眠中引导过许多当事人进出无数个前世，为什么还要特别着眼在出生这件事上。原因有两个：一，回顾前世并不包括出生的过程。我通常让当事人以成年人的身分，直接从灵界到下一世；二，如果我让当事人回到目前的身体中，并且决定要他们重新经历出生的感觉，对有些人来说，我就得在他们醒来后去除任何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此时，我应该多提供一点关于灵魂和婴儿的普遍信息。所有当事人都告诉我，灵魂从灵界转换到婴儿心灵的过程，比回灵界快得多。此差异的原因何在？肉体死亡后，我们的灵魂穿过时间隧道，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通过灵界入门。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回灵界的路程比来地球更循序渐进，以便让刚获自由的

灵魂适应环境。然而，当灵魂进入婴儿的身体时，我们的状态是无所不知的，这在精神上比肉体结束时更快适应环境。当然，在妈妈子宫里的同时，我们等于有额外的时间来调适。

然而，即使有待在母亲身体里的这段时间，并不表示我们完全准备好去面对出生时突如其来的震动、医院刺眼的光线、突然呼吸到空气和第一次以肉体受人照料。我的当事人们说，比起死亡的时刻，出生时所带来的实质冲击还要大得多。

灵魂在出生前的某一段时刻会小心地碰触并进一步加入这敏感、发展中的婴儿脑袋。当灵魂决定进入婴儿的身体时，显然那小孩并无接受或拒绝的选择自由。从第一次进入的那一刻起，灵魂的人生便开始计时了。依个别灵魂的意愿而定，这样的连结可以在母亲怀孕期间的早期或晚期产生。我曾遇过一些案例是灵魂将结合的时间定在出生前的最后一分钟，但是这种情形并不寻常。我的数据显示，即使灵魂很早就进入婴儿的身体，似乎也会在母亲怀孕的期间，不时跑到子宫外头逍遥。

出生之后，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便完全固定下来，成为伙伴关系。永恒的灵魂接着成为发展中人类自我的领悟中心。灵魂带来的灵性力量是无限知觉的传统产物。虽然我说过，灵魂或许会受限于精神上受到伤害的人类，但他们从未被困住。除了死亡后离开身体外，灵魂也可能在身体睡着时、深沉打坐时，或是手术麻醉时进出身体。在一些大脑严重受创和昏迷的案例中，灵魂也会缺席比较久。

案例二十九的当事人接着说明灵魂与新的人类身体结合时之创造美。此出生前智慧的生命力结合与案例一所描述的死亡场景，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完整循环。

纽：嗯，我很高兴你安全抵达了，而且在新身体里安然无恙。

人：都已经过了五个月了（从怀孕开始算起）。

纽：以小孩的成熟度而言，这是你通常抵达的时间吗？

人：过去几世以来……我曾在不同的时间抵达……视婴儿、母亲，和我即将展开的人生而定。

纽：身为灵魂，如果这个婴儿在母亲怀孕期间因为任何原因从母亲的子宫流掉，你会痛苦吗？

人：一个婴儿究竟会不会出生，我们会知道的。若是没有出生，我们并不会感到意外。我们也许还会在附近安抚那个小孩。

纽：那，如果小孩并没有出生，你们的人生任务也一起流掉了吗？

人：不，对这样的小孩来说，就不会有完整的人生任务。

纽：有些流产掉的婴儿是不是从未有过灵魂？

人：那要看他们有多大。那些很早就夭折的婴儿通常不需要我们。

备注：这问题在过去，就如现在一样被热烈讨论。十三世纪时，天主教会发现为了灵魂的存在，必须为没有出世的婴儿建立指导原则。圣多马斯亚奎那（St.Thomas Aquinas）和其它中世纪的神学家任意决定灵魂在受孕四十天后便进驻婴儿的身体了。

纽：假设某个婴儿将会出生，你晓不晓得其它灵魂和这些孩子的聚集习惯吗？

人：（漫不经心）哦，有些因为觉得无聊，会比其它灵魂更爱到处飘，不时进出婴儿的身体直到出生。

纽：你通常都在做什么？

人：我是中等，我想。事实上，我不会在某段时刻花费太多时间在婴儿身上，因为那会变得很无聊。

纽：好，让我们回到你妈妈的身体里，留在那里一段时间。当你并没有和这未出生的婴儿在一起时，你都做些什么？

人：（开怀而笑）你想知道事实吗？我告诉你，我——我在玩！这是离开的好时间，纯粹游荡……当婴儿还不太会动的时候。我和一些做同样事情的朋友一起玩，在地球上跳来跳去，互相拜访……到有趣的地方……那些我们前世曾一起住过的地方。

纽：你和其它灵魂难道不觉得，离开未出世的婴儿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逃避你在地球上应担当的责任吗？

人：（自卫）哦，快乐一点！谁说是长时间？我不会那么做的！不管怎样，我们艰难的人生习题尚未开始。

纽：当你离开这婴儿一段时间，你在地球附近的哪个星球上？

人：我们还是在地球上……也试着别太毛躁。我们闲逛的地方多半是在婴儿的附近。我不希望你以为我们跟未出生的婴儿之间没什么事情可做。

纽：哦……？

人：（继续）我为这崭新的心灵而忙，即使它还没完全准备好。

纽：那我们何不多谈谈这方面的事？当你的灵魂进入婴儿的身体，与这新身体共度一生时，告诉我这项任务的范围。

人：（深深叹息）一旦我寄宿到某个孩子身上，就必须让自己的心灵与其大脑同步。我们必须习惯彼此，就像合伙人一样。

纽：其它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但是你和这个婴儿马上就能情投意合了吗？

人：嗯……我在孩子的心灵里，但也是分开的。我起先慢慢来。

纽：好，你何不说明一下你和这婴儿的心灵做了些什么？

人：那是很细致的，不能太急。我先是温和地探究……标明连结处……缝隙……每个心灵都是不一样的。

纽：在这孩子的心灵里，和你有任何冲突吗？

人：（柔和）啊……刚开始有点轻微的抵抗……当我追踪路径时，它无法完全接受……那很平常……直到熟悉起来（停下来静静笑了一阵子）。我一直撞到自己！

纽：当你和这婴儿整合的时候，它何时受你灵魂的强迫而加入？

人：你用「强迫」这个词，让我很不舒服。我们从来不会强迫自己进入未出生的婴儿体内。我的追踪已经谨慎地完成了。

纽：你得花好几世去学习追踪一个人类的大脑吗？

人：嗯……要一阵子……新灵魂会在这方面得到协助。

纽：因为你代表了单纯的能量，所以你追踪的是不是大脑电波的连结，比方说神经传导、神经细胞之类的？

人：（停顿）嗯，差不多……但我可没有扰乱任何东西……当我试着了解婴儿脑波的形式时。

纽：你说的是心灵的思路管制布线吗？

人：就是一个人如何转化信号的能力。没有任何小孩是一模一样的。

纽：请对我完全坦白。难道你的灵魂不会接掌这个心灵，让它屈服你的意愿吗？

人：你不瞭解，那是一种合并。在我抵达前，有个……空白，让我得以填补，使这婴儿成为完整的个体。

纽：你带来智力？

人：我们扩展原有的东西。

纽：你可以说得更明确一点吗？你的灵魂实际上提供什么给人类的身体？

人：我们带来……对事情的理解……辨别大脑所见的事实。

纽：你确定最初这孩子不会认为你是她心灵里的外来者？

人：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与尚未发展的心灵合而为一。她会把我当作朋友……一个双胞胎……将成为她的一部分。就好像这婴儿等着我来似的。

纽：你认为较高层的力量为你准备这个婴儿吗？

人：我不知道，看来似乎如此。

纽：你这项合而为一的工作是在出生前完成的吗？

人：不完全是，但是出生时我们便开始相互弥补。

纽：所以，这项过程确实花了些时间啰？

人：当然，当我们彼此调适的时候。而且，就像我告诉你的，我有时候还会每隔一些时间就离开这个未出生的婴儿。

纽：但是那些出生前最后一分钟才加入婴儿的灵魂呢？

人：哼！那是他们的作风，不是我。他们得在摇篮里开始他们

的工作了。

纽：在身体几岁的时候，你的灵魂才停止离开小孩？

人：大概在五、六岁左右。我们通常在孩子开始上学时，便可以运用自如。在这年纪的孩子们，很可以放他们自己去。

纽：你没有义务得一直和你的身体在一起吗？

人：如果身体把事情搞砸了——我就会像子弹一样飞回去。

纽：你和其它灵魂到处玩乐的时候，怎么会知道事情有变化？

人：每个脑袋都有自己的波动形式——就像指纹一样。如果指派给我们的婴儿遇到麻烦，我们马上就知道。

纽：所以，你一直注意着这个指派给你的婴儿——内外皆有一一在成长的早期阶段吗？

人：（引以为傲）哦，是的，我也注意着父母。他们可能会在婴儿的附近吵架，造成扰乱的震动。

纽：这情形要是发生的话，身为灵魂的你 would 怎么做？

人：尽可能让孩子平静下来。透过婴儿接触父母，使他们安静。

纽：给我一个你能接触到父母的例子。

人：哦，用两手拨弄父母的脸，让这婴儿在他们面前笑。这一类的事让婴儿更受到父母的钟爱。

纽：身为灵魂，你可以掌握婴儿运动神经的动向吗？

人：我是……我。我能推动一点点大脑控制动作的部分，有时候也可以搔搔让小孩发笑的地方……我会做任何带给家庭和谐的事。

纽：告诉我在母亲子宫里的感觉。

人：我喜欢这种温暖又舒服的爱。大部分的时间有爱……有时候是压力。无论如何，我利用这段时间思考，并且计划出生后要做什么。我也回想前世的生活，怀念与其它身体合作的机会，这会给我鼓励。

纽：你前世和灵界的记忆还没被封锁？

人：那是出生后才开始。

纽：婴儿出生后，还会意识到灵魂是谁以及依附的原因吗？

人：（停顿）孩子的心灵根本没什么发展，所以无法理解这类的讯息，不过仍会有部分这方面的知识作为安抚之用，之后逐渐遗忘。在我说得出来的这一刻之前，这类信息被深锁在心里，也是本来应该的方式。

纽：所以你在孩童时期，对前几世仍保有瞬间即逝的记忆吗？

人：是的……我们会做白日梦……像小时候那样的玩法……编故事……有想象出来的朋友……但会逐渐消失。在人生的最初几年，婴儿懂的比想象中还多。

纽：好，现在是你此生落地的前一刻。告诉我你正在做什么。

人：我正在听音乐。

纽：什么音乐？

人：我正在听爸爸放的音乐——让他非常轻松——帮助他思考，我有点为他担心。

纽：为什么？

人：（咯咯笑）他想要一个男孩，但是我就快要改变他的想法

了！

纽：所以说，这段期间对你来说很有意义啰？

人：（坚定）是的，我忙着计划以人身来这世界以及第一次呼吸的适当时间。这或许是我能静下来考虑来世的最后一个机会。当我出去时——我会用跑的。

结 语

本书关于灵魂于肉体死亡后依然存在的内容，是我一生所能发现我们为何在这里的最佳批注。这些年以来，为了寻找人生意义所花费的时间，并未能让我准备好去面对那一刻——当某个催眠中的当事人，打开了通往永恒世界的大门。

和我交情最久的朋友，现在是一名天主教神父。当我们还是在山坡上、和沿着洛杉矶海岸步行的小男孩时，我们讨论过许多哲学性的东西，但离我们的精神信念还远得很。他曾告诉我：「我相信你一定很勇敢，才能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而且不相信此生以外的任何事物。」我当时并没那么想，即使多年以后也是一样。从五岁开始，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被父母送到军事化管理的寄宿学校。那种被遗弃和孤独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除了相信自己之外，并不相信有任何更高的力量。现在我理解到，力量是以一种看不到的巧妙方式赋予在我身上的。我和朋友至今仍对灵性持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我们今日都深信，这宇宙中的秩序与目的皆来自一个更高的意识。

回想起来，我认为人们会来找我催眠应该不是巧合——藉由这种我可以相信的真实媒介——告诉我这个充满灵魂的世界中，有关向导、天堂般的通道、灵界的研修团和创造本身。甚至到现在，有时我会觉得那些描述灵界和他们在那里之所在地的人，像是心灵的闯入者，然而他们的知识给了我方向。我依然怀疑自己为什么是本书关于灵界知识的传话人，而不是那些原本就很少会嘲讽和怀疑的人。事实上，案例中的人们才是带给未来希望的真正传话人，而不是报导者。

感谢那些来找我帮助的人，让我学到我们是谁以及来自何方。他们让我理解到，灵魂在地球之主要使命的某个层面，是

即使与我们真正的家切断了连线，精神上仍要生存下去。基本上灵魂在人类的身体里是孤独的。在短暂的有形生命中，灵魂在地球上的孤立感使得意识上更难相信此生以外存在任何事物。我们的怀疑诱使我们只想执着于看得见的有形世界。在浩瀚的宇宙大海中，地球只是银河系周围一端的一颗沙粒——这样的科学知识只会加深我们无足轻重的感受。

为什么地球上的其它生物不会关心死后的生命？难道只是因为我们的自我膨胀，所以讨厌把生命想成是短暂的？还是因为我们可以联系到更高力量呢？有人觉得对死后的任何想法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我自己就曾经如此认为。然而，我们不是为了生存而被偶然创造出来的——此项观念是有逻辑可循的。我们确实在宇宙的系统中运作，而这个系统为了某个原因，引导自我作出有形的转换。我相信是我们灵魂的声音告诉我们，我们确实有不愿死的人性。

我所有谈到死后生命的档案中，并没有科学基础是以证明这些当事人所说的是真的。对于那些觉得本书内容太过空前而难以接受的读者们，我只企盼一件事：除了觉得自己可能有个永远的本性外，假如你们无法认可其它内容，我认为自己的成就也不少对于那些想要相信有某种东西高于自己的人来说，最难理解的是这世上为何有如此多负面的因果关系，邪恶就是最常见的例子。当我问当事人，仁爱的上帝为何让痛苦存在时，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的回答并没有多大的差异。他们说我们的灵魂自创造者而生，其完全和平的状态有意让我们够不着，我们才会因此更努力奋斗。

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因为缺乏优点而曝露出我们本质最重大的缺陷。不好的事物是为了考验我们，否则我们将失去让世

界更好的动机，也没有衡量进步的方法。当我问当事人，如老师般的圣灵为何对我们时而宽容时而震怒时，他们有些人回答说，创造者为了某些特别的结果，只对我们展示某些特性。比方说，如果我们将邪恶与审判、慈悲与善良相提并论，而如果上帝只允许我们晓得慈悲，那就不会有审判了。

本书呈现许多层次之灵性能量的秩序与智慧。某项来自高级灵魂们的重要讯息是，我们宇宙的上帝有可能只是几近完美。如此一来，绝对的完美便延伸到甚至更高的神性源头了。

我因为本身的工作关系，逐渐相信我们活在一个蓄意被设计成不完美的世界里。地球是具有聪慧生物之数不尽的世界之一，每个世界都有自己一套不完美的标准来维持和谐。若将这种想法进一步扩展出去，我们可能只是活在许多宇宙中的某个单次元空间里，而每个宇宙都有自己的创造者以不同的熟练程度治理着，类似本书所看到的灵魂进展。在此万神殿之下，我们个别住处的神祈被允许以他或她的，甚至是它的方法来治理一切。

如果经由我们努力而变得更有智慧之灵魂创造者的角色如同我们的父母，让其后裔来到我们宇宙中的星球，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还有更具神性的祖父母，也就是绝对的上帝？最接近我们的上帝，如同我们一样仍在求进步的观念，并不会对那生产神的至终完美源头造成任何损失。依我看，至高无上、完美的上帝不会因为允许不尽完美的优越后裔更趋成熟而失去全能，或失去对天地万物的控制。这些次要的神被允许去创造他们自己不尽完美的世界，以便作为最后启迪的工具，进而加入至终的上帝。

显然我们必须接受宇宙中神的干预。如果只是因为神会以

痛苦作为教学工具，而认为他们不是最好的，那么，我们还是得视此为所能拥有的最佳状况，将自身存在之目的视为神的礼物。当然了，这种想法不是那么容易传达给正在遭受肉体痛苦的人，比方说末期病患。生命中的痛苦是特别潜伏的祸害，可以封锁住我们的灵疗力量，尤其如果我们仍处于无法接受的试验期时，而这些试验期也是事先注定好的。终其一生，我们的命运是被设计的，因此每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不会大到难以承受。

在泰国北部山里的一个吴哥庙内，某个僧尼曾经提醒我一个简单的事实。「生命，」他说：「是供来自我表达的工具，只有在我们聆听心灵时，才会给予我们所求之物。」这类表达的最高形式是仁慈的行为。我们的灵魂或许离开永恒的家，旅行至遥远的地方，但我们并不只是观光客而已。为了自己和别人而成长至更高意识的过程中，我们身负重任。因此，我们的旅程是一个集体的旅程。

我们具备神性，但不完美，活在物质和精神的两个世界中。当我们学习主宰自己和获取知识的同时，我们注定要在宇宙的空间和时间之间往返穿梭。我们必须以耐心和决心相信这样的过程。我们的本质在多数有形的寄宿体中，并非无所不知的，但是从不会失去自我，因为我们总是和这两个世界保持连结。

不少具备高级灵魂的当事人提到，灵界有个持续增长的现象，亦即「改变地球的游戏规则」。这些人说当他们于地球早期文化中投胎时，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忘掉自我和灵界的生活。似乎近数千年以来，我们意识中对永生的记忆被封锁得更紧了，此点促成我们在自我能力的超越上丧失了信心。地球满是对生命的意义感到空虚而没有希望的人。缺乏与永生连结的我

们，加上随处可得的毒品和人口过剩的问题，已经造成上头议论纷纷了。我听说，近几世纪经常来地球投胎的许多灵魂们，一旦有机会挑选，就会选择去比较没有压力的世界。有些开通的地方在不会造成思乡病的情况下，让灵魂记得许多灵界的事情。于千禧年之际，引导地球命运的大师们似乎也做了些改变，允许我们终其一生中，获得更多了解自己是誰和为什么来这里的讯息。

或许在我这项工作中——揭露当事人心灵里关于灵界存在的事实，最令人满意的部分是这类意识形态的知识在他们身上产生的效果。晓得我们有个充满爱的永恒之家等着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接纳心灵里更深奥的灵性力量。我们的归属一旦获得确认，心灵也获得了平静；并不是只为了寻求冲突的避风港，而是与宇宙心灵一起统合我们自己。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将完成这段长途旅程，并且到达一种智慧的终极状态；在那里，一切皆可达成。